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 隨園詩話

袁枚 著  
顧學頤 校點

人民文學出版社

ISBN 7-02-002685-0



9 787020 026852

ISBN 7-02-002685-0

定價：49.00 元(全兩冊)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 主編

# 隨園詩話

下

人民文學出版社

##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 一

詩始于虞舜，編于孔子。吾儒不奉兩聖人之教，而遠引佛老，何耶？阮亭好以禪悟比詩，人奉爲至論。余駁之曰：『毛詩三百篇，豈非絕調？不知爾時，禪在何處？佛在何方？』人不能答。因告之曰：『詩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諸身而足矣。其言動心，其色奪目，其味適口，其音悅耳，便是佳詩。』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詩可以興。』兩句相應。惟其言之工妙，所以能使人感發而興起；倘直率庸腐之言，能興者其誰耶？』

### 二

李玉洲先生曰：『凡多讀書，爲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其隸事、不隸事，作詩者不自知，讀詩者亦不知；方可謂之真詩。若有心矜炫淹博，便落下乘。』

又有人問先生曰：「大題目用全力了却，固見力量；倘些小題，亦用長篇，豈不更見才人手段？」先生笑曰：「獅子搏兔，必用全力；終是獅子之愚。」

三

同一樂器，瑟曰鼓，琴曰操。同一著述，文曰作，詩曰吟。可知音節之不可不講。然音節一事，難以言傳。少陵「羣山萬壑赴荆門」，使改「羣」字爲「千」字，便不入調。王昌齡「不斬樓闌更不還」，使改「更」字爲「終」字，又不入調。字義一也；而差之毫釐，失以千里；其他可以類推。

四

沈雲椒侍郎未遇時，館于陳梅岑家，其時梅岑尙耆也。然梅岑詩筆清新，實爲先生傳授。諺云：「開口乳要喫得好。」此之謂也。梅岑常誦先生午日秦淮云：「菖蒲綠映石榴紅，罌盞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妝閣底，遠山多在畫屏中。」闌干影裏綺疏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衣風樓下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符風颭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家家水閣上燈初。」柳陰檻外泊船頭，都向尊前聽短謳。却到中流清景好，蔣王山上月如鉤。」晚過楓橋云：「雨不成絲柳帶烟，暮天遠水正無邊。客愁最怕鐘聲攪，不向楓橋夜泊船。」泛舟城北云：「最是長條柳，依依一愴情。蘆花猶未白，已解作秋聲。」

五

鄭穢尺先生咏鏡云：「朱顏誰不惜，白髮爾先知。」可謂佳矣。後聞俞鶴齡秀才咏鏡有「白髮朱顏管一生」，七字尤佳。其妙處在一「管」字。

六

趙雲松過蘇小墳云：「蘇小墳鄰岳王墓，英雄兒女各千秋。」孫九成過琵琶亭云：「爲有琵琶數行字，荻花楓葉也千秋。」句法相似。

七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余聞之，笑曰：且勿論建安、大歷、開府、參軍，其經學何如。只問「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窮何經、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詩獨絕千古，而「讀書不求甚解」。何不讀此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夫六典、三禮，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竟全大誥。」此數言、振聾發聵；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以經學談詩者，故爲此語以曉之。



八

人問：「杜陵不喜陶詩，歐公不喜杜詩，何耶？」余曰：「人各有性情。陶詩甘，杜詩苦，歐詩多因，杜詩多創。此其所以不合也。」元微之云：「鳥不走，馬不飛，不相能，胡相譏？」

九

宋人漁父詞云：「歸來月下漁舟暗，認得山妻結網燈。」又云：「不愁日暮還家錯，認得芭蕉出槿籬。」二語相似。余寓西湖德生庵，夜深，斷橋獨步，常恐迷路，緊望僧庵燈影而歸，方覺二詩之妙。

一〇

凡菱笋魚蝦，從水中采得，過半個時辰，則色味俱變，其爲菱笋魚蝦之形質，依然尚在，而其天則已失矣。諺云：「死蛟龍，不若活老鼠。」可悟作詩文之旨。然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作者難，知者尤難。

一一

尹文端公出將入相，垂四十年，常謙謙然不自喜。惟小妻張氏以所生女入宮，爲皇子妃，誥封一品夫

人，逢人必誇。故紀恩詩曰：『瑞日瞳展翠屏，環階拜舞祝慈寧。爭傳王母瑤池會，竟見仙班列小星。』

一一

余屢覓同年楊兼山大琛詩不得，今年到蘇州，得其古香堂詩稿。秦宮云：『五丈旗飄複道寬，曉粧人試綠雲盤。虛懸照膽秦宮鏡，不見長城白骨寒。』舟中云：『斷雲作意橫遙嶺，明月多情送短篷。最愛風標兩公子，一生消受綠蘆風。』又，『春衣典盡還賒酒，鶴俸分來又買花。』皆駘蕩可喜。

一二

庚申初春，余與兼山及諸同年在京師遊陶然亭。兼山大壁間田退齋少宰韻云：『欲雨不雨春晝陰，城南亭子同登臨。雪痕消盡葦根出，磬響斷時禽語深。且喜僧寮無俗韻，漫將宦迹託沉吟。丁香幾樹才含萼，記取花時策杖尋。』兼山晚年寵妾與夫人反目。余戲之曰：『君可記四十年前贈內詩乎？』兼山請誦之。曰：『百杵午窻頻擣藥，一燈子夜尙縫衣。』此與唐明皇王夫人脫阿忠半臂作生日何殊？讀之可作回心院矣。兼山笑而不答。田少宰諱懋，山西相公從典之子，立朝有聲。

一四

杭輩浦論七律，不喜拗體。余道：詩境甚寬，實有因拗轉峭者。因誦倪紫珍先生客中憶西湖云：「江水不如湖水澄，南峯涼暖時堪登。入雲但問采樵客，踏葉偶隨歸寺僧。一掬泉因瘦蛟活，滿山桂與青霞蒸。白波渺渺未可渡，空倚葛陂三尺藤。」似此八句，一調平仄，便索然無味矣。杭亦以爲然。先生官御史，古貌清標，識余于未第時。余學寫殿試卷，先生教以偏旁點畫，致足感也。記其渡江遇風云：「越陰已夙戒，涉波復新懦。忽然馮夷怒，葉舟竟掀播。命祇比毛輕，心已拚顛破。且守柁檣立，獨抱忠信臥。須臾洪濤平，白鷗浮一箇。」在試院中答厲衣園侍郎云：「文入彀中須賞識，棋于局外易分明。」贈丹桂云：「老幹十年看獨立，丹心一點早平分。」其存心之公正可想。宿瀘溪云：「避風先泊岸，過雨更觀瀾。」皆妙。先生名國璉。

一五

李謹璉泛遊靈隱寺，雲林大師出示右軍感懷札，紙墨殘缺，如裂春水。又出山谷、襄陽二札。李題云：「玉印何時勒，貞觀十五年。不多完筆墨，一半補雲烟。稀世無人信，名山有佛憐。我來長跪讀，深幸見殘箋。」觀梅云：「步步梅花裏，遲遲過石梁。兩山清澗合，一路白雲香。偶約探春侶，同登選佛場。羨他修得到，愧我半生忙。」又：「願我忽無影，前峯落照微。」十字亦超。

余遊武夷，至大藏峯，望半字山，穴中有橋板梁柱，大小百千根，參差堆架，灰墨色，長短不齊，既不朽爛，又不傾落。其下湍急，舟難停泊。有某官，擊以鳥鎗，落木梯數片。朱子云：「是堯時民，避洪水居此。水平時，人下而木存。」想亦有理。余還杭州後，與孫景高世講談及之。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長尺許，薄三分，云得自張芑堂，張又得于吳達夫。梁山舟題云：「虹橋之板長徑尺，付與幽人鎮玉格。延陵家藏東海題，題處天然一角白。書不可信字可傳，非松非柏無人識。即今散落市廛中，君獨何緣收拾得。當年吹墮武夷峯，仙凡愉快將毋同。須防一夜風霜起，飛上青天化斷虹。」主人題云：「虹橋遺迹倩誰搜，千載猶看片板留。莫道仙踪渺難問，有人曾向武夷遊。」九曲環溪銷翠烟，仙風吹墮幾年。題來好句尤珍重，慰我平生嗜古緣。」

一七

人餽得心大師雞子四十，師大吞咽。人笑之。師作偈云：「混沌乾坤一口包，也無皮血也無毛。老僧帶爾西天去，免在人間受一刀。」

一八

金陵山川之氣，散而不聚，以故土著者絕少傳人。王、謝渡江，多作寄公，亦復門戶不久；此其證也。然街衢宏闊，民氣淳靜，至今士大夫外來者，猶喜家焉。桐城姚姬傳太史掌教鍾山，有移居之志。賦詩



云：「又向金陵十日留，依然雙闕望牛頭。交遊聚處思移宅，衰病行時愛掉舟。蕭寺風多疑作雨，後湖烟淡總如秋。僧書擬共舒王讀，不弔興亡惹淚流。」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余當未衰時，亦喜舟行，畏陸行也。

太史七古雄厚，惜篇長難錄。錄其岳陽樓見月云：「高樓深夜靜秋空，蕩蕩江湖積氣通。萬頃波平天四面，九霄風定月當中。雲間朱鳥峯何處，水上蒼龍瑟未終。便欲拂衣瓊島外，止留清嘯落湘東。」弔王彥章云：「亂世烏飛難擇木，男兒豹死自留皮。」哭劉耕南云：「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教天下空。」淮上云：「只愁天上桃花水，浸失淮南桂樹山。」釣臺云：「可憐高鳥盡，回憶釣魚磯。」皆絕妙也。己巳歲，余中秋夜渡江云：「世上夜深秋正半，江心風定月當中。」亦與先生岳陽三四聯相似。先生從父南青諱範，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學問淹博，而不喜吟詩。余改官江南，送行詩麻集，而南青無有也。余調之云：「南青愛人如老嫗，初入翰林殊栩栩。平時著述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

一九

閨秀、吾浙爲盛。庚戌春，掃墓杭州，女弟子孫碧梧邀女士十三人，大會于湖樓，各以詩畫爲贊。余設二席以待之。徐裕馨，相國文穆公之孫女也，畫法南田。詩吟中，晚。即景云：「讀罷黃庭卷，懶開，靜中消息費推裁。吹燈欲禁花留影，剛捲珠簾月又來。」暮秋云：「寒蝶低飛月滿枝，海棠紅冷桂凋時。笑儂竟比黃花瘦，青女多情知未知？」畫眉云：「柳梢枝上曉風柔，夢醒雕欄語未休。莫向碧紗窗畔喚，美人猶是

未梳頭。』暮春云：『殘紅片片卸簷前，樹有餘香蝶尙憐。士女不來芳草外，鞦韆猶繫綠楊邊。中庭風靜遊絲落，繡戶簾垂紫燕穿。恰好送春詩未就，瑤臺有妹贈雲箋。』夜雨云：『夜雨小窗多少，春喚子規去了。起來收拾餘花，又把五更風惱。』

二〇

汪妯，字巽爲，號順哉，秋御先生之女也。春日山居云：『山居無事起常遲，不斷溪聲雨過時。最愛學飛新燕子，簾鉤低拂影差池。』聞蟲云：『四壁亂蟲鳴，聞聲暗自驚。獨憐秋一色，可奈月三更。嘆息余如助，丁寧夢未成。可知爲客者，緣爾倍關情。』秋月云：『古戍鳴寒柝，孤城急暮砧。』俱饒有唐音。

二一

孫春巖觀察滇南，娶姬人王氏，名玉如，善畫工詩，與女公子雲鳳、雲鶴閨房唱和，有林下風。喜弟自滇至云：『既見翻疑誤，凝眸各審詳。九年雲出岫，一夕雁成行。別後滄桑換，途中歲月長。舊容驚半改，鄉語歎全忘。對月秋垂淚，聽猿夜斷腸。逢人問消息，覓便寄衣裳。剪燭心方慰，回頭意轉傷。自余離故土，賴爾奉高堂。感逝餐應減，思兒鬢恐霜。弟能支菽水，妹可護溫涼。聞已調琴瑟，曾無弄瓦璋。當年送我處，今日遇君場。彼此皆如夢，依依兩渺茫。』此詩、置白太傅集中，幾不可辨。

三三

錢塘陸飛，字筱飲，乾隆乙酉解元。性高曠，善畫工詩，慕張志和之爲人，自造一舟，妻孥茶竈，悉載其中，遨遊西湖，以水爲家。揚州遇雪云：「雨隨微霰集，船與斷冰爭。」渡錢江云：「萬弩尙餘沉鐵在，羣山渾欲勒潮回。」爆竹云：「縵袍易裂地宜遠，濁酒能醒近未妨。」

近來習尙，丈夫多臂纏金鐲，手弄椰珠。余頗以爲嫌。而謹厚者，亦復爲之。陸作詩刺之云：「我聞遠買多艱虞，纏金或以資窮途。途窮未必非懷寶，懷藏亦足來萑苻。世人金多揮不足，舉袖滿堂黃映肉。指環臂釧乃女子，男化女兒何日始？南方草木椰最久，實大如瓜漿作酒。何年落子比元珠，一串摩尼時在手。有手不弄琴與書，有手不把犂與鋤。可惜白日空摩挲，不有博奕猶賢乎？」

三三

余嘗求陳望之先生詩而不得，詩話中所載甚少。近日王夢樓從楚中歸，誦其月夜登黃鶴樓云：「丹樓天外峙，皓月空中行。銀濤與玉魄，相迸出光明。樹暗漢陽渡，雲低鄂渚城。不知何處笛，解作落梅聲。」泛舟登伯牙臺云：「伯牙臺畔曉鶯飛，梅子山前綠漸肥。舟共鳧鷖聊泛泛，柳遮樓閣似依依。人琴千古知誰在，江漢殘春照髮稀。我欲臨風彈一曲，落紅成陣亂斜暉。」

二四

丙辰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籀石閣學，與余兩人耳。庚戌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風，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醞釀清談。家徒壁立，賣書爲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眞古人哉！刻籀石齋詩集四十九卷，最後，題春圃弟茶舫圖云：「清涼山後阿兄題，大令名看小令齊。三月柳遮江路永，十年人隔夕陽低。」拳拳念舊，蓋物稀爲貴，理應然也。先生吟詩，多率眞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其村居云：「村居誰爲閉門高，夜雨頻添水半篙。楊柳初絲亞文杏，木蘭如玉照櫻桃。」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噪。短杖一枝扶便出，西軒北陌又東臯。先人別業云：「屋于高處非忘世，志欲終焉此讀書。」皆有駘宕之致。先生名載嘉興人。

二五

家常語入詩最妙。陳古漁布衣咏牡丹云：「樓高自有紅雲護，花好何須綠葉扶。」國初，徐貫時寄妾云：「善保玉容休怨別，可憐無益又傷身。」

二六

秋霜初下，木葉未凋，而浮萍先悴。松江張夢喈之女玉珍有句云：「梧陰尙覆階前草，秋信先殘水面花。」



雖眼前景，無人道過。又贈歸燕云：「空巢爲汝殷勤護，重到休迷故主樓。」真仁人之言。玉珍嫁太倉秀才金剛，有孝子之稱。

二七

凡攻經學者，詩多晦滯。獨蘇州江鄭堂詩能清拔，王蘭泉司寇之高弟子也。登齊雲山云：「危梯高百步，曲折徑通幽。人與鳥爭路，僧邀雲住樓。山收千里翠，石放衆溪流。空際聞鐘磬，聲從何處求。」寓樓云：「東風料峭覺衣單，樓閣虛空夢未殘。病裏已教花事去，愁來肯放酒杯寬？畫圖勸客看山色，書卷留人忍夜寒。去歲家書今歲達，老親爲我定加餐。」送蘭泉從方伯升司寇入都云：「民情愛冬日，朝命轉秋官。」抑何工切。

二八

余十二歲，受王交河先生蘭生知，入學；十五歲，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補增；十九歲，受帥蘭臯先生念祖知，食餼。感知己之恩，求王、李二公詩不可得。近在汪松蘿清詩大雅中，得帥公春園云：「羣香多撲鼻，空翠總沾衣。良以得春趣，因之忘世機。徑幽當曉寂，禽小見人飛。我意適如此，看雲何處歸。」又，秋信云：「柳殘池受月，花落徑添泥。」彈琴云：「耳邊猶有韻，空外絕無聲。」

彭湘南布衣與陳滄洲先生同鄉交好。陳歿後，無所依歸，以選詩爲生。癸酉、來金陵，年七十餘矣，杖頭掛古錢數枚，朱履白髮，招搖過市。爲余言：滄洲詩宗少陵，誦其石峽看月云：『薄暮村難辨，依微古渡旁。空江懸網罟，落日下牛羊。水落灘聲緩，山高樹影涼。開篷看月色，夜久漸爲霜。』他如：『夜雨隣燈舟似市，經年旅泊水爲家。』『竹榻耳隨天籟寂，紙窻雲共拂香飄。』皆佳。

## 三〇

松江提督張雲翼，以公侯世職，而嚴灘一首，獨出新裁，其詞云：『漫整荷衣拜逸民，灘聲猶自動星辰。富春近日誰漁父，天子當年有故人。名到先生才是隱，賢如光武不稱臣。只因曾作梅家壻，外氏家風愛隱淪。』嚴先生爲梅福之婿，事見逸史。又，『明月到樓忘是夜，桃花無水不成春。』俱有意思，不似貴人筆墨。

## 三一

康熙末年，布衣能詩者，金陵有屈思齊景賢，蘇州有李客山。二人俱落落孤高，與朱草衣別一風格。客山詩，余見甚少。屈長于五古，工夫勝草衣，而性靈不如。在僧壁見與馬秋田沈方舟姚玉亭觀秋色云：『香閣層巒上，登臨落照邊。鍾聲傳下界，人語近諸天。紅葉齊爭艷，秋花靜可憐。蕭然林壑外，歸鳥

度寒烟。『莫愁湖云：』一自美人去，至今芳草生。』詩境冷淡，可以想見其人。余宰江寧，從不來一見。

三三二

天長陳燭門以剛壬辰進士，與王孟亭同年，論詩兩不相合，以王好險拗，而陳平和故也。陳長于投贈。贈顧俠君云：『心厭承明戀釣槎，題名江上有籠紗。鼓鐘清廟元和筆，簫管揚州大業花。重碧千巵傾北道，軟紅十丈憶東華。相看淮海詩人盡，携手平山日又斜。』

三三三

瀋陽唐俊公英司關九江，四方詩人遊者，必有唱和，余于詩話中已詳言其壇坫之盛，先生詩，尙未見也。近始得其歸舟即景云：『逸興忙中減，茲遊片刻清。岸蟲隨櫓急，漁火貼波明。山暗殘陽滅，江寒夜氣生。莫教驚野浦，恐散白鷗盟。』環翠亭納涼云：『古亭雅集趁新涼，明月依人照異鄉。老樹靜風鴉睡穩，山衙報漏鼓聲忙。向平心事誰知己，庾亮襟期自笑狂。白雪陽春歌滿座，不堪回首少年場。』讀之，想見盛世昇平，官領閒曹之樂。其子名寅保，貌如冠玉，早入翰林，出錫山嵇公之門：人以爲先生禮士尊賢之報也。

三三四

杜紫綸先生選唐人叩彈集，專尚中、晚。學者從茲入手，可免粗硬槎枒之病。而宗法少陵、山谷者，意頗輕之。先生虎邱雨後云：「六宮花老淚臙脂，點點殘紅墜晚枝。自是東風無著處，本來西子有歸時。錦帆冷落青簾舫，玉管闌珊白紵詞。雙槳綠波留不住，半塘烟柳雨如絲。」先生翰林前輩，與余同試光明殿，恰未一握手。

### 三五

沈歸愚言沈方舟詩，藏少弋家。少弋已亡，求之不得。杭董浦言方舟詩在福建布政使張廷枚家。或少弋即方伯之宗人，未可知也。沈詩音節沉雄，得明七子梗槩，而新穎過之。足迹所到，足以助其豪宕之氣。如下潮陽云：「似聞風雨作，前有大灘來。一氣雙江合，孤城百粵開。鰲身移島嶼，蜃口出樓臺。倚棹懷湘子，橋成力大哉。」余每過灘，先聞聲響，讀此，方知其妙。他如小泊云：「竹喧歸鳥後，村靜餉蠶時。」天啓德陵云：「內豎一朝祠宇遍，爰書三案士林空。」懷宗思陵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泰山云：「四嶽共推青帝長，一峯還占丈人尊。」皆膾炙人口。有長安陶友蘭者，愛其詩，臨卒，命以方舟詩集置棺中爲殮。亦異人哉！

### 三六

虎邱山塘有白傅舊堤，其碑爲居民埋匿。汪松蘿掘得之。沈賦詩云：「片石苔封閱歲華，憑君磨洗認龍



她。從今覺得春風路，送與吳娘踏落花。」王昊廬宗伯捐貲贖甲寅難婦百餘口。沈贈云：「紅淚千行澣鐵衣，傾家不惜拔重圍。揮金欲笑曹瞞客，只贖文姬一個歸。」

三七

雍正間，宣城有布衣葛鶴，字雲衢者，詩筆頗清，年未四十而亡。陳古漁誦其佳句云：「巢傾爭宿鳥，鞭響過橋驢。」夜雨屢遷孤客館，秋風先瘦異鄉人。」

三八

詩用眼前之典，能貼切便佳。陳燭門贈李天山云：「老人吹火窺劉向，天子臨軒問長卿。」楊兼山在戶部歲暮云：「孫籥當年猶祭竈，崔丞近日只哦松。」姚姬傳贈陶生云：「貧無素業彈長鉞，行入朱門着小冠。」語俱妙。而姚詩似有所諷。

三九

詩有無心而相同者。陶篁村偶成云：「閉戶渾如坐佛幢，彈琴作伴影成雙。多情只有蕭蕭竹，時帶斜陽綠到牕。」姚姬傳亦有涼階一首云：「涼階今夕又飛螢，倚檻風前已涕零。人迹不如修竹影，每隨明月到中庭。」陶題閩江樓云：「木落天空闊，鼉鳴岸動搖。」亦奇偉可喜。

沈方舟出峽云：「舟擲波心去，人穿石罅來。」王蘭泉舟至玉屏云：「人從激箭流中坐，船在崩崖罅裏行。」

#### 四〇

丙子，年家子陶時行以胡氏一房山詩集見示，作者六七人。壬寅秋，余過蕪湖，主人漱泉亭邀遊其處，屋不甚多，而窻對赭山，門臨湖水，洵鳩江一勝景也。集中管松厓太史驗諺云：「日夕山水碧，冷然秋更清。微風湖面至，初月竹梢生。排雁銀筆柱，跳魚玉尺聲。不愁歸路晚，村火似星明。」淡霞山明府如冰云：「入室菊排三徑秀，開窻風送一山秋。」仲燭亭蘊藻秀才云：「小閣乍開雙白板，秋山剛借一屏風。」宋笠田明府陶穀云：「沙外鷗眠閒勝客，竹間禽語妙于詩。」主人曉起云：「殘月林中掛，晴雲空際生。北窻幽夢覺，天色欲微明。露浥蕉花重，烟凝竹葉清。迎風傾兩耳，恰好一蟬鳴。」

#### 四一

出入權貴人家，能履朱門如蓬戶，則炎涼之意，自無所動于中。宋人咏松云：「白雲功成謝龍去，歸來自掛千年松。」汪易堂詹露咏菊云：「不蒙春風榮，詎畏秋氣肅？」可謂見道之言。汪又有白桃花云：「褪盡鉛華露一叢，輕陰漠漠淡烟籠。漁郎錯認仙源路，洞口春深雪未融。」七夕呈冰玉主人云：「神光鬢鬢有無中，靈駕雲衢一水通。欲乞天孫爲補拙，明朝移巧到城東。」皆言外有意。

四二

寶山徐水鄉，名崧，不事舉業，專攻詩，年三十三而卒。卒前十日，病臥牀，語其父云：「兒往謁洞庭陰君矣。惟一生心血在詩，可以遺稿付吾友浦翔春藏之。」其時浦猶未知其死也，夢與水鄉談甚樂，自言已死四日矣。今遊趙秋谷先生門下，講詩工夫大進，一笑而去。浦爲刻其詩，號百刪小草。海上秋興云：「魚鱗千戶縣初成，高築回塘似帶橫。天任孤城淪碧海，帝爭尺土與蒼生。扶桑日射帆檣出，碣石雲開島嶼明。極目滔滔烟水闊，秋風無浪總堪驚。」弔韓蕲王云：「宋家猶有西湖在，且自騎驢遣暮年。」此夕云：「明知惜玉須完璞，無那看花想折枝。」皆有性靈。

孔北海云：「今之後生，喜謗前輩。」水鄉咏鸚鵡刺之云：「怪儂巧弄無多舌，才解人言便罵人。」又刺元稹云：「君臣兒女情無二，報國曾無薄行流。」

四三

水鄉有友呂步瀛，字仙客，亦工詩而早亡。贈馮雲九云：「名士門生羽士師，仙壇步上少年時。男兒只道封侯易，誤到頭顱白未知。」馮棄儒入道，故呂羨之。亡何，二人俱亡。

四四

余嘗謂陸放翁、康對山俱一入權門，名爲小損。然士大夫寧爲權門之草木，勿爲權門之鷹犬。何也？草木不過供其賞玩，可以免禍，恰無害于人；爲其鷹犬，則有害于人，而已亦終難免禍。東坡咏馬季長云：「不礙依梁冀，何須害李公。」雖是落第二層身分而言之，亦可悲也。

#### 四五

王蘭泉方伯詩，多清微平遠之音。擬古樂府及初唐人體，最擅長。自隨阿將軍征金川，在路間寄南斗集一冊，讀之，俶詭奇險，大得江山之助；方信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缺一不可也。過甕子洞二首云：「急溜從東來，銳石忽西拒。水爲石所搏，奔流竟回注。豈知限坡陁，欲走不得去。回旋蹴浪花，蓄勢作馳驚。何爲一葉舟，竟往殺其怒。舟水相撞春，進退屢猶豫。乘間突而前，奇絕詫徑度。」大石如覆舟，小石如斷臼。其色侔豬肝，其狀肖熊首，其積累重甌，其裂豁破缶。謠詭非一形，爭出扼溪口。三石更頽然，似結烟霞友。臨空出竅穴，大小靡不有。俾受篙師篙，真宰信非偶。」昇輿短歌云：「下山走坂丸，上山逆水船。下用四人夾，上用四人牽。長繩繫板當胸穿，昇者二耦趨而前。二十四足相後先，如魚逐隊蟻附羶；如羊倒掛禽齋齋，我身托輿輿托肩。肩上尺木絙以緣，莫怪僂僂走不前，脚底千峰方刺天。」

#### 四六

人問懼內之說，始自何時。余戲云：「始于專諸。」越絕書稱專諸與人鬪，有萬夫莫當之氣，聞妻一呼，即還。豈非懼內之濫觴乎？五代時，朱溫雖凶暴，亦有專諸之風。其他文學之士，如王、謝兩公，張稷、李陽諸典故，固無論矣。人又問，懼內可見于詩歌否？余只記唐中宗寵韋后，優人因裴談與宴，知君臣同病，唱回波詞曰：「回波爾似栲栳，怕婦也是大好。外邊只有裴談，內裏無如李老。」后喜，以束帛賜之。

四七

「哥」字最俗，不入詩文。惟唐時張元一主司郎中咏靜樂縣公主云：「馬帶桃花錦，裙拖綠草羅。定知幃帽底，儀容似大哥。」其時，武懿宗短醜，而其妹甚長，人呼妹爲「大哥」。公主與則天並行，則天命元一嘲之，故云爾也。此外，白香山詩有「何似沙哥領崔嫂，碧油幢引向東川。」沙哥者，楊汝士小名。居易，則楊之妹婿也。元世祖稱其臣董文炳爲「董大哥」。亦奇。

四八

儀真石大年有漁父詞云：「檝頭艇子送生涯，來往苕溪與若耶。手把一竿春又老，釣絲牽上野桃花。」浦翔春漁父詞云：「水之涯，山之麓，蓼花行，蘆花宿，不脫蓑衣酣睡足。得魚換酒笑向天，月落空江自歌曲。」二詩俱妙。石又有句云：「手劈芭蕉充繭紙，眼看蝌蚪學蟲書。」

四九

路途行役之詩，明將軍瑞有句云：「沿途聽爆竹，逐驛讀春聯。」邵元直孝廉有句云：「行旌最喜晴，畏熱轉思雨。」皆行路之實情實景也。邵又有句云：「馬蹄易礙非芳草，鴉背難留是夕陽。」「浮生若寄誰非夢，到處能安即是家。」劇憐車馬馳驅苦，幸喜山川應接忙。」皆妙。又，「車前細雨織成簾」七字，亦頗是路中雨景。

五〇

楊升菴曰：「詩至杜而極盛，然詩教之衰自杜始。理學至程、朱而極明，然理學之暗自程、朱始。非杜與程、朱之過也，是尊杜與程、朱者之過也。」客座教語曰：「李于鱗詩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暴富兒局面，止是華美精緻。若杜少陵，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即偶然陳朽間錯，愈見其爲富有也。」兩段議論甚佳，故錄之。

五一

余丁巳沈落長安，館高怡園先生家三月。後四十餘年，先生亡矣。余感其德，爲撰墓志以報。不料又隔數年，張蒙泉撰寄夢中緣一冊來，云：先生亡時，貧甚，家有九棺未葬，夜見夢于童君二樹，以箋紙索書

梅十幅。童素不相識，驚醒，則案上有余所作墓誌存焉。所謂「短而癯者」，即其貌也。以告蒙泉。蒙泉曰：「得毋高公欲假君畫以歸土耶？」蓋其時二人同客中州，而童畫甚貴重故也。童欣然握筆，及畫成，買者無人。適河南施我眞太守來，見之，嘆曰：「畫梅助葬，眞盛德事。」乃取其畫，而助葬資二百金。題詩曰：「十幅梅花十萬錢，詩中之伯畫中仙。耶溪太守捐清俸，了却幽人夢裡緣。」張招同人和其詩，號夢中緣云。高公名景藩，官至觀察。

五二

余親家徐題客畫穿雲沽酒圖。余題云：「玉貌仙衣帶斜，腰閒瓶插綠梅花。穿雲何事頻來往，天上嫌無賣酒家。」後讀王荊公集，有句云：「花前若遇餘杭姥，爲道仙人憶酒家。」與余意似不謀而合。

五三

某太史詩集四十餘卷，余與交好，欲採數言入詩話，苦其太多，托門下士周午塘代勸之。周戲題見覆云：「何苦老詞壇，篇篇別調彈。披沙三萬斛，檢得寸金難。」余不覺大笑，戲和云：「消夏閒無事，將人詩卷看。選詩如選色，總覺動心難。」

五四

黃煊，號補山，泰州別駕也。有昏夜獻金者，題其函云：『感君厚意還君贈，不畏人知畏己知。』余做其意，題鏡云：『從無好醜向人說，只等君看自己知。』

### 五五

涇縣趙星閣先生青藜，乾隆元年春闈第一人，後官侍御，以耳聾去官。爲人古淡朴質，有詩集高尺許，記其祝某云：『退食常隨鶴，閒行不杖鳩。』夜行云：『高樹引涼生腋下，遠山銜月掛與前。』又，阻風云：『客舟牢繫客心飛。』七字尤妙。

### 五六

余買小倉山廢園，舊爲康熙間織造隋公之園，故仍其姓，易『隋』爲『隨』，取『隨之時義大矣哉』之意。居四十餘年矣，忽于小市上購得前朝顧尚書東橋先生手書詩幅，題云：『茂慈詞丈就北山之麓，構園，名隨園，索余賦詩，因贈』，云：『霜松雪竹憶歸初，千載猶堪借客居。雨過泉聲飛卷幔，雲生嵐翠擁行裾。金尊座對賢人酒，石室山藏太史書。共說高情邱壑在，蒼生凝望意何如。』又曰：『誰向山居同揆咏，主人原是謝公才。』讀其詩，想見主人亦是詞館文學之士而歸隱者。北山之麓，當即在小倉山左右。未署『天啓五年，友弟顧起元書。』事隔二百年，而園名與余先後相同，事亦奇矣。惜茂慈二字，是字非名，終不知其爲誰也。後考邑志：茂慈名潤生，庶弱侯之長子，守雲南殉節。



五七

余丙辰年過廣西全州，見江上山凹有匣，非石非木，頗類棺狀。甲辰再過觀之，其匣如故，絲毫無損。相傳武侯藏兵書處。或用千里鏡睨之，的係是木匣，非石也。但其上似無蓋耳。庚戌夏間，偶閱朱國禎《湧幢小品》云：「嘉靖時，上遣南昌姜御史訪求奇書，入全州，張雲梯、募健卒採取，乃一棺，中函頭顱甚巨，兩牙長尺許，垂口外，如虎豹狀。卒取其骨下山。卒暴死，姜埋其骨，而覆奏焉。」余曾戲題石壁云：「萬疊驚濤百尺崖，山凹石匣有誰開。此中畢竟藏何物？枉費行人萬古猜。」爾時未見湧幢所載，故用疑猜；若見此書，亦無可猜矣。惜武夷山之虹橋板，不得姜御史搭雲梯而一探之！」

五八

康熙辛亥，趙斗瞻從晉入都，道經定州清風店，宿逆旅。主人家姓陳，號繼鳴。壁上有絕句一首云：「馬足飛塵到髻邊，傷心羞整舊花鈿。回頭難憶宮中事，衰柳空垂起暮煙。」後跋云：「姜，廣陵人也。從事西宮，曾不一年，被虜旗下，出守秦中，馬上琵琶，逐塵而去，逆旅過此，語不成章，非敢言文，惟幸我梓里同人見之，知姜浮萍之所歸耳。時庚寅秋杪也。」廣陵葉眉娘題。」

五九

桐城張映沙，若瀛，個儻負氣，作熱河巡檢。鑾輿駕臨，有太監某，橫索金帛，其勢洶洶。知縣遁矣，張以理諭之，太監大罵。張命役擒下，重杖二十。總督方公大驚，以爲顛，據實參奏。上嘉其官卑而能執法，將太監登時充發，而擢張爲河北同知。余按：唐敬宗五坊小兒，騷擾百姓。長安令崔發遣人拘之，尙未訊也，中官率百餘人，持棒直入，毆崔幾斃。敬宗猶怒其擅拘中人，下崔於獄。以今較昔，聖主之聖，庸主之庸，豈不相懸萬萬哉？映沙特聖明在上，得行其志。在北路時，有上公莊頭，強贖民田，戴花翎來說情者數輩。映沙盡行揮去，拘強贖者杖之，衆爲誓伏。映沙雖剛正，而喜談諧。桐城土俗呼「叔叔」爲「椒椒」。其時族弟曾敝編修，鄉試分房，有叔某爲大興縣丞，遵例迎送。榜後，門生有獻狐裘二襲者。映沙賦詩嘲之云：「恩旨分房第一遭，馬前迎送有椒椒。鹿鳴宴罷懷銀器，虎榜人來捏紙包。白髮門生雙膝屈，藍圈文字七篇高。莫言分校無他樂，夫婦同時着大毛。」

## 六〇

人有以詩重者，亦有詩以人重者。古李、杜、韓、蘇，俱以詩名千古。然李、杜無功業，不得不以詩傳。韓、蘇有功業，雖無詩，其人亦傳也；而況其有詩乎？金陵方伯康茂園先生，清風惠政，人所共知。在隴寧，治河，落水中，神扶以起。余記其事，載文集中。公豈藉詩以傳者哉？然重其人，則其詩亦因人而重。今春三月，詩弟子陳熙爲抄一冊見寄。錄其繁峙學署有懷云：「吾懷仲夫子，負米欣然歸。吾愛楚老萊，踰躅舞斑衣。人生離膝下，忽忽欲何之。憶我少年時，井里從兒嬉。甫壯營薄祿，出門意遲遲。一官爲親

喜，山城復羈縻。官冷飯不足，嗟哉無酢遺！感此傷客心，晨昏忍暫違。寒風生四壁，瑟瑟砭人肌。以我念母日，知母憶兒時。憶兒憐其少，憶母慮其衰。人生願爲兒，結念常在茲。」登焦山云：「浮玉搖天碧，迴瀾障海門。人從初地入，峰到上方尊。吳楚當軒合，雲山遠水吞。我尋高士宅，三詔石猶存。」此兩首，一徵仁孝之思，一存清妙之旨；讀者如食綏山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公諱基田，丁丑科進士，山西興縣人。

六一

鰲滄來明府有妹名潔，爲紫庭太史之女。性愛吟詩，年十六，適四品宗室魁明，年二十而寡，守志撫孤。嘗寄滄來云：「織盡人間寡女絲，三更涕淚一燈知。近來焚却從前稿，不爲懷兄不作詩。」兒女乾啼濕哭餘，偷閒才得寄家書。望兄好繼襄勤業，莫使官聲竟不如。」滄來，襄勤公成龍之曾孫也，歷宰吳下，清慎勤敏，綽有祖風。

六二

俗稱女子不宜爲詩，陋哉言乎！聖人以關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詩。第恐鍼黹之餘，不暇弄筆墨，而又無人唱和而表章之，則淹沒而不宜者多矣。家龍文弟婦黃氏雅宜，香亭簞室吳氏香宜，俱有窈窕之容，全居一室，互相切磋。黃咏燈花云：「銀釵奪月吐光華，影入窗櫺透碧紗。未忍輕挑

私問汝：不知何喜報吾家？」吳咏梅云：「爲愛春寒花放遲，遊人偏採未開時。儂心恰愛天然好，不忍臨風折一枝。」春晴云：「細雨連宵濕軟塵，今朝晴放一窗春。柳絲低舞花添笑，都似風前得意人。」皆清妙可誦。又有淑端內史者，見二人詩而愛之，贈一絕云：「誦君佳句愛君才，未對菱花卷已開。想是瑤池曾結伴，詩仙逃下一雙來。」余按荀奉倩云：「女子以色爲主，而才次之。」李笠翁則云：「有色無才，斷乎不可。」有句云：「蓬心不稱如花貌，金屋難藏沒字碑。」

龍文候補粵西，家無擔石，而家信來，詭云娶妾。雅宜答以詩云：「郎君新得意，志氣入雲驕。未置黃金屋，先謀貯阿嬌。」蓋揶揄之也。香宜知余採其詩入詩話，以詩謝云：「有志紅窗學咏詩，絳帷深幸侍良師。微名也許登詩話，榮似兒夫及第時。」戲香亭也。雅宜名楨，香宜名憲，淑端姓孟，名楷。

### 六三

梁山舟侍講南山掃墓，見方姓人家張壁一幀，乃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一紙，即市賣之。物完好如故，且刻板精潔，比近日百倍。正榜僅五十名，副榜十名，同考十二房，并主司官爵、表字、鄉貫，一一詳載于尺幅。又監臨提調三場題目皆全。解元於潛伍涵芬，第七名即查聲山先生也。榜姓邱，百餘年故紙，居然不毀，亦一奇也。梁中乾隆丁卯舉人，是科有重預鹿鳴之周名天相者，因題其後云：「我年二十五，卯歲領鄉薦。再上六十年，此榜實羔鴈。憶余鄉試時，羣集隨諸彥。領袖鶴髮翁，謂中錄第四十二名周翁天相，饒唐人。巍然靈光殿。風貌既甚古，章服亦不賤。私竊問姓名，愛蓮分一瓣。少年曾筮仕，秩視

諸侯半。歸臥田里間，後生蔑由見。恭逢盛典舉，重預嘉賓宴。今後卅年餘，翁久隨物變。即余同年生，八九已露電。乃于山人廬，忽覩紙半片。上鑄千佛名，一佛曾識面。當年取士嚴，額解纔大衍。主司及同考，一一載鄉貫。字迹頗工整，首尾無漫漶。想見詒賣時，狼籍坊市遍。此紙逾百年，獨再優曇現。賢哉方山子，拾得常自玩。藏弄比吟箋，裝背作畫卷。某也後進人，彰美在所先。率書五字詩，留下一重案。余道：此與康熙年間，吳鱗潭祭酒在啓聖祠掘得元人題名三碑：一蒙古，一色目，一漢人；皆有正副。余買得紹興十八年朱子題名碑，相倣。

##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 一

福建高南疇觀察，官江南時，與余交好。遭患難後，三十年不通音問。庚戌秋，其子竹筠袖詩相訪。壽陽：「陟險攀藤上，岩巖勢百尋。路危遲馬步，峯峻怯人心。殘夢扶鞍續，愁懷對月深。前程都莫辨，雲霧濕衣襟。」青玉峽云：「人隨飛鳥渡，僧帶斷雲來。」平山堂云：「紫蝶緩隨人影去，綠楊低護畫船行。」皆佳句也。嗚呼！余見公子時，年才六七，方疑流落何所，而竟能清詞麗句，卓然成家，可謂佳公子矣！

### 二

吾鄉金江聲觀察有句云：「蕭寺秋聲流夕磬，酒樓紅影上春燈。」陽湖楊字昭有句云：「滿林黃葉通樵徑，繞郭紅燈半酒家。」

### 三

余丙辰入都，胡稚威引見徐壇長先生，己丑翰林，年登大耋，少遊安溪李文貞公之門，所學一以安溪爲歸。詩不求工，而間有性靈流露處。贈何義門云：「通籍不求仕，作文能滿家。坐環耽酒客，門擁賣書車。」真義門實錄也。幽情云：「酒伴強人先自醉，棋兵捨己只貪贏。」安居云：「入坐半爲求字客，敲門都是送花人。」亦圭美集中出色之句。

四

溧陽彭賁園先生，素無一面，寄雲溪詩集見示。有筆有書，亦唐亦宋，不愧作者。佳句如：兩阻淮上云：「春氣勒隄柳，水光圍野烟。」舟中云：「長河欹枕過，片月貼帆飛。」劍津云：「早知神物終當化，何似豐城便永埋。」無題云：「月展壁輪宜喚姊，風吹池水最干卿。」皆妙。又，接家書云：「有客來故鄉，貽我鄉里札。心怪書來遲，反覆看年月。」只此二十字，寫盡家書遲接之苦。先生名光斗，出仕閩中。

五

某有句云：「落月鋪滿地，秋聲尋到門。」余愛其中一「尋」字。因憶厲太鴻有「明月出樹如相尋」，七字亦復相同。

六

武陵胡少霞，老於蓮幕，死後，雲南彭竹林明府鑄其萬吹樓遺稿付余曰：「此少霞一生心血，先生爲存其人，可乎？」余錄其渡口五絕云：「渡口秋來樹，迎風葉葉黃。懷人相望久，猶道是斜陽。」和史梧岡云：「蓬萊回首隔山河，王子吹笙帝子歌。聞說長春在天上，春愁應比世間多。」

## 七

蘇州汪山樵明府，獻聖祖南巡詩，蒙召入南書房。一日，聖祖坐內廷，取榻上冊，顧諸臣曰：「卿等試看此冊，是何人筆墨？」皆奏曰：「似翰林陳邦彥。」上笑曰：「非也。此是邦彥內弟汪俊所書，詩字俱佳。」其受知如此。旋出宰禮泉，以詩酒罷官。余在薛生白家，與同宴集，來往甚歡，欲覓其遺稿，竟不可得。近見少霞有懷汪一絕云：「幾年著作直承明，萬壽詩章御榻橫。曾說九重親賞識，是何年少有韓翃？」

## 八

宜興儲玉函太守，同年梅夫之從子也。詩筆與其弟玉琴相似，而尤長於五言。過舅氏別業云：「乞墅權遊地，重來舊業存。敲冰進孤艇，曝日聚閒門。林影深藏屋，湖光冷逼村。廿年人事改，昔夢向誰論？」佳句如：「竹陰清石磴，花色淡秋衣。」「遠鐘清過水，深竹暮連山。」又：「春烟浮綠野，夜火滿丹陽。」對仗亦巧。



九

桐城李仙芝自稱抱犢山人，館方氏一梅齋，夜半關門，宿鳥驚噪，因得「推窗驚鳥夢」五字，以爲似賈浪仙。然終未成篇也。又隔五年，爲山館蟲聲根觸，方足成一律云：「宵深寒氣重，山館劇淒清。夜月猿僵臥，秋螢鬼擁行。推窗驚鳥夢，就枕聽蟲聲。寂寂孤燈燼，匡床已二更。」又，客金陵見新燕有感云：「尋巢擇室幾經春，故國烏衣夢想頻。上苑喬林遷不到，生成薄命是依人。」其寓意亦可悲矣！

一〇

對聯之佳者，趙雲松見贈云：「野王之地有二老，北斗以南止一人。」龍雨蒼見贈云：「羲皇以上懷陶令，山水之間樂醉翁。」余自題云：「讀書已過五千卷，此墨足支三十年。」黃浩浩嘯江有句云：「花怯曉寒思就日，柳搖春夢欲依人。」胡蛟齡蔚人有句云：「前山暖日如修好，昨夜狂風尙買餘。」俱新。

一一

諸襄七檢討性情迂傲，有弟子求題圖，先生開卷，見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先題矣，心有所恃，大書曰：「齊大非吾偶，周衰尙有髭。兩人都已寫，何必我題詩。」

一一

凡藥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參、枸杞是也。凡詩之稱絕調者，其詞必不拗；國風、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爲貴；綾絹柔則絲細熟，金鐵柔則質精良。詩文之道，何獨不然？余有句云：「良藥味不苦，聖人言不腐。」

一二

常州呂映薇秀才邀人作簾鉤詩，首唱云：「梁戟深深鉤影微，玉竿又上綺窗衣。呢喃燕語窺巢入，溶漾絲牽入戶飛。十里釵銀攀絡索，一廳燈燭落珠璣。殿公幕下憐才甚，三掛冠巾是也非。」吳穀人太史云：「縱殊畫向鴉叉展，宛似書摹蠶尾成。」秦端崖太史云：「游空半學魚抽乙，倒掛真疑鳳是么。」吳古然云：「眼于檻外看么鳳，手出樓頭見美人。」又，穀人云：「分明賭酒曾籠袖，仔細擡頭怕礙冠。」皆可謂工矣。

一四

乾隆庚戌，五月二十六日，直隸完縣有一產四男者，大吏奏聞。秦西岩觀察賦詩云：「一胎不數三丁異，八士何難兩乳成。」

一五

丙戌，方比部均堂謁見訪隨園，留詩一冊而去。其感懷云：「蓑衣蕩笠愧坡仙，放浪慵營洛下田。過眼幽名花在鏡，驚心歲月箭離絃。髯毛短處人應笑，髀肉生時我自憐。多謝長征識途馬，也如名將歷幽燕。」通首氣格雄渾。與高東井交好，贈云：「貧多遊覽懷應壯，少不窮愁句自工。」

一六

真州張湖字愚谷，咏落葉云：「曾爲上古衣裳用，莫道闌珊是棄材。」此意古人未道。

一七

雲南離中國七千餘里，而近日文章之士甚多，以彭氏一門爲最。香山令彭少鵬，名翥者，在肇慶受業于余，曾載其佳句入詩話矣。今秋，以獲海盜，保薦入都，過金陵，宿山中三日，購書一船而行。其人弱不勝衣，而擒盜入洋，乃有餘勇。余爲驚喜，贈七古一章，載入集中。彭獅子洋云：「到此疑無岸，飄然天際行。珠光隨月滿，水氣與雲平。猛虎原名鎮，蓮花別有城。一聲秋夜笛，吹動故鄉情。」澳門云：「天上風雲全護水，海中村落總依山。」他如：「濤聲歸壑急，海艇擱沙多。」無雲天水合，有月海山清。」舟行未雨前，日落無人處。」皆奇境也。見訪云：「升堂由也果，今日到隨園。」用論語，甚趣。其族人彭印

古亦有句云：「雲深都失路，葉落不藏村。」竹裏敲詩隨鶴步，花間鼓瑟與魚聽。「窗橫野色雲千里，松帶濤聲水一樓。」俱妙。

少鵬同舟有蘇君名拙者，亦詩人也。昆明旅次云：「山光臨坐暗，湖氣入門涼。」冬夕云：「舉步霜月中，人寒影亦濕。」又有昆明翰林錢君名澧者，留宿李氏小飲云：「二麥將枯老却春，南郊徧訪葛天民。九年不共尊前飲，再宿猶疑夢裏身。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隣。蓬瀛故事休夸說，看取風前兩鬢新。」

## 一八

趙州龔管岩名錫瑞者，工古樂府及七言長句。龍尾關云：「龍尾關前水，年年帶雪流。如聞天寶卒，永恨國忠謀。蜀道倉皇幸，冰山頃刻休。餘兵二十萬，白骨竟誰收。」自註云：「唐時高仙芝攻大食國，安祿山討奚契丹，楊思勳討叛蠻，各喪師數萬，故及之。」又，遊飛來寺云：「孤月晴翻江影動，亂松寒送雨聲來。」悼亡云：「鬼燈如見通宵續，故突猶疑帶病炊。」泪下憐余如隔世，掛遺驚汝尙持家。」贈某云：「從戎二十執戈爻，百戰餘生胆氣粗。飲馬長江休照影，恐驚霜雪上頭顱。」

## 一九

周中翰青原娶沈氏，爲蓮花廳沈司馬之長女，常來隨園看花，貌明秀而性和婉，不愧名家女，不知其能

詩也。歿後，其子之桂從故篋中，檢得其思歸云：「東風吹恨幾時消，春水連天又長潮。自嘆不如梁上燕，一年一度也歸巢。」初晴云：「晚霞紅映碧窗開，雁字搖空入鏡臺。漸遠不知何處去，化爲雲氣過山來。」

二〇

每過池上，見楊柳向人低折，遊山見紅牆，必是僧寺，皆眼前事也。真州李秀才謙有句云：「往來恰怪沿隄柳，低舞成行欲拜人。」又曰：「約略招提前面是，淡金塔影淺紅牆。」

二一

錢辛楣少詹序馮曉廬之詩曰：「古之君子，以詩名者，大都自抒所得，而非有意于求名，故一篇一句，傳誦于士大夫之口。後人會萃成書，而集始名焉。南齊張融自題其集，有「玉海金波」之名。五代和凝鑄集行世，人多笑之。近世士人，未窺六甲，便製五言。又多求名公爲之標榜，遂梓集送人。宜于詩學入之不深，而可傳者少。」

二二

曉廬者，姓馮，名懷朴，躬耕于太倉之橫徑，歿後，其詩始出。舟中書所見云：「進鮮河裏布帆飛，秋水清

連鱸鰕肥。掠髻漁娃都帶濕，太湖風雨打漁歸。」五言云：「遠水籠烟闊，江天壓樹低。」「饑年憎閏月，病叟厭餘生。」「懶僧遲見客，冷寺早鳴蟲。」題韓文公集云：「一檝投溪旋徙窟，聽言猶覺鱉魚賢。」托詞冷雋。又，「客與寒潮共到門。」七字亦佳。

### 二三

太倉又有許培秀者，題畫云：「垂柳罨晴烟，微風颺飛絮。一帶綠陰濃，鶯啼不知處。」末二句，是聞鶯真境界，非身歷者不知。又，望月云：「但覺溪光白，不知新月生。」得友人信云：「曉起聞啼鳥，書來正落花。」

### 二四

七夕詩最多，家四妹陳云：「匆匆下顧塵寰處，如此夫妻有幾家？」近見休寧陳蕙陶有句云：「天孫莫尚嫌權短，儂自離家已五年。」俱有情致。陳又有句云：「蛛網蒙飛絮，蜂鬚掛落紅。」隔岸炊烟起，柴門牧笛歸。楊花云：「無賴喜遮遊客面，多情時入酒人家。」

### 二五

蕪湖有鍾姓女子，名睿姑，字文貞，能詩，能畫，能琴，兼工詩文，受業于審孝廉階。陪其師遊冶父山云：

「笋輿重去訪名山，楓葉才紅綠未斑。自把瑤琴傍溪樹，乘風一奏白雲間。」  
「無梁殿冷石門秋，鑄劍池空水不流。苔蘚照人心自古，滿天晴雪落峯頭。」  
樹裏湖光一鏡開，水精宮外有樓臺。散花不到維摩室，親捧雲珠供佛來。」  
寧故宿學之士。余幸江寧時，與秦大士、朱本楫諸公，受業門下。五十年來，羣賢亡盡，而寧年八十，巍然獨存，又得女弟子以衍河汾一脉，亦表年聞之而心喜者也。

二六

海鹽崔應榴秋谷吳江夜泊云：「小驛柝初起，孤篷月已上。漸息人語喧，微聞水聲響。」  
真州客夜云：「凍雨欲歇聲漸微，窺窗殘月揚清輝。此時有酒不成醉，明日無風那得歸。江水翻翻自北上，秋鴻一一皆南飛。矢歌未闕雞報曉，滿庭白露沾我衣。」

二七

壬寅春，余遊黃山，路過貴池 昭明太子廟，有新撰碑文甚佳，末署名者爲邑宰林夢鯉。其文古雅，似出六朝高手。乃揭其文以歸，徧問何人秉筆，絕無知者。庚戌夏間，在蘇州，門生顧立方獻恒作府學廣文，來見，出示古文四篇，其首篇即昭明太子碑。余不覺狂喜，自夸老眼之非花。

二八

尹文端公病重時，有人以秋雨殘荷圖求題。公題云：「秋雨滿池塘，殘荷委流水。可憐君子花，衰來亦如此。」題畢，嗚唏再三，未五日而卒。公諸子皆能詩。四公子樹齋以蔭得官，有句云：「三代簪纓承雨露，一家機杼織文章。」三公子兩峰以科名起家，咏獨秀峯云：「千丈芙蓉拔空起，爲山原不藉邱陵。」文端公見而笑曰：「三兒以我爲邱陵乎？」

## 二九

徐上舍疇，吳江人，號江菴，少倜儻不羈。長于近體。贈龍雨樵明府云：「客來風簾尋琴譜，人到公庭乞法書。」龍頗重之。又，題清霧瑤臺云：「石闌屈曲路橫斜，流水空山見落花。貪逐胎仙過橋去，不知涼露滿輕紗。」病中與郭頻伽秀才鄧尉探梅云：「今朝尋花將命乞，呼童荷鋤隨我行。死便埋我梅花下，君爲立石題我名。後之遊者攷歲年，手摸其文笑且顛。咄哉此子本多病，不死闢下死花前。」果以是年不起。

## 三〇

謝康樂詩：「千岩盛阻積，萬壑勢縈回。」李白詩：「千岩泉洒落，萬壑樹縈回。」二句不但襲其意，兼襲其詞。以太白之才，豈肯蹈襲前人？因其生平最喜謝詩，故不覺習而不察。杜少陵平生最愛庾子山，故詩亦往往襲其調，如：「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之類，不一而足。



三一

余每出門，或遠行數千里之外，撒手便行，無繫戀之意。及在客邊住久，到歸家時，賓朋相送，反覺難堪。興化任進士大椿有句云：「放船歸思減，久客別人難。」

三二

新安王勳，字於聖，精于醫理。章淮樹觀察因其長子病重，延之診視。夫人吳氏順便請其按脈。王曰：「長郎胎瘡，無妨也。夫人脉已空矣，明年三月，恐不能過。」時夫人方強健，聞其言，以爲詛咒，羣笑而罵之。到期，竟如其言。余患腹疾，訪之揚州，蒙其以師禮相事，秤藥量水，有劉真長之風。出乃父槐亭處詩見示，錄其新年到家云：「水陸因由臘及春，到家重慶履端辰。漫談別後風霜苦，且放尊前歲月新。昨日尙爲羈旅客，今宵才屬自由身。梅花不是因寒勒，有意含香待主人。」遺興云：「野花村酒堪娛性，山月溪風亦解懷。莫使寒梅和露菊，年年含怨望書鞋。」二詩，頗見性情，他作未能稱是。初，於聖之意，欲梓乃父全稿。余止之曰：「槐亭集非不清妥，但無甚出色處。雖付棗梨，無人耐看。不如提取佳者入詩話中，使人讀而慕思，轉可不朽。」

三三

廬江胡夢湘孝廉，沈本陞秀才之甥也，名光燦。早歲能吟，歸雁云：「雲淡影相失，月明聲更稀。」秋夜云：「雁來月夜關河冷，秋到江城枕簟知。」懷人云：「繞徑蛩聲人迹少，一庭烟散月明多。」可謂何無忌酷似其舅。

### 三四

顏古翁詩，對仗最工，有不可磨滅者，如：「天哀孝婦三年旱，山畏愚公一夕移。」門羅將相文中子，例變春秋太史公之類。

### 三五

吾鄉鮑以文，匪傳，博學多聞，廣鑄書籍，名動九重，不知其能詩也。余偶見其夕陽二十首，清妙可喜，錄其一云：「一匝人間夕又朝，晚來依舊滿閒寮。疎分霜葉秋容淡，細點征帆別思遙。淡淡欲隨城角盡，明明還帶酒旗搖。迷藏慣匿西樓影，不似春愁不肯消。」其他佳句，如：「馬上看山多倦客，溪邊掃葉有閒僧。」問誰閒袖遮西手，老我空懷再少心。」遠引鐘來雲外寺，漸分燈上酒家樓。」願得少留牆一角，悔教高臥竹三竿。」不愁一去蹤難覓，却恐重來事轉生。」山外有山看未足，幾回倚杖立衡門。」皆妙絕也。可稱古有鮑孤雁，今有鮑夕陽矣。

三六

異域方言，採之入詩，足補輿地志之缺。古人如：「胤隅躍清池」，「悞我一生路裏采」之類，不一而足。近見梁孝廉處素覆題汪亦滄日本國神海編云：「貢院繁華繫客情，朝朝應辦幾番更。筵前只愛紅裙醉，拽盡何緣號撒羹。」貢院者，館唐人處也。佐酒者號「撒羹」。蠟油拭髻膩雅鬢，妾住花街任往還。那管吳兒心木石，我邦却有換心山。」妓所居處名山，「換心山」。「十幅輕綃不用勾，倩團夜玉短屏幽。通宵學枕麻姑刺，好向床前聽鬪牛。」其俗以木爲枕，號「麻姑刺」，直豎而不貼耳，故至老不聾。李寧圃太守潮州竹枝云：「銷魂種子阿儂佳，開襖千金莫浪夸。高捲篷窗陳午宴，爭夸老衍貌如花。」六蓬船幼女呼「阿儂佳」。梳籠謂之「開襖」。幼女梳籠，以得美少年爲貴，不計財帛。呼婿曰「老衍」。

李公竹枝，亦有都知錄事之不可不記者，以其人皆有可取故也。其一云：「金盡床頭眼尙青，天涯斷梗寄浮萍。紅顏俠骨今誰是，好把黃金鑄阿星。」幕客某，流落潮陽，魏阿星時邀至舟中，供給備至，五年不衰，病愈，復資之赴省。又十年，攜重貲復遊於潮，時星已色衰，載客他往。某居潮半載，俟星歸，酬以千金，爲脫蛋籍。其二云：「艷說金姑品絕倫，阿珠含笑復含嚔。道儂也有冰霜志，要待蓬萊第二人。」金姑，即「狀元嫂」。阿珠，亦一時尤物。有數貴官，艷稱「狀元嫂」卓識堅操，人所不及。阿珠笑曰：「妾貌雖遜金姑，而志頗向之，惜未遇榜眼、探花耳。」其三云：「日向船頭祝逆風，青溪三宿藥爐空。星輶不許騎雙鳳，却悔腰間綬帶紅。」某學使惑于大鳳、小鳳，自潮至青溪六百里，緩其程至十餘日，抵岸，又托

病，在船三宿而後去。二鳳亦爲之臥病經年。其四云：「除却蕭郎盡路人，寶兒憨態最情真。新詩便是三生約，炯炯胸前月一輪。」湖州某與寶娘交好，特爲鑄鏡一枚，鐫其定情詩于背，寶娘日夜佩之。

### 三七

呂相堂客分宜，見嚴氏家譜載：世蕃有兄，名世藍者，家居不仕，睦隣敦族，後不罹于禍。今之子孫，皆其苗裔也。梁孝廉過而弔之云：「兄豈難爲非競爽，子能不肖始稱賢。」

### 三八

考据之學，本朝最盛。然能兼詞章者，西河、竹垞二人之外，無餘子也。近日處素、諫菴兩昆弟，頗能兼之。處素將至長沙，遇順風，云：「江天如拭晚成晴，帆飽舟輕浪不驚。斜日漸從鴉背落，殘霞猶映樹邊明。飯丸烏接神應助，沙觜風回草有聲。頻向篙工問前路，烟中指點武安城。」其他，五言，如：「怪松連石長，歸鳥雜雲飛。」星低疑在岸，月近總隨船。」談深蟲語續，人靜鼠聲來。」浪花入船窗，添我硯池水。」七言，如：「星光墮水白于月，樹色粘雲暗似山。」荒寺鳴鐘驚鷺起，孤村喚渡少人應。」皆妙。

### 三九

秦州宮霜橋善畫能詩，余在李明府屏上，見其秋夜寄友云：「新涼如水撲簾勾，唧唧蟲聲動旅愁。人到

饑寒才作客，樹無風雨不成秋。靜聽砧杵催長夜，誤煞關河說壯遊。正是相思無着處，一聲征雁下西樓。」又，新柳云：「青未能牽花市鳥，綠將扶出酒家帘。」

四〇

己酉二月十一日，余平晝無事，翻閱近人詩集。正看青陽沈正侯詩未三頁，聞者來報，正侯與僧亦葦到矣。余爲驚喜，信文章之真有神也。沈呈新作，余愛其貴池道中云：「雲遮山入夢，風急鳥移家。」貪睡每教兒應客，好險且聽婦持家。」登攝山云：「誰云攝山高，我道不如客。我立最高峰，比山高一尺。」聽采云：「花含簾外笑，鳥歇樹頭音。」不料別來七年，詩之進境如此。

四一

戊申冬，余訪明竹岩新于武佑場，盤桓三日，極唱酬之樂。追思二十年前，其尊人作江寧方伯，彼此置酒看花，忽忽如夢。惜其弟鏡崖序中年徂謝，余將作哀詞以輓之，惜無事實，故匆匆尚未暇也。錄其青冢驛夜行云：「空山夜靜悄無聲，皓月霜天分外清。習慣渾忘身萬里，途長不覺漏三更。寒星天際時時換，道中竟日所行，多」之字路。積雪懸厓處處明。歷盡高寒清到骨，人生幾個隴西行。」竹岩尤長于言情，寄內云：「料得深閨應有夢，計程先我到遼西。」細字含情臨洛浦，新詩掩卷愛周南。」俱秀雅可誦。

#### 四二

湖州姜秀才宸熙，號笠堂，浮萍詩云：「春水方三月，楊花又一生。」晚眺詩云：「晚烟都在樹，春雨不離山。」歲暮詩云：「睡重知春近，人忙覺歲殘。」贛州太守張公爲余誦之。

#### 四三

「扶桑影裏看金輪」，宋文丞相詩也。如臯范秀才昂千賦得此句云：「極目萬山猶拱宋，蹉跎一霎恐移陰。」頗寫得出忠臣心事。

#### 四四

蘇州桃花塢有女子，姓金，名兌，字湘芷者，諸生金鳳翔女也，年甫十三。有人錄其秋日雜興云：「無事柴門識靜機，初晴樹上掛簑衣。花間小燕隨風去，也向雲霄漸學飛。」秋來只有睡工夫，水檻風涼近石湖。却笑溪邊老漁父，垂竿終日一魚無。」

#### 四五

婺源洪丹采潮陽咏長干塔云：「渾疑天柱從空降，欲信雲梯可上行。」二句殊雄偉。倪司馬春岩咏裏湖云：

「段橋合是兒家住，湖水當門作鏡奩。」二句殊清麗。

四六

揚州諸生張本，字友堂，爲山長趙雲松所賞。張贈山長云：「可能當得逢人說，從此專爲悅己容。」蘇州詩人大章因劉霞裳而來受業，贈霞裳云：「扶持玉局尋花杖，接引龍華會上人。」

四七

上海曹錫辰眉毫盡落，曹贈眉以詩云：「汝能速反乎？吾將報汝以揚伸卓豎，誓不與汝以顰蹙低攢。汝來否乎？吾將遲汝于天台、雁宕之間。」

四八

詩能入人心脾，便是佳詩，不必名家老手也。金陵弟子岳樹德滋園，初學爲詩，銅陵夜泊云：「櫓聲乍住月初明，散步江臯宿雁驚。忽聽隣舟故鄉語，縱非相識也關情。」古寺云：「寺荒僧去鐘猶在，碑老苔生字半存。」小艇云：「滿載誰知都是月，輕飛始信不關風。」其弟樹仁，字樂山，亦能詩，題隨園云：「依山偶蓋看花樓，樓上看花五十秋。到此任爲門外客，匆匆行過也回頭。」曉步云：「黃鸝啼破綠楊烟，喚醒東風二月天。宿露欲晞雲氣散，斬新山色到人前。」日日循途自往還，胸中繪得好溪山。今朝貪看沿堤柳，

走過平橋錯轉彎。春閨云：「吟罷伊誰共唱酬，金爐香燼漏聲稠。侍兒俯仰偷眠態，似向燈旁暗點頭。」

#### 四九

白下余秀才旻，吟詩肯刻意，不入平庸一路。余道：從此加功，便能加人一等。徙揚云：「得月又愁多，受露，迎風還恨不當花。」洗硯云：「願將賸得涓涓滴，洒徧人間沒字碑。」咏風云：「欲吹山作地，能送海升天。」種花云：「垂頭不語還遮面，新種花如新嫁娘。」

#### 五〇

吾鄉倪春岩司馬，廷讓有吏才，兩宰桐城，謳歌載道。詩亦清新拔俗。尹文端公督兩江時，最爲賞識。尹公晚年，好平章肴饌之事，封篆餘閒，命余遍嘗諸當事羹湯，開單密薦。余因得終日醉飽，頗有所稱引。惟於春岩治具之日，攢眉不薦。蓋春岩但知靡費金錢，而平素不會訓迪庖人故也。春岩知之，作書與余，末署「菜榜劉黃」四字。余爲大笑。今年來金陵，讀隨園詩話，喏曰：「何獨無我？豈詩榜亦作劉黃乎？」余因索其從前呈獻尹公之詩。云：「都已遺失。」惟抄近作數首見寄。余讀之，嘆曰：「此護世城中美饈也，加人一等矣。」辛丑元旦云：「斗柄才回欲曙天，歲朝風物喜澄鮮。閨隨萱莖推重午，人共梅花老一年。椒酒莫辭元日醉，爐香猶篆昨宵烟。江城柳色看初動，已覺春光到眼前。」上元觀燈云：「羅綺香風拂面來，星橋燈火滿樓臺。十分桂魄如春曉，萬朵蓮花不水開。寶馬傾城金作絡，綵虹匝地錦成堆。縱難



一閨元宵夜，玉漏何須故催。」紅梅云：「東風爲汝洗鉛華，又點胭脂學畫家。似笑絳桃無骨格，却憐紅杏少橫斜。新粧照水窺明鏡，薄醉當春鬪綺霞。絳蝶未知芳信早，清高到底是梅花。」余年過六十，屢次戒詩，而屢有吟咏，因自號「詩中馮婦」，正可對「菜榜劉蕢」。聞者輒然。

五一

余門生談羽儀之孫，名晉者，年少工詩，而累于病，遂潛心岐、黃之術。其送友云：「登程偏遇還鄉客，拈筆愁吟賦別詩。」聞笛云：「未向江頭尋驛使，先聽玉笛落梅花。」三十自壽云：「蕭、曹勳貴由刀筆，李、杜功名非甲科。」皆有風致，而身分亦高。

五二

史梧岡好禪，不甚作詩，而往往有新意。游仙云：「佛函佛笈記曾談，大地如繆繞看三。天外有天君到否，梅花都不異江南。」水雲凄冷到初冬，避盡春來蝶與蜂。最是花神不安處，海棠無福見芙蓉。他如：「弱水到今如有力，好浮花片海西來。」且放蟾蜍光一個，與他蝴蝶破黃昏。」俱可誦。

五三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數年，辛卯賜環東歸。畜一黑犬，名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

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主人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一日，過七達坂，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曠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顛，左右望而護視之。先生爲賦詩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饑行，冰雪崎嶇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後被人毒死，先生爲塚祀之，題曰「義犬四兒之墓」。

#### 五四

余幼時，曾見人抄女子趙飛鸞怨詩十九首。其人，家本姑蘇，實與某參領家作妾，正妻不容，發配家奴，故悲傷而作。首章云：「誰憐青髻亂飄蓬，馬上琵琶曲又終。嫁得僖夫雙足健，漫言夫壻善乘龍。」味其詞，蓋旗厮之走差者也。餘詩不甚記憶。其最諛諧者，如云：「炕頭不是尋常火，馬糞如香細細添。」俗子不知人意，揆肩故意唱秧歌。」

#### 五五

關中史舒堂褒官雲南，有句云：「掬露連衣濕，奔泉襍驥鳴。」山行云：「斜照垂鞭影，輕陰襯馬蹄。」頗能寫行役之意。因運銅過白下，投詩一冊而去。

#### 五六

余十二歲，與張星指隱辰侍郎同受知於王交河先生，入泮。張後爲翰林前輩。今六十四年矣，其子雲璈孝廉，以遺稿索序。錄其督學江西夜坐云：「丁冬遞響到簾櫳，何處鳴號萬竅風。夜色似年難得曉，燈光如豆不成紅。沉憂觸撥千端集，舊事雲烟一笑空。饑鼠繞床揮不去，睡鄉未許夢魂通。」其他佳句，如：「簾影日移直，樹枝風撼鳴。」「綠樹烏棲連影動，好花風送隔林香。」「樹外青山才一角，屋頭明月恰當中。」「最貪早起通宵月，先看黃河隔岸山。」皆集中精華也。

五七

余與吾鄉柴行之同庚，十八歲時，柴與其表兄張靜山見訪，珊瑚玉貌，彼此酣嬉，致相得也。逾年，張侍其尊人官平陸署中，離桂林二百里。余雖到廣西，竟不得見。從此永訣。今年在西湖，靜山之女因余係父執，與女弟子孫碧梧姊妹到湖樓相訪。談論之餘，方知故一詩人也。有病起一首，云：「風逼簾櫳睡起遲，春寒無計可支持。雙眉慵掃因新病，一卷叢殘剩舊詩。雪霽庭梅初破凍，日長堤柳暗抽絲。年來憂思憑誰訴，獨有粧臺明鏡知。」

五八

杭州汪秋御秀才，醜陋性倜儻，好客，其室程慰良女。女一家能詩。屢次書來，招余遊西湖，而中年抱病，遽卒。僅傳其雪彌勒云：「搗雪居然瘞佛誇，白毫現處絕纖瑕。雲中瑩徹髮穿電，掌上玲瓏塔聚沙。」

顯相別開嚴淨界，笑拈還有霧淞花。日光應照琉璃室，隔盡諸塵寂衆譁。」又：題聽秋圖云：「月窟高于絳樹庭，桂叢誰占一枝馨。年來我是傷秋客，每遇秋風最怕聽。」

### 五九

張星指先生弔韓蘄王云：「臥虎早能知俊傑，跨驢誰復識王公。」或咏淮陰侯云：「早知結局終烹狗，悔不功成再釣魚。」兩用典作對，其巧相似。

### 六〇

考據之學，離詩最遠；然詩中恰有考據題目，如石鼓歌、鐵券行之類，不得不徵文考典，以侈侈隆富爲貴。但須一氣呵成，有議論、波瀾、方妙，不可銖積寸累，徒作算博士也。其詩大概用七古方稱，亦必置之於各卷中諸詩之後，以備一格。若放在卷首，以撐門面，則是張屏風、床榻于儀門之外，有貧兒驟富光景，轉覺陋矣。聖人編詩，先國風而後雅、頌，何也？以國風近性情故也。余編詩三十二卷，以七言絕冠首，蓋亦衣錦尚綱，惡此而逃之之意。

### 六一

丹徒女子王碧雲瓊年未笄而能詩，與其兄賦掃徑云：「菊殘三徑懶徘徊，楓葉飄丹積滿苔。正欲有心呼

婢掃，那知風過替吹開。」頗有天趣。又：「鳥語亂殘夢，雞聲送曉風。」夕陽不在山，春烟生木末。」俱佳。夢樓侍講之女孫也。

六二

余少時咏落花云：「此去竟成千古恨，好春還待一年看。」弟子湯敬輿和云：「落去儘憑童子掃，飛來還望主人看。」余大嘆賞，以爲青出于藍。

六三

廣信太守張竹軒朝樂見訪，自誦其無題云：「小院落花初過雨，空樓歸燕又斜暉。」若非鸞鏡應無匹，或對芙蓉竟有雙。」閩中雜咏云：「紅了桃花綠了水，春光不管未歸人。」俱妙。江西有疑獄控部者，奉旨交制府審辦，疊訊不服。其囚云：「得見張某官來，囚死無怨。」已而公果從都中來，爲平其事。方知循吏故是詩人。

六四

曹星湖明府詩，清新可喜，近蒙寄示。錄其佳句云：「竹聲隨雨至，花影送晴來。」霜濃皴地面，樹禿減風聲。「花是當牕宜密種，草非礙道莫輕芟。」皆可存也。余性伉爽，坐車中最怕下簾。曹有句云：「平

生眼界嫌遮蔽，風雪何妨一面當。」與鄙懷恰合。

### 六五

嘉興吳澹川臥病揚州，其族弟暮橋親爲稱藥量水。澹川贈詩，有「生我父母知我子，骨肉待我救我死」之句。亡何，來金陵，誦暮橋佳句，如：「愁多甜酒苦，客久故鄉生。」花影殿春色，雨聲生夏寒。」雲影溪留住，秋聲雁送來。」皆情秀可喜。又見贈云：「詞臣循吏老烟蘿，天遣湖山付嘯歌。官似樂天辭政早，仙如列子出遊多。千年蠹飽神仙字，四季花開安樂窩。想見日餐雲母粉，不知江上有風波。」

### 六六

程謫人孝廉元吉，晴嵐太史之子，年少工詩。咏蝴蝶云：「小雨苔痕新掠過，午晴花氣亂飛來。」即事云：「滿院秋聲催落日，一庭黃葉聚詩人。」

### 六七

壬子春，余在杭州，錢塘曹江廬明府以小照屬題。卷中詩甚多，余獨愛吳高梁一首。詢之，云是西江高才生也。癸丑春，王葑亭給諫書來云：「有詩人吳某南來，索書爲介。」余大喜，掃榻以待。又遲半年，始從揚州來，人果倜儻。讀所著作，以未類全豹爲恨。忽於除夕前七日五鼓，夢蘭雪來，誦其舊句，數聯

俱超妙，而以不寐一聯爲稍遜。言未終，惺惺欲醒，而佳句亦沉沉漸忘。余亦驚怖，如健步捕亡人，苦相捉留，而竟冥然逝矣。僅記不寐云：「不倒喜傳丹訣好，將衰愁見聖人難。」晨起錄出，覺二句未嘗不佳，而終不如前所誦之超超元箸也，爲悶悶者久之。因思入海尋針，針非不在海底也，然而不可尋矣；探湯求雪，雪非不在湯中也，然而不可求矣。天仙化人之句，未嘗不在人心也。然而蘭雪不能知，我亦不能再夢矣。文字之奇，一至於此。

六八

吾鄉孫誦芬舍人傳僧，性耽吟咏，余久採其佳句入詩話矣。今春寄其詩來，屬爲評定。再錄其秋夜云：「滿林空翠淡烟遮，秋入深宵爽氣加。人靜莎蟲悲砌月，燭殘點鼠嚙瓶花。洗心只合依三竺，開卷殊難遍五車。光範一書原不上，未須哀怨感琵琶。」初夏云：「粉蝶時依草，蛛絲慣戀花。」俱妙。

六九

口頭話，說得出便是天籟。誦芬冬暖云：「草痕回碧柳舒芽，眼底翻嫌歲序差。可惜輕寒重勒住，不然開遍小桃花。」黃蛟門竹枝云：「自揀良辰去踏青，相邀女伴盡娉婷。關心生怕朝來雨，一夜東風側耳聽。」范瘦生有句云：「高手不從時尚體，好詩只說眼邊情。」又某有句云：「階前不種梧桐樹，何處飛來一葉風。」貪着夜涼牕不掩，秋蟲飛上讀書燈。」

杭州胡滄來潛隱於橋桃師史之術，詩筆甚清。余每到杭州，必相款洽。不幸年未五十而亡。錄其車遙遙云：「別酒初行第一尊，征夫結束車在門。別酒匆匆三酌過，征夫出門車上坐。天涯萬里車遙遙，山程驛店柳花飄。向暮停車侵曉發，人在車中長白髮。依依相伴不相離，唯有車前故鄉月。勿恨當時造轂人，行與不行由君身。門前芳草年年長，幾時草上歸輪響？」其他佳句，如：雲共菴云：「夕陽明似畫，僧貌古於松。」雪霽云：「山容帶粉消難盡，簷淚如珠滴未乾。」湖上云：「湖波驟長連宵雨，山霧徐收過午風。」落葉云：「辭柯早帶新霜色，委砌空含舊雨情。」俱極清妙，置之樊榭集中，幾不可辨。

## 七一

孫碧梧女子有句云：「簷前綠墮鶯偷果，簾外紅翻燕掠花。」張瑤瑛女子有句云：「蟲飛成陣知新暖，花瓣穿樞識暮春。」二人風調相似。

張嫁王甥健葢。甥來隨園，張在家聞子規云：「小院春深綠樹肥，閨人任爾自高飛。渡江休去歌新曲，尙有秦淮客未歸。」又有句云：「野店未過先見旆，茅菴將近便聞鐘。」守貧似病醫無益，習靜如禪悟却難。」九月桂云：「瞥見有花疑八月，遲開故意近重陽。」俱可傳也。



七二

有人以某巨公之詩，求選入詩話。余覽之倦而思臥，因告之曰：「詩甚清老，頗有工夫；然而非之無可非也，刺之無可刺也，選之無可選也，摘之無可摘也。」孫興公笑曹光祿：「輔佐文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袴；非無文采，絕少剪裁」是也。」或曰：「其題皆莊語故耳。」余曰：「不然。筆性靈，則寫忠孝節義，俱有生氣；筆性笨，雖咏閨房兒女，亦少風情。」

七三

康熙間，叔父健磐公訪戚鎮江，寓某鐵匠家，與其妻張淑儀有文字之知，彼此暗投箋札，唱和甚懽，而終不及于亂。微言挑之，則正色曰：「妾故老秀才某之女，幼嗜文墨，父亡，爲媒者所誑，誤嫁賤工，一字不識。彼方熾炭，我自吟詩，爲此鬱鬱。得遇君子，聆音識曲，使我幾句荒言，得傳播於士大夫之口足矣。至於情欲之感，發乎情止乎禮義可也。」再三言，則涕泣立誓，以來生爲訂。健磐公心敬之，不忍強也。歸家後，誦其佳句云：「嬾妝撩髻易，私泣拭痕難。」送健磐公歸云：「三月桃花憐妾命，六橋烟柳夢君家。」逾兩年，再過京口，訪之，則鐵舖不開，全家不知何往矣。後二十年，在粵中，又遇一劉鐵匠者，不能作字，而能吟詩。每得句，教人代寫。月夜聞歌云：「朱闌幾曲人何處，銀漢一泓秋更清。笑我寄懷仍寄迹，與人同聽不同情。」健磐公嘗笑謂余曰：「同一鐵匠也，使張女當初得嫁劉某，便稱嘉耦矣。」

七四

客冬香亭在杭州歸，得詩一册，示余。湖樓觀雪云：「壓白萬山巔，襯黑一湖水。」余以爲首句人人能道，次句古人所無，非親歷者不知。又：「樹隱放湖寬」，五字亦妙。

七五

錢唐陳文水孝廉，設帳於香亭家，性愛苦吟，詩境高潔。爲錄其吳山西爽閣云：「傑閣憑虛起，登臨好是閒。涼秋半城樹，殘雨一湖山。道侶淡相對，詩人去不還。江聲、奧樹俱有西爽閣詩。茲遊太寂寞，覓徑返柴關。」湖村晚步云：「幾折湖村路，身閒興自幽。蟲聲多在草，野色半依樓。樹有瓜棚倚，池惟菱葉浮。農人荷鋤返，三五話涼秋。」題天竺寺云：「求心不可得，慧日正東升。澗道百泉響，山光一路清。偶因松篁轉，忽見宮殿生。入拜觀音像，無言恰有情。」又：「殘雨飛遙甸，晴雷走斷雲。」我持一筇逸，山爲六朝忙。」皆佳句也。或云：「爲」字改「笑」字，更有味。」

七六

金陵張香岩秀才階，以秋雨齋詩見示。年甫弱冠，而詩筆甚清。晚過通濟寺云：「半壁殘秋月，藤蘿繞寺斜。鼯鼯驚客至，踏落數枝花。」懷秦樛香云：「皓月人千里，清風酒一樽。無端下林葉，深夜暗敲門。」

夜夢游秦淮云：「雨餘山色浮天遠，月下潮聲泊岸多。醉後不知身是夢，半橋疎柳聽漁歌。」其人玉貌珊瑚，殆亦風情不薄者耶？

七七

周青原舍人，一家能詩。余已錄其室沈氏，其子之桂之詩矣。今春，其幼子之桐亦以詩來，殆不減謝家昆玉也。和鈕牧村元夕招飲即送赴皖上云：「移寶作主是今朝，綠酒行珍折柬邀。江館雪泥傳彩筆，桃花紅雨送春潮。笛吹驪唱成三弄，月滿瓊樓第一宵。笑指烟江襟帶水，皖公山色正相招。」余愛其音節清蒼。其他如：「江空風任來三面，舟小人如聚一床。」真能寫坐小船光景。立秋云：「日斜殘暑催應去，人瘦新涼得更多。」明妃怨云：「妾未承恩想報恩，女兒身願犯邊塵。只憐照影黃河水，恰比君王照妾真。」就館邗江，其主人非解文墨者，又有句云：「百卷書堆繡閣寬，故園花事未闌珊。如何苦抱湘靈瑟，來向齊王殿上彈？」莊穆堂有押「床」字句云：「崑平山似排千笠，波穩人如臥一床。」與周語意相同。

七八

偶過僧寺，見山水一幅，上題云：「鴛鴦湖上惜無山，烟雨樓頭獨倚闌。兩眼放開無着處，不如自己畫來看。」其人姓陳，名情，不知何許人也。

長洲女孟文輝，適震澤秀才王慕瀾，詩思清妙。今錄其秋日云：「遠樹蟬聲秋意濃，卷簾拂拂度金風。繡牀無事消長夜，獨數秋花深淺紅。」秋夜云：「秋月夜月明風細，淡淡碧雲天際。此時無限愁心，那更莎蟲鳴砌！」北榻襄皇夢醒，南山雨過雲停。一派洞庭秋色，滿牕月透疎櫺。」俱妙。

## 八〇

甲辰春，余過南昌，讀謝太史蘊山題姬人小影詩而愛之，已採入詩話矣。忽忽八九年，先生觀察南河，余寄聲問安，並訊佳人消息。先生答書云：「姬姓姚，名秀英，字雲卿，吳縣人。生而婉媚質淑，持家之餘，兼通書史。」維揚郡齋看桃花云：「何須種核海邊求，錦浪掀空艷欲流。綠綻枝頭風乍暖，紅看簾外雨初收。仙源只許劉郎問，佳實寧容曼倩偷。類面他年作光悅，花前暗囑一樽酬。」遊百花洲云：「小苑墻低弱柳長，綺羅香散綠池塘。花洲一曲吳江夢，仿佛風迴響屨廊。」姑蘇上塚云：「不到山塘十五年，舊時女伴話依然。雙親奠醑悲泉路，一弟零丁又各天。」清江即事云：「碧雲暮合望儂來，官舫銀燈驛路催。底事多愁兼善病，探春懶上禹王臺。」不信前身是月華，浮雲夫婿宦爲家。廿年行遍江南路，又看淮壩雪作花。」夫人無子，爲先生納造室盧氏，生一子，而躬自撫養之。故先生掌教白鹿書院，以詩寄云：「米鹽凌雜必躬親，那得偷閒寫洛神。小婦持家如大婦，故人纔素勝新人。十年出入肩常並，百里

雲山夢更眞。屈指歸期槐夏過，雲香墨名看擁桂輪新。」余按：莊姜因無子而美愈彰，馬后因無子而賢愈顯。有子無子，何須掉罄？余幼有句云：「花如有子非眞色，詩到無題是化工。」又云：「脉望成仙因食字，牡丹無子始稱王。」

##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

### 一

辛亥、端陽後二日，廣西劉明府大觀袖詩來見。方知官桂林十餘年，與比部李松圃、岑溪令李少鶴諸詩人，皆至好也。席間談及廣西官況清苦，獨幸天保三年，爲極樂世界。其地離桂林二千餘里，乾隆四年，改土歸流，方設府、縣。歲有三秋，獄無一犯。每月收公牒一二紙，胥吏辰來聽役，午即歸耕。縣中無乞丐、倡優、盜賊，亦不知有耨菹、海菜、綢緞等物。養廉八百金，而每歲薪、米、雞、豚，皆父老兒童背負以供。月下秧歌四起，方知桃源風景，尚在人間。劉率郡人種花云：「鋤雲植嘉卉，人力助天工。此樂真吾有，分春與衆同。暮烟生遠水，樵唱散遙空。領得山中趣，橫琴坐遠風。」甘棠渡云：「渡頭溪水繫漁船，細雨濛濛叫杜鵑。花片打門春已暮，牧童猶枕老牛眠。」

### 二

吾鄉安樂山樵著燕蘭小譜，皆南北伶人之有色藝者。蓋在古人南部烟花錄、北里志之外，別創一格。余

采一二，以備佳話。其節義可風者，如張柯亭爲某明府所曠，某以罪被誅。柯亭在戲場，奔赴市曹，一慟幾絕。詩美之云：「樹覆巢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輿臺。不知金鳳分飛後，曾爲東樓一慟來。」徐雙喜身長，嘲之云：「阿那多姿柳帶牽，臨風搖颯玉樓前。若教嫁作曹交婦，縱不齊眉也及肩。」嘲留鬚而復剃者云：「兒童瞥見多相笑，西子麻胡兩失真。」贈最佳者云：「如意館中春萬樹，一時都讓鄭櫻桃。」

三

趙秋谷有海滙小譜，半載天津妓名。贈仙姬八首最佳，摘其尤者，云：「晚涼新點麴塵紗，半月微明絳綉霞。不忘當筵強索飲，春腮初放小桃花。」新蟬嘒嘒送斜陽，小蝶翩翩過短牆。記得臨行還却坐，滿頭花映讀書牀。」

四

孔子論詩，但云：「興觀羣怨。」又云：「溫柔敦厚。」足矣。孟子論詩，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遠。」足矣。不料今之詩流，有三病焉：其一、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其一、全無蘊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近又有講聲調而罔平點仄以爲譜者，戒蜂腰、鶴膝、疊韻、雙聲以爲嚴者，栩栩然矜獨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其何以謂之律？何以謂之細？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須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蓋詩境甚寬，詩情甚活，總在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以不失孔、孟論詩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狹其徑，苛其條規，桎梏其性靈，使無生人之樂，不已僨乎？  
唐齊己有風騷旨格，宋吳潛溪有詩眼，皆非大家真知詩者。

## 五

乾隆辛未，余送黃文襄公至浦口，見隨行一員，疑爲把總，與之談，方知戊午同年，姓福，名安，字仁山。品端而性爽，遂成莫逆。累官至贛南道。率其幼子來隨園作別，余止而觴之，嗣後不通消息矣。庚戌春間，余掃墓杭州，歸見几上有詩扇一柄，云是祭陵欽差圖大人留贈。初不知爲誰，閱札，方知即當年福公之子圖敏，字時泉，官禮部侍郎。事隔四十餘年，尙能念舊，欲修書作謝，而公竟卒於路，爲淒然者久之。扇上詩云：「憶昔兒時此地過，卅年重到鬢雙皤。先生歸日應驚笑，來唱皇華即是他。」

## 六

乾隆庚戌，金陵風雅，於斯爲盛。吾鄉孫補山宮保爲總督，滄州李寧園翰林爲知府，涇陽張荷塘孝廉宰上元，遼州王柏崖廩生爲典史，西江陶瑩明經爲茶引所大使，盱眙毛俟園孝廉爲上元廣文，隨園唱和，殆無虛日。諸公詩，詩話中已採入矣。近又得俟園遊邢園一絕云：「溪水春水一橋橫，寵柳嬌花夾岸迎。儂自過橋閒處立，放開來路讓人行。」此所謂詩外有詩也。俟園因余愛誦其詩，故見贈云：「水惟善下能成海，山不矜高自極天。」又云：「誰云智慧能消福，不信窮愁始著書。」



七

王春溪明府在濟南，三月三日，與李子喬諸人，夜泛大明湖，分得「南」字。王吟云：「久客風塵倦，今宵酒意酣。相隨賢有七，剛值日重三。新月如鈎上，明湖似鏡涵。濛濛烟水裏，幽夢到江南。」子喬讀而笑曰：「君得毋將官江南乎？」已而榮選新陽，人驚爲詩識。戊申，入闈齒痛，有句云：「易牙思妙術，鑿齒鮮良方。」一時主司簾官，俱稱其典雅。

八

近時，兄弟怡怡者，多不概見。休寧戴友衡孝廉詠黃山連理松云：「獅子峰前連理松，柯交葉互碧重重。爲憐同氣難分割，縱使風來不化龍。」殊有寄託。又，江上竹枝云：「欲雨不雨江上霞，青帘茅屋酒人家。長年闌槩不歸去，淡月一叢蘆葦花。」亦頗清妙。惜未中年，遽亡。其師吳竹橋太史爲余誦之。

九

蕪湖令陳岸亭湛深禪理，詩故清曠。錄其憶梅云：「春心忽忽在花先，盼到花時倍惘然。一夜梨雲空有夢，二分明月已如烟。傳來芳訊知何日，別後嬋娟近一年。愁絕西溪三百樹，冷香飛不到窻前。」巡邏簷牙十二時，紅羅白紵渺難知。相思雪海應同漲，一笛江城忍便吹？何遜官忙開閣少，陸郎路遠寄書

遲。斷烟細雨相思苦，擬作逋仙寄內詩。」

一〇

詩家百體，嚴滄浪詩話，臚列最詳，謂東坡、山谷詩，如子路見夫子，終有行行之氣。此語解頤。即我規蔣心餘能剛而不能柔之說也。然李、杜、韓、蘇四大家，惟李、杜剛柔參半，韓、蘇純剛，白香山則純乎柔矣。

一一

陳去非云：「楊子雲好奇，惟其好奇，所以不能奇。」陸放翁云：「後人不知杜詩所以妙處，但以有出處爲工，其去杜也愈遠。」余愛二人之言，故摘錄之。

一二

東坡詩云：「惆悵東闌一枝雪，人生能得幾清明？」此偷杜牧之：「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倚此闌干」句也。然風調自別。有人說歐公好偷韓文者，劉貢父笑曰：「永叔雖偷，恰不傷事主。」亦妙語也。

一三

晁以道問邵博：「梅二詩，何如黃九？」邵曰：「魯直詩到人愛處，聖俞詩到人不愛處。」其意似尊梅而抑黃。余道：兩人詩，俱無可愛。一粗硬，一平淺。

一四

盧全月蝕詩，有「官爵及董秦」之句。人疑藩將董秦來降，賜名李忠臣，現在貴官，盧全不應譏之。姚寬西溪叢話以爲「董秦」者，漢之幸臣董賢、秦宮也。此說似有理。

一五

癸卯春，余遊黃山，見絕壁之上，刻「江麗田先生彈琴處」。疑是古之仙家者流，不復相訪。今辛亥三月間，宣州參戎楊公大壯同一琴客江某來，道其姓氏，蓋即麗田先生。余驚喜，往訪。見骨格清整，白鬚飄然，隱天都峰下五十餘年，終身不娶。有貴客過者，必踰垣而避。洵異人哉！楊誦其咏古梅云：「托根幽谷不知年，霧鎖雲封得自全。」蓋自況也。楊與之過陵陽，作絕句云：「山城重駐有前緣，再到陵陽二月天。笑指官囊無別物，一船書畫一神仙。」

一六

余刻詩話、尺牘二種，被人翻板，以一時風行，賣者得價故也。近聞又有翻刻隨園全集者。劉霞裳在九

江寄懷云：「年來詩價春潮長，一日春深一日高。」余戲答云：「左思悔作三都賦，枉是便宜賣紙人。」

一七

今州縣大堂有戒石箴，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人但知爲宋高宗語也。後讀張端義貴耳集，方知是蜀王孟昶語。本二十四句，而高宗摘取之。猶云「清慎勤」三字，今奉爲聖經賢傳，而不知司馬昭訓長史之言。見三國志。

一八

余在流陽署中，賦落花詩，已五十四年矣，今秋，門人方甫參攜其尊甫碧潭居士詩來，蓋當時和余之作。中一首云：「獨對園林感不支，殘紅零落滿階墀。明妃曲唱離鄉日，金谷魂消墮地時。一夜雨偏添別恨，數聲鶯尙戀空枝。殷勤好向風前約，莫負春來隔歲期。」又，「玉漏愁聽三月雨，金鈴誰護五更風。」山鳥解人憐惜意，故含花片往來飛。」皆佳句也。讀之，想見其爲人。在當時不急急以詩來見，其高雅可知。甫參在余門二十餘年，亦遲至今年七月，方袖詩來。豈非風騷顯晦，亦有一定之時耶？先是，碧潭弱弟子雲，以詩受業余門，尙在甫參之前，亦未言及乃兄之能詩。余詩話中載子雲詩甚多，今裁知其淵源有自云。碧潭，諱正溶，新安人。

一九

香奩詩，至本朝王次回，可稱絕調。惟吾家香亭可與抗手。錄其無題云：「迴廊百折轉堂坳，阿閣三層鎖鳳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扉輕借指聲敲。脂含垂熟櫻桃顆，香解重襟荳蔻梢。倚燭笑看屏背上，角巾釵索影先交。」一簾花影拂輕塵，路認仙源未隔津。密約夜深能待我，喫虛心細善防人。喜無鸚鵡偷傳語，剩有流鶯解惜春。形跡怕教同伴妬，囑郎見面莫相親。」碧桃花下訪臨邛，含笑開門有病容。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枕衾先自留虛席，衣釵遲郎解內重。親舉纖纖偎頰看，分明不是夢中逢。」惺惺最是惜惺惺，擁翠偎紅雨乍停。念我驚魂防姊覺，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被角傾身讓，風過窻樞側耳聽。天曉餘溫留不得，隔宵密約重叮嚀。」其他佳句，如：「他日悲歡憑妾命，此身輕重恃郎心。」常防過處留燈影，偏易行來觸瑟聲。」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皆妙。余戲謂：「詩中境界，非親歷者不知。然阿兄雖親歷，亦不能如此之細膩風光也。」

近又見詒庭張觀察亦工此體。無題云：「真珠樓翠倚香帷，赤玉闌干白玉墀。人與桃花爭一面，春將柳葉鬪雙眉。晝裾繡鳳晨風舉，寶鏡盤龍夜月移。珍重瀛壺無限好，文鸞端合占瓊枝。」每從夢裏說相思，夢好翻嫌入夢遲。去後情懷憑酒遣，來時歡喜有燈知。羊權縮地真無術，張碩逢仙更有期。一樹天桃濃着色，梳粧樓上繡簾垂。」其他佳句，如：「常啓鏡奩如對月，應知蝶夢不離花。」不敢當庭愁月掩，未曾却扇怕花羞。」水搖髻影疑釵墜，身比花香惹蝶親。」

觀察又有山牕一絕云：「空階入夜雨蕭蕭，剔盡銀燈漏轉遙。爲怕客中聽不得，小窻先日剪芭蕉。」亦七絕中之姜白石也。觀察名裕穀，中州名臣儀封先生之曾孫。

## 二〇

梁山舟侍講以書名重海內。余過其家，見箋絹塞滿兩屋。余笑云：「君須有彭祖八百年之壽，才還清此債。」梁爲一笑，賦詩自儆云：「誓墓歸來王右軍，暮年都付代書人。小生那敢希前哲，只合從人役苦辛。」可笑塗鴉逾四紀，半生白日此中頽。書家縱有凌烟閣，耻把千秋托麝煤。「我自無心結蛇蚓，錯傳章跬五雲如。世間到底無眞賞，認煞題名一字書。」從來得失寸心知，無佛稱尊或有之。未必西家勝東宅，却教屈了效顰施。「手未支離眼未昏，業緣欲斷竟何因。從今誓齧工倅指，懶作供官設客人。」語似謙而實傲。

## 二一

吾鄉多閩秀，而莫盛于葉方伯佩蓀家。其前後兩夫人、兩女公子、一兒婦，皆詩壇飛將也。先娶周夫人陝清，甲戌聞捷云：「雙眉欲展意猶驚，起聽銅鈺屋外聲。不惜雕梁驅乳燕，泥金帖子掛題名。」秦家上計動經年，閨夢何由向日邊。今日離情暫拋却，知君身到大羅天。「春蠶詞云：「蠶生戢戢滿庭隅，但願蠅無鼠也無。大婦裏鹽呼小婦，前村趁早聘狸奴。」典衣買葉不論錢，要趁晴明乍暖天。却似靈和殿前

柳，春來三起又三眠。」令阿細入學云：「低鬟憐阿姊，與汝亦齊肩。且令拋針綫，相隨共箇編。雙行知宛轉，坐咏愛清圓。試看俱成誦，今朝若个先？」其他佳句，如：都門即景云：「擣杏新添調酪碗，嘗瓜不惜買冰錢。」首夏云：「花因辭樹偏多態，鳥爲催春已變聲。」夏日臥病云：「小倦何心燒白朮，薄陰有信近黃梅。」柳綿云：「乍從野水官橋見，只傍鞭絲帽影飛。」

繼娶李夫人含璋，刺繡詞云：「朝繡長短橋，暮繡東西嶺。生不識西湖，道是西湖景。羅稀不受針，縑密不容綫。繡好有人知，繡苦無人見。」夏晝云：「午樓風暖試輕紗，語燕聲中日未斜。滿地綠陰籬不捲，游絲飛上蜀葵花。」長沙節署感賦云：「廿年咏絮鳴環地，今日隨君幕府開。時外攝中丞事。畫閣乍迎新使節，春風猶憶舊粧臺。殊恩象服慚難稱，遺愛棠陰待補栽。聞道江城輿頌美，如冰樂令又重來。」夫人爲吾同年李鶴峰之女。鶴峰曾撫湖北，故有感而作也。萬固寺云：「山寺不知路，忽聞流水聲。溪隨巖石轉，塔與白雲平。」

古木上無際，幽禽時一鳴。松根堪小憩，試汲碧泉清。」題李白詩後云：「千仞翔孤鳳，高歌一代中。在天猶被謫，入世豈能容？膽落高驃騎，恩深郭令公。再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望樵兒不至云：「濟南秋八月，接汝數行書。報說重陽日，能廻上谷車。已驚楓落後，又到雪飛初。何事歸期誤，臨風一倚闌。」二篇皆一氣呵成，真唐人高手也。其佳句，如：咏始皇云：「車載輻輳山有鬼，舟行縹渺海無仙。」望岱云：「海外天光明野馬，寰中人影動蜉蝣。」並頭蕙蘭云：「風靜謝庭羣從集，月明湘浦二妃歸。」重至都門云：「每歷舊遊疑隔世，暫休征旆當還家。」常州道中云：「路已近家翻覺遠，人因垂老漸知秋。」又，兩兒下第云：「得失由來露電如，老人爲爾重踟躕。不辭羽繳三年翮，可有光分十乘車。四海幾人雲得路，諸生

多半整潛魚。當年蓬矢桑弧意，豈爲科名始讀書。」見解高超，可與三百篇並傳矣。

其女公子冷儻春陰云：「碧窻人起怯春寒，小立閒庭露未乾。牆外杏花階下草，引人長倚碧闌干。」舟夜云：「小艇低昂睡不成，夜深猶自促歸程。滿窻涼月白于雪，船底忽聞魚斲聲。」初夏偶成云：「躑躅花開暮雨餘，送春天氣此幽居。棋枰半取殘箋補，詩草時尋退筆書。節序關心殊苦樂，韶華過眼有乘除。年來怕上蘇堤望，愁見垂楊綠映裾。」其佳句，如：村景云：「帆影多從窻隙過，溪光合向鏡中看。」偶成云：「多病階前時曬藥，畏寒牕外亦垂簾。」

其長媳畏性，吾鄉陳句山先生之女孫也。春曉云：「翠幕沉沉不上鉤，曉來怕看落花稠，紙窗一綫橫斜裂，又放春風入畫樓。」太真春睡圖云：「祕殿春寒倚繡茵，君前底事效橫陳？馬嵬更有長眠處，也傍梨花一樹春。」寄外云：「弱歲成名志已違，看花人又阻春闈。兩上春官，以迴避不得與試。縱教裘敝黃金盡，敢道君來不下機？」頻年心事託冰紈，絮語煩君仔細看。莫道閨中兒女小，燈前也解憶長安。」春日信筆云：「軟紅無數欲成泥，庭草催春綠漸齊。窗外忽聞鸚鵡說，風箏吹落畫簷西。」春園偶賦云：「賣鴛聲裡日初長，春滿閒庭花事忙。樓外軟風鶯夢暖，籬邊疎雨蝶衣涼。碧桃重似垂頭睡，紅藥殘如半面粧。看盡韶光應不倦，題詩長倚小迴廊。」其佳句，如：硤石道中云：「樹遠作人立，山深疑雨來。」春夜云：「濕雲壓樹暝煙重，淡月入簾花氣幽。」聞家大人旋里云：「去郡定多遮道吏，還山已是杖鄉人。」

余舊咏西施，有云：「妾自承恩人報怨，捧心常覺不分明。」自道得題之間，載入集中。今讀陳夫人題捧心圖云：「眉鎖春山斂黛痕，君王猶是解溫存。捧心別有傷心處，只恐承恩却負恩。」與余意不謀而合。



方伯次媳周星薇，亦工吟咏，少年早夭，以故詩多失傳。僅錄其悼鸚鵡云：『羽毛纔就慘奇霜，敲斷銀環恨渺茫。連日誦經知有意，昨宵說夢已非祥。綠衣原自藏金屋，丹詔何年下玉皇。應伴飛瓊充鳥使，綵霞深處任迴翔。』

陳夫人之妹淡宜，亦工詩。都中寄姊云：『鴿原分手隔天涯，風雨聯床願尚賒。兩地空煩詩代簡，三春祇有夢還家。病多漸識君臣藥，別久愁看姊妹花。他日相思勞遠望，五雲深處是京華。』

一一一

聞芷方伯精研易理，不屑爲詞章之學；然偶爾揮毫，皆超雋不凡。有雁字二十首，爲尹文端公所賞。錄三首，云：『綠章可待乞天公，箋奏遙傳碧落中。不斷數行如曳白，有何羈怨慣書空。斜陽閃背金泥燦，霽雪梳翎玉筋工。最是關山飛欲倦，數行小草最匆匆。』來憑月勅去風支，紀錄春秋特筆垂。鴛闕聯班曾視草，龍湫絕頂好臨池。揮成欲獻凌雲賦，過去難摹沒字碑。最後失羣餘片影，西風吹散碎金詞。』點染天池付雁王，祇今真種更飄揚。將斜復整迴波秀，漸遠如無削牘忙。體變八分猶鳥跡，天開一畫本鴻荒。銀河秋老稀烏鵲，錦字重勞訊報章。』

一一二

琴柯公子見贈四律，余已梓入續同人集矣。茲又錄其寒山卽事云：『山寺不知路，微聞清磬音。松崖春

寂寂，石屋晝陰陰。幽坐見空色，寒流無古今。披襟成小住，祇愧俗緣深。」又填金縷曲寫懷云：「揆過  
除醮節，怪春來畫樓燈影，幾番輕別。孤館悵悵不捲，怕放楊花飛入，定添了安仁鬢雪。憔悴天涯人  
一個，料青衫不爲琵琶濕。思往事，計何拙！尋春偶傍欄干立，又侵階茸茸細草，染成愁碧。沾盡落  
紅三月雨，不見去年蝴蝶。定怪我遊踪未歇。幾度問春春不應，遣深更杜宇低低說。羈枕畔，正愁絕。」

## 二四

支公云：「北人學問，如顯處觀月。」言其博而寡要，今之考據家也。「南人學問，如牖中窺日，約而能明。」  
今之著作家也。世說稱：「王平北相對使人不厭，去後亦不見思。」我道是梅聖俞詩。「王夷甫太鮮明。」  
我道是東坡詩。「張茂先我所不解。」我道是魯直詩。

## 二五

宋太祖曰：「李煜好個翰林學士，可惜無才作人主耳！」秀才郭麐南唐雜詠云：「我思昧昧最神傷，予季  
歸來更斷腸。作個才人真絕代，可憐薄命作君王！」

## 二六

余好詩如好色，得人佳句，心不能忘。近又得王孝廉芭偶過行宮賦詩云：「衙子似嫌春不去，平明催掃

繡毬花。」方扶南過周公瑾墓云：「一事不如張子布，墓前飛過白頭翁。」汪易堂賦野樹云：「散才幸免搜林斧，留得清陰與路人。」劉悔菴偶成云：「小蝶過牆如使至，短筇在手當孫扶。」又曰：「通宵玩月寧知旦，排日聞歌直到秋。」吾鄉王星望先生有句云：「蕭綱斷酒二百日，王奐長齋十一年。」

二七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此是晚年悟道之言。若早見及于此，則捐階焚廩，舜不告而娶之說，俱付之齊東野語而已矣。即如葛伯以七十里諸侯，而奪童子之黍肉，此是惡巧行徑，湯遣一小卒擒之足矣，安用起兵以征之哉？余嘗謂：書中最可信者，莫如尚書、論語。然尚書開口便稱「粵若稽古帝堯」，則其相隔必有千百年。若相離不遠，史官必不稱「粵若稽古康熙、稽古順治」也。論語稱陳成子、魯哀公，都是孔子亡後二人之諡法，可見論語之傳述，亦去聖人亡後百十年後，追述其言。能無所見異詞，所聞異詞之慮哉？一管仲也，而忽貶忽褒，若出兩口。子路往見丈人，至則行矣；子路不仕無義一節說話，是向何人饒舌？亦猶趙盾假寐，鉏麇觸槐死矣，所嘆不忘恭敬等語，是何人聽得？師曠瞽矣，何以見王子晉火色不壽。此種疑竇，不一而足。故嘗有句云：「雙眼自將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

二八

海虞女子吳靜定生氏，嫁項生肇基而寡。婦扁戶自經，姑救之曰：「我在，汝不得死。」婦泣而誌之。越二

年，姑亡，婦又自經，叔母救之曰：「姑與夫未葬，汝不得死。」婦乃復生。遂析家財爲三，分其叔、季，葬舅姑與夫而不食死，年二十六。婦生時，好觀綱鑑。吳竹橋太史爲之立傳，錄其咏史云：「不學何須詆霍光，託孤寄命報先王。匡、張、孔、馬多經術，青史于今若箇芳？」更有名儒莽大夫，紫陽書法勝南、狐，當年奇字人爭問，曾識「綱常」二字無？」

## 二九

蔣心餘太史自稱詩仙，而稱余爲詩佛，想亦廣大教主之義。弟子梅冲爲作詩佛歌云：「心餘太史不世情，獨以詩佛稱先生。先生平生不好佛，攢眉入社辭不得。佛之慈悲罔不包，先生見解同其超。佛之所到無不化，先生法力如其大。一聲忽作獅子吼，喝破炎摩下方走。天上地下我獨尊，雙管兔毫一隻手。人間遊戲撒金蓮，急流勇退全其天。小倉山居大自在，一吟一咏生雲烟。有時披出紅袈裟，南天門邊縛夜叉。八萬四千寶塔造，天魔龍象爭紛擊。有時敷坐如善女，低眉微笑寂無語。天外心從何處歸，鷓巢子頂相爾汝。眼前指點說因由，千山頑石皆點頭。三唐兩宋攝其總，四大海水八毛孔。一心之外無他師，六合以內皆布施。先生即佛佛即詩，佛與先生兩不知。我是如來大弟子，夜半傳衣得微旨。放膽爲作詩佛歌，願學佛者從隗始。」

## 三〇

金陵小市，買得水精方印，從橫二寸七分，上鐫十六字云：「好學忘老，存心對天，行樂一世，傳名千年。」印質不甚瑩徹，而陽文篆書甚蒼勁，語句亦可愛。

三一

洞庭山人徐堅，字友竹，工丹青篆刻，兼能詩，與余交三十餘年矣，今春相遇姑蘇，以親園詩見示。紅橋暮泛云：「春風一櫂渚烟開，雨洗平臬淨碧苔。薄暝花光亂松竹，夕陽人影散樓臺。隣船歌吹移燈去，野店魚蝦入饌來。轉眼寒梅便零落，共拚酩酊莫催回。」東行云：「驅人名利路何窮，嘆息勞勞來往同。取次相逢不相識，鞭絲帽影各匆匆。」抵家云：「換得輕舸越潞關，此身真个到家山。家山畢竟風光好，久住人偏看等閒。」其他佳句，如：「秋風不顧征衣薄，夜雨還同別淚多。」此際柴門深夜火，幾人圍坐望歸人。」

三二

友竹與秋帆尙書至好。又嘗小住揚州汪令聞家。汪故余戚也。爾時宴飲酣嬉，髮無二色，而今則彼此皤然，年垂八十矣。班荆道故，不覺淒然。其族姪龍飲尤聰俊，賞鑑書畫，一時無兩，不幸中年化去。其詩亦散失，但記其無子警句云：「空費醫錢九千萬，阿嬌金屋總無兒。」

白下秀才司馬章，字石圃，風神瀟灑，年少多情，與周麟官校書有三生之約，而格于家範，乃撰雙星會曲本，以舒結轡。余錄其辛亥記遊浪淘沙云：「春到鳳城中，遊運方通。閒來指點過橋東，記得當時心醉處，蛛網塵封。人去翠樓空，聚散匆匆。今年花似舊時容。可惜如花人已去，欲折誰同。」又南柯子云：「渡口傳桃葉，溪頭說范雲。笑他街市語紛紛，都把文郎情事作新聞。心結愁千縷，人歸瘦幾分。內人不解問殷勤，今日眉頭真個爲誰顰？」又臨江仙云：「午睡昏沉偏戀枕，夢魂尋到天涯。幾回夢得到卿家：知郎新病渴，親試六班茶。斂笑問儂何好事，將人譜入琵琶，嘖嘖低語怨郎差。覺來嫌夢短，紅日已西斜。」

## 三四

老友何獻葵刺史，喜談詩，而不輕作。常云：「詩無生趣，如木馬泥龍，徒增人厭。」嘗住隨園，得「梅子肥時落地輕」七字，卒亦懶于成章也。其長子春巢工填詞，余已載入詩話矣。今年獻葵亡，春巢乞余志墓，袖近作見示。秦淮感舊云：「十年不作白門遊，忽把孤帆卸石頭。聞說舊人都不在，春風愁上十三樓。」迢迢一水遠通江，郎去潮來妾倚窻。羨煞戴郎船上槳，隨波來去總雙雙。」千金亭云：「空亭千古對平波，野渡斜陽猶客過。莫怪無人留一飯，報恩人少受恩多。」贈釣叟云：「萍開風起水生紋，一葉飄

然泛夕曛。魚在綠波竿在手，船頭開坐看秋雲。」他如：「湖邊客到花先笑，樹裡僧歸路半陰。」閒雲未必忘舒卷，流水何曾管是非。」雨足田車閒架樹，日斜耕犢穩馱人。」皆佳句也。其次子蘭庭懷兄云：「遠漏聲聲滴，寒宵故故長。遙思千里客，不覺九迴腸。月白鴉翻樹，燈昏鼠墜梁。布衾頻轉側，有夢到錢唐。」重到云：「門巷重來認未差，昏黃月色淡雲遮。生憎一幅湘簾影，不隔鶯聲只隔花。」放舟云：「茅屋疎籬綠水灣，泉聲入澗響潺湲。篙師莫怪蒲帆滿，有客推篷愛看山。」其佳句，如：「插新花似延佳客，讀舊書如遇故人。」百歲開懷能幾日，一生知己不多人。」烟平疑積水，燈遠若孤星。」俱妙。

春巢在金陵得端硯，背有劉慈絕句云：「一寸千將切紫泥，專諸門巷日初西。如何軋軋鳴機手，割徧端州十里溪。」跋云：「吳門顧二娘爲製斯硯，贈之以詩。顧家子專諸舊里。時康熙戊戌秋日。」後晤顧竹亭，云：「顧二娘製硯，能以鞋尖試石之好醜，人故以「顧小足」稱之。」春巢因調一剪梅云：「玉指金蓮爲底忙，昔贈劉郎，今遇何郎。墨花猶帶粉花香，製自蘭房，佐我文房。片石摩挲古色蒼，顧也茫茫，劉也茫茫。何時攜取過吳閭，喚起情郎，弔爾秋娘。」

三五

如臯女子石氏傳仙，戊辰進士石公爲臯之女也。適彰德太守沙公次子又文，善書畫，工琴棋。臯邑剪彩貼絨花鳥，自學仙始。著有冰蓮繡閣詩抄。過故居云：「風迴玉笛夕陽斜，誰傍山陽譜落花。喜得春回梁上燕，不曾飛到別人家。」答吳門女子感懷云：「蘭思蕙怨惺惺語，柳絮春風字字新。自古傷心同此

病，深愁多付有才人。」又有熊濟仙者，幼穎悟，妙解聲律，適陳氏，配非其偶，鬱鬱不樂之意，時形諸吟咏。見蝶云：「曉露零香粉，春風拂畫衣。輕紈原在手，未忍撲雙飛。」村女云：「柔桑枝上聽鳴鳩，曉起提筐過翠疇。借問誰家春夢好，半窻紅日未梳頭。」紅樹云：「老樹經霜色更鮮，半竿斜日影前川。漁郎指點烟波外，錯認桃源二月天。」感舊云：「刺繡餘閒就塾時，也從花裏謁名師。貪看夜月憎眠早，倦挽春雲上學遲。琴案屢吟秋柳句，錦箋頻寫落花詩。而今回憶皆塵夢，恨望當年舊董帷。」調蝶戀花咏刺繡美人云：「二八紅閨春似水，幾日金針，拋却奩箱裏。貪睡朦朧慵不理，簾前鸚鵡頻催起。手展鮫綃重着意，鴛譜拈來，幾朵花爭麗。繡到雙飛私自喜，背人笑向紅窻倚。」

### 三六

句容駱氏，相傳爲右丞之後，故大家也。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嫁于金陵龔氏。詩才清妙，余詩話中錄閨秀詩甚多，竟未採及；可謂國中有顏子而不知。辛亥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以詩受業。遊西湖云：「渺渺平湖漠漠烟，酒樓斜倚綠楊前。南屏五百西方佛，散盡天花總是蓮。」春閨云：「春寒料峭乍晴時，睡起紗窻日影移。何處風箏吹斷線，飄來落在杏花枝。」雲根山館題壁云：「寂寂園林日未斜，一庭紅影上窻紗。主人難免花枝笑，如此開時不在家。」對雪云：「登樓對雪懶吟詩，閒倚欄干有所思。莫怪世人容易老，青山也有白頭時。」四首一氣卷舒，清機徐引，今館閣諸公，能此者，間有幾人？



三七

山左任城東關外有泉，相傳李白浣筆處也。上有祠堂，祀太白及賀監、少陵三賢。乾隆辛亥，沈清齋觀察啓廢葺而新之，土中得詩碣，署「木蘭山人劉浦題」，不知何時人。其詞曰：「薛蝕殘碑枕廢池，開元吟客剩荒祠。空庭古柏吹風處，秋草寒泉落日時。誰採澗毛修冷寺，我沽村酒讀遺詩。唐宮漢寢無人記，獨有才名到處知。」未幾，巡漕使者和希齋閣學入都，河帥李香林尙書祖饒于祠中。希齋和云：「太白樓臨杜老池，此間合祀有專祠。林泉竟屬先生地，風雅剛逢我輩時。梁繞驪歌將進酒，壁留鴻爪共題詩。他年重過應相訪，直與三公作舊知。」香林云：「當年浣筆有清池，此日名泉葺舊祠。花竹新栽遊賞地，歌筵初啟餞行時。標題不亞義之序，重修浣筆泉，和希齋作記。庚韵如吟白也詩。文水堂前風月好，幾人惆悵爲心知。」漕帥管公翰珍云：「謫仙人去剩空池，剔蘚疏泉認古祠。宦跡已沈靈武後，筆花猶及盛唐時。入門合進臨波酒，立石重摹出土詩。拊景漫增興廢感，好將觴咏記新知。」中丞惠公齡云：「女牆東處醵方池，上有雲烟霽古祠。誰向寒泉談舊蹟，空餘藻藻憶當時。低徊不少飛觴飲，感慨爭留過客詩。拍檻欲狂呼太白，要從曠世結心知。」進士顧禮號云：「仙在高樓月在池，池光千載抱遺祠。幸逢元老重開宴，轉惜先生不並時。綠水瀾洄沈彩筆，舊碑林立待新詩。吳都狂客今初到，未要尋常賀令知。」轉運阿公琳樞云：「謫仙遺蹟賸荒池，合祀于今拜古祠。蓋世才名猶在耳，斯人重聚復何時。難尋縹緲神仙路，誰補蒼茫客恨詩。愧我毫端塵未浣，空憑流水寄心知。」陳公蘭森云：「泗水源流故有池，泉開浣筆闢叢祠。

風雲餘罨人千古，仙聖同龕祀一時。勝地從今頻集讌，殘碑自昔紀題詩。漫言與寄形骸外，大雅欣逢盡舊知。」觀察沈公啓儂云：「源分泗水開方池，座列三賢蒼舊祠。人地廢興原有數，主賓今古宛同時。新移竹影亭前畫，細辨苔痕壁上詩。樽酒落成兼送別，高情留與後來知。」諸詩俱各清妙，輯而存之，後世想見聖世昇平，公卿風雅矣。

三八

桐城汪稼門先生云：「歐陽公醉翁亭，連用「也」字，仿唐人杜牧阿房宮賦：「開妝鏡也」「棄脂水也」，杜牧又仿漢人邊孝先博塞賦：「分陰陽也」「象日月也」，不知詩亦有之，「墻有茨」三章，均用「也」字，「桑扈」三章，均用「矣」字，「樛木」三章，均用「之」字，「緇衣」三章，均用「兮」字。又如「蠡斯」三章，首句不易一字，「桃夭」「芣苢」皆然。「漢廣」三章，末句不易一字，「麟趾」「騶虞」皆然。」此論，古人所未有。先生守蘇州，廉聲爲一時冠。然公餘不廢吟咏。遊棲霞山成六韻云：「探幽臨勝地，慰我廿年思。高節明僧紹，鴻文江總持。寒雲封舊宅，古蘚覆殘碑。佛法青松護，泉源白鹿知。春催花信早，僧訝客來遲。欲採長生藥，靈崖有紫芝。」咏敵帶云：「人情交久情愈真，肯輕舍舊復圖新？凡物關心亦類此，低徊臨別尤酸辛。憶我初年通仕籍，帶下雙雙垂影帛。左垂刀佩共堅貞，右拂玉環同潔白。學製慚無奪錦才，菱菱拘束準繩來。但期順下如流水，豈肯隨風着點埃。無那星霜歷顛顛，神采漸與當時異。綢繆莫擷繭騰花，闊淡徒存雞肋意。爲憑染人施力草，濃於河畔草拖藍。翻舊從新費裁剪，化兩爲一懲奢貪。重

加矜惜風塵外，相依仍作脛衣帶。裙履風流我自慙，腰肢瘦損君應怪。箇中伸縮有誰知，蘇州猶似霍州時。慙愧香山恩意厚，搜腸難續故衫詩。香地光銷伴岑寂，俯視帶垂增閱歷。物理從來有菀枯，人心底事勞欣戚。溫涼異態春復春，惟我與汝臭味親。慙慙什襲藏諸笥，留作衰年老故人。」

三九

鮑步江之女蒞香居士，名之蕙，適丹徒張翊和，合刻清娛閣集，丐余爲序。柯齋遊廣陵，鮑寄云：「秣陵僧院廣陵船，幾日遊蹤附彩箋。懷渴得梅濃較酒，詩在乘興樂於仙。二分新月扶殘醉，四美佳辰媚少年。珍重宵深風露冷，征衫多半未裝緜。」張和云：「卅載休言歲月虛，縹緗差擬茂先車。髣髴理爲茶煙濕，眉嫵成從墨瀋餘。到處勝遊常背汝，得來佳句轉先余。何年始踐誅茅願，同向湖山賦遂初。」又，即事云：「夜雨催歸直到明，草痕新與漲痕平。朝曦十里空濛路，雙櫓飛如小燕輕。」二人才調相匹，故知秦嘉、徐淑，不得擅美于前。

四〇

滿洲伊小尹湯安，相國永公之從子，幼即工詩，來作江防司馬。春郊即事云：「春郊攬轡值新晴，騎馬悠悠自在行。雪滿溝塍占歲稔，烟浮村落覺寒輕。清風似剪能裁柳，黃犢初肥好勸耕。猶有村民知禮數，春醪肯爲使君傾。」謝余餽肉云：「捧來西子顰俱美，製自東坡肉亦尊。」

西江曹星湖龍崗，大宗伯地山同年之姪也。出知如臯，與余未識面，而時時以詩往來。勸農云：「九陌千疇繡錯開，停輿蔭借綠雲槐。羨渠扶杖迎官者，白髮飄蕭領隊來。」農忙翻爲看官閒，戴白垂髻喜動顏。莫道使君耕未曉，使君來也自田間。」鴉鬟小女學當家，阿母教同坐績麻。觸目新紅春似海，抽身偷戴滿頭花。」桃葉渡云：「小艇盈盈隔，紅樓處處家。昔時花映水，今日水流花。」數首皆有芬芳悱惻之情。

乾隆戊午科，余與阿廣庭相公，同出四川鄆遜齋先生之門。榜下一別，於今五十四年矣。公出將入相，以忠勳爵至上公，而余乞養還山，賣文爲活。先生常向人云：「我門生不多，而一文一武，足勝人千百。」余聞之赧然。哭先生有句云：「共說師門原不忝，敢云文武竟平分。」詩載集中。後公在杭州，勾當公事，托今觀察方次耘馳檄見招，而余適遊武夷，無由進謁。今年冬，奇麗川撫軍陞見，公在宮門，垂問余甚殷。奇公於路上吟一絕見寄云：「中侍傳宣遞膳牌，平明待詔立金階。白頭宰相關心甚，問了黃河問簡齋。」



## 隨園詩話補遺卷四

### 一

余不信孔子刪詩之說，而又不料茅鹿門之選八大家，至今奉爲定例也。嘗有句云：「詩亡原只存三百，文古何曾止八家？」

### 二

張古香太守之詩，余已摘入詩話矣。其子玉階孝廉詩筆清於乃翁。花殘云：「花殘一樹繫愁思，斷送春光。是雨絲。我是主人花是客，縱留他住不多時。」過趙北口云：「連天春水晚烟浮，一曲紅欄映碧流。絕似江南好風景，跨驢人去又回頭。」

### 三

金陵嚴翰鴻雖行賈嶺南，而性篤風義。余孤甥汪蘭圃將之肇慶，缺於路資，余託嚴挈之以行，一路彼此

倡和。晚泊云：「酒旗挑出屋簷斜，古木蕭疏掛落霞。吹笛牧童歸競渡，滿頭多插野山花。」

四

姚姬傳太史言：國初有懷寧逸老汪梅湖先生，隱居不仕，詩格甚高，而本朝諸探詩者，竟未收錄，殊可惜也！其田家雜咏云：「戴勝鳴中園，社燕棲故巢。田田壟水白，秧針日以高。即事欣有賴，襟顏舒鬱陶。余其理閒策，步過林塘坳。」牒子小如葉，沿溪泛藻蘋。繫纜甫植杖，柴門見主賓。主賓匪異人，左右一二鄰。科跣各真率，貌簡情乃親。須臾挈酒榼，肴核亦具陳。共言禾苗好，瞥眼當食新。」風日美襟度，釣溪理綸竿。芳餌投文漪，修鱗逝駛湍。衆山一色碧，獨鳥孤光寒。夕陽冥水村，新月上林端。暢好詠而歸，無魚何所歎。」寒月挾秋氣，孤燈耿清影。寥寥天宇曠，迢迢夜漏永。魚罾響轆轤，雞窻啄答答。遙聞犬吠聲，行人楓葉冷。」秋懷云：「村靜日當午，雞鳴三兩聲。籬花催野菊，鄰釜熟香秔。讀史數行淚，看天萬種情。浮雲爾何意，只傍隴頭生。」晚步云：「春雨晚來歇，殘陽湖上峯。人家烟漠漠，田壟水淙淙。小步林塘路，時聞山寺鐘。幽情屬何許，古道牛羊蹤。」詩境清遠，是陶、韋家數。又有寄周櫟園侍郎三首，因櫟園往訪不值故也。想見當時亦名動公卿云。

五

人常言：某才高，可惜太狂。余道：非也。從古高才，有過顏子與孔明者乎？然而顏子則有若無，實若

虛矣。孔明則勤求啓誨，孜孜不倦矣。曾贈德厚菴云：「不數袁羊與范汪，更從何處放真長。驥雖力好終須德，人果才高斷不狂。」又有人言：某天分高，可惜不讀書。某精明，可惜太刻。余又道：非也。天分果高，必知書中滋味，自然篤嗜。精明者，知其事之徹始徹終，當可而止，必不過於搜求；搜求太苦，必致自累其身。故常云：不讀書，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塗。

## 六

唐待士大夫，失之太厚。選官有小選者，凡流外官，兵部禮部舉人，得自主之。又念嶺南黔中人離長安太遠，遣御史郎官就其近地，設爲南選、東選，以選官。是移粟以就民也。見選舉志。凡使外國者，許其舉州縣十員，爲遠行之費，以便其私，謂之「私覲官」。白居易作學士，自稱家貧，求兼領戶曹，上許之。守杭州時，餘俸太多，存貯庫中，後官亦不便領用，直至黃巢之亂，裁用爲兵餉。家居後，郡僚太守，猶爲之造橋栽樹：不已過乎？余嘗讀長慶集而嘲之曰：「滿口說歸歸不肯，想緣官樂是唐朝。」

## 七

士各有志：邴原與鄭康成同里，而不肯師康成。人尤之，原曰：「人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求珠者，各寶其寶，不必同也。」余故有詩云：「丁少微，陳希夷，兩個神仙有是非。蘇子瞻，程伊川，兩賢胸中各不然。可惜不見尼山老，狂狷中行盡和好。」



八

偶理舊書，得尹似村斷句云：「有月燈常緩，多餐睡偶遲。愁添雙鬢雪，怕憶少年時。」蓋是似村在京師寄詩囑批，余就其五律一首，摘而存之者也。又摘其贖出典裘斷句云：「老妻見故衣，開箱色先喜。姬人持熱升，殷勤熨袖底。無奈縷痕深，熨之不肯起。」獨寫性靈，清妙乃爾。嗚呼！似村爲尹文端公第六子，祖、父宰相，兄弟皆侍郎、尙書，而似村自號「殿試秀才」，不就官職，賦詩種竹，以林泉終。豈非漢之張長公一流人乎？「殿試秀才」者，以丁卯科試，諸生鬧場，上惡之，親自監試，似村獨蒙欽取故也。熨斗名「熱升」，見庶物異名疏。

九

閩中楊鏡村太守，歷任三吳，判獄如神，人亦風流儒雅。中年得狂易之疾。余常鬱鬱，閱天道之無知。今秋，其子學基以詩來，風格雋永；方信善人之有後也。吳門雜詠云：「岩桂香飄艷素秋，石湖風靜水悠悠。洞簫吹出山頭月，兩岸輕烟半未收。」迴塘夜火刺船行，銀燭高燒水榭明。兩岸採菱歌不絕，木蘭舟上又吹笙。「行春橋畔水雲涼，萬頃琉璃映夕陽。霧縠衫輕紈扇薄，捲簾低喚賣花郎。」見贈云：「獨占詞壇五十秋，坡仙老去尙風流。滄桑幾見歸來鶴，花柳常停不繫舟。到處逢迎多士女，半生疎懶薄公侯。天教享盡才人福，飽看溪山至白頭。」

諸升之文思繁富，三赴北闕，不售。高翰起司馬贈以詩云：「中原非爾力，患或在才多。」諸旋中庚辰榜眼。辛亥十月，胡少司馬希呂督學金陵，爲予誦之。諸名重光。

一一

杭州多閨秀，有張夫人者，美而賢。郎主喜狎邪，張不能禁，而慮其染惡疾也，規以詩云：「此去湖山汗漫遊，紅橋白社更青樓。攀花折柳尋常事，只管風流莫下流。」

一二

有某公課士，以「賦得蜻蜓立釣絲，限「蜻」字，七排四十韻。」人以爲難。余笑曰：「此之謂鼠穴尋羊，蜂窠唱戲，非以詩學教人之道也。若以多爲貴，則豈不知徐樂傳名，一書已足，阮咸作掾，三語猶多乎？」

一三

浦柳愚山長云：「詩生于心，而成于手；然以心運手則可，以手代心則不可。今之描詩者，東拉西扯，左支右梧，都從故紙堆來，不從性情流出；是以手代心也。」吳西林處士云：「詩以意爲主人，以詞爲奴婢。」

若意少詞多，便是主弱奴強，呼喚不動矣。」二說皆妙。

一四

金陵莊秀才元，豔弱不勝衣，少年旖旎，作無題云：「鬢雲撩亂不曾梳，先向池邊飼碧魚。露滴翠荷擎不定，戲分小妹當珍珠。」可謂詩如其人。

一五

李香林尚書愛才如命，督南河時，詩弟子陳熙從州倅薦用至銅沛同知。而公移督河東矣，猶畫扇寄之，云：「握手河梁別緒繁，忍驚月瑄已頻更。語憑尺素書難盡，意似層波去又生。風靜珠湖應有夢，雲橫岱岳總關情。水窗此夕君何處，重展鸞箋對短檠。」又，尚書在蘭陽行館，題竹云：「干霄修竹自漪漪，十載相違每繫思。笑我塵勞鬚髮改，羨君青翠尚如斯。」亦復有纏綿之旨。昔人云：「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其公之謂歟！

一六

涇縣，古宣州所屬，故多詩人，梅苑陵之後，本朝愚山先生，其最著者也。近日涇邑孝廉趙元一，屢與其弟琴士，俱工吟咏。丁未秋，在丹徒廣文署中，以詩集見示，余爲加墨而去，今五年矣。今冬寄偉堂詩

鈔來，凡余所甲乙者、商榷者，無不降心相從，虛懷若谷，宜其造詣之進而彌上也。錄其宿焦山寺云：「海國秋初到，山堂氣更清。林昏星有影，江定夜無聲。設席臨嘉樹，論詩對短檠。依然留臥榻，一枕百蟲鳴。」焦山頂觀月出云：「爲看月上海門東，洞口盤紆石磴崇。行到雙峯多竹樹，不知身在大江中。」青山晚泊云：「倒捲長江白浪飛，幽巖鐘磬靜禪扉。秋風極浦雁初下，暮雨空山僧未歸。漢上估橋千樹密，洲前漁火一星微。明朝更約齊安過，載酒題詩亦壁磯。」他如：「夕陽低野樹，秋水斷河橋。」秋深海國梧桐老，夜靜關山鼓角清，俱不愧唐人音節。

一七

蔡侍郎 關守江寧時，私宰之禁甚嚴。余不以爲然。一日，余在府署，蔡公坐堂收呈，有回民之黠者，具呈請釋牛犯。其狀首云：「爲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事。」蔡遣家人謂余曰：「君原勸我貴人賤畜，今果惹回民之嘖。然其狀詞，文理甚佳，須君替我強詞奪理。」余書五絕於紙尾云：「太守非牛愛，心原愛老農。耕牛耕滿野，百姓豈無功？」黠回無詞而退。太守牛禁，亦因之稍寬。

一八

余宰江寧時，門下士談毓奇爲刻雙柳軒詩文集二冊。罷官後，悔其少作，將板焚毀。後小倉山房集中，僅存十分之三。辛丑清明，遊雨花臺，謁方正學祠，夜夢有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詩人也，懷古有燕

王北下金川日，行到周官第幾章？「此詩刪之可也。又有句云：『江山忽見開燕闕，風雨原難對孝陵。』此二句甚佳，如何可刪？」余唯唯。其人言畢，有儀從呼唱而去。余次日語人。或曰：「此莫非正學先生乎？」

人有嘗余詩話收取太濫者。余告之曰：「余嘗受教於方正學先生矣。嘗見先生手書贈俞子嚴，溪喻一篇云：『學者之病，最忌自高與自狹。自高者，如峭壁巍然，時雨過之，須臾溜散，不能分潤。自狹者，如甕盎受水，容擔容斗，過其量則溢矣。善學者，其如海乎。早九年而不枯，受八州水而不滿。無他，善爲之下而已矣。』書法爭坐位，筆力蒼堅。余道：先生精忠貫日，身騎箕尾，何妨高以自待，狹以拒人哉？然而以此二字，諄諄示戒。則其平日之虛懷樂善可知。余于先生，無能爲役，然自少至老，恰惡此二字，竟與先生有暗合者。然則詩話之作，集思廣益，顯微闡幽，寧濫毋遺，不亦可乎？」

一九

近學郊島詩者最少；獨葑亭給諫，于無意中往往似之。秋蟲云：「直使孤燈死，常催白髮生。」又，「瘦篁腰刻字，古樹腹藏人。」風多螢貼樹，月出鷺巡隄。」皆孟賈集中佳句。在閘河水淺云：「不勞畫地還成獄，且喜窺天尚有牕。」何其苦也！及渡江得順風云：「大江東去月西走，獨客南歸風北來。」又何其樂也！詩人善體物情，往往如是。

余性通脫，遇繁禮飾貌之人，輒以爲苦。嘗咏桐花云：「桐花恰也清香甚，瑣碎無人肯耐看。」

## 一一

程尊江晚甘園，屋甚少，而春間遊女甚多。主人請余作對聯。余提筆云：「好花美女有來時，明月清風沒逃處。」主人喜其貼切。

## 一二

香亭以余年衰，勸勿遠出遊山。余書六言絕句與之云：「看書多擷一部，遊山多走幾步。倘非廣見博聞，總覺光陰虛度。」

## 一三

新陽明府王春溪向余云：「歲丁酉，課徒山中，夏日偶以陶詩「中夏貯清陰」命題。有族弟名如山者，結句云：「夜深微雨過，積翠滴成音。」余賞其作意，而嫌有鬼氣。不踰月，病卒。因哭之曰：「難忘翠滴成音句，是我尋簷腹痛時。」益嘆詩識之說，非漫然也。」余因記壬申入都，遇雪途中，有句云：「僕夫與主

人，麻衣無短長。」後五月而丁先君憂。己酉秋，余與金姬同患病，先一月得句云：「好夢醒難尋枕上，落花扶不上枝頭。」已而自嫌不祥。劉霞裳曰：「先生非花也，其應在金夫人乎？」已而果然。

二四

金陵吳思忠字孝侯，善畫工詩，受知于錢南浦觀察。宿別峯菴云：「別峯菴結焦山西，菴外諸峯無與齊。雙眼攝盡大江色，入門頓覺青天低。月光欲上水氣白，送闖酒傾玻璃。不辭酩酊懣清夜，好與楹前松鶴棲。」檢黃鹿岩遺稿云：「愴無兒祭荒涼墓，幸有人抄失散詩。」又，偶興云：「床頭剩有宣和紙，寫我當時看過山。」

二五

尹文端公公子大半徂謝，去年尹太夫人亡百日，而十二公子又亡。五郎晴村作青州都統，哭涕云：「吾家駿足望騰驤，底事青年竟夭亡？百日從親歸地府，九原先我侍高堂。枯荊每見花枝折，倦鳥何堪羽翼傷。纔隔一程成永別，余出京之次日。阿兄能不淚千行？」可謂情文雙至。文端公在九泉，亦必嘆賞。

二六

何春巢向余云：「沙竹嶼，如臯塞士，性孤傲不羣，應試不售，遂棄書遠遊，足跡遍天下。其所推重者，惟

先生一人。」誦其秋齋云：「小庭人寂猶蘭開，獨對幽香一舉盃。薄暮閒雲不成雨，冷風吹月上簾來。」山居云：「飯罷鐘聲已斷烟，偶來閒倚寺門前。夕陽暝色行人絕，空見羣峯亂插天。」又，讀隨園詩話云：「瓣香好下隨園拜，安得黃金鑄此人？」

二七

余老矣，最喜人說少年舊事。何蘭庭句云：「回思慈母悲今日，最愛山僧說幼時。」爲之繫節。何又有江樓看雨云：「狂風驟雨逼蕭晨，萬里烟波失遠津。穩坐西窗憑几望，幾多浪裏着忙人。」詩外有詩，深得風人之旨。遊理安寺云：「不信客從山外入，恰疑僧在樹頭歸。」亦真境也。蘭庭幼時，其父西舫許我爲塔，後以路遙不果，惜哉！

二八

熊澹仙女子，不止能詩，詞賦俱佳，以所天非解事者，故咏螢火云：「水面光初亂，風前影更輕。背燈兼背月，原不向人明。」作廣怨賦云：「文采遭傷，久矣人皆欲殺；蛾眉致妬，何能我見猶憐。」聞笛賦云：「三更不寐，遙知思婦情深；十指俱寒，想見高樓獨倚。」

二九



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毛詩曰：『求其友聲。』杜少陵曰：『文章有神交有道。』皆不期其然而然者也。故余嘗謂文字之交，比骨肉妻孥猶爲真摯，非雲泥所能判，關山所能隔者。如惠制府瑤圃、法學士時帆諸公，都已載入詩話。近又得何水部道性、劉舍人鷗、王二賢焉。抱英絕之才，而獨惓惓于隨園，各贈長律數首，以篇幅稍長，故另刻續同人集中。而其所心醉之句，有不忍不標而出之者。如劉云：『閒來志怪都根理，語必驚人總近情。』余道第二句，直指心源，包括小倉山六十四卷全集，較勝他人作序萬語千言矣。何云：『願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矜寵一至于斯，使我顏汗！擬作山右二賢歌以美之；而年衰才盡，未敢落筆也。

三〇

余行路喜水而惡陸，聞明日站遠，則夜眠不安。偶見楊次也先生有句云：『車平終日臥，路遠隔宵愁。』可謂先得我心。昔人罵蚊云：『滿腹經營飽膏血，可知通夜不眠人？』又，『山在隣家樹上青。』皆能道人意中事。

三一

吳江朱坤隱于市廛，有詩，號琴思集，中可採者，如哭弟詩一絕云：『尋飴索哺淚雙流，隨少隨多與即休。隴有半盤梨栗在，可憐携去祭墳頭。』旅中送春云：『旅人從此賦歸兮，落絮飛花襯馬蹄。鶯到今朝聲不

惜，垂楊陰裏盡情啼。』五言絕云：『極憐春意好，隨月入花陰。上有雙棲鸞，行來亦小心。』又，『花霧着人微似濕，柳風吹面不生寒。』皆可誦也。

三三一

仁和俞作梅，號天羹，有潮州竹枝詞，云：『榕樹如郎妾女蘿，朝朝牽掛在枝柯。根鬚着處成連理，只是怪他頭腦多。』又，即事一絕云：『笏竹園林朱槿色，銀鑲穿耳小蠻娃。見人躲入墻陰去，觸墮簪頭金鳳花。』

三三二

吳江女史汪玉軫有詩才，偶成云：『夜靜更闌猶未眠，熏爐香燼不生烟。且推窻看中庭月，影過東墻第幾磚？』風飄柳絮雨飄花，多少新愁上碧紗。借問過墻雙蛺蝶，春光今在阿誰家？』

三三四

王葑亭夜行云：『殘星雞口落，初日馬頭高。』鄭德基夜行云：『蝶夢來驢背，雞聲隔隴頭。』

三五

詩家紅袖多，青衣少。然鮑亨殷作楊素家奴，未嘗非名士。白下有鄭德基者，穆太守僕也。梅雨云：「窻前一夜聽梅雨，曉看堂前生碧苔。正惜滿城花落盡，偏教殘蕊燕啣來。」馬嵬云：「馬嵬坡下草萋萋，過客停車望欲迷。知是太真身死處，馬蹄何忍踏香泥？」朝天寺云：「朝天山下川流急，短艇孤篷趁順風。絕頂不知還有寺，白雲深處一聲鐘。」上元無月云：「星橋火樹滿街紅，微雨踈風過碧空。想是嫦娥開夜宴，雲簾深鎖廣寒宮。」除夕云：「今夜不眠非守歲，防他有夢到家鄉。」棧道云：「馬盤絕頂青霄近，人到中天萬壑低。」澗水勢催羣石走，浮雲如擁亂山行。」與友黃鶴樓分袂云：「我如黃鶴去，君似白雲留。」贈隱者云：「讀書豈必皆觀國，學佛何須定出家。」

三六

從來閨秀及方外詩之佳者，最易流傳。余編隨園詩話，閨秀多而方外少，心頗缺然。方坳塘觀察過訪山中，談及禪僧智朗，號漁陸，上元人，性至孝，母歿出家，住持理安。歸省母墓云：「風木驚心二十年，偷生只爲學金仙。誰知杖錫歸來日，荒草叢中化紙錢。」蓬髻荆釵布裙，夕陽影裡淚紛紛。趨前欲訊重泉恨，吹過西風一片雲。」改葬云：「別後匆匆掩一棺，多年淺土忍重看？故衣斷線痕猶在，靜樹搖風骨已寒。西崦可憐通夜夢，南陔空說潔晨餐。慈恩欲報終難報，徒向平原意少安。」又，泰州光寺僧西林有句云：「黃花野徑僧歸寺，紅樹村莊人倚樓。」亦有畫意。

吾鄉金秀才，靦眼旁青色，自號青眼山人，幕遊金陵，執贄隨園，揚漢印百方而去。詩古峭可喜。西塞山云：『志和揮手去，冷落少微星。蓑笠高風遠，魚龍夜氣腥。江雲走虛白，石壁斷空青。獨有金湖月，年年照翠屏。』江浪餘生歌贈萬別駕云：『海莊別駕量如海，生死關頭氣不改。颺風促浪高百尺，別駕氣穩如鼎鼐。風狂浪急舡不支，舵工水師無所爲。排風挾浪未頃刻，磅礮一聲桅下垂。從人狂叫齊涕泣，船尾向天如壁立。別駕遲徊步慢移，顧謂諸君莫惶急。以手指浪浪即摧，江上風迴水倒開。斯須江水幾及膝，艇子恍從天上來。嗟哉海莊性篤厚，先喚從人上岸走。筭輿無恙亦相隨，有如嫂溺能援手。回眸獨剩檣梢動，片舫低昂浪輕送。歸來歌嘯月滿樓，蛟龍影滅秋江空。』他如郊外云：『宿雲平接地，新漲遠浮天。』畫鷹云：『風邊秋影靜，堂下鳥聲空。』夜坐云：『花影一庭蟲四壁，江聲千里月三更。』春冷云：『鳥聲着意試空谷，雲影有心低漢江。』皆妙。

番人最重銅鼓，即剝蝕而聲磴磴者，可易牛千頭。相傳爲諸葛亮征蠻所鑄。不知後漢書馬援傳已載之矣。余丙辰至粵，金中丞得鼓二面，命余作賦，大加稱賞，即命刻廣西志書中。甲辰歲，余重遊桂林，閱省志藝文一門，國朝首載此賦。且驚且感，題一絕云：『五十年前銅鼓賦，自家披覽自家憐。不圖灘水』

崇文目，竟冠熙朝第一篇。」

三九

劉揆字文白，湖北沔陽州人。少穎悟，過目成誦。比長，剛正不阿。能驅鬼怪，有某氏女爲怪所迷，自稱丁相公。劉訪知是野廟木偶，執而枷之，怪遂絕。詩亦清老。錄其新堤云：「鼓柁晨光裡，灣環一港通。林鳩猶喚雨，橋燕欲凌風。帆影江烟外，人家水氣中。誰憐穰李樹，如雪吐晴空。」他如：過白湖云：「微波不動處，新月自然生。」詠月云：「宿樹鴉聲定，侵窗花影移。」俱妙。

四〇

余今歲約女弟子綺蘭同遊西湖。余須看過梅花方出行，而綺蘭約女伴先往；及余到湖樓，則已先一日歸矣。見壁上題詩，咏秋燈云：「獨坐影爲伴，閒窻對短檠。照人雖冷淡，觀我自分明。焰小知風急，寒光避月盈。欲挑還住手，無語聽殘更。」秋扇云：「暑消新雨後，人因晚涼天。」余愛其清妙，即手錄以歸。

四一

方藕堂維翰與程魚門因詩交好，遂結婚姻。後藕堂補官杭州，年四十無子。其夫人爲置一妾，而藕堂于役吳興，竟未知也。歸後驚喜，賦詩謝內云：「中年華髮漸成絲，羞對紅妝入繡帷。冀我免爲今伯道，知

君曾讀古螽斯。剛逢燈月交輝夜，乍見衾裯與抱時。良願早符燕姑夢，春蘭花發正盈墀。』又，芍藥云：『豐臺十里春如夢，風軟沙平感舊遊。悔自南來消息斷，一年春盡一回頭。』

#### 四二

武臣能文，皆太平盛事。『公侯干城』，見于周南；『卻覈悅禮樂而敦詩書』，見于左傳。余遊貴池齊山，見壁上鑄岳武穆詩云：『年來塵土滿征衣，偶得閒吟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盡，馬蹄催趁月明歸。』想見名臣落筆，自然超妙，不止曹景宗之能諧競病也。近余又得二人焉：鎮江都統陽公儉齊齊，登北固山用唐人孫魴韻云：『古屋倚蒼冥，岩巖聳地形。波連湘浦闊，山抱潤城青。遠樹迷江驛，寒烟淡晚汀。故人不可見，嵐翠滿空庭。』咏敝裘云：『自是一腔春意滿，故教兩袖盡開花。』可稱趣絕。松江提督陳公樹齋大用閱兵皖江登大觀亭云：『浩浩長江天際橫，地連吳楚一波平。蒼茫草樹迷遙浦，歷落帆檣趁晚征。斜日墮城千堞迥，漁燈點水亂星生。不知多少英雄事，都付潮聲徹夜鳴。』寄懷程也園云：『今宵夜氣劇清寒，底事逡巡欲睡難。明月滿庭花樹靜，料應詞客也憑欄。』兩公位登極品，而風貌秀整，謙若書生，皆蒙其先來見訪。毛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斯之謂歟？

#### 四三

余年十八，受知于浙督程公，元章，送入萬松書院肄業。離家二十里，夜不能歸，輒借榻湖州沈謙之、永之

寓所。後永之同舉戊午鄉榜，官至糧道，晚年結兒女姻親。而謙之以一孝廉，中年捐館，深可悲也！今春，其子東橋寄竹翠溪堂詩集來，讀之，想見當年警歎。即席贈嚴崧瞻進士云：『萍浮梗泛得相親，酒賦琴歌不厭頻。君莫傷時悲不遇，世間多少布衣人。』鈞臺云：『王氣終應在茂陵，菟肩麥飯記飄零。故交貧賤如相忘，帝座何由犯客星。』二詩皆有寄托，足以風世。又，謝僧餉茶云：『幽絕精藍莫記名，到門惟有老僧迎。烹茶不是在山水，那得一杯如許清。』五言，如：『雕隨遠山沒，帆帶夕陽飛。』離情花落後，春病雨聲中。『水闊疑無岸，雲昏不辨山。』皆佳句也。東橋，名鼎生。

#### 四四

東橋設帳永之家，教其幼女全寶——即許配阿遲者——年才十五，娟好閒靜，即已能詩。寄姪女音保云：『與君分手忽經年，長自關心望日邊。幾欲寄書魚雁少，今朝纔得劈雲箋。』『淨几明窗喜不支，曾同硯席日親師。而今遠隔三千里，憶否春風並坐時。』即事云：『首夏天光照眼明，綠楊芳草雨初晴。清陰繞逕渾如畫，閒面窻前聽鳥聲。』嘻！三首一氣卷舒，阿遲與之同年，尙不能作一韻語。豈吾家詩事，將來不傳于兒，要傳兒婦耶？

#### 四五

壬子三月，余與吳門陳斗泉秀才，同遊天台。斗泉與余步月云：『作合在山水，南橋風景清。灘聲乳人

語，岩月隱江城。共有烟霞癖，誰憐羈旅情？來朝理筇屐，華頂撥雲行。」又，雜咏云：「一徑紆回渡翠厓，杳無人跡落蒼苔。白雲抹斷丹臺路，知是前峰雨欲來。」斗泉善畫，雅得二王神韻，故詩中亦含畫意。

#### 四六

余每下蘇、杭，必採詩歸，以壯行色，性之所就，老而愈篤。近有聞風而來，且受業者。蔣莘，字于野，年纔十九，遊古寺云：「山外野僧家，孤龕半落霞。磬聲流樹杪，鈴語繞簷牙。波靜魚遊鏡，香消佛散花。我來無別事，應許問楞伽。」山行云：「村古藤爲瓦，溪幽樹作橋。」佛手云：「天下援非易，楊枝洒未忘。有心擊法界，彈指過秋光。」表忠觀云：「鐵券已分唐土地，璽書曾奉宋春秋。」皆妙。其弟名蔚，字起霞，年纔十六，落梅曲云：「一樹幽花世外姿，依依水淺月斜時。無端玉骨飄零甚，不怨東風恰怨誰。」神山昨夢夜逡巡，花底聞吹紫玉聲。三叩素扉人不見，滿庭殘雪落無聲。」咏王半山云：「竟使紅羊成小劫，幾同白馬害羣賢。」偶成云：「細雨一簾飛燕子，春寒幾日又花朝。」兩昆季皆未易才也。起霞愛趙雲松詩，題七古一章，奇橫譎詭，惜篇長，不能備錄；爲錄稿寄與雲松。

#### 四七

吳門戈小蓮階，吾家姪婿也。詩筆清矯。天平山云：「不辨翠微色，蒼茫夕照濃。澗喧爭一水，寺近鎖千峰。烟隔雲間月，聲傳花外鐘。遊人歸去後，只有白雲封。」無題云：「可奈相逢處，翻生落漠愁。人前



渾不語，留意在雙眸。』綉毬云：『團團微雨濕，片片春風冷。蝴蝶窗外來，飄搖亂花影。』

四八

少年之詩，往往有句無篇，能通體完密者最少。京口左墉，字蘭城，年纔弱冠，而風格清穩。舟過無錫云：『梁溪山色好，向晚放舟行。名酒分泉味，吳歌雜橈聲。人家多近水，楊柳半遮城。遙見斜陽裡，長堤一綫平。』湖樓云：『夜靜披衣坐，湖光浸滿身。遠山微有月，近岸寂無人。舟小漁成市，村孤樹作隣。碧天涼似水，鐘鼓報清晨。』秦淮云：『客中無酒醉花朝，騎馬閒行過板橋。蝶影亂飛芳草路，歌聲爭送白門潮。重尋舊院人何在，空對斜陽恨未消。惟有春來堤上柳，年年烟雨換長條。』通首音節清蒼。

四九

徐心梅秀才備經住洞庭西山。辛丑，余遊石公飄渺二峰，宿其家凡七日。徐手錄隨園詩成帙。己雖不多作，而落筆甚超。題一輪上人禪定圖云：『我來看薔薇，高僧正清課。相對寂無言，相看惟對坐。不見天花飛，但見金輪墮。月出三生來，鐘殘一世過。即此是禪機，如來不說破。』

五〇

虞山陳叶宮聲和，少年才思艷發，余嘗謂可與楊蓉裳抗手。惜年未三十，兩耳不聰，想亦學力苦思之故

耶。賀沈芷生頌解云：『沈郎才調領羣仙，手種秋香到月邊。未必重來無我分，已將此着讓君先。榜頭喜得眞名士，吳下喧傳最少年。莫到旗亭夸畫壁，霓裳留奏大羅天。』沈善歌，故調之。開景秋浦詩云：『知否相思不暫停，兩番詩句重叮嚀。苦無人寄封仍在，還想君歸讀與聽。』二詩，可謂不着一字，自得風流。佳句、如：『長干塔云：『人影長空落，風聲絕頂驕。』送弟就婚黃平云：『遠遊憐汝小，出贅苦家貧。』韓侯釣臺云：『王楚王齊無寸土，微時翻有釣魚臺。』』

## 五一

余過太倉，秋帆尙書之從子曉山孝廉裕曾苦留小住，至藏匿行李，不許上船。甚矣！主人之尊賢禮士，綽有家風也。示我春詞四首，云：『細雨空庭長綠苔，梅花零落杏花開。叮嚀侍女逢春社，高捲珠簾待燕來。』春光淡蕩愛新晴，高樹鶯啼曉夢驚。紅日滿窗人未起，隔牆風送賣花聲。』自把雙眉桂葉描，曉妝成後最無聊。春來女伴多相問，繡閣新添綫幾條。』滿目山川似畫屏，綠楊芳草水邊亭。花時獨愛薰香坐，懶逐隣姬去踏青。』

## 五二

近日閨秀能詩者，往往嫁無佳耦，有天壤王郎之嘆。惟吾鄉吳小谷明府之女柔之，適秋小同居士，紹興潘石舟刺史之女素心，適汪潤之解元；皆彼此唱和，如笙磬之調。小同幕游在外，吳寄云：『伊人踪跡又

天涯，小別無端感歲華。千里迢遙此寒夜，一般清瘦共梅花。孤桐入爨聲難辨，美玉求沽願久賒。不爲封侯緣底事，紀游詩卷向誰誇。」小同答之，有「幾行新句機中錦，一瓣幽香雪後花」之句。潘寄外云：「瘦影新痕楊柳枝，杏花十里送春時。須知吟咏無閒筆，那向妝臺更畫眉。」哭姊云：「采筆長辭咏絮人，硯池妝閣久生塵。瑤階明月空如水，更有何人立滿身？」俱一時傳誦。

五三

吾鄉詩多浙派，專趨宋人生僻一路，惟小同以明七子風格救之。溫州感舊云：「十載曾游地，三秋悵別時。鄰生仍入幕，謝客舊題詩。潮落沙痕在，舟輕塔影移。霜華今夜白，偏惹鬢邊絲。」

五四

余過山陰，宿徐小汀隱籬家七日。小汀，乃貴州方伯紫亭同年之子也。抄詩見示。錄其陪劉石帆昆季西園雅集云：「名園高會啓卮厨，詩興還隨酒興俱。人雅不關居有竹，鳥鳴疑喚客提壺。分爭旗鼓憑三雅，領袖詞壇有二蘇。惆悵柴桑陶處士，秋風匹馬獨馳驅。」其他佳句，如：「萬山迎暮靄，一雁下斜陽。」「杏花欲破春將半，竹影初圓月正中。」但使故人長聚首，不妨十日石尤風。」皆可愛也。其友人施漢一畝亦耽吟咏，蔣心餘弟子也。在僧院懷蔣云：「雲烟飄忽此生浮，去住無端我欲愁。鎮日蕭蕭僧院雨，輕風瑟瑟竹床秋。射師示的弓猶在，戰馬聞鉦旆未收。三十年來生老病，不堪回首識荊州。」五言佳句，

如：『月明孤棹遠，波動小橋移。』『驚電招雷至，殘更帶雨移。』七言、如：『殘照有餘留水面，淡烟無際到山腰。』

### 五五

沈石田畫蠶一筐，題云：『題詩勸爾多餐葉，二月吳氓要賣絲。』徐文長畫葡萄，題云：『滿腹珠璣無處賣，閒拋閒擲亂籐中。』

### 五六

余編詩話，爲助刻資者，畢弇山尚書、孫稻田慰祖司馬也。畢公詩，採錄甚多；而孫君不幸早卒。余向其家昆仲搜得遺稿二卷。歲暮感懷云：『雪積千重鎖翠霞，寒宵戢影悵搏沙。雲中怕聽回峰雁，風裡驚聞過市車。慣趁慵身勤刻草，強扶凍足去尋花。捲簾小閣熏香坐，更向晴窗晒畫叉。』杏花云：『十里輕紅罨畫樓，柳絲牽雨作春愁。催花一片東風起，村裡人歸壓滿頭。』調寄意難忘贈人云：『日暮雲遮，聽聲聲孤雁，點點棲雅。添香燒秘辭，拈韻鬪尖叉。風蕭索，月橫斜。臨別轉含嗟。憶舊游不如歸去，我亦久離家。湘江未許乘槎。漫挑燈夜坐，同話桑麻。輕盈低竹葉，屈曲小梅花。三盞酒，一盃茶。這清味堪夸。恨殺了片帆早掛，腸斷天涯。』

五七

華亭吳鈞詩云：『簾梢橘刺冒烟鬢，芍藥捎裙露未乾。昨夜剪刀尋不着，曉來橫在竹欄杆。』思致幽雋，于艷體中，獨闢一境。吳蓋吳松四布衣之一也。

五八

汪研香司馬攝上海縣篆，臨去，同官餞別江滸，村童以馬攔頭獻。某守備賦詩云：『欲識黎民攀戀意，村童爭獻馬攔頭。』『馬攔頭』者，野菜名，京師所謂『十家香』也。用之贈行篇，便爾有情。

五九

余蕭客咏病馬云：『旋毛腹下一千里，死骨人間五百金。』汪墨莊咏老馬云：『末路料難逢伯樂，壯心猶想出邯鄲。』

六〇

詩寫雛姬情態易，寫雛伶情態難。吳玉松進士客河南學使幕，席上贈顧伶云：『舞隊大垂手，歌曹小比肩。問年羞不語，笑指十三絃。』吳苑折垂楊，驅車向大梁。恐傷孤客意，只道不思鄉。讀之，覺是兒

可愛。

六一

『白水遙連郭，青山直到門。』長壘山人詩也。『野水白連郭，亂山青到門。』王子乘詩也。二詩各臻其妙。然觀楊誠齋『江欲浮天去，山疑渡水來。』則又瞠乎後矣。

六二

虞山蔣文恪公入相後，門生滿天下。而從前官至學士，尙未持文衡也。己未，初次分房，得予與裘文達公。故嘗向公戲引南漢劉鋹語云：『若聚飲同門，枚當執挺，爲門生之長。』公爲莞然。公家子弟多貴顯，無以詩名者。今年過常熟，見公孫旭亭居士，詩才侷傷。錄其閨怨云：『花朝又屆好良時，病骨蕭疎強自支。鸚鵡不知人去後，窻前猶自背郎詩。』獸火金盆仔細添，繽紛瑞雪壓斜檐。江梅又送春消息，只管沉沉下繡簾。』佳句，如：『風透疎牕燈易盡，涼生薄被腳先知。』『銀漢遠涵秋水淡，小樓斜受夕陽多。』俱妙。

六三

蔣子野辟初夏云：『小山如畫仿眉青，已潤莓苔雨乍晴。滿戶風來潮未退，卷簾飛入兩蜻蜓。』咏殘柳云：

『無物可爲長壽客，多情難作後凋身。』陳春華暉見贈云：『花無可戀香難捨，書有何讐校不休？』余謂校讐二字，能如此分開用，可稱妙手。又，咏春信云：『天上若無雙鯉至，人間那有萬花知。』亦善做信字。與蔣生皆少年，詩筆如此，他時何可限量。

六四

心梅又有秋山一首，云：『秋山靜自古，空翠滿衣裳。矯首看雲岫，支筇過草堂。風清松子落，水動藕花香。中有岩阿樂，欲言意已忘。』田家云：『今年春雨足，歡聲動茅屋。新婦助插秧，小兒拾桑落。烏鬼船頭忙，團桑籬下綠。』老翁沽酒猶未來，門前野花笑自開。』俱有王、孟逸趣。

六五

宋軼才中丞爲丁巳翰林前輩，在京中，與予比隣而居，兩家眷屬往返，如烟姪然。後內遷少司農而卒。其公子思仁、思敬，俱與予交好。今年在蘇，有持其女孫詩來者，讀之清妙。焚香云：『一剪清香午夜焚，都梁迷迭靜中分。爲憐紫玉成烟去，約住簾鉤護篆雲。』佳句，如：『綠濃新雨後，紅墮晚風初。』『風聲到樹葉初墮，月色窺牕漏正長。』皆可愛。女名靜娟，字守一，好觀史鑑，住蘇州平橋。

六六

陽儉齋先生詩，已採入詩話矣。近又見麗川中丞贈陽一律，奇偉可愛。非中丞不能作，非陽公不能當也。詩云：『玉關雙啓動風雷，儒將新從瀚海回。座上舉杯軍令肅，馬前得句陣雲開。劍留回紇人烟外，筆帶單于地影來。公駐回部多紀其事，移節江南春正好，太平風景供詩才。』

## 六七

青陽兩詩弟子：一陳蔚，一沈正侯也。二人有五絕句，皆天籟而不自知其佳。余爲表而出之。陳春閨云：『春來花滿枝，春去花散飛。幾度花開落，栽花人未歸。』沈村晚即事云：『身安萬事閒，日落一村靜。攜兒向月明，壁上看人影。』皆絕妙天籟，非粗心者所知。

## 六八

方明府於禮從京師來，說高麗國史臣朴齊家以重價購小倉山房集及劉霞裳詩，竟不可得，怏怏而去。亡何，金曉香秀才來，又說此事，與前年方公離翰所云相同；但使者姓名不同耳。余按：史稱新羅國請馮定撰黑水碑，吐谷渾有溫子昇文集。外夷慕化，往往有之；況高麗原有箕子之餘風乎？霞裳聞之，喜，賦詩曰：『劉那何幸侍歐公？姓氏居然海外通。蟬附高枝聲易遠，鶯初調舌語難工。毛萇詩自傳門下，闕澤名疑在月中。多謝蠻姬能識曲，弓衣繡勝碧紗籠。』





##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 一

如臯汪楚白之子爲霖，字春田，家故富饒，而性愛風雅。作部郎時，曾隨駕射箭，得中二枝，上喜，賜以花翎。出守思恩府。平生喜讀余詩，有「先生宗白我推袁，萬古心香共此源」之句。登獨秀峯云：「拔地超天起一峯，當空高插碧芙蓉。絕無依倚成孤立，細繹磨厓識舊封。躡級數登三百六，羣山遙列幾千重。我來頂上憑欄望，萬戶炊烟暮靄濃。」遊棲霞云：「乘興尋秋日日來，提壺攜硯上高臺。有官到底難捐俗，畢竟斜陽嗚道回。」厭雨云：「竟同惡客驅還至，却共閒愁滅復生。」

### 二

庚辰，余就醫薛生白家，遇趙君會益，談論甚洽，忽忽三十餘年。今年，趙官湖北，忽寄詩來，且云，故是尹文端公弟子。尹三公子秉臬楚南時，曾寄詩云：「相國江南開府日，栽培桃李卅餘年。祇今老去叨三釜，敢忘文成割半氈。廉使愛才垂下問，書生薄命負前緣。囊中一卷風簷草，手澤于今尙宛然。」其詩

一氣呵成，允推老手。其他佳句，如：『小閣飛花春欲去，幼時熟境夢常來。』『茅掀屋角添虛白，土缺墻頭見遠青。』皆妙。

三

何蘭庭、張香岩同余遊天台。何有句云：『燈前笑向妻孥別，遇着桃花便不歸。』張在斑竹贈妓云：『勸莫向天台去，恐被桃花留住君。』香岩之兄月樓，寄弟云：『故園亦有桃千樹，莫戀天台久不回。』三人共用桃花事，而皆有風趣。狄小同亦有句云：『天台山下征人路，不爲求仙也再來。』

四

錢林，字曇如，吾鄉瓊沙先生之幼女也，年未及笄。偶成云：『獨坐西牕下，蕭蕭雨不成。芭蕉三兩葉，多半作秋聲。』落花云：『覓路乍迷三里霧，含情如怨五更風。』皆佳句也。曇如生時，家中夢有嚴大將軍來，及墜地，娟好妍靜，兆乃大奇。其五兄名枚者，戊申孝廉，生于鎮江觀察署中。是日，適余到署，觀察即以我名賜之，長有父風。題孟廟云：『揚墨風交煽，儀秦辨復騰。斯文天未喪，夫子道相承。浩氣中能養，微言絕更興。齊梁無地主，周孔有雲仍。功業尊同禹，經綸小試滕。介應班柳下，醇目過蘭陵。七國知矜式，千秋肅豆登。秩宗昭祀典，廟貌仰觚稜。畫壁前朝古，豐碑歷代增。巖巖泰山色，相對各峻嶒。』又，無題云：『蕩漾愁心已倦排，明明月又入空齋。寄將眼淚惟清簟，付與針箱有舊釵。腸到九

迴偏未斷，人難再得始爲佳。無端十一年間事，次第隨風入酒懷。」

## 五

吳興幼女嚴靜，甫九齡，善書，兼工墨竹。莆田吳荔娘題云：「繡閣遙鄰墨妙亭，開簾煤麝動芳馨。晴牕書破洪兒紙，誰識金鑿末十齡。」琅玕嫋嫋影縱橫，千尺寒梢一筆成。我看丹青先比較，此君風韻却輸卿。」賦茗才華總角年，揮毫風致自翩翩。他時理棹茗溪上，好結香閨翰墨緣。」荔娘，年亦十有四。

## 六

余中年以後，遇妓席無歡，人疑遁入理學，而不知看花當意之難也。偶讀祝芷塘一絕，爲之莞然。詞云：「自笑眉愁遞酒波，厭厭長夜奈卿何。摩登伽自無神咒，不是阿難定力多。」

## 七

柳依依者，崑仙也。自言維揚女子，歸方氏，年才十八，遇亂被虜，絕水漿七日，誓死全貞，竟得脫免。書黃金縷一闋云：「身裹絮棉難着枕，淡月補牕，亂寫飛花影。莫怪青春歸步緊，枝頭杜宇聲聲請。」又書一絕云：「歸去虛空踏月行，五銖衣重白雲輕。自從飲得銀河水，吐向毫端一色清。」

八

張若瀛詩，好遊戲。咏眼鏡云：「終日耳邊拉短絳，何時鼻上卸長枷。」聞者皆笑。贈兄竹杖云：「珍重提攜竹一枝，枯筇也有化龍時。須知手足關心切，不待顛危始助持。」恰有意義。眼鏡結句云：「天涯莫道無同調，磨麵驢兒是一家。」

九

眞州方又暉春詞云：「鬢含蟬翼影依微，酒暈紅潮落翠衣。妬殺梁間新燕子，向人只管學雙飛。」又暉少時絕美，今鬢髮矣，以所懼讓人云：「老大啼春眞強舌，甘將喬木讓新鶯。」

一〇

湘潭張紫峴九歲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樓作歌，人呼太白後身。中有數聯云：「乾坤浩蕩日月白，中有斯人容不得。空攜駿馬五花裘，調笑風塵二千石。自從大雅久沉淪，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殺人。」果有青蓮風味。將發蓼城寄蔡芷衫云：「寒雲隨落葉，渺渺上征衣。淮水正東下，離鴻猶北飛。逢人得消息，入夢見依稀。尺素聊憑寄，梁園亦倦歸。」吊西征戰士云：「裹來馬革心原壯，熏作檀香骨未枯。昨夜魂隨驃騎出，過河還殺五單于。」

一一

陳豹章有別業在廬江，曰小礫山莊。依山結屋，吟嘯其中，作一聯云：『王伯輿終當爲情死，孟東野始以其詩鳴。』山莊云：『薤草誅茅鳳嶺東，幾灣流水小橋通。慈菇葉潤簷牙雨，粳稻花香屋角風。不斷情根連理木，暫羈行脚寄居蟲。比鄰晨夕時相過，桑柘陰間載酒筒。』

一二

將軍魁林，提兵塞外，別其兄傅公云：『君去松林莫回首，夕陽天外有孤鴻。』同年成城謫戍塞外，寄詩家人云：『令威縱有歸來日，只恐人民半已非。』讀者皆爲愴然。

一三

山東道上：妓女最多，佳者絕少；過客題詩壁上者亦多，佳者亦少。獨有無名氏末二句云：『最是低眉可憐處，在山泉水本來清。』用心慈厚，深得風人意旨。

一四

前朝山陰祁忠憫公隱佳，少年美姿容，夫人亦有國色，一時稱爲金童玉女。後殉國難，赴池而死。余遊

萬山，爲公讀書之地，遺像猶存。園中竹上或題詩云：「孤忠願逐水波清，聞說降幡墜石城。龍種已潛寧惜死，豸冠端坐儼如生。一拳石聳含雲氣，四負堂開照月明。今日豐碑傍古岸，苔斑猶似舊縱橫。」末書嶽峰二字，不知何人所作。旁又有無名氏在竹上刻三字云：「此人通。」

一五

壬子三月，余游石梁上方廣寺，壁上有詩云：「萬山圍處泉聲急，竹樹森森碧漢齊。兩寺雲分峰上下，一橋水并澗東西。潭深白日雷霆起，秋老蒼松鶴鶴棲。欲向洞天尋舊迹，未離塵網路多迷。」又五古一首，太長不能備錄，摘其尤佳者，如：「人從澗底行，步步踏泉脉。岩同狻猊蹲，怒欲攫人食。幸憑腰脚健，渾忘衣履濕。雖非深冬時，髣髴飛殘雪。」末署「沃洲外史陸以誠題」。余歸後訪之，方知新昌教官也。悔過新昌，竟未一訪。

一六

有醫者扇上畫李鐵拐，求劉霞裳題。劉調之曰：「星冠霞佩踏雲行，足跛猶嫌路不平。修到神仙無妙藥，世間何處覓醫生？」

一七

同年徐正亭方伯荊州懷古云：「英雄爭戰幾時休，巨鎮天開楚上游。月夜與誰遊赤壁，江山從古重荊州。帆檣影帶巫陽雨，草樹聲含鄂渚愁。憑弔興亡已陳迹，嚴城畫角動人愁。」此詩，通首雄偉，而選越風者，改第四句爲「伯圖何處問孫劉」，是點金成鐵矣。余嘗謂：一切詩文，總須字立紙上，不可字臥紙上。人活則立，人死則臥；用筆亦然。徐之原句是立，改句是臥；識者辨之。

一八

青陽吳文簡公名驥，字七雲。錫老堂詩集，半多應制之作。其佳者，如：雨花菴云：「黃花應笑客，白髮未還家。」送徐澄齋出使琉球云：「嗣王冊命今三錫，使者才名第一流。」金山云：「海氣籠天橫北固，江濤捲雪走東洋。」

一九

陳明經字露書，文簡公高弟也。五溪云：「幾家帘影人沾月，一路鈴聲馬踏冰。」頗能得其師承。

二〇

子臣弟友，做得到便是聖人；行止坐臥，說得著便是好詩。余嘗過橋下，則船篷便有須臾之黑；上山轉幾個彎，則路便峻。徐說若秀才有句云：「犬吠知逢市，篷陰識過橋。」又云：「但覺路幾曲，不知身漸



高。『只因新水綠，愈覺夕陽紅。』徐阻風燕子磯云：『隔澗歸來踏淺沙，森森古木亂啼鴉。野人問我居何處，笑指孤篷即是家。』劉曾咏雪云：『塔頂松尖消也未，呼童先爲出門看。』皆眼前寔事，而何以人不能道耶？

二一

眞州太常卿施朝幹，字鐵如，與余有世誼。自幼吟詩，熟精文選，于漢魏源流，最爲淹貫。聞曲云：『琵琶絃急對秋清，彈出關山離別情。借問黃河東去水，幾時流盡斷腸聲？』眞唐人高調也。余尤愛其倚枕詩，有『平世受凡才』五字，眞乃包括十七史。試觀三國南北朝人才，略差一籌，立形優拙。何也？用之際，那容濫竽，不比太平時，尸位者多也。又有句云：『山水清音自幽獨，英雄末路即文章。』

二二

姜西溟老而未遇，揆敘送行云：『青衫難作還鄉客，白髮偏欺下第人。』姚啓聖尙書述懷云：『千里波濤孤枕上，萬家饑溺夢魂中。』一悲一壯。

二三

麗川方伯和高青邱梅花詩九首，詩話第二卷中，僅載數聯。今見全璧，爲再錄二首，云：『枝頭何處認輕

痕，霜亦精神雪亦溫。一逕曉風尋舊夢，半林寒月失孤村。吟情欲鏤冰爲句，離恨應敲玉作魂。寄語溪橋橋上客，莫從香裏誤柴門。』點額誰教入漢宮，凍雲合處路難通。臃臃斜照月疑路，瓣瓣擊來雪又空。無夢不隨流水去，有香只在此山中。松間竹外誰知己，地老天荒玉一叢。』謝蘊山觀察種梅詩風調，亦與奇公相埒。詞云：『修得多生到此花，不分山墅與官衙。惜春如命恒支俸，種樹成圍便是家。』香色都空寒徹骨，栽培要厚玉生芽。他年留作甘棠愛，何用詩籠壁上紗。』

## 二四

紅粉能詩者多，青衣能詩者最少。近江寧陳方伯有侍者陳鵬，投詩求見。端午云：『羈遊當令節，隨俗采蘭芽。鑄盡平生錯，飄零何處家。吟看松雨細，醉倚竹風斜。插艾兒時事，而今兩鬢華。』又，『殘蟬過雨急，疎磬度風遲。』亦五言佳句。詢其踪迹，故是舊家子弟。字儀庭，號賓來，武昌人也。

## 二五

金戴羹、聚升昆季，俱有清才。戴羹燕子云：『呢喃似說綠楊晴，雙剪參差拂水輕。銜得海棠花入壘，畫梁紅雨落無聲。』聚升水烟云：『舟向小溪浮，橫空練不收。人喧知近岸，鶻響辨行舟。鳥去棲何處，螢飛入遠流。須臾烟滅後，明鏡一輪秋。』晚起云：『菜市聲喧眠最穩，餅師叫過日將西。小童已報黃梁熟，倦倚藜牀聽鳥啼。』一名忠鼎，一名忠萃。

二六

余幼作無題詩云：『淚珠洗面將毫染，詩句焚灰和酒吞。』胡稚威見而賞之曰：『此少年頗有詩胆。』余自笑二句皆鑿空，首句用李後主事，尙可拉扯；至次句，則全是杜撰矣。不料今年偶翻張泌妝樓記，載：『姚月華女子慕楊達之詩，讀數過，便燒灰和酒吞之，謂之『欸中散』。又，牛應貞女夢裂書而食之，每食一部，則文體一變。』楊巨源序其集曰遺芳。方知用典，竟有無心而暗合者。

二七

鐵冶亭侍郎選長白山詩，皆滿洲已故之人，命余校勘。余摘其句之佳者，如：『國柱伊梨云：『舉頭惟有日，過此便無關。』觀補亭探路行云：『雲氣常隨馬，秋聲半在山。』冥心製道妙，謝客養苔痕。』福增格云：『陰厓春色減，廢寺夕陽多。』伊福訥云：『落葉聚空巷，饑鳥投遠林。』秦音布云：『風定樹猶怒，日高霜尙飛。』鄂文端云：『山果隨風墜，秋花出葉開。』『一杖立斜日，滿園飛落花。』皆妙。

冶亭侍郎，典試江南，先有人抄其兩絕句來，云：『鎮日丹鉛笑未遑，書生習氣總荒唐。文魔字債輪番應，客到時閒客去忙。』『不信烟霞癖已成，閒遊到處結鷗盟。同行盡道山中好，多少山人喜入城。』後冶亭入場，于開門放水菜時，即托監臨以詩幅見寄。佳句，如：『水落魚龍依岸近，天高星斗上船紅。』『秋懸野色明沙背，天縱江聲到石頭。』『愁裏逢春驚老至，中年得女當兒看。』俱妙。

夢謝山侍郎詩亦奇偉，惜多累句。由中年殂謝，未盡其才故也。惟廣武原一首最佳。詞云：「秋高廣武原，日落斷雲奔。天地一龍鬪，風塵千里昏。平沙生朔氣，殘壘駐征魂。撥馬尋遺跡，荒郊戰骨存。」

余與鰲滄來交好，常許寄其曾祖于襄勤公詩來，而至今未到。余于白山詩選中，得其登萬壽閣云：「古寺荒涼草木平，十年人到倍傷情。滿城黃葉飛秋色，虛閣寒濤夾雨聲。賦稅何勞頻仰屋，關山行看會休兵。依然故國音書絕，潦倒風塵白雁橫。」聞笛云：「繚繞飛空短笛聲，高天露下共淒情。愁來江漢人何處，望裏關山月倍明。萬里孤雲隨絕漠，十年羸馬更長征。誰知一曲終宵怨，霜雪無端兩鬢生。」二首皆唐音。

英夢堂相公，生有詩骨，吐屬不同。除夕云：「老趣隨時異，流光過眼非。善忘心轉暇，遲聽語因稀。臘酒催拈管，春燈照掩扉。不干兒輩事，鞍馬六街飛。」出郊云：「隔宵意先樂，今日出郊行。風定有禽語，雪消添雨聲。當春山氣重，入夜客身輕。預擬重來日，垂楊聽早鶯。」

三一

德少司空儼在京師，每見余詩，必加稱許。托張宏勛懷時時致意。因隔內外城，終不得一見。近見其詩，不在夢堂相公之下。劍州道中云：『武連坡下亂烟生，劍閣峰頭夕照明。一鳥不喧寒瀨寂，滿山黃葉馬蹄聲。』琉璃河口占云：『白髮蒼顏老侍臣，又隨豹尾踏芳塵。琉璃河畔穆穆柳，應識三朝扈蹕人。』

三二

余與香岩遊天台，小別湖樓，已一月矣，歸來几上堆滿客中來信，花事都殘。香岩有句云：『案前堆滿新來札，牆角開殘去後花。』又，別西湖云：『看來直似難忘友，想去還多未了詩。』一片性靈，筆能曲達。

三三

詩有寄托便佳。管松年秀才落第咏梳妝云：『聞說梳妝要入時，不嫌傅粉更塗脂。寄聲虢國夫人道，淡掃蛾眉恐不宜。』祝芷塘太史在長安，咏燕云：『野店江村少是非，芹泥春暖試烏衣。如何楚楚紅襟燕，但向雕梁高處飛。』小門生汪□□咏蚊云：『乍停紈扇便成團，隱隱雷聲夜未闌。漫道紗厨涼似水，明中易避暗中難。』

三四

有人抄吳江三女詩來：一、王素芬《蘭》，宮詞云：『寂寞空庭鎖綠苔，長門何日爲君開。淚珠滴地成鹽汁，底事羊車引不來？』宴罷臨春悵落暉，名花無主自芳菲。穿簾怕見尋香蝶，故向愁人作對飛。』袁湘佩《蘭》春閨云：『數竿修竹傍溪栽，零落殘紅帶雨開。正是春愁無奈處，賣花聲過小橋來。』陸蘭垞《素心》即事云：『曲折籬牆傍水開，落紅一雨點蒼苔。芹泥滿地日初暖，燕子一雙花外來。』更有姚棲霞者，幼即能詩，年十七而卒。其父岱摘其詩中『燕剪剪春愁不剪，翻含愁入小牕來』之句，抄存一冊，名曰剪春集。』晚涼云：『影移深樹亂雅啼，目送殘陽漸漸低。江有意流涼月去，雲無心托暮山棲。』寄懷鄰姊云：『秋老江關落木初，登樓凝望渺愁余。遙山雨洗螺痕淡，只恐愁眉更不如。』臨終云：『永夜沉沉更漏遲，無眠起坐強支持。意中多少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浮生修短總虛花，幻迹拚歸夢裏家。試問牕前今夜月，照人還得幾回斜。』他如：黃梅云：『晴還疑雨昏昏過，天亦如人黯黯愁。』皆係不祥之言。

三五

詩有天籟最妙。伊似村偶成云：『嬌兒呼阿爺，樹上捉蝴蝶。老眼看分明，霜粘一黃葉。』陳竹士《山中口占》云：『酌酒松樹陰，醉臥雲深處。人間雲不閒，松邊自來去。』

三六

松江李硯會刻其亡姊一銘心敬及子婦歸懋儀佩珊二人詩，號二餘集，曹劍亭給諫爲之作序。一銘嫁常熟歸氏，早卒；懋儀乃一銘所生，仍歸李氏。集中晚眺云：『垂柳斜陽外，如眉媚態生。因憐雙黛薄，羞對遠山橫。』懋儀贈玉亭四姑子歸云：『聞道雲英下九天，翠蛾新掃倍生妍。定知茂苑無雙士，始配瑤華第一仙。玉鏡曉妝花並笑，金樽夜泛月同圓。徵蘭他日符佳夢，應見雲芝茁玉田。』咏絮清才擬謝家，神爭秋水貌爭花。鷄晨問寢常攜手，雨夜聯詩共品茶。君在瀟湘吟水月，我歸江海玩煙霞。萍踪重聚知何日，回首鄉關感歲華。』夜泊云：『曠野秋清夜寂寥，明星幾點望迢遙。雙輪歷碌纔停響，又向江頭聽暮潮。』送糧艘出海云：『無事量沙成萬斛，但聞挾纜遍三軍。』雄偉絕不似閨閣語。劍亭有女洪珍，咏月中桂云：『萬古此秋色，一天生異香。』亦有奇氣，惜不永年。

三七

余第五女，嫁六合汪氏，家信來云：松江廖織雲女史，汪氏戚也，索余詩話，願來受業。余問其門楣，方知是合肥令廖古檀之女，素以詩畫擅長，嫁馮氏而寡。古檀有鹽香軒詩話，故是風雅門風。以畫冊見貽。題白桃花云：『五更風雨惜穠春，曉起香花爲寫真。雙頰斷紅渾不語，可憐最是息夫人。』杏花云：『社後春將鬧，風吹蕊欲肥。美人簾外立，初試水紅衣。』織雲札來云：其表姊徐磬山莊廉亦工詩畫，愛隨

園詩，有私淑之心。何松江閨秀之多，而老人佛緣之廣耶？

三八

自余作詩話，而四方以詩來求入者，如雲而至。殊不知詩話，非選詩也。選、則詩之佳者，選之而已，詩話必先有話，而後有詩。以詩來者千人萬人，而加話者，惟我一人。搜索枯腸，不太苦耶？松江太守李寧圃先生寄三友人詩來，余以此言復之。而過後擷看，見其佳者，又不能自已。錄張鳳揚夜泊云：「榜聲起欲黃昏，初月微茫漏白痕。小泊夜深燈火暗，一叢林影數家村。」過商州云：「重關已過數峯西，繞盡羊腸踏盡梯。滿耳水聲千澗曲，四圍山色一城低。」李振聲東臯早發云：「宵征鷄未唱，夢醒客猶慵。殘月留高樹，深山隱曙鐘。烟團鴉背重，雪襯馬蹄鬆。漸覺晨光動，郵亭過幾重。」舟中云：「暮烟入城郭，燈火乍依稀。遠水啣天盡，孤雲抱月飛。簾涼知露重，酒醒覺風微。坐待東方白，輕橈破浪歸。」

三九

同年許紅橋廟謂余曰：「余在粵東有句云：『天低冬日猶堪畏，梅早春風不待催。』頗覺真切。」過儀真云：「蘆飛兩岸白，雁叫一天秋。」自謂佳矣。偶見僧玉峯有句云：「蘆花兩岸白，江水一天秋。」自愧不如僧之高渾。』又云：「有友呼僮烹茶，僮酣睡。厲聲喝之，童驚撲地。因得句云：『跌碎夢滿地。』」五字奇險，酷類長吉。』



四〇

京口張石帆工詩，尤善歌詩，每詩成，必拍板高吟，聽者神移。嘗與鮑步江論生平得意詩。鮑以宿焦山對，云：「水光終夜曉，海氣不成秋。」張亦以宿焦山對，云：「烟鳥去無盡，風潮來不知。」

四一

荆溪任綉懷歸者，看紅葉云：「放棹西湖發浩歌，詩情畫意兩如何。莫嫌秋老山容淡，山到秋深紅更多。」結二句，爲老年人吐氣。

四二

端陽水嬉，姑蘇最盛：千舡鱗列，歌吹喧闐，然嬉遊者意不在龍舟也。汪比部秀峯詩云：「煖日烘雲景物新，衣香鬢影漾芳津。少年綺扇篷牕下，不看龍舟只看人。」又，夜午云：「半規明月印牕紗，酒醒鄉思更覺賒。堪笑西風無賴甚，吹人殘夢落誰家。」秀峰，婺州人，生長杭州，家素饒裕，慕顧阿瑛、徐良夫之爲人，愛交名士，少即與吾鄉杭、厲諸公交往。晚刻本朝閩秀詩一百卷。趙雲松贈詩云：「論交及見諸前輩，刻集能傳衆美人。」

### 四三

壬子春，余在西湖，徐謹菴以詩來謁。有佳句云：『燕語只因尋舊壘，鶯啼却爲別春風。』『自能免俗方知樂，總不關心便是仙。』世間亦有閒於我，江上輕雲水上鷗。俱可愛也。又有陳春嘯處明府，誦其『寶石湖樓與明太守夜飲云：』畫樓窈窕鏡波清，良會無多趁晚晴。北海有容天下量，西湖端爲我曹生。梅花香泛杯中酒，楊柳絲牽醉裏情。飲罷不須燒燭照，卷簾春月萬山明。』

### 四四

近得鄂筠亭敏守杭州修禊西湖詩，首唱云：『修禊三春好，風花二月天。黃堂無底事，白髮有諸賢。筆濯西湖水，花搖鷺嶺烟。風光徵往事，不減永和年。』一時作者如雲。四十年來，風流歇絕。今年，余在湖樓，招女弟子七人作詩會。太守明希哲先生保從清波門打槳見訪，與諸女士茶話良久，知是大家閨秀，與公皆有世誼，乃留所坐玻璃畫船，繡褥珠簾，爲羣女遊山之用。而獨自騎馬還衙。少頃，遣人送華筵二席，玉如意七枝，及紙筆香珠等物，分贈香閨爲潤筆。一時紳士艷傳韻事，以爲昔日筠亭太守所未有也。汪解元潤之夫人潘素心賦排律三十韻，其略曰：『欲話天台勝，西湖折簡忙。傳經來繡谷，設帳指山莊。雲母先生座，金釵弟子行。詞宗新染翰，郡伯遠貽筐。白璧光如許，紅裙禮未將。天當桐葉閨，聞四月。人豈竹林狂。來者七人。畫舫玻璃嵌，輕簾翡翠粧。逍遙孤嶼外，容與斷橋旁。送別憑圓月，催

歸帶夕陽。千秋傳韻事，佳話在錢塘。」孫臏使女雲鳳，亦有「羲之虛左推前輩，坡老留船泛夕暉」之句。太守有十二金釵，能琴者名梧桐，能詩者名袖香，最小者名月心。會前一日，皆執贄余門。

#### 四五

潘石舟明府，素心女子之父也，作官有惠政，詩亦清逸。摘其市居云：「人聲春社散，月色夜航開。」鎮遠云：「頭纏白布苗人語，馬踏黃花使者來。」貴陽云：「十五洞蠻依阿畫，八千里路召奢香。」吳山云：「江上風帆湖上酒，總輸高頂坐觀人。」

#### 四六

吳下女子葛秀英，字玉貞，秦澹園鑿之簾室，母夢吞梅花而生，幼時有老尼見而驚曰：「此青元宮道貞女也。」勸其出家，父母不許。及長，適秦秀才，二年而卒，年才十九。秦爲刻其澹雲樓詩。春夜云：「碧羅衫子怯餘寒，花向閒階帶月看。我與嫦娥原約定，不教辜負好闌干。」又有句曰：「人間盡是埋憂地，除却蓬萊莫寄身。」味其詞，其超凡而去，宜也。尤長于詞，咏楊花減字木蘭花云：「柳棉如許，攪碎春魂飄泊去。風約萍開，一半相逢在水涯。漫天飛舞，簾外斜陽黏不住。咏絮無才，孤負東風爲送來。」聽雨桂殿秋云：「衣袂冷，上高樓，繁雲遮斷碧山頭。小牕獨坐聽秋雨，荷葉芭蕉各自愁。」

顏鑑堂滌源有百美新咏圖。邵無恙圖亦有歷代宮闈雜咏圖。皆乞余爲序。余衰老才盡，作散駢兩體文以應之。錄卷中詩之有趣者。總題，則呂燕昭云：「娉婷玉貌是耶非，絕代風姿見亦稀。我欲呼來談往事，春風盡化彩雲飛。」孫方僅云：「天生佳麗盡堪傳，遺臭流芳本較然。漫說貞淫編失次，新臺猶列柏舟前。」分題，則鑑堂題楚蓮香云：「高捲湘簾出艷粧，不關花氣自聞香。蝶蜂也似纏頭客，亂逐游蹤上下狂。」薛瑤英云：「衣着龍綃穩稱身，鳳鸞吟作滿堂春。可知憔悴西秦道，曾有當時握手人。」無恙題啓母云：「候野歡歌謝未遑，八年三過感臺桑。宮闈欲換唐虞局，生得佳兒嗣夏王。」姐已云：「百尺璇臺帝寵新，牝鷄莫漫怨司晨。宮中也愛歌樛木，曾許宜生進美人。」又，咏朱希眞云：「袖中空有生花筆，嘉耦常稀怨耦多。」咏魯仲子云：「倘教掌上文都有，世上應無悞嫁人。」用意皆翻空出新。又，咏齊姜云：「伯業全開一醉中，美人殺妾遣英雄。如何盡逐羸隗返，不見齊姜入晉宮？」余嘗疑晉文不迎齊姜，猶漢高之不封紀信也。恐姜竟先亡，信或無子耶？鑑堂官鹽大使，蓋隱于下位者也。與王甥天津分舟云：「甥舅欣同一葉舟，渭陽往事記悠悠。想因載得離情重，故使分開兩處愁。」山塘驛云：「竹屋夜燈青，山牕秋月白。驛夫多故人，笑認曾來客。」

女弟子金織織病起詩云：「碧梧移影上林扉，西院無人曉日微。病起名香聞不得，花間小立當熏衣。」

四九

芷塘太史携夫人及女公子掃外舅李鶴峯中丞之墓五律，後四句曰：「女小隨娘拜，爺言要汝聞。生前多酌我，莫把酒澆墳。」望雨云：「曉傍霞臆度綺朝，夜牽月幌候清宵。無端聽得蕭蕭響，却是桐花滿院飄。」此二詩，經許多詩流看過，忽而不取。余獨手錄之，取其真而有味。

五〇

洪稚存在史館，得一詩人，必通書相告。今春，盛稱蜀中翰林張船山問陶之才，做青田二鬼詩，作兩生行。送張還蜀云：「一生居坊南，一生住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著手即招。我來時多子來少，馬繫寺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時來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下瞰日月方開眸。朝沽三升暮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尙有身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聊想更奇，酒盡伏舐壚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出門。人來雪裏衣盡白，疑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亦不辭，淚墮黃公酒壚內。君不見，長安莫復輕酒人，酒人腹裏饒經綸。容卿百輩等閒事，爛醉尙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僮欲哭。從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船山答云：「讀君兩生

行，涕笑一時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聽奇鬼爭來攫，懷詩急走心茫然，遠登雲棧如登天。人言彼上即吾上，藏詩可以經千年。莫驚鬼奪詩，我爲公呵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一生和詩嘔出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縮離別。重讀兩生行，如見兩生情。句句若吾語，大痛難爲廣。翩然一躍入杯底，繞地萬人呼不起。雙丁兩陸偏同時，萬古聲名今日始。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呼轟作隆冬雷。忽聞門外征馬語，兩僮泣下紛如雨。馬聲高朗童聲低，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烟，獨坐獨行一萬年。又不見：上帝生平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得。九天費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歧何必吞聲悲。我馬莫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僮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空當詩屋。」

## 五一

閨秀金兌詩，已採入詩話矣。今又寄其母毛仲瑛詩來，風格清老，足見淵源有自。新晴云：「雨歇千林後，晴開二月天。斷霞明極浦，新綠上平田。野水失溪岸，遠山橫暮烟。忽聞高閣外，幾樹已鳴蟬。」又，春深云：「山牕殘夢破，滿樹落花飄。」

五二

余與吳門蔣元葵進士爲己未同年。家業甚富，而中道零落。其子升吉，人尤瀟灑，長於填詞。余到蘇州，必主其家。其第三女猶孩也。後三十年，族姪孫鵬寄其詩來，讀之，不愧謝家風味。落花云：「春夢無憑冷夕陽，萬花飄落最堪傷。馬嵬坡遠空垂淚，金谷樓高柱斷腸。吹去未能忘故態，飛來猶自帶餘香。東皇早去鉛華盡，蜂蝶徒勞過粉牆。」寄蘭如姊云：「水國重陽近，蒼涼院宇空。千林飄落葉，一雁下西風。念遠書難寄，登高目易窮。遙思故園菊，香滿小樓東。」送妹調賣花聲云：「剩得幾多春，十二時辰。滿庭飛絮慘花茵。添陣潺潺簾外雨，深院黃昏。獨坐掩重門，愁倒芳樽，便無離別也銷魂。明日那堪南浦去，又送行人。」

五三

戊戌仲春，西泠女子小卿同妹右卿將之楚，再遇皖江，泊大觀亭下。小卿登亭賦詩，右卿病，不克偕，倚枕而和，錄稿於亭壁，至今十餘年，不知何家閨秀。小卿云：「入楚才逢此壯觀，春雲樹杪見朱欄。空亭啼鳥山花早，古殿無人暮雨寒。正苦浮家弔湘水，那能分淚寄長安。時兄官關中。」小喬況復愁欹枕，每到登臨放眼難。」右卿云：「晚泊蓬萊江上寒，高亭烟樹雨初殘。今朝萬壑雲中見，昨日孤舟天際看。小病支離空悵望，何時風月倚闌干。片帆西去重回首，寄語青山興未闌。」魯星村過而和云：「空亭游覽尋

常事，不意香閨有二難。」

#### 五四

胡小霞者，會稽女子，名雲英，嫁趙連城。夫婦能詩。誠婢云：「寶鴨篆烟消，呼奴理茶具。泥飲人未歸，陣陣紗牕雨。」二十字中，深情無限。歿後，趙郎仿元相雜憶詩云：「孤燈破壁照黃昏，白雨瀟瀟擾夢魂。憶得夜深同倚檻，花梢一捻尙留痕。」

#### 五五

余少時游吳山，見道士才八九歲，踞案上，與五六十翁下棋，輒勝。心怪而問之。或曰：「此天生次國手也。」姓錢，名選，字仲舉。此後，余官京師，與道士別六十餘年矣。今年游吳山，道士亦白髮蒼蒼，出詩見示。寄張處士云：「聞說先生負郭居，小橋曲港路何如。稻花蟹大客常滿，竹葉酒香詩有餘。九月中秋水落，三年海上雁聲疎。知君自是神仙裔，何日來看玉局書。」有陳道士名眞謙者，來訪之，贈句云：「花影不愁雙履破，江光都被一窗收。」咏棋云：「始交猶兩立，既接不俱生。」余謂此二道人俱善弈，又工詩，亦奇。

#### 五六



西泠詩會，有女弟子某，國色也。香岩必欲見之，着家奴衣，隨余轎步往。值其病，廢然而返。後信來，招我談詩，香岩喜，仍易服跟轎冒大雨走五里許，值其家座上有識香岩者，香岩望見大驚奔還，衣服盡濕，身陷坎窞。乃賦詩自嘲云：「聽說凌波有洛神，思量靚面喚眞眞。誰知兩次成虛往，始信三生少夙因。紅粉得知應笑我，青衣着盡不如人。襄王那有陽臺夢，空惹巫山雨一身。」

五七

余丙辰入都，猶及見中州少司農呂公耀，長髯鶴立，望而知爲正人。後五十餘年，公會孫仲篤來宰上元，未幾，其叔樹村亦從介休來，與余交好。已採其詩入詩話矣。近又得仲篤登金山云：「山自中央出，江從萬里來。秋生揚子渡，人上妙高臺。鏡甕潮聲落，金陵霽色開。中泠泉莫辨，汲取試螺杯。」泛舟城南云：「野水蒹葭外，飄然一泛舟。波光凌日動，人影帶烟流。自得莊周意，能消宋玉愁。快談忘夜短，長嘯入高秋。」二首，皆不落宋元以後。其他佳句，如：和樹村云：「三徑已荒虛北望，片帆無恙喜南來。」寓齋即事云：「汾水南來能到海，華山西去欲齊天。」仲篤，名燕昭。

五八

恩怨二字，聖人不諱。故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是怨未嘗不報也。漢蓋勳怨蘇正和，後蘇受誣，勳

救之，蘇因此來謝，勳拒不見，曰：「我爲國家，非爲君也。」怨之如故。使正和有賞殺之罪，勳必殺之。不然，如蘇模稜劉仁軌，匿怨沽名，豈正人哉！偶讀奇麗川方伯題盧湘慙美人寶劍圖一絕，不覺心花怒開。詩云：「美人如玉劍如虹，平等相看理亦同。筆上眉痕刀上血，用來不錯是英雄。」

## 五九

凡地必須親歷，方知書史之訛。相傳：禹王岫嶼碑在衡嶽者爲真。余甲辰十月，親至衡山之巔，見山有粗石一塊，長四尺許，篆刻此文，並非碑也；且有斧鑿新痕，轉不如山下李邕所書嶽麓寺碑之古。李碑雖斷，背有邕跋語百餘字，如「庭前無訟，堂上有琴」之句，極古雅。被明人以醜劣行書，鑿鐫其上，殊可惡也！相傳：江西南昌城隍廟有吳王孫權銅鼎。余親至鼎下觀之，乃後五代楊氏太和年間所鑄，記姓名而已。字陽文歪斜，非孫權所鑄。廣輿記載：廣西桂林府開元寺有褚遂良金剛經碑。余到寺相尋，僅存焦土，中屹然一碑，乃後五代楚王馬殷之弟馬賓所書，非褚公也。字小楷，亦不甚工。又載：天台石梁長數十丈，人不能過。余往觀，石梁長不滿三丈，濶二尺，厚二丈有餘，山頂瀑布三條，衝梁而下。初行者或未免目眩；山僧及輿夫過往如飛。橋尾有前明鄭妃小銅殿一座，高不滿七尺，平平無奇。石上鐫云：「冰雪三千丈，風雷十二時。」二語殊切。少陵詩稱：「若耶溪，雲門寺，布鞞青鞋從此始。」似是一大名勝。壬子三月，余慕而往遊，山在平地，數峰高丈許，溪流不及鏡湖。深悔爲少陵詩所誤。蓋少陵亦係耳聞，並未親到也。

六〇

和韻詩，有因難而見巧者。張止原居士在蘇州作白桃花詩，第八句用「今」字韻。一時和者數十人，押「今」字無一佳者，余亦知難而退。不料劉震寰和云：「劉郎去後情懷減，不肯紅粧直到今。」余誇爲獨絕。使作者不姓劉，亦妙；而況其姓劉乎？使不押「今」字，恐反無此巧妙也。顧伴繁孝廉澍有句云：「化去蝶魂終帶粉，重來人面竟消紅。」亦妙。

六一

沈謙之在蔣樹存先生家文燕，坐客王虛舟、杜雪川、沈輪翁、徐葆光等共七人。沈有句云：「松老固應三徑在，竹深只合七賢來。」申笏山在都中，立春後三日，與胡稚威、周元木、姚念茲等共十人小集。申有句云：「春風簾外剛三日，舊雨樽前恰十人。」

六二

金陵有二詩人，一蔡芷衫、阮溍，一燕山南以筠。蔡專主風格渾古，燕專尙心思雕刻；兩家不可偏廢也。余偶作消夏十二題，和者甚多，而讀山南詩，爲之叫絕。補竹云：「小樓西畔曲欄東，新舊琅玕補幾叢。天向墻頭加倍綠，日從牕上不教紅。有林便入眞高士，乍到還歛是醉翁。畢竟心空能解事，進門先帶一身

風。」采蓮云：「兒女也知香解暑，不爭蓮子只爭花。」辭客云：「就是嫦娥亂不去，囑他來也要黃昏。」能句不脫消夏二字，如此構思，李長吉真欲嘔出心頭血矣。

一時同作者：曹言路辭客云：「非關隱者逃名久，惟恐郎官帶熱來。」把釣云：「胸無得失渾忘我，影有浮沉一任他。」曝書云：「恰羨便便人曬腹，郝隆比我善收藏。」金紹鵬辭客云：「竹儘許看休問主，座毋遮集致揮蠅。」陳文富補竹云：「忽看林外牕全隱，似覺籬邊徑轉深。」羅春霆試香云：「風怕不來烟怕出，湘簾捲處兩躊躇。」王光晟待月云：「莫怪嫦娥遲出海，從來怕見早眠人。」俱妙。

毛俟園咏臨帖云：「牕開濃綠裏，紙展硬黃時。」把釣云：「爲貪臨水去，不羨得魚歸。」陶怡雲待月云：「疑有樹遮簾預捲，要迎風坐榻頻移。」曝書云：「開函忽見乾蝴蝶，藏自何年記得無？」王孔翔待月云：「松徑日斜移榻早，水亭燈上放簾遲。」岳樹仁尤長於結句，待月云：「徘徊不見姮娥面，樹密墻高最惱人。」把釣云：「忽見水中添一影，始知客到把頭回。」避蚊云：「營緣有隙爭先入，鑽刺無功更亂譁。還是青蠅知去就，不來水竹野人家。」

凡學琴者，先和絃必彈「仙翁」二音。山南有句云：「有缺未能成雅樂，不修那得到仙翁。」正喻夾寫，一巧至此。又有消寒九首，余錄其袖手云：「嚴寒無事不蹉跎，有手難伸喚奈何。伏案書頻將口揭，吟詩墨亦情人磨。雖然善舞情都減，未免旁觀事太多。欲折梅花還忍俊，空從樹下一婆娑。」糊牕云：「驚飄小雪沙沙響，醜替寒家事事遮。小女戲將針刺破，要從隙裏嗅梅花。」曝背云：「晒倦坐幾頭近膝，生寒愁把面朝天。衰年自笑難擔荷，梅影松痕壓一肩。」余幼時畏冷，以口揭書破，先生呵責；剛糊一牕破，

小妹以針刺破之。山南詩真，所以可愛。

芷衫有少陵之風。咏古道云：『九折原通蜀，千盤復向秦。可憐嘶老馬，長此怨離人。水雪關河氣，風塵閱歷身。年年楊柳發，猶自傍前津。』又，古臺云：『項王空戲馬，劉表但呼鷹。』古松云：『鶴巢知幾換，龍氣欲盤空。』

六三

丙辰，余薦鴻詞入都，宣州同徵士梅華谿兆頤最爲交好。時先生年六旬，而余才弱冠。因先生授館於文穆公家，以詩獻公，蒙公獎許。至今五十七年矣，詩不省記。其時所教文穆公子數人，皆孩也，其第八子鏐有兒名冲者，以詩文受業于余。才氣橫溢，常嫌其鴻文無範。半年，從新安歸，以詩來，學力大進。燕湖遇順風云：『江行已三日，不遲亦不快。知我將他行，乃示神通大。一聲天樂鳴波中，高浪挾我凌長空。不知兩岸孰鞭叱，一齊倒走如飛龍。洲渚玲瓏樹疎密，層層遮抱如相恤。好峯十里早揖迎，轉瞬已嗟交臂失。中流撫掌同笑歌，天公今日賜太多。我謝天公賜不領，悞我好景當如何。』題畫云：『青峯如野人，常愛擁蓑笠。蒼然翠滿身，雲開影猶濕。』又，佳句如：『心逐野僧依寺定，夢如芳草入春多。』書聲出寺清于梵，松影來廳信似潮。俱佳。

六四

癸巳年、余與蔣心餘、金棕亭遊揚州建隆寺，與老僧夢因分韻，賦送春詩，忽忽二十年矣，猶記其探梅云：『扶筇踏遍千峯秀，忽見谿梅橫數枝。却怪天寒開未足，想逢月閏故還遲。深棲岩壑塵應遠，歷盡水霜氣不衰。花落漫隨流水去，出山祇恐世人知。』登金山云：『一葉乘風白浪堆，維舟獨上妙高臺。亂雲時復生虛壁，疑有蒼龍聽法來。』今年，渡江與趙偉堂學博遊焦山，見其徒孫巨超以詩見示，追憶曠昔，不覺悽愴。蓋儒釋三人都已化去。而巨超詩筆清超，想見宗風。見贈云：『廿年前遇古邗溝，復見雙峯雪滿頭。天下騷壇名獨占，越中山水屐重遊。詩成只恐蛟龍聽，事往空驚歲月流。相約黃梅時雨節，携筇還上竹間樓。』山居云：『簾捲西風雨乍晴，閒凭小閣聽流鶯。白雲無事長來往，莫怪山僧不送迎。』其他斷句，則：『一條簾捲牕前月，幾點星搖樹裏天。』『露濃疑是雨，花墮不因風。』

## 六五

巨超之外，又有僧碧岩悟霈者，柳枝詞云：『春風遊子唱離歌，楊柳其如送別何。畢竟不知攀折苦，長條更比去年多。』海雲樓坐雨云：『曉來細雨落潮初，閒客江城興豈孤。隔院漏聽蓮葉轉，壓欄花倩竹枝扶。山亭銘碣殘餘晉，海國風濤怒入吳。不是陰霾阻歸棹，何能信宿此蓬壺。』

## 六六

焦山釋擔雲、海鹽人，能詩。初至焦山，謂人曰：『此我舊居之地。』人不之信，後遊五州山，見壁間宋故

宮詩云：『玉殿塵埋王氣終，鳳凰已去鳳林空。西湖歌舞浮雲外，南渡江山落照中。古寺有僧吟夜月，野花無主泣春風。劫灰五百餘年後，暮草荒烟思不窮。』曰：『我之舊作也。』山僧驚異。告曰：『此焦山僧朗月之詩，寂去已三十三年矣，其風度語言，與君相似。』後示寂焦山枯木堂。詩稿散失。

六七

圓津菴在河南內邱縣南官道旁。康熙間，呂光祿謙恒曾過其菴，題詩云：『花界濃陰日影微，倦途偶憩發清機。長松匝院僧初飭，曲磴環亭鳥自飛。廿載重來如有悟，百年強半漸知非。路旁車馬勞勞者，磅礴誰能一解衣。』後其子耀曾奉命使黔，又題詩云：『昔侍駸親此地過，重來風木恨如何。隨行人憶當年少，相去時驚廿載多。戶外松陰仍羃歷，籬邊菊影自婆娑。追思往事渾如夢，敢以皇華續蓼莪？』乾隆甲申，其孫燕昭赴河南，過其菴，見壁上墨跡猶新。和云：『驛柳參差曉翠勻，尋幽蕭寺不辭頻。非關此地林泉勝，猶見先人手澤新。風木興懷追往事，鶯花如舊正陽春。他年重過長安道，取次紗籠拂壁塵。』事隔百年，詩題三代，亦德門佳話也。

六八

香亭癸未同年太常寺少卿戴璐，字服塘，送徐漑餘夏渠莊赴伊犁云：『朝衫乍脫理征輶，惜別無端折柳條。廊望方期偕出谷，壯遊何意遠題橋。路逾葱嶺書憑雁，人到榆關學射雕。回首槐陰同調盛，晨星

細數最魂消。香亭稱其音節近唐人，爲余誦之。

六九

觀補亭總憲保，與弟德定圃尙書保，昆季皆丁巳翰林，前余一科。觀督學皖江，適余宰江寧，每秋闈到省，必長夜深談。余服其明達，有古大臣風，勗以尹文端公，而先生意猶未愜，其胸襟可想。德公少余一歲，風采奕奕。都門別後十餘年，丁丑，天子南巡，余以迎駕故，握手宮門，遂成永訣。今抄得觀公送人守杭州云：「當年使節小勾留，惜別時時作夢遊。何日移家鄰葛嶺，幾人出守得杭州。文忠遺蹟詩千卷，武穆精靈土一丘。惟有孤山林處士，梅花開落不曾休。」德公春曉燕郊云：「初日出嶺晨霞明，一鞭款段春郊行。煮茶野店試新汲，叱犢隔林聞曉耕。前溪浩淼新漲滿，遠塢斷續荒鷄鳴。盤山尺咫望不到，浮嵐暖翠生遙情。」

壬戌，余與會南村尙增、黃笠潭園綸同以翰林外用。補亭戲品題云：「黃如鹿，只宜野放，不宜鞍轡，非百里才。會如象，宜馱寶瓶，排班午門，官不離身。君有治才，肯受驅駕，遇孫陽、伯樂，頗堪千里，而其心終在深山大澤間。」後果如其言。

七〇

白下布衣張士堂，字月樓，咏七夕云：「聞說今宵會女牛，多情我代數更籌。不知自嫁天孫後，此是千秋



第幾秋？」「銀漢迢迢月影橫，人間天上不分明。如何際此團圓樂，不聽雲中笑語聲。」張道渥司馬亦有句云：「待無天地緣方盡，修到神仙會也難。」

七一

京口詩人，皆奉夢樓先生之教，詩多清雅，有世子申生小心清潔之意。高君青士風雅妍靜，耽于道教，而性愛吟詩，近亦出余門下。過蘭若看菊云：「秋事在僧房，詩人竟晚香。沉沉三逕月，淡淡一庭霜。地僻宜花瘦，僧閒笑蝶忙。東籬莫漫採，留取作重陽。」淨慈寺訪超塵上人云：「湖灣凡幾曲，幽折到南屏。蘿暗欲無路，松陰落滿庭。自縫雲水衲，手寫妙蓮經。一笑相逢處，前山烟靄青。」又：「濤寒響逼歌喉細，茶煖香分酒色濃。」竹影暗移僧舍午，水聲涼送客衣秋。」亦佳句也。

七二

壬子，余因相士之言不驗，重遊天台，舟泊燕子磯，遇唐柘田明府仁暉，談詩竟日。將坐船讓我，而已換小舟，尾予而行。別後見寄云：「神仙劫後百無憂，風雨橫江放膽游。公借儂缸儂借福，大家安穩到瓜洲。」支筇重到女仙家，笑殺桃源洞口花。劉阮有知應艷羨，輸公兩度喫胡麻。」

七三

「生面果能開一代，古人原不佔千秋。」此余贈趙雲松詩也。「作宦不會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此雲松見贈詩也。近至揚州書院，見壁上有秀才吳楷集余第一句，配趙之第二句，作對聯贈掌教雲松，天然雅切。聞吳君亦美少年，惜其病，未得一見。

#### 七四

近日山西多詩人，余已將何、劉兩公詩，載入續同人集矣。今又有胥明府諱繩武者，讀小倉山房文集見寄云：「不爲韓、柳不歐、蘇，真氣行間辟萬夫。所說盡如人意有，此才豈但近時無？掃除理障言皆物，游戲文心睡亦珠。喜是名山藏未得，傳抄今已遍寰區。」聲名在世任推排，自擅千秋著述才。天爲斯文留此老，我思親炙待將來。風迴海上波爭立，春到人間花怒開。比擬先生一枝筆，迂儒秃管枉成堆。」

#### 七五

署江寧令汪君蒼霖，常爲枚道某藩瑤華主人之賢，能詩工畫，愛士憐才，惜枚路遠年衰，不及見天人眉字，爲今生恨事。忽慶大司馬桂以聽泉圖屬題，展卷，見其畫筆高妙，直逼雲林，詩亦唐人高調。其詞曰：「主人愛幽僻，坐石聽鳴泉。入耳宛寂若，會心應泠然。屬余爲寫照，結想羲皇前。衣綰靜以古，骨相清且妍。胸襟澹秋水，氣宇和春烟。寫來奈筆拙，布置慚周全。拈花眼前理，指月空中禪。似聞空

際音，朱琴彈古絃。臨流發深省，聽響通真詮。何必奏絲竹，即景真雲仙。嘗聞謝幼輿，合置邱壑間。君兼知仁樂，而藉圖畫宣。我性本疎曠，山水思靜便。安得常賡歌，同樂堯時天。」

## 隨園詩話補遺卷六

一

余在山陰，徐小汀秀才交十五金買全集三部，余歸如數寄之。未幾，信來，說信面改「三」作「二」，有摺補痕，方知寄書人竊去一部矣。林遠峰云：「新建吳某夜被盜，七人明火執仗，捆縛事主，甚鬧，最後有美少年，盛服而至，翻擱架上，見宋板文選、小倉山房詩集各一部。笑曰：「此富兒能讀隨園先生文，頗不俗，可釋之。」手兩書而去。」余按唐人載李涉遇盜一事，彷彿似之。至于竊書者，則又古人所無。方藕舫明府云：高麗進士李承薰、孝廉李喜明、秀才洪大榮等，俱在都中購隨園集，問余起居，年齒甚殷。嘻，余愧矣！

二

那鑑堂隱爲常中丞銜之第四子，牧通州時，入山見訪。長身玉立，書氣迎人。入都後，寄近作來，讀之，如接警欸。步耕堂韻云：「縱步高崗望禁城，襟懷豁處念俱清。樹排盤磴野花滿，水瀉深溝漲平。追

想風塵爲俗吏，何如耕鑿謝浮名。尋幽莫恨無同調，且喜心知共此行。」悼亡云：「謝家風味最難忘，不愛濃粧愛淡粧。惜福如何偏減算，生憎檢點舊衣箱。」尋常小別尙依依，況復長眠竟不歸。杯酒墓門空一奠，白楊風冷紙錢飛。」

三

毛大瀛海客妻□氏，能詩，初婚時，毛贈云：「他日香閨傳盛事，鏡臺先拜女門生。」妻笑曰：「要改一字。」毛問何字。曰：「門」字改「先」字方妥。」毛大笑。後寄毛家信云：「出門七年，寄銀八兩。兒要衣穿，女要首飾。巧婦不能爲無米之炊，此之謂也。至于年年被放，妾面增羞，此皆妾命不齊，累卿如此。夫復何言！」

四

吾鄉陳叔毅先生名曾毅，阮亭高弟子也。與湯西厓、姜西溟同時，而至今無人知者。嚴司馬守田寄抄稿來。東阿道上云：「嵐光到眼忽清虛，不負吟情兀短驢。石井泉澆行客飯，水田衣掛老僧廬。兩頭雲幄張無數，四面烟鬢畫不如。盡日小車行百里，坐看山色臥看書。」先生尤長于言情。好風云：「輕軀細馬獨徘徊，自把絲鞭不敢催。足鐙巧將新月隱，面羅剛被好風開。花如欲折心還怯，路到分歧意屢猜。夫婿不教相伴去，阿誰扶下繡鞍來。」哭妾云：「水晶簾下玉龍葱，十樣新蛾畫未工。留得青銅三尺鏡，更

無人影在當中。」「半枝樺燭夜熒熒，記得歸遲掩曲屏。比玉能溫比花活，最難忘是夢初醒。」「避人洗手作羹湯，不遣郎知試教嘗。直到加餐方笑問，阿儂果否勝厨娘？」

## 五

太常卿伊雲林先生廟陳，素未識面，托王葑亭給諫寄稿商榷，詩多雋逸。葑亭移居相近云：「借得輕車載具遷，宜南坊地雁秋天。桑林我已淹三宿，花徑君初拓一廛。雲抹樓頭宵共月，烟銷井口曉分泉。素心晨夕經過數，佳事應圖主客傳。」歸舟云：「殘月啣帆影，長江一葦迴。烟寒瓜步樹，潮走海門雷。六代銷波底，三山落酒杯。儒生仗忠信，涉險興悠哉。」其子秉綬進士，見寄云：「魯靈光殿蜀峨眉，猶在寰中見末期。早歲誦詩同尙友，逢人問訊當親師。名園藏得三山勝，妙筆兼將五色持。聞道朱顏映梅萼，幾時來訪鄭當時？」

## 六

彭太守賞酒饋葛筠亭，路上爲僕人所覆，葛調以詩云：「食指而今笑不靈，黃堂佳釀剩空瓶。分甘特教貽三雅，束帶忙傳接五經。」徐氏聖賢來有信，阮家兄弟去無形。路傍破甑公休問，對菊依然我獨醒。」余爲其友何南園刻詩，葛又謝云：「蒐得遺編帶淚刊，憐才出自大賢難。鑑空遇物無逃影，花好逢春立改觀。恩到九原知己少，名留千載夜臺安。從今不羨方三拜，賞識應同及第看。」余尤愛其弔馬湘蘭云：

「天教命薄爲官妓，人實誰堪作丈夫。」

七

對聯之佳者，或題禪堂云：「無法向人說，將心替汝安。」佛座云：「大護法不見僧過，善知識能調物情。」題春冊云：「一陰一陽之謂道，此時此際難爲情。」題戲臺云：「做戲何如看戲樂，下場更比上場難。」題書齋云：「無求便是安心法，不飽真爲却病方。」或見贈云：「天上何曾有山水，人間樂得做神仙。」

八

李青蓮嘲魯儒，有「未行先起塵」之句。余少時云：「張睟始識青盲苦，對面如同學究談。」有童子某嘲其師云：「褒衣大褶方矩步，腐氣衝天天亦懼。」有太白嘲魯儒之意。

九

劉知幾云：「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木，不能運斤；有學無才，如愚買操金，不能屯貨。」余以爲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至于腔調塗澤，則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後矣。

武林女士王樺影，姮嫁虹橋居士，麟徵，詩才清麗。咏懶貓云：「山齋空養小狸奴，性懶應慚守敝廬。深夜持齋聲寂寂，寒天媚寵睡蓬蓬。花陰滿地閒追蝶，溪水當門食有魚。賴是鼠嫌貧不至，不然誰護五車書？」曉色云：「殘星天上淡將落，冷露花間滴未晞。」落花云：「正值鶯啼春樹曉，那堪雨歇綠陰生。」

## 一一

唐時汪倫者，涇川豪士也，聞李白將至，修書迎之，詭云：「先生好遊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並無桃花。「萬家」者，店主人姓萬也，並無萬家酒店。「李大笑，欸留數日，贈名馬八匹，官錦十端，而親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絕句一首。今潭已壅塞。張惺齋桐題云：「蟬翻一葉墜空林，路指桃花尙可尋。莫怪世人交誼淺，此潭非復舊時深。」惺齋乃詩人相園汝廉司馬之子，落筆綽有家風。

## 一二

滿洲嵩孝廉，別字雨韭，聞其玉樹臨風，爲長安才子之冠。陶怡雲歸，誦其懷隨園云：「名從五十年前盛，交在三千里外論。」余從未通書，而蒙其推挹如此，以未見其人爲恨，賦詩報謝云：「兼葭倚玉知何日，風



兩懷人各一天。」

一三

余冬月渡江過永濟寺，有人題壁云：「梵宇沉沉裊篆烟，人能到此即爲仙。犬心尙且閒如許，鎮日如來殿外眠。」未署云：「倘隨園老人過此見之，不以爲野狐禪否？」未署「松嵐」二字，不知何許人。

一四

葑亭給諫之次子王鳳書，年十七，孔翔之弟也。無題云：「倚舟春思正徘徊，恰值仙郎覲面來。待要郎看還似怯，半窗斜掩半窗開。」北渡云：「北過黃河不見山，誰知此地有峰巒。抬頭絕似人離久，分外峯簾要細看。」又，「村僻犬驚車轍響，地高鳥近屋簷飛。」句亦佳。

一五

咏折花者，潘蘭如云：「風枝露蕊夜初開，金剪刀量密處裁。爲贈美人才折汝，也應笑入手中來。」揚州汪坤云：「手折花枝翠黛顰，殷勤欲寄遠征人。明知到日應憔悴，即此梅花見妾身。」

一六

畫家有讀畫之說。余謂畫無可讀者，讀其詩也。偶過書鋪，懸楊椒山詩一幅，云：「飲酒看書四十年，烏紗頭上即青天。男兒欲畫凌烟閣，第一功名不愛錢。」又見薄仲文竹筆筒上雕一詩云：「山外清江江外沙，白雲深處有人家。船頭不是仙源近，那得飛來數片花？」又，宣江上題畫云：「雲歸忽帶雨幾點，木落又添山一峰。」

一七

近今夫婦能詩者，詩話中已載數人。茲又得孫子瀟妻席佩蘭字韻芬者，南歸題上黨官署云：「一回頭處一凄然，弱質曾經任兩年。呼婢留心檢糗合，莫教人拾舊花鈿。」雨後棠梨片片殘，飛來和淚濕闌干。一花一草尋常見，到得離時却耐看。」春遊云：「放槳如飛落日遲，並船想見好花枝。春游學得新興髻，明日梳頭更入時。」惜春云：「十樹花開九樹空，一番疎雨一番風。蜘蛛也解留春住，宛轉抽絲網落紅。」陸行云：「脫却風波踏地平，穿將珠顆數郵程。明明馬鐸車前響，錯認閨中鐵馬聲。」酸酒云：「個中滋味誰嘗遍，下第才人被放官。」哭安兒云：「一杯涼醞奠靈床，滴向泉臺哭斷腸。誰是酒漿誰是淚，教兒酸苦自家嘗。」安兒年五歲，能誦唐詩。爺出對云：「水如碧玉山如黛。」應聲曰：「雲想衣裳花想容。」亦奇兒也。

一八

吾杭高怡園景藩觀察之季女淡仙，詩才清妙，不愧家風。咏小清云：「朱門黃土恨年年，草掩孤山墓可

憐。消盡紅香如逝水，生來薄命敢違天。梨花春夢瀟瀟雨，柳色秋風漠漠烟。多謝檀郎能瘞玉，芳魂流落聖湖邊。」除夕與淡人郎君同作云：「殘年已過春三日，一歲猶餘話半宵。」淡人湖上晚歸云：「荒村犬吠路冥冥，移上天邊幾個星。山月未高湖面黑，漁燈一點浦烟青。歸來遠樹低飛鳥，遮住橫橋半截亭。隔水人家看不見，但聞笑語出寒汀。」客中云：「病後吟詩多感舊，醉中無夢不還家。」與淡仙琴瑟甚調，而淡仙早卒，可悲也！高公甲辰進士，余丁巳年主其家三月。後爲銘墓，以報其德。

一九

士風卑諂，太史某惡而刺以詩，中有「吮癰舐痔」字樣。余規之云：「下愚所爲，賢者非特不爲，亦不能知。譬如鳳皇翔于千仞，下界有蛄蟻轉糞之蟲，鳳皇未必知也。王公貴人，辱罵其僕從。在僕從未必辱，而自己反損威重矣。原壤，狂士也；故孔子以杖叩之。蔡經，半仙也；故麻姑以鞭笞之。其他庸惡之徒，其能受聖人之杖、仙人之鞭也哉？所謂「孔子家兒不知罵，曾子家兒不知怒」，即此意也。」

二〇

凡古人用雙字者，如依依、潺潺、悠悠、匆匆之類，指不勝屈。唐、宋名家，從無單用一字者。近今詩人貪押韻，又貪疊韻，遂不得已而往往單用之，此大謬也！作者當以爲戒。

二一

吳大史竹橋寄鮑銘山詩來。其人幕游客死，屬余采數語入詩話中。秋夕云：「颯颯長廊落葉聲，霞光豔淡照籬旌。芙蓉泣露秋塘晚，絡緯吟風小院清。好夢似雲回首散，新愁如水逐潮生。無端觸眼驚陳迹，洗馬茫茫此際情。」他如：「人間不夜皆因月，天上無情豈是仙。」網畝屋角漁人散，犬吠橋邊野棹還。「滿苑落花剛客到，小樓聽雨又春深。」俱佳。

二二

雍正間，孫文定公作總憲，李元直作御史，陳法作部郎，三人巖巖自立，以古賢相期，京師號曰「三怪」。余出孫公門下，採其行略，爲作神道碑。後與李公子憲喬交好，爲撰墓志。惟陳公觀察淮揚時，余宰沛陽，隸其屬下，親承風采，平易可親。及河帥白公被罪，公獨以一疏保之，致革職戍邊。信異人哉！世記其臥病詩云：「高臥新秋及暮秋，酒場文社廢交遊。蕭疎鬢髮愁潘令，清瘦形骸笑隱侯。盡日閒書寫枕畔，經時殘藥貯床頭。世情肯信吾真懶，奈是維摩疾未瘳。」公字世垂，貴州人，癸巳進士。

二三

金孝廉有句云：「病身對妾莊如客。」黃野翁有句云：「老眼看燈大似輪。」此二句，正可作對。

二四

黃蛟門寄張香岩云：「接到手書偏不發，先從函外看平安。」又有句云：「洗衣池淺春無雨，糴米人歸屋有烟。」金陵有此詩人，而予不知。

二五

余園中種芭蕉三十餘株，每早，採花百朵，吸其露，甘鮮可愛。恐漢武所謂金莖仙掌，未必有此味也。以一盤飛送香亭。渠謝詩云：「初日瞳瞳燦曉霞，敲門驚起樹棲鴉。平頭奴子飛箋送，一盒芭蕉帶露花。」「叮嚀開盒便須餐，略緩須臾露已乾。從古成仙在頃刻，莫教福薄走金丹。」「莊周何必賦逍遙，一飲醍醐萬念消。分與全家兒女喫，也呼鷄犬上烟霄。」「不是神仙已是仙，兄鋤明月弟耕烟。更期三萬六千日，再乞瓊漿共上天。」

二六

乾隆庚寅，余在杭州，訪蔣荅生太史，開寓湖州太守張公處，即具名紙往投。蔣未見，乃有一峨冠者，拱手出。心知是太守，素無交，而其意甚親，未免愕然。太守笑曰：「先生不識我耶？我早識先生，並識先生之夫人。」貌作何狀，令姊貌作何狀，歷歷如繪。余益驚，問故。太守曰：「當年公作翰林，住前門外橫街。」

公過，猶呼餅餌啖我。公竟忘耶？」余謝曰：「事實未忘，不料昔日聖童，今爲公祖也。惜二甥早亡矣！相與唏噓者久之。從此遂別，更二十年，公子惠堂孝廉來，權知溧水，又是余改官江南第一次捧檄之所。重重春夢，思之惘然！其前事迹，已作七古一篇贈蔣，梓入集中矣。今年衰，不能再贅，乃作一聯贈惠堂：「後我卅年，同爲南國親民宰，通家兩代，曾見而翁上學時。」蓋實叙平生佳話，非敢挾長也。

## 二七

張毅齋，香岩秀才之兄也，有絕句云：「板橋一望雨初晴，映水紅欄分外明。底事簾前香不散，晚風吹過賣花聲。」聞鶯云：「高士有情頻側耳，香閨無夢亦關心。」

## 二八

庚戌冬，余有感于相士壽終七六之言，戲作生挽詩，招同人和之。不料壬子春，竟有傳余已故者。信不蘇州，徐朗齋孝廉邀王西林、林遠峰諸人，爲位以哭，見挽云：「名滿人間六十年，忽聞騎鶴上青天。騷壇痛失袁臨汝，仙界爭迎葛稚川。著作自垂青史後，彭殤早悟黑頭先。望風不敢吞聲哭，但祝遲郎繼後賢。」余讀之，笑曰：「昔范蜀公悞哭東坡，有淚無詩。今諸君悞哭隨園，有詩無淚。然而淚盡數行，詩亦千古矣。」

二九

金紹鵬秀才病跛，而詩才清妙，居南門外，甚遠，余作詩會，輒肩輿迎之。次硯云：「凍合端溪冷倩烘，炙來欣趁暖爐紅。烟雲氣吐陽春外，鐵石心回方寸中。冰釋恰如蘇地脉，筆耕才得展田功。更夸文陣通兵法，即墨城堅仗火攻。」糊窗云：「素楮晶瑩賽越綾，書窗面面霽輝凝。不教故紙遮雙眼，自有清光透一層。弄影待看梅襯月，敲詩好映雪挑燈。白生虛室神先爽，篇展南華几試憑。」阿筆云：「中書也感吹噓力，颯強全消聽指揮。」

三〇

林竹溪院柳絮云：「一春從未見渠開，只見紛紛點翠苔。忙殺嬌癡小兒女，閒庭捧手待飛來。」懷寧勞崇煦云：「笑指半鈎飛破鏡，戲拋雙釧疊連環。」好夢易離歡喜地，春晴難到兩三天。」俱眼前語，而拈出便新。

三一

壬子冬，過淮，嚴司馬歷亭侍田席間誦孫相國士駿領兵赴臺灣云：「自笑陳琳檄未工，也曾磨盾學從戎。夢驚猛拱濤頭白，渴飲官屯戰血紅。元請一丸封已足，頗遺三矢盼猶雄。感恩何處酬豪末，願得浮江比

阿童。」南征云：「縹城襟帶接重洋，上下思文景物荒。寅霧蛟涎工揜日，丁男鴉嘴憤耕霜。入雲坂洞盤千折，夾道翁茶網四張。土人呼「官」爲「翁茶」，出入結網爲轆。最是馬前煩慰勞，檳榔滿棹當壺漿。」裘帶居然遍百蠻，洱河恩許唱刀環。文淵蹟已埋銅柱，定遠心原戀玉關。二月花濃黃木渡，三年香染紫宸班。祇因妖鳥巢猶在，夢繞羅平未肯還。」

三三

汪汝弼夢岩送春云：「子規啼急客情牽，婪尾花中罷綺筵。飛到楊花春似夢，立殘斜日草如烟。消愁心緒憑杯酒，看好韶光待隔年。我亦欲歸歸未得，數聲長笛暮江天。」又：「夕陽在樹蟬聲遠，涼月墜簾花影生。」皆妙句。其見贈詩，已入同人集。

三三

余遊天台，離家半載，歸後見几上有書一封，署名杜情海，不知何許人也。其略云：「惟才人能慕才人，而或關山間隔，貧無以聚糧，駒隙流光，命有如朝露。至于題碑揮涕，抱書嗚咽，詞客有靈，實增遺憾。竊每念及，耿耿終宵。海于海內才人，留意多矣。惟公則才大如天，惟僕則情深如海。自聞名以來，不知何以低徊思慕，朝夕不置。豈三生之說，原有可徵；而一代之才，自應作合耶？僕嘗有句云：「除狂幾欲死，不殺定相憐。」倘或相見有阻，而小杜清魂一縷，蕩天入地，有不與劫灰俱滅者。所憑青眼，鑒此



丹誠。」余因其詩有奇氣，姑錄之，待訪其人。

三四

余作令六年，曾作俗吏篇數首，存集中。今讀錢竹初明府吏不可爲六章，覺從前吏治，尙不至此，特錄之，以俟采風者。其詞曰：「雞初鳴，偵大府。鼓聲隆隆，銜尾疾進如羣鼠。坐左箱，日亭午，飢不得餐輪轉肚。口燥唇乾噤無語。須臾手版如葉飛，曰公不遑詰且來。如是者再四，乃得側身入謁升其階。」無恒陽雨乎？民不疾苦乎？」口之所語非所圖，以色示退儂而趨。歸告其賓朋，今日上官遇我殊。『謔』若者縣緊望，若者賦上中，肥瘠揣而知，寔數藏其胸。問吏何所有，一絲一粟民膏脂。交親縑袞來，白著顏忸怩。所愛權鎚銖，所畏揮沙泥。山中麋鹿川中魚，竟陵四盡古有徒。取彼以與此，海波之瀾乃自濡。令公喜，令公怒，朱提有神作人語。『譏』官如大魚吏小魚，完糧之民其沮洳。官如虎，吏如貓，具體而微舐人膏。二月絲，八月穀，婦出門，雞登屋，五刑之屬郵麗事，役情追呼罪其罪。心所不怒強威之，投籤鏗然厭且憊。坐堂皇，鞭其尻，役以皮肉更錢刀。彼縱不苦我則勞，署上上考何足高。『僉』強者盜，懦者賊，明者刼，暗者竊。盜不易捕賊易得，豺狼伏莽鼠跳壁。此輩民之蠹，五毒宜懲凶。及觀號呼慘，肢體與我同。所起由飢寒，刑之不可止。單辭鞫徒煩，得情無足喜。穿窬內往而色厲，取非其有賢充類。迺知天下之賊難盡求，竊鉤者誅竊國侯。『謔』晨起罷盥漱，僮來促官書。官書日幾何，堆案二尺餘。刊章匡以花，急遞插以羽。歲月加封檢，字句乏踟躕。披之兩眸眊，朱墨手倦

舉。筭事耶？筭丁耶？甲乙丙者著令耶？決事之比紛如麻。需頭辭卑累而上，得一大諾自天降。宜底駢，絨其狀。符火速，竿作檣，尾加恫喝眎已熟，大胥之叱守令如叱僕。【例】續「樂莫樂兮見故人，苦莫苦兮對惡賓。胸隔千里萬里貌強親，唯唯諾諾不敢噴。銜杯引手，視蔭不走，使肴核下咽不得腐，燒腦填腸泄且嘔。何如還鄉獨處扃門庭，所不願見者叩不膺。」【酬賓】

### 三五

乾隆己丑，今亞相劉崇如先生出守江寧，風聲甚峻，人望而畏之。相傳有見逐之信，隣里都來送行。余故有世誼，聞此言，偏不走謁，相安逾年。公托廣文劉某要余代撰江南恩科謝表，備申宛款。方知前說，都無風影也。旋遷湖南觀察。余送行有一聯云：「月無芒角星先避，樹有包容鳥亦知。」不存稿，久已忘矣。今年公充會試總裁，猶向內監試王葑亭誦此二句。王寄信來云，故感而志之。

### 三六

新安王太守願亭先生，看隨園詩話有得，頓改從前之作。養生潭觀魚詩云：「客亦知魚樂，相將坐小舟。水深清見底，沙淨白疑浮。得食依行棹，成羣戲涉流。夕陽橫斷岸，紅蓼幾枝秋。」恰有唐人風味。

### 三七

人問：「詩要耐想。如何而耐人想？」余應之曰：「八尺匡床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江令獨來時。」「燭花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恰有香。」「夢裏不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花。」「僧館月明花一樹，酒樓人散雨千絲。」五言如：「夜涼知有雨，菴靜若無僧。」「問寒僧接杖，辨語犬銜衣。」皆耐想也。」

三八

唐薛能笑杜少陵不敢作荔支詩，香山有之而不佳，自作一首夸云：「不愧不負。」而不知庸淺已甚，可笑也！能詩最佳者，咏蜀柳云：「高出軍臺遠映橋，賊兵曾斫火曾燒。風流性在終難改，依舊春來萬萬條。」

三九

余九歲時，偕人遊杭州吳山，學作五律，得句云：「眼前三兩級，足下萬千家。」至今重遊此山，覺童語終是真語。又，偶成云：「月因司夜終嫌冷，山到成名畢竟高。」亦似有先知之意。

四〇

詩、如射也，一題到手，如射之有鵠，能者一箭中，不能者千百箭不能中。能之精者，正中其心；次者中

其心之半，再其次者，與鶴相離不遠，其下焉者，則旁穿雜出，而無可捉摸焉。其中不中，不離「天分學力」四字。孟子曰：「其至爾力，其中非爾力。」至是學力，中是天分。

#### 四一

康節先生有三不出之戒：謂風不出，雨不出，大寒暑不出也。余七十後，惟暑不出。過中秋裁出，此定例也。今年八月八日，太守松雲李公新修莫愁湖成，招余往飲，且云：「能爲莫愁破例否？」余答云：「老僧入定，聞釵鈿聲便要破戒，況莫愁乎？」即往赴之。適王顧亭太守見訪，不值，追至湖上，口號以贈云：「似鏡湖光一葉橫，白頭遙認是先生。盧家尙具神通力，竟把閒雲引出城。」

#### 四二

新安胡葆亭有句曰：「千里雄心空似驥，百年衰族可無鳩？」余愛其典雅。後其子雪蕉比部聞鶯云：「細雨乍移江上勸，好春又放故園花。」方知胡氏詩學傳家，淵源有自。雪蕉有弟岳見贈云：「隨口篇章皆絕調，及門弟子總傳人。」郭頻伽秀才見贈云：「生不佞人何況佛，事惟欠死恐成仙。」呂仲篤讀隨園詩話，贈云：「大海自能含萬派，名山真不負千秋。」范瘦生讀隨園集，贈云：「有筆有書有音節，一朝兼者一先生。」

四三

余不信風水之說。人言：「黃巢、李闖，俱因毀墓而敗，非風水之驗否？」余道：「此等『逆賊』，雖不毀其墳，亦必敗也。因口號一詩，以曉世人云：『寄語形家莫浪驕，葬經一部可全燒。汾陽祖墓朝恩掘，依舊榮華歷四朝。』」

四四

余訪京中詩人于洪稚存。洪首薦四川張船山太史，爲遂寧相國之後，寄二生歌見示，余已愛而錄之矣。追憶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在趙橫山閣學處，見美少年張君名願，鑑者，彼此訂杵臼之交，疑與船山有瓜葛，寄信問之，不料即其尊人也。垂六十年，忽通芳訊，知故人官至太守，尙無恙，且有子不凡，爲之狂喜。蒙以詩稿見寄，名曰推袁集，尤足感也。聞亦玉樹臨風，兼仲容之姣。有秀水金筠泉、淳離、無錫馬雲題儼俱願與來生作妾。船山調之曰：「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嫦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祇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 玉年來傷積毀，登壇何事苦闕臣？」余聞而神王，亦戲調之曰：「夫妻喻友從蘇、李，賢者憐才每過情。但學房星兼二體，心期何必待來生？」

四五

王濯亭庭取別駕，顧亭太守之弟也。有瓶花一首，云：「一枝濃艷胆瓶中，習習春生几席風。莫怪無根易凋謝，人情只愛眼前紅。」余道：此詩與翁承贊咏僧寺牡丹相同。其詞云：「爛漫香風引貴遊，高僧閒步亦遲留。可憐殿角長松色，不得王孫一舉頭。」均有寄托可喜。別駕又有文殊臺詩，云：「文殊臺上日初曛，翠影嵐光看不分。片石尙堪容獨坐，坐寒三十六峯雲。」東溪山莊有句云：「剩有好山供望眼，自來勝事屬閒身。」俱可愛也。

四六

法時帆學士造詩龜，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曰：「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余讀之，以爲深得詩家上乘之旨。旋讀其淨業湖待月云：「緩步出柴門，天光隔橋滯。溪雲沒酒樓，林露滴茶籠。秋水忽無烟，紅蓼一枝動。」又：「樞衣踏蘚花，滿頭壓星斗。溪行忽有阻，偃蹇來醉叟。攘臂欲扶持，枕湖一僵柳。」此真天籟也。又：讀稚存詩奉柬云：「盜賊掠人財，尙且有刑辟。何況爲通儒，覲顏攘載籍。兩大景常新，四時境屢易。膠柱與刻舟，一生勤無益。」此笑人知人籟而不知天籟者。先生于詩教，功真大矣。咏荷云：「出水香自存，臨風影弗亂。」可以想其身分。又曰：「野雲荒店誰沽酒，疎雨小樓人賣花。」可以想其胸襟。

四七

余與和希齋大司空，全無介紹，而蒙其矜寵特隆。在軍中與福敬齋、孫補山兩相國、惠璠圍制府，各有寄懷之作，已刻倉山集中。茲又從黃小松司馬處，得其西招春咏云：「莫訝春來後，寒容轉似添。小窗欣日色，大漠渺人烟。風怒沙能語，山危雪弄權。花稀名不識，何處聽啼鴉。歲中入春，風雪轉盛。」中秋德慶道中云：「山峻肩輿緩，征人夜未休。久忘家萬里，驚見月中秋。去歲姜肱被，今宵王粲樓。喜成充國計，含笑解吳鉤。」春夜云：「銀缸閃閃漏迢迢，風送邊聲助寂寥。殘月印窗天似曉，寒鷄叫月夢偏遙。頻年客況當春好，一味鄉心易鬢彫。莫以沐猴譏項氏，夜行衣錦笑班超。」三詩，雖吉光片羽，而思超筆健，音節清蒼。方知臯、夔、周、召，本是詩人，非真有才者，不能憐才也。寄隨園詩自註云：「當在弟子之列。」與小松札中，又有「久思立雪」之語。虞仲翔得此知己，真可死而無憾。但未知八十衰年，今生尙能一見否？思之黯然！

四八

余春間返故鄉掃墓，洞庭朱礪東入山見訪，不值，題壁云：「五十年前父母官，于今八十享清閒。斯民不放哀公去，留得青天在此間。」四壁琳瑯少女辭，山陰應接頗如之。那堪更讀董君畫，絕筆梅花絕筆詩。童一樹素未識面，畫梅贈先生，題詩未竟而卒。先生加跋，懸諸壁間。「追余至吳門，于山塘相見，又見贈云：「叨作兼

霞倚，名園紀勝游。笙歌今北海，圖畫古營邱。健合扶紅袖，閒宜伴白鷗。公應是萱草，相對日忘憂。」  
咏物詩難在不脫不粘，自然奇雅。礪東咏玉簪花云：「瑤池昨夜開芳宴，月姊天孫喜相見。醉裏遺簪直等閒，香風吹落墮人間。醒來笑向阿母索，起跨青天白羽鶴。移時搜到野人家，乃知狡獪幻作花。烟中便欲搔頭去，翠袖紛紛披寶髻斜。」

#### 四九

湘潭張紫峴，老詩人也，于礪東爲前輩，仿其體，題渠所畫墨蘭云：「公孫大娘舞劍器，顛旭得之爲草書。礪東兼二妙，寫作幽蘭圖。縱橫豈有形與模，天工人巧相與俱。湘妃愁春隔烟水，古雲念雨一千里。霓裳玉珮慵斜倚，來降紙窗素瓷裏。對之微笑忽通靈，澹無言說天純青。心苞意萼謝俗墨，九畹關盡畦與町。我欲置之九疑峯巔四千丈，不可采兮但遙望。」

#### 五〇

咏桃源詩，古來最多，意義俱被說過，作者往往有疊床架屋之病，最難出色。朱礪東來誦黃岱洲其仁過桃源一絕云：「桃源盤曲小山河，一洞深深鎖薜蘿。行過溪橋雲密處，但聞花外有漁歌。」淡而有味。滄浪詩話所謂作詩不費用力，而貴有神韻，即此是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余九日登紫蔭山，見人題句云：「巾子峯前木葉稀，登高望遠思依依。天寒海氣連雲白，風緊城烏作陣飛。紅豆裁書難寄遠，黃花插帽事多違。年來浪迹東西道，慚愧天涯老布衣。」末題「陳濂」二字。訪之，乃余甥婿陳文水孝廉之三弟也。又，遊石門樓云：「山風吹松雲，岩石明齒齒。猿啼兩三聲，行人盡東視。娟娟山上月，照見山下寺。洞門猶未關，待我遊屐至。」他若：「秋聲江甸雨，寒色海門烟。」月冷初浮水，星稀欲近人。」皆清絕也。

二

峽江飛來峰寺僧澄波告何數峰云：「丙寅，有閩秀戴蘊玉偕郎君某詣潯州府署省父，坐飛來亭，題詩，詩成泣下。有句云：『白猿自悟當年事，見說持環返上宮。』人多不解。比至潯州而亡。疑其前身，或猿女耶？」

三

二童子放風箏，一童得風，大喜，一童調之曰：「勸君莫訝東風好，吹上還能吹下來。」我深喜之。蓋即孟子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之意。

四

余至吳門，四方之士送詩求批者，每逢佳句，必向人稱說，非要譽於後進也。掌科許穆堂嫌太邱道廣，見贈一律云：「先生天下望，眉宇照人清。老至通姻婭，兒時識姓名。風流蘇玉局，書卷鄭康成。可惜憐才過，揄揚悞後生。」余道：史稱龐士元稱許人才，往往有過其分。老人竟犯士元之病，行將改之。

五

遊南明寺，見歸愚先生有對聯云：「瓶添澗水盛將月，衲挂松梢惹得雲。」未知是成語，或先生所撰耶？是夕，風雨暴作，樓柱盡搖。余有句云：「樓搖松樹頂，人臥海潮中。」

六

京口尼能詩，王碧雲女子贈云：「仙子傳來古雪篇，步虛聲裏絳雲仙。遙知靜對梅花月，鶴聽禪經立晚

烟。」

七

隨園遷安縣定例，入學八名，而應試者不過六七人。知縣胡公作宰，忽有馬夫，着紅布履來告假。問何事。曰：「明日要赴縣考。」胡公大笑，口號以贈云：「紅鞋着脚煤磨硯，馬糞熏衣筆換鞭。」

八

金賢村太守曠，性倜儻，通音律，有四姬人，俱善歌，常偕至隨園度曲吹簫，太守親爲按板；殆古所云風流人豪者耶！籍係宛平，臨入都時，年逾六十，留別云：「何因執手涕淒然，只爲分携各暮年。嘆我已辭歡喜地，多君還上孝廉船。關山滿目新行李，兒女隨身舊管絃。此後隨園花滿日，夢魂還到小倉巔。」

九

程魚門入翰林後，寄詩云：「四十年才爲後輩，交遊若此古來稀。頭銜入手誠清絕，書局羈身未易歸。老景真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飛。輸他居士山牕鶴，鎮日從容立釣磯。」嗚呼！魚門家本富商，交結文人，家資蕩盡，直至晚年成進士，作部郎，四庫館議叙，才得翰林，分校春闈，可謂有志者事竟成。然而遽卒於秋帆中丞署中，可悲也！

一〇

懷寧諸生勞竹如，詩人也。少年喪偶，里中有陳氏女，美亦能詩，遣媒說之。女窺見竹如，欣然願嫁。兩人已目成矣，爲里中富人強聘去。女臨行，寄勞生云：「聞說乘鸞許上天，幾番臨鏡自疑仙。不知淪謫緣何事，便隔蓬山路幾千。」夢見文簫私語時，想花心事要花知。分明匣底雙珠在，不忍還君祇淚垂。」

一一

余幼時同赴童子試者，有申君南屏，權奇倜儻，有溫庭筠之風，代人赴考，致遭斥革。而終成進士，外出爲令。見寄云：「隨園居士今方朔，遊戲人間作歲星。落筆便同天馬下，無人不踞竈觚聽。略施鴻爪規爲政，妙用談嘲當說經。咎鳳鞭鸞三十載，又叨剪拂到頽齡。」寄此詩時，官已報罷，掌教清江。余未及答，而君已卒。

一二

壬子春，與趙偉堂廣文遊焦山，遇詩僧巨超，茶話良久，采其詩入詩話。今春，慶大司馬奉旨到江南，勾當公事，渡江之便，拉同遊焦山。別後，巨超寄詩云：「曾向金鰲汗漫遊，西風久已別荊州。忽陪天使臨

香界，却怪神仙也白頭。海內山川蒙一盼，人間聲價重千秋。須知未滿山靈願，不把琴尊作小留。」

一三

山陰胡稚威天游曠代奇才，丙辰，同舉鴻博，終身紆鬱而亡。余初抄其駢體文三十篇，爲楊蓉裳纂取去。乃於別處搜得烈女李三行一篇，初嫌太長，難入詩話，然一序一詩，俱古妙，不忍聽其煬沒，今刻續集，不妨載之。其序曰：「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齟齬切叱曰：「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渺子榮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去，丐人爲詞，屢懇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寃痛者乎？」遂辭其母，當奔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携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闕。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久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將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令已論正豪罪，未即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嘗受

汚。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媒媼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殺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與勉勸。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大海何漫漫，千年不能移。太山自言高，精衛啣石飛。朝見精衛飛，暮見精衛飛，吐血填作壩，一旦成路蹊。豈惟成路蹊，崔嵬復崔嵬。女面潔如玉，女身溜如脂。十四頗有餘，十五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姥嫗。人笑女無聲，人憐女長啼。昔昔重昔昔，破痛不得治。有似食大鯁，禍喉連脅臍。阿母喚不膺，步出中閭闈。女身亦非狂，女心亦非癡。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昨者門前望，裂眼寧忍窺？爺仇意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白揚刃，斷作雙虹霓。磨我削麥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與仇，血肉相齏齏。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犛。前者爲饑狼，後者爲怒豺。小雀抵黃鸝，徒恐哺作糜。大聲呼縣官，縣官正聾蚩。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卒森柴崖。安知坐中間，一一梗與泥。何由厲地骨，鬼笑回牙欸。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輿臺。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角嶽嶽，多望能矜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射衣。手中何所將，血帛斑爛絲。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濛埋。細軀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弱母所憐，請母毋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仲冬節，殺氣爭驕排。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矛錐。大風簸天翻，行人色

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鵲鵲，四更嗥狐狸，五更道上行，躑躅增羸飢。舉頭望長安，盤盤鳳凰牌。下着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書，鬻我囊中桂，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墀。尙書更峩峩，峩峩唱騶歸，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即無角，豈與羣羊齊？李女倚柱嘯，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悲。有地何博博，有天何垂垂，高城不爲崩，高陵不爲墮。爲遣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跪向明府，淚落江東馳。女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羅，女誠不敢給，願官無見疑。父冤信沉沉，沉沉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下笑，生仇市中刳。顧此弱賤軀，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聲，聲如繫庖糜。明府大嗟歎，嗟嘆仍歎歎。翻翻洞庭波，洞庭非滯洄，嶄嶄邛峽坂，九折無險巖。我今爲汝尸，汝去行得知。爺仇意妍妍，舉家忽驚摧。勢似宿疹發，驟劇無由醫。同時惡少年，驅至如連鷄。銀鐺押領頭，畢命填牢陸。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廬。叩頭謝明府，搦骨難相貽。昔爲抵乳兒，今爲箭還韞。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萊。寡母倚門啼，啼於杞梁妻。女去母啖栢，啖栢今成飴。雖則今成飴，母悲轉難裁。女顏昔如玉，女髮何祁祁，女口含朱丹，女手垂春蕙。哭泣親塵沙，面目餘癢劓，宛宛閨中存，驚瘖疑病顰。姑姊看女來，簪笄不及施，鄰姥看女來，左右相呼携。各自流涕，一尺紛漣漣。鄰姥少別去，媒媼從容來，三請得見女，殷勤致言辭。公子縣南居，端正無匹儕。金銀列兩箱，纖紈不勝披。身當作官人，華榮灼房幃。頗欲得賢女，賢女勝姜姬。回面答媒媼，身實寒且微。無弟無長兄，老母心偎依。所願事力作，澀指縫裙鞵。安得隨他人，乖違母恩慈。母年風中燈，女命霜中葵。須臾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椁安當中，起墳遂成堆。一一營事託，姑姊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



堂階，爲我召鄉鄰，鄉鄰麀如圍。十歲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啣沉寃，灌鼻承醇醴。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年走大梁，趙北燕南陲。女行本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不墮濁水湄。斑斑錦翼兒，耿死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闔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頽。鮮鮮桂華樹，華好葉何奇；葳蕤揚芳馨，生在空山隈。烈火燒崑岡，三日夜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葦。蕭芝泣蕙草，萬族合一煤。燒出白玉姿。皎雪光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桂墳上栽。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離離；錯落桂樹間，千年照容徽。」

一四

句曲女史，孔靜亭退菴太僕之幼女，王孔翔公子之室也。敷腴窈窕，有大家風。辛亥春，隨其姑潘夫人來園看花，家人交口譽之。性尤愛靜，工詩。記其寄外云：「一別看看數月期，孤燈獨坐淚如絲。多情最是天邊月，兩地離愁總得知。」欲寫相思寄錦箋，徘徊無語倚窗前。勸君莫失芙蓉約，辜負香衾獨自眠。」皆性靈獨出。今年六月，忽咏殘荷云：「丰姿昨夜尙堪誇，開落無端恨轉加。早識今番摧太急，不如前日不開花。」孔翔訝爲不祥。七月間，竟以產難亡。古人所云詩讖，其信然耶？孔翔哭以詩云：「怕見秋塵點鏡臺，深閨依舊綺窗開。有時忘却人長往，疑是歸寧尙未回。」

一五

婺源施蘭阜少有清才，惜弱冠即棄儒就賈，然性頗愛詩，因王孔翔秀才以詩來見。記其新涼云：「纔聽梧桐一葉聲，瀟瀟秋氣滿江城。羅衣着體初驚薄，羽扇搖時便覺輕。逸榻清風侵簟冷，當階皓月照窗明。詩吟長夜誰爲伴，啾唧寒蛩四壁鳴。」冬夜晚步句云：「柳疎宜月上，水淺覺橋高。」又，秋懷云：「高梧帶雨綠侵窗。」七字亦佳。

一六

蔣子野受業師邵晴巖曉題美人春睡圖云：「幾分春色上花枝，雲髻慵梳睡起遲。鸚鵡簾前空學語，夢中情事自家知。」閨情詩，古人最多，易於重複，余愛其結句七字蘊藉，得古人所未有。又，樓中佳句云：「但得讀書原是福，也能藏酒不爲貧。」亦妙。

一七

甲寅，花朝前一日，余赴友人三游天台之約，買棹渡江，在舟中接到福敬齋、孫補山兩公相、和希齋大司空、惠瑤圃中丞見懷詩札，情文雙至。竊念四貴人中，惟孫公同鄉，惠公會通芳訊，若福、和二公，則雲泥迥隔矣；而何以略分憐才，一至于此。因將來札來詩演治一冊，題曰四賢合璧，以爲光耀。裝成後，又接貝勒瑤華主人寄懷二律，俱爲讀小會山房詩集，愛而矜寵之也。因故有答和之作，故將原唱俱載入全集中。茲但錄奇麗川中丞題冊後云：「飛騎急于風，詩筒逐驛筒。遙從三臆外，傳入萬花中。落筆

成仙句，開函見上公。從知諸大將，同日憶山翁。」阿雨窗轉運題云：「白髮隨園老，詩名鮑、謝如。寸心千古事，萬里四函書。文采層霄上，交親舊雨餘。虹裝歸權穩，珍重此璠璵。」太湖司馬德臥雲題云：「天下龍門啓，樞衣入恐遲。上公爭仰鏡，萬里各裁詩，翰墨連環重，聲名絕域知。即看留合璧，文采盛於斯。」

一八

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福建將軍魁叙齋論以指畫墨菊，題云：「淡中滋味意偏長，每愛秋英引巨觴。興到指頭塗抹際，墨香還道是花香。」

一九

揚州張椿齡先生，字鏡莊，立堂孝廉之父也。咏桐云：「春去花始開，秋來葉早落。何日作瑤琴，自訴妾命薄。」此二十字，覺咏桐者古未有也。

二〇

上海女士朱文毓于歸王氏，撫孤甥云：「母死誰憐汝，相携更痛心。呱呱啼不止，猶是姊聲音。」此即阮遺山「阿姨懷袖阿娘香」之意。吳蘭雪到家祝母壽云：「母曰兒歸好，連朝鵲噪頻。還將生日酒，醉汝到

家人。周琬到家見母云：「要見慈親急步行，隔牆先已識兒聲。升堂姊妹一齊問，幾日扁舟出石城？」吳夫人調蘭雪云：「滿身蝴蝶粉，知是看花回。」四詩，皆天籟也。

## 二一

江右多宗山谷，而揚州轉運曾賓谷先生獨喜唐音，素未識面，蒙以詩就正。曉行云：「白雲滌在地，遠望一川水。行入水雲中，霏霏收不起。」秋夜宿萬壽寺云：「旛動微風來，虛堂一鐘悄。階前瘦蛟影，斜月在松杪。」長生殿云：「夕殿螢飛星漢流，芙蓉香冷鴛鴦愁。嬌姿侍夜玉階立，月下相看淚痕濕。世緣安得如牛女，萬古今宵會河渚。生生世世比肩人，牛女在天聞此語。可憐私語人不知，臨邛道士爲傳之。」結句尤蘊藉。

## 二二

謝蘊山觀察公子學塘，年才十二，送灶云：「忽聞爆竹亂書聲，香黍盛盤酒正盈。莫向玉皇言善惡，勸君多食膠牙錫。」

## 二三

荀子云：「善爲易者不占，善爲詩者不說。」唐賢相楊綰能詩，終身不以示人，即此意也。杭州太守李曉

園先生，政聲卓越，而于文翰之事，謙讓不違。偶見方藕堂明府處對聯，瘦挺可愛，而不署姓名。其友姚秋槎誦其咏裙帶魚云：「瀟湘六幅已成塵，尺練誰教棄水濱。試較瘦肥量帶孔，蛟宮應有細腰人。」

二四

李滄雲給諫際與余爲三十年前之交，今年信來，叙舊論詩，情文雙至。見贈七古一章，已采入同人集矣。茲錄其曉發信陽云：「朝噉隱隱逗晴霞，秋色微茫路正賒。渡口馬如鳧浴起，入山人共鳥行斜。療饑但欲新嘗麵，子野前輩喜食麵，故及之。解渴何須浪削瓜。最喜郵程纖翳淨，風光佳處便停車。」岳陽樓云：「高樓峭起枕寒流，俯瞰長天萬頃秋。雲氣遠連山影動，浪花時蹴日光浮。毫芒不辨千峰樹，芥末難分一葉舟。領取晴和景正好，重陽風雨再勾留。」

二五

木元虛賦海後，咏海詩佳者甚少。近日奇麗川中丞云：「一片魚龍氣，茫茫匯萬川。誰能量尺寸，天獨與周旋。包括如斯耳，虛空本自然。舉頭人共見，何必問張騫？」杭州轉運阿雨窗林保云：「絕頂凌滄海，雙眸萬里馳。兩潮分晝夜，一氣混華夷。脚底虹梁直，樽前雨勢奇。恬波通貢道，巨艦集風旗。」二公各有兩首，而余以爲孟浩然、杜少陵咏洞庭，俱只一首，故割愛而刪之。

余過嘉興，邢魯堂太守遺詩箋一束。讀之，知其學杜最深。灌花云：「殘月睡鴉起，鳴蛩猶聒耳。披衣到欄前，幽花向人喜。經旬雨未沛，土脉乾無似。呼童轉轆轤，取此清冷水。繞根微微灌，侵表徐及裏。急遽少成功，俟沃方容止。澆花使花知，培植非盡美。譬如飲酒人，中自具微理。初飲漸醺然，不使傷性始。鯨吸與牛飲，豈是天全子？」臨川道中云：「十里平隄野色攢，柳條殘露尙團團。忽看白鳥雙飛起，知有漁舟下淺灘。」禮泉客次云：「短後衣衫劍佩橫，三千里外錦官城。多情今夜關山月，纔照征人第一程。」登庾樓云：「巖疆曾飲當年馬，繡壤閒耕此日牛。」

山陰邵壽民復謙，即蘇州太守厚菴先生之孫也。厚菴名大業，與余同官。而壽民從未謀面，年才二十四，已舉孝廉，讀余詩話，見寄云：「奇才不料人還在，妙論都如我欲言。賴有奚囊收拾盡，世間多少未招魂。」

松江女史莊燾，廖織雲之戚也。季春歸家云：「孤帆乍卸夕陽西，青粉牆邊柳綫低。正是內街新雨過，

鬱金裙上浣春泥。『咏牡丹云：「幾番厄兩殿春開，艷影招搖洛浦迴。昨夜月明人靜候，舞風疑有珮聲來。」』

二九

文以情生，未有無情而有文者。韻因詩押，未有無詩而先有韻者。余雅不喜人以一題排揆上下平作三十首，敷衍湊拍，滿紙浮詞，古名家斷無此種。至於上用『秋』字，下用『花』字，如秋月秋雲、桃花桂花之類，連縣數十首，是作類書羣芳譜，非咏詩也。

三〇

余少時自負能古文，而苦無題目，娶適室多不愜意。故集中有句云：『論文頗似昇平將，娶妾常如下第人。』不料晚年，四方索文者如麻，不勝其苦。故又有句云：『徵銘索序兼題跋，忙殺人間冷應酬。』

三一

三十年前，徐椒林參府在廬州，與余及蔣心餘二人最交好，常以船載薰蘭千本，爲隨園遍栽山中，花開如雪。爲人權奇倜儻。余鼓其行事，作相逢行贈之。後陞任貴州，竟成永訣。今春，余過嘉興，其子雙桂秋山，宰秀水，述及交情，彼此悲喜。索乃翁詩稿，得其自普洱寄兒云：『萬里當關日，葭灰報小陽。三

冬稱足用，一線莫虛長。瘴癘身偏健，機槍氣已藏。上林好春色，努力看花香。『題淮陰侯廟壁云：』一飯尚思酬母德，三齊寧忍背君恩？』秋山有父風，題泗亭驛云：『天子功成一劍中，故鄉鷄犬識新豐。英雄未有無情者，老淚尊前唱大風。』

三二

近人薛西原咏月云：『何處焚香下階拜，有人私語並肩行。』雖走西崑一路，而幽雋獨絕。是即『月出皎兮，姣人了兮』之餘音。

三三

常熟縣試，詩題是野舍時雨潤。某童有一聯云：『青沾沾酒肆，紅滴賣花籃。』吳竹橋太史拔爲第二。長洲縣試童子詩，題是綠滿窗前草不除。陳竹士篋有一聯云：『秀色三分雨，春痕一抹煙。』祝芷塘給諫見之，拔爲第七。二人並非看卷之人，而皆與縣官交好，故能愛才如此。否則，此詩亦被輕輕點過矣。竹士，即金纖纖之夫也。結禱五年，互相唱和。余到杭州一月，歸，纖纖竟死。先是，纖纖有書上我云：『此日碧雲秋雁，奉一函於明月樓中，他時絳帳春風，當雙拜於海棠花下。』余到蘇，果受其一拜，遂成永訣。故弔以一聯云：『雙拜花前，已償負笈從遊願，五年燈下，未了抽簪勸學心。』竹士在吳江，纖纖寄詩云：『紙樣羅衣秋樣瘦，那能禁得水天涼？』其伉儷之篤可想。



三四

余所到必有日記，因師丹之老而善忘也。其耳受佳句，亦隨記帶歸。翰林前輩沈蒿師先生懔仁咏墨床云：「誰云貪墨無休日，到底磨人有倦時。」咏鷺鷥云：「豈有諸君推甲乙，可憐公子最風標。」周去華云：「愁生肺腑登臨少，貧入衣冠慶弔疎。」慶似村云：「竹因風靜平安久，花爲春寒富貴遲。」王雲上云：「舊紗簾額寒先入，新粉牆頭月更明。」劉熙秀才聞高麗國人來索余詩，并及霞裳詩，故贈劉詩云：「驢尾得名雖較易，人心所好本來公。」龔雲洲秀才領落卷云：「囊底尙存無效藥，掌中慣畫不靈符。」張瑤英女子謝余索詩稿云：「露沾桃柳千株樹，次第春風到女蘿。」畢慧珠女子感事云：「一樣春風分冷燂，桃花含笑柳含愁。」

三五

女伶虞四官拜姚秋槎居士爲師，觀其演跌籟一齣，贈云：「壯士至今休說項，美人千古最憐虞。」後度爲女道士，號空翠菴主人。姚又贈一探春令云：「幾番花信暗相催，早自三春暮。杜鵑啼罷東風懶，看滿徑堆紅雨。」年年此際歸何處，驀地拋人去。曩斜陽烟外，一寸游絲，怎繫得韶光住？」

三六

劉震裳夢中得一聯云：「星搖似醉愁他墮，手舉難扶笑我低。」醒後續二句云：「安得仙雲生袖底，御風飛到斗、牛西。」我以爲醒語終不如夢語。

### 三七

雲貴總督楊應琚，字秋水，有賢名。入相後，以緬甸債事，致晚節不終。吾嘗以南朝吳明徹相比，殊不愧也。其孫女瓊華，嫁江寧方伯永公泰之子明新。明受業隨園，而女之父重英號山齋者，與余有舊。山齋參贊軍務，兼侍父疾，被緬匪虜去。其子鶴圃，監禁二十餘年。余過泰州，瓊華以寄弟詩見示，云：「否泰關天意，乘除運莫爭。弟兄愁失散，身世感零丁。往者家逢難，潢池盜弄兵。韜鈴煩上相，絕域播威名。寵錫從丹禁，旌旗事遠征。七擒功未就，五丈病先生。鳳詔吳江下，先大人秉臬吳門。」金鞍洱海行。監軍隨虎帳，付藥聽雞聲。畫角悲風起，明星大野傾。雄師誰控馭，小醜敢縱橫。孤壘知難守，鸞弓竟不鳴。迷途傷李廣，嘯雪感蘇卿。馬革餘生在，魚書萬里驚。天恩猶肆赦，疑獄幸從輕。季弟偏膺難，鶴圃坐獄多年。艱危志不更。珠憐沉漢水，劍恐落豐城。雁影縈離思，鴿原憶舊情。好看邀雨露，頭角再崢嶸。」

### 三八

余聞人佳句，即錄入詩話，並不知是誰何之作。甲寅三月，余遊華亭，張夢喈先生飲余古藤花下，其郎

君與載耳語曰：「家姊願見先生。」余爲愕然。已而褰簾出拜，執弟子之禮；方知詩話補遺第一卷中，曾載其所作秋信等詩故也。貌亦莊姝。其母夫人汪佛珍詩，久採入詩話第四卷中。始信風雅淵源，其來有自。其姑佛繡嫁姚氏，亦才女也。不寐云：「欹枕閒吟夢境空，殘燈閃閃影朦朧。梧桐不管人惆悵，翻盡銀塘一夜風。」他如：「一徑泥香飛燕子，滿甌茶熟亂松聲。」何須地僻心方靜，才覺身閒夢亦清。」俱妙。

三九

人仗氣運，運去則人鬼皆欺之。每見草樹亦然，其枝葉暢茂者，蛛不敢結網；衰弱者，則塵絲灰積。偶讀皮日休詩：「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方知古人作詩，無處不搜到也。

四〇

顧寧人云：「古不用銀。」余頗不以爲然。近讀張籍送南遷客詩云：「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以用銀與騎象對說，可知中國騎馬不騎象，用錢不用銀矣。

四一

白太傅因李留守相公見過池上泛舟話及翰林舊事因贈詩云：「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余己未翰林，

亦有兩相三尙書。爲之慙然。

#### 四二

吳蘭雪瞻園坐月云：「林塘幽絕似山家，坐轉闌陰月未斜。仙鶴一雙都睡著，冷香吹遍綠梅花。」徐朗齋宿泰山云：「亂石長松路不分，數聲鐘磬隔林聞。山中夜半燒殘燭，自起開窗照白雲。」二詩真清絕矣。

#### 四三

陳少陽與歐陽徹救李綱而死，廟在丹陽。乾隆庚申，廟爲火所焚，獨神像不動，袍笏依然。余過其地，見壁上題云：「兩宮消息正茫茫，廟筭徒聞罷李綱。不信九門司虎豹，獨留三疏動風霜。衣冠白晝悲東市，松柏青燐照北邙。過客漫增桑梓感，里居從古說丹陽。」又云：「草野詎干興復計，公卿無奈諫書稀。」余讀而愛之。末書「於震字一川」五字。方知即二十年前負詩來謁，自稱不蒙許可，即要投江死者也。專工明七子一體，未免鳴鉦播鼓，見賞者稀。然佳處不可泯沒。見贈云：「聲名若不逢玄晏，詞賦何由重洛陽？」圖峯秋望云：「岸走濤聲吞象嶺，樹浮天影出狼山。」延慶寺云：「地迴人烟浮水氣，樓高木葉下秋聲。」頗皆雄健。至若九江云：「商女至今歌白紵，征人幾度換朱顏。」則稍和緩，且降格而爲之。其人亡已二十餘年，憐其一生苦志，爲理而存之。

四四

郭頻伽秀才寄小照求詩，憐余衰老，代作二首來，教余書之。余欣然從命，并札謝云：『使老人握管，必不能如此之佳。』渠又以此例求姚姬傳先生。姚怒其無禮，擲還其圖，移書嘖責。余道：『此事與岳武穆破楊么歸，送禮與韓、張二王，一喜一嘖。人心不同，亦正相似。』劉震寰曰：『二先生皆是也；無姚公，人不知前輩之尊；無隨園，人不知前輩之大。』

四五

丙辰同召試者，宣州梅兆頤先生，館文穆公家，年六十許，和藹朴誠，與余爲忘年交。今甲子已過，訪其遺稿不可得，近才獲其遊敬亭山云：『春色忽云暮，翦然萬木齊。命駕越市塵，扶杖尋岩棲。白雲停陰嶺，清流貫長溪。碑碣撫殘廢，臺榭憑高低。好花橙旁出，時鳥林間啼。古人不可作，勝地無荒蹊。恐如桃花源，再至漁舟迷。』

四六

尹似村公子，亡後無子。余詩話中有意多存之。今又在破篋中檢得其哭松兒二首，云：『呻吟不聽有兒音，說起生前感倍深。忍病怕投良藥苦，佯歡且慰阿爺心。悠悠短夢今朝醒，小小孤魂何處尋。葬汝

劉家邱墓側，添衣調食自能任。鬪乃余之乳母。『東西未辨合遊嬉，天性偏生解孝思。繞膝常將梨棗奉，午眠低喚幔簾垂。看栽花竹攜鋤立，愛弄圖書學父爲。老泪拋殘作達語，詩人多半見兒遲。末句諷隨園。』  
和梅岑憶舊云：『一聲欸乃盪歸艘，別泪交流灑大江。乙酉北上，梅岑送至浦口。共喜人眠茅店榻，怕聽雞唱五更窗。攀楊難繫征車遠，代面全憑尺鯉雙。記得分岐春二月，翠濃驛路正幢幢。』偶逢花市也閒行，老去風懷總不情。舊雨關心推大弟，青雲得路讓諸兄。女爲兒子姬爲友，竹作屏風書作城。自笑未能除結習，與人爭處是詩名。』

#### 四七

四十年前，余讀鍾伯敬慰人落第云：『似子何須論富貴，旁人未免重科名。』以爲佳絕。不料甲寅七月，偶翻唐詩，姚合送江陵從事云：『才子何須藉富貴，男兒終竟要科名。』鍾先生如此儉詩，傷事主矣。

#### 四八

青衣鄭德基詩云：『春風二月氣溫和，麥草初長綠滿坡。牧豎也知閒便好，橫眠牛背唱山歌。』又，咏簾內美人云：『到底春光遮不住，還如竹外看梅花。』此二首，皆天籟也。余命阿通代爲評點，竟忽略看過，終竟詩學不深。

四九

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註作譬喻解。此詩之所以重比興也。韋正己曰：「歌不曼其聲則少情，舞不長其袖則少態。」此詩之所以貴情韻也。古人東坡、山谷，俱少情韻。今臧園、甌北兩才子詩，闢險爭新，余望而却步，惟于「情韻」二字，尙少絃外之音。能之者，其錢竹初乎？惜近日學仙，不肯費心矣。

五〇

余親家蔣梅厂三子有河東三鳳之稱。其長子辛之詩，久入詩話。今春再過蘇州，其弟蔚、夔又以詩來。蔚咏周孝侯射虎歌云：「將軍射虎如射牛，白額橫死南山頭。將軍縛賊如縛虎，枉說使君兼文武。銜命往討齊萬年，忠孝之道難兩全。草中狐鼠何足盡，英雄受制嗟可憐。援兵四絕鼓不止，按劍一呼創者起。猛虎入檻何能爲，五千健兒同日死。吁嗟乎！於菟之氣能食牛，烈士豈解爲身謀？不然縛虎莫縛賊，依舊射獵南山頭。」苦雨云：「別館深嚴作總持，焚香掃地坐裁詩。朝來嵐氣衝簾入，正是山樓雨過時。」夔春陰云：「綠波知共板橋平，香霧霏霏濕落英。寒暖難憑三月候，溟濛未定片時晴。山齋客過苦仍合，水國潮多草亂生。差喜疎疎添逸響，幾回細雨和茶鐺。」他如：「田中午熟狙公芋，溪上低開鹿女花。」亦工。

五一

丙辰冬月、余年二十一歲、初識吳江李蓴溪光隱于長安小市、詩話中曾載其見贈五律一首。今甲寅秋、六十年矣、其子會恩秋試來園、讀其詩、喜蓴溪之有子。用韓蘄王云：「枉爲君王賦式微，中原不復望旌旗。廉頗披甲心猶壯，魏絳和戎事已非。誰使渡江來白馬，竟忘行酒有青衣。千秋遺恨無人識，回首琴臺一雁飛。」咏雪云：「舖平萬戶白如海，只有炊烟一縷青。」新竹云：「秉節初終才挺幹，入林先後漸忘形。」

五二

君子不以人廢言。嚴嵩鈴山堂集頗有可觀，如：「捲幔忽驚山霧入，近村長聽水禽啼。」「沙上柳松烟霽色，水邊樓閣雁歸聲。」皆可愛也。又，阮大鍼有句云：「露涼集蟲語，風善定螢情。」後五字頗耐想。

五三

海剛峯嚴厲孤介，而詩却清和。嘗見鷲峯寺壁上有贈竹園隱者云：「寂寂江村路，何煩命駕過。羊求志地遠，松竹到門多。野外常無酒，田間別有歌。洗杯深酌處，落日在滄波。」末書「海瑞」二字，筆力蒼秀。



五四

余少時讀會真記，嫌元九薄倖，題云：「疑他神女愛行雲，故把鴛鴦抵死分。秋雨臨邛頭雪白，相如終不棄文君。」程魚門恪守程、朱之學，批云：「此詩斷不可存。」余唯唯否否，而終不能割愛。後讀唐太常寺參軍秦貫所撰鄭恒及夫人崔氏合棺墓志，方知唐人小說，原在有無之間，不必深考。余題詩用意深厚，故可勿刪。

五五

同年許紅橋廟一字光庭，詩學放翁。歿後，其子小橋攜父詩來謁，無力付梓，摘其柳州舟次云：「山戰火龍看野燒，水喧銅鼓渡驚灘。」虎邱云：「渡口日斜人散影，柳梢風靜鳥啼烟。」雁字云：「殺青須仗摩天翮，飛札疑追逐日人。」江上云：「敗蘆藏艇炊烟出，古樹翻鴉落葉頻。」雜咏云：「牛後難防燒尾火，馬前還怕打頭風。」蹄輕驕馬嘶風立，聲泄荒雞撲雪啼。「隨大府勸農云：「風翻穠稔皆垂頸，人仰旌旗盡舉頭。」又有謝孝子詩。孝子，會稽人，名振宗，以申父冤故，袖鐵椎，打碎天安門內石獅子，投冤狀，發黑龍江充軍，而父冤卒白，亦異人也！詩長，不備錄。

五六

余集中有佳兒歌，爲同年李竹溪陳之子燧作也。三十餘年，問消息不得。今年在杭州遇李塔陳鴻舉，爲仙居令，誦其近日句云：『體因慣病翻忘藥，人不工詩亦自窮。』嗚呼！才則猶是也，而近狀可想矣。

### 五七

余在虞山，竹橋太史來，誦其代松雲太守贈翻如小詞云：『野芳浜水明如鏡，忽然照見驚鴻影。來也抑何遲，今宵莫反而。』芳名才兩字，摹盡真風致。醉眼倒還顛，疑同美少年。翻如男故。』

### 五八

人但知詩之新秀者難，而不知詩之奇闢者尤難。鎮江張棟鈞平伯遊老人峯云：『空洞足誤踏，崩一成衆響。歷險雖十里，炫奇已百賞。』蘇州楊鴻儀吉過積溪云：『路轉孤村明，橋橫一溪渡。雷雨晴亦驚，蛟龍凍猶怒。』嘉興戴光會宿淨慈寺云：『月色下平地，人影上茅屋。湖上諸螺峯，環拱如匍匐。』又，常山云：『纜從山脊牽雲去，舟向波中卷雪來。』皆奇峭可喜。

### 五九

秀州詩人吳文溥，別十五年，今秋忽來，詩已付梓，讀之，轉多窒碍，不如從前之明秀，信境遇之累人，而師友之功不可少也。錄其新句之可愛者，如：『竹裏不知屋，水邊聞有雞。』『問徑花相引，開門鳥亂啼。』

『風靜溪逾響，雲來樹欲移。』皆佳。又一絕云：『酒後客來重酌酒，飛花留客送殘春。主人醉倒不相勸，客轉持杯勸主人。』

六〇

錢璵沙先生公子名枚者，其初生時，適余到，故仿蔡中郎以名與顧雍故事。後舉孝廉，詩才清妙。策馬云：『策馬關門外，蒼茫未識塗。一鞭殘照下，回首白雲孤。路險愁冰滑，身欹待樹扶。自憐儂太瘦，髀肉本來無。』過常州云：『節過白露寒猶淺，岸近丹陽水漸低。』

六一

太湖有東西洞庭七十二峯，奇秀可愛。官其地者，事簡民淳，最爲樂土。司馬德臥雲先生隔招余往遊，小住三日。適司李程前川恩樂執贄門下。表姪張碧川際在幕中，出新月、梅花兩詩稿見示。想見僚屬多才，主賓風雅，可謂不負此湖山矣。德公咏新月云：『一綫晶光上畫欄，漫疑素魄本非團。微開玉女窻中鏡，半吐嫦娥白裏丸。曲曲黛眉如淡掃，明明青眼似相看。愛他坐到西山晚，忘却深閨翠袖寒。』又，『漫收兔魄含全璧，深隱雲鬟只半粧。』梅花云：『瘦態每宜輕霧後，殘粧最愛晚香餘。』程前川新月云：『剛同翠黛新描後，好比秋波乍轉餘。』蚌珠才吐仍銜口，寶鏡方開未出奩。張碧川新月云：『似竟怕爲天曉別，誰能留到夜深看？』斗宿自明如昨夕，樓臺先得向依稀。『無多特別仍相見，若太分明豈作

逢。梅花云：『那防觸撥香盈袖，忍掃橫斜影上墀。』俱佳。

### 六二

蔣子野辟從余遊洞庭兩山，吟興頗豪，多紀遊之作。其登莫釐峯云：『草深蒸霧濕，地曠受風多。叢樹陰猶轉，飛禽影不過。』望太湖云：『山都包水內，浪欲拍天浮。』宿石公山禪院云：『百尺丹梯削翠屏，下蟠曲磴透瓏玲。峰頭礙足前無路，洞腹穿雲上有亭。天闊湖光千頃白，更深佛火一燈青。我來不敢吟高調，多恐蛟龍出水聽。』又，和德司馬新月，有『時剛落日半稜多』七字，亦未經人道。

### 六三

提督楊禮，儀徵武進士也。通識懿文，康熙間，受知聖祖，召入南書房，與何義門、蔣南沙諸前輩，同校書史。後提督兩湖。晚年歸老。具盛饌招余文謙。壁挂一器，形如喇叭，長二丈許，糊以黑紗。指示余曰：『此軍中所用順風耳也。將軍與軍師有密謀則用之。相離甚遠，其語只二人聞，他人不聞也。』壁上見許登瀛觀察贈一聯云：『天祿校書名進士，岳陽持節老將軍。』殊切。

### 六四

紅蘭主人有句云：『西嶺生雲將作雨，東風無力不飛花。』其僕和福有句云：『一雙白鳥東飛急，知是西山

暮雨來。」

六五

溧陽秋夢松夢中得句云：「衆鳥歸來托，繁林得所天。」初不解所謂。後會試場題與前詩意相合，韻限「天」字，即用夢中句。試官以其詩暗合聖意，遂入選。旋官翰林。

六六

顧仙根，興化人也，有買僕詩云：「我家得一僕，人家失一子。同是父母心，還當慎驅使。」可稱仁言。

六七

湖北蒲圻縣萬羊菴有吳荊山尙書題壁五律，內有「翻」字、「恩」字。和者如雲。楮筠心學士視學其地，有「魚版空王法，鶯花造物恩。」又，「去路原來路，君恩是佛恩。」吳白華侍郎有「小鳥踏花翻」之句，押「翻」韻極新。盧沅琰湘舫過其地，云：「斷雲千樹暝，殘照一雅翻。」

六八

奇中丞於蘇藩任內，考紫陽書院，鼠鬚爲筆題。諸生課卷三百餘本，絕少佳句。止有黃一機：「揮毫驚

紙嚙，起草憶燈窺」二句，爲一時之冠。

六九

盧湘臈拔貢，朝考被斥，捐州判，赴皖需次。自嘲云：「不爲折腰吏，權作磕頭蟲。」

七〇

吳門多閨秀，近又得袁麗卿淑芳病起云：「月照欄杆影半斜，夜涼如水袂衣加。經旬臥病紗窗裏，孤負一欄指甲花。」猶自慳慳懶下樓，憑欄閒弄玉搔頭。今朝風自來西北，東面珠簾可上鉤。」汪宜秋壓軫中秋無月云：「擬向嫦娥訴幽恨，昏昏月又不分明。」雪云：「窗外竹梢三兩個，壓低漸近碧欄杆。」金織織和同人集耘勉齋云：「綠綺攜來橫膝上，夜涼彈醒水仙花。」病起云：「鸚鵡不知人病久，朝朝樓上喚梳粧。」又，贈某女士云：「謝家飛絮蘇家錦，如此才眞未見來。」余以爲此句是織織自道。

七一

錢塘項爨金門在吾鄉，大開壇坫，一時風雅之士，歸之如雲。余到杭州，必主其家。讀其謝胡葑塘招遊湖上云：「閒于翹足鷺，樂似聚頭魚。」落葉四句云：「客徑夜隨寒雨墮，僧窗晴帶白雲飄。繞坡層窄過羣鹿，臨水蕭疎抱一蜩。」不愧老手。



##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 一

鰲澹來刺史從太倉寄近作見示。菜花云：「繞村種菜春環屋，鋪地黃金人住家。若論生材求濟世，萬花都合讓斯花。」偶成云：「薄官頻年鬢欲斑，平生心在水雲間。天憐衰吏無他樂，許看東南一帶山。」想見襟懷，不愧名臣之後。

### 二

雍正癸丑，余年十八，受知于吾鄉總督程公阮，送入萬松書院肄業。其時掌教者為楊文叔先生，諱繩武，癸巳翰林，豐才博學，蒙有國士之知。後掌教鍾山，而余適宰江寧，時時過從。先生歸道山後，音問遂絕，今五十年矣。甲寅春，其孫儀吉孝廉以詩一冊見示。讀之，細膩工整，不愧家風，嘆德門之有後。諸葛墓云：「沔水東流繞定軍，秋風遙拜臥龍墳。大星磊落淪荒土，八陣縱橫隔暮雲。共說公才真十倍，可憐天意竟三分。憑高欲下沾襟淚，籌筆樓高日又曛。」旅思云：「十度月圓猶作客，一年秋到倍思家。」



弔劉司戶云：「官寺豈容操國柄，文章原不重科名。」落第出都云：「葵藿但知傾曉日，芙蓉何敢怨秋風。」  
孝廉名一鴻。

三

江寧李太守，號榕莊。護蘭詩云：「似離故土非其性，才到人家便作難。」移置幾番遭僕患，愛憐真當養兒看。」二聯殊有風趣。

四

廣西羅城縣，國初爲烟瘴之地。于清端公自記年譜云：「同去僕從，死亡殆盡。余族弟秋江，謫署羅城尉，賦詩云：「簇簇奇峰列畫屏，萬山遙護一城青。地因太險田無稅，迹可留仙石有靈。北嶺曉鐘催曙色，西江秋月冷烟汀。參軍未處邊陲慣，蠻語還須仔細聽。」屋後青山舞鳳凰，簷前奇石學鴛鴦。挈瓶沽酒向墟寺，吹角引牛歸牧場。抱社兩株榕樹古，沿城一帶棗花香。誅茅蓋起三層屋，珍重行人指法堂。」

五

吳江徐君星標善弈秋之技，予旣爲銘墓。其子山民，澧源、媳吳珊瑚瓊仙俱工詩。山民春曉云：「廿四番花算不清，黃鶯杜宇總春聲。傷心只有芭蕉葉，愁雨愁風過一生。」珊瑚咏螢火云：「月黑誰攜星一點，風高

吹上閣三層。蒲葦撲墮知何處，笑問檀郎見未曾？『夜坐聞笛云：』粧樓風影夜蕭蕭，檢點牙籤倦欲拋。何處一聲長笛起，隔簾吹月上花梢。』

## 六

眞州鄭鴻，字秋影，張南垞之侍史也。能詩，偶以醉失歡，遠走京師，竟致客死，年僅二十。員帆山抄其遺詩，囑張石民追寫小像。詩云：『閉門却到夕陽斜，自笑茅簷小小車。偏是西風最多事，書聲偷送到鄰家。』石民寫像畢，題云：『青年誰與頰添毫，惜爾生前未我遭。老去見花都懶畫，多情還寫鄭櫻桃。』

## 七

杭州沈清任觀察，余門下門生也。中年殂謝。余求其詩不得，僅錄其沁園春一闕云：『天放憨僧，行脚打包，還歸故鄉。笑六十年來，電光倏忽，三生石上，夢影荒唐。小住爲佳，長行不得，從此舟車不用忙。生花眼，借一編在手，字字行行。吾家老屋頹墻，只糊壁人兒費村量。看鄂渚書來，歸舟待泊，錦官收散，花事終場。鶴髮朝梳，金經夜課，隨分生涯自主張。閒中趣，寫梅花數點，也送清狂。』

## 八

甲子年，余過宏濟寺，見西林相公題壁詩，已錄登詩話。甲寅，阻風，又至寺中，默默七代孫某抄鄂公父

子詩來，皆五六十年前事，余爲之愴然。再錄相公一絕云：「山扉石徑上人家，小住清涼引妙車。欲挽江聲迴樹杪，可憐那岸是繁華。」其時，公子容安隨行，年尚幼，後總督兩江，重遊此寺，讀先人之作，題贈默默云：「少小經行處，江山感舊因。君能重會面，我是再來人。問法心無住，趨庭跡已陳。然燈覽題句，忍淚對青春。」

九

金陵水月菴有僧鏡澄，頗能詩。閉戶焚修，名場竟不知有此人，殊可敬也。惜桐云：「獨樹作僧伴，摧枯傷我情。從今茅屋下，無處聽秋聲。」落葉云：「落葉寒生徑，冬蔬秀滿畦。要將茅舍補，試看稻堆齊。窗破宜糊紙，墻穿合補泥。春風待來歲，也有燕雙棲。」

10

蘇州胡眉峯屢見贈云：「青山供養忘機客，紅粉消磨用世才。」泰州孫虎山題云：「名到驚人何況早，生當並世不嫌遲。」松江劉春橋題云：「看花興致憐才性，此是先生未了緣。」上海李林松仲題云：「真才子必得其壽，謫仙人未免有情。」淮上程謫人元吉云：「風流何減白居易，天下不名元魯山。」又，「有福不離花世界，無愁常喜竹平安。」皆可誦也。

女弟子席佩蘭，詩才清妙，余嘗疑是郎君孫子瀟代作。今春到虞山訪之，佩蘭有君姑之戚，縞衣出見，容貌嫵媚，克稱其才。以小照屬題，余置袖中，即拉其郎君同往吳竹橋太史家小飲。日未暮，而見贈三律來。讀之，細膩風光。方知徐淑之果勝秦嘉也。其詩云：「慕公名字讀公詩，海內人人望見遲。青眼獨來幽閣裏，縞衣無奈澣粧時。蓬門昨夜文星照，嘉客先期喜鵲知。願買杭州絲五色，絲絲親自繡哀絲。」深閨柔翰學塗鴉，重荷先生借齒牙。漫擬劉公知道韞，直推徐淑勝秦嘉。解園敢設青綾障，執贄遙塞絳帳紗。聲價自經椽筆定，掃眉筆上也生花。「南極文昌應一身，幸瞻藜杖拜星辰。一編早定千秋業，片語能生四海春。詩格要煩裁僞體，畫圖敢自秘丰神。問公參透拈花旨，可是空王座下人？」佩蘭小照幽艷，余老矣，不敢落筆，帶至杭州，屬王玉如夫人爲之布景，孫雲鳳、雲鶴兩女士題詩詞，余跋數言，以志一時三絕云。

## 一一

余三月間，到狄小同家，柔之夫人挈女兒出見，年才十四，而詩筆清雅，字亦工秀。贈樓氏姊云：「巧髻梳成斂翠蛾，芳姿自惜性偏和。婀娜不效楊家舞，婉轉猶能薛氏歌。瓊樹朝朝臨日見，蓮花步步踏春過。誰家種玉人僂倖，得伴新鶯附蔦蘿。」

一三

余飲孫雲鳳家，飯米粗糲，而價甚昂，知爲家奴所給。歸寓，適有送白粲者，以一斛貽之。雲鳳不受，札云：「來意已悉。」蓋疑老人以米傲之也。余殊覺掃興，即題其札尾云：「一囊脫粟遠相貽，此意分明粟也知。底事堅辭違長者，閨中竟有女原思。」雲鳳悔之，寄賀新涼一詞以自訟云：「傍晚書來速，道原思抗違夫子，公然辭粟。已負先生周急意，敢又書中相瀆。況贄禮未修一束。我是門牆迂弟子，覺囊中所賜非常祿。不敢受，勞往復。寸箋自悔忽忽肅，或其間措辭下筆，思之未熟。本借湖山供笑傲，何意翻多怒觸。披讀處，難勝踖踖。無賴是毫端，今以前愆，仍付毫端贖。容與否？望批覆！」

一四

嘗讀劉長卿重過曲江詩云：「何事最傷心，少年曾得意。」蓋唐時進士登科，多同遊曲江之故。余甲辰到廣西，蒙撫軍吳樹堂先生飲余于八桂堂，是五十年前金震方中丞拜表薦余處。追憶少時恩知，爲之悽絕，一坐竟不忍起。口號一律云：「森森八桂翠參天，此處曾經謁大賢。知己平生人第一，白頭重到路三千。薦章海內猶存稿，往事風中已化烟。夢自難尋腸自轉，幾回欲起又留連。」當年留別中丞七排十二韻，僅記一聯云：「萬里闕前修薦表，百官座上獻文章。」

余過馬嵬，前後題詩八首，自謂發揮盡矣。近見祝芷塘給諫題云：「元之政事廣平參，誰盡君心逸欲耽。若使開元初載入，也同鐘鼓樂周南。」不作河東妬女津，九原粉黛有餘春。美人自恨西方少，身死猶教美別人。」第一首猶是拙集，但使姚崇還作相，君王妃子共長生」之意。第二首專指士人取冢土敷面，可去癥痕之說。可謂斬新日月。

虞山邵松阿先生爲其孫婦作傳云：「婦姓趙，名同暉，字洵嫻。幼時學諸姑禮佛，及讀論語「攻乎異端」。喟曰：「吾初以爲西方聖人，今乃知鑄一大錯也！」其敏悟如此。愛作詩，案置王禮堂、趙雲松、及隨園三人詩，謂松阿曰：「兒以爲西莊學富，雲松識高，至隨園先生，則各體兼該，學識雙到矣。」余聞之，甚慚。因記芷塘給諫見贈云：「我讀君詩如讀史，能兼才學識三長。」與其言相合。然祝公是老作家，而洵嫻一弱女子，竟聆音識曲，尤難得哉！年二十餘，以婉難亡。咏七夕云：「拜罷雙星後，穿針上畫樓。一鈎今夜月，萬古此時秋。玉露閒階濕，金風小院幽。更深人未臥，何處笛聲愁。」咏鏡云：「照人空見影，是我總非真。」菊花云：「經霜秋正老，帶月夜初長。」

一七

崑山徐嬾雲，露秀才買書無錢，而書賈頻至，乃自嘲云：「生成書癖更成貧，買客徒勞過我頻。聊借讀時伴問值，知非售處已回身。乞兒眼裏來鴉炙，病叟床前對美人。始歎百城難坐擁，從今先要拜錢神。」余幼時，有「家貧夢買書」之句，蓋實事也。今見徐生此詩，觸起貧時心事，爲之慨然。徐又有句云：「風威兩岸荻，雪意一天雲。」

一八

祝芷塘咏藥云：「嘗遍苦甘千百味，活人常少殺人多。」趙雲松憎蚊云：「蚊便攪人終夕，宵小由來不在多。」程荆南席上云：「名士庖厨宮氣少，山人冠履古風多。」吳蘭雪見贈云：「三朝白髮題襟遍，一代紅妝立雪多。」四用「多」字，俱妙。余春日園中亦有句云：「晴日不愁遊女少，美人終竟大家多。」

一九

虞山趙氏多才，有名同鉅字子梁者，疑是洵嫻女士之兄。詩善言情，題若冰妹小照云：「憶得深閨未嫁年，阿兄把卷妹隨肩。小紅剛報醮醺放，草草梳妝到最先。」山塘云：「春風油壁過山塘，雙眼迷離詫艷妝。我亦多情祝飛絮，要他吹上繡衣裳。」采菱云：「草草盤頭便出湖，水雲深處笑相呼。儂家不是貧多

得，風信明朝知有無。」消夏云：「掃眉深淺費工夫，雲髻高低索婢扶。插過珠蘭餘幾朵，不知還够餉人無？」又，對鏡起句云：「憔悴竟如此，非君我莫知。」可稱超絕，惜下半首稍平，故不錄。其室人屈婉仙亦能詩，七夕云：「花自輕盈露自淒，碧闌干外玉繩低。不知何處凡鳥鵲，僥倖雲霄一夜棲。」

## 110

織織亡後，竹士過歸家有感云：「愁聽花鈴語繡幃，封題如故笑言違。傷心小女無知識，繞膝詢姑何日歸。」「新秋已報海棠開，可奈塵生舊鏡臺。莫怪見花拚一慟，去年曾折一枝來。」旅牕蟲語警秋心，小病奄奄奈夜深。記汝當年珍惜意，露涼不敢立花陰。」題織織小照云：「繡幃茶烟碧散絲，分明桐院比肩時。千呼不下卿何忍，一一如生我尙疑。」絮語曲欄邀月證，尋詩深夜怯花知。可憐病後伶傳甚，莫怪珊珊玉步遲。」又句云：「仙原暫謫留難住，事太傷心淚轉無。」

## 111

吳江閨秀汪宜秋春夜詩云：「坐愁換過燭三條，纔向妝臺卸翠翹。只恐眠遲難早起，明朝記得是花朝。」掃墓云：「略慰九原思子意，今朝弱息挈孫來。病軀只恐難重到，家事從頭訴一回。」夜坐云：「貪涼自啓綠窗紗，風細爐煙縷縷斜。急把殘燈遮遮護好，方纔結得一雙花。」病起云：「手戰愈增書格弱，目昏翻厭紙窗明。不知春是何時去，綠滿簾櫳夏景成。」題玉函女士小照云：「空塔策策墮梧桐，怨笛清砧斷續風。」



只恐嫦娥也愁絕，良宵深閉廣寒宮。」宜秋家赤貧，夫外出五年，撐拄家務，撫養五兒，俱以針黹供給，而有才如此。

二二

趙子梁咏白牡丹云：「斷無富貴能安素，莫笑花枝愛着緋。」陳秋史懷白雁云：「平沙夜月空留影，遠水蘆花何處灘。」

二三

老友徐靈胎度曲嘲時文及題墓詩，余已載詩話中。甲寅八月，其子榆村儻送其兒秋試，又度曲贈我云：「千山萬水，裝點了吳越規模。天地又躊躇，須生个奇才異質，風雅超殊。放在中間，空前絕後，著出些三教同參萬古書。更不讓他才華埋沒，又把月中丹桂，天街紅杏，閨苑瓊株，一一都教攀住。略展經綸，便使那萬戶黎民，爭稱慈父。纔許他脫却朝衫，芒鞋竹杖，歷盡了層巒疊嶂，游遍了四海五湖。方曉得花月神仙，詩文宗主。贏得隨園才子，處處家家個個呼。端的是菩薩重來，現身說法，度盡凡夫。咱也乞灑楊枝一滴，洗淨塵心，跳出迷途。」

二四

余雅不喜元遺山論詩，引退之「山石」句，笑秦淮海「芍藥蔷薇」一聯爲女郎詩。是何異引周公之「穆穆文王」，而斥后妃之「采采卷耳」也。前于詩話中已深非之。近見毛西河與友札云：「曾遊泰山，見奇峰怪嶸，拔地倚天；然山澗中杜鵑紅艷，春蘭幽香，未嘗無倡條冶葉，動人春思。此泰山之所以爲大也。大家之詩，何以異此？」其言有與吾意相合者，故錄之。

## 二五

採詩如散賑也，寧濫毋遺。然其詩未刻稿者，寧失之濫。已刻稿者，不妨于遺。

## 二六

上海明經王梅嶼，淹雅能文，秋試屢薦不售，賦詩云：「蓬鬢依然絕世姿，敢將新樣畫蛾眉。鴛鴦欲繡偏難繡，腸斷迴針欲刺時。」較之唐人「苦恨年年壓金綫，爲他人作嫁衣裳。」更覺深婉。

## 二七

乾隆乙卯春，予游吳下，海上書生王仲堅，寄落花十六株爲壽，系詩云：「不羨安期棗似瓜，不須丹鼎煉黃芽。稱觴何物堪同獻，洛下飛來第一花。」數叢淺碧間深紅，艷重香多薄日烘。自笑傾心同小草，也隨桃李領春風。署名稱「私淑弟子仲堅」。于余素未謀面，而傾倒若此。且華女史朱秀甫文賦，其室人也，

亦工吟咏。前已采其撫孤甥詩，茲復錄其春暮云：「春去分明有淚痕，絲絲微雨洒黃昏。殘紅落地無人管，蝴蝶飛來也斷魂。」瓶中海棠云：「酒後輕紅暈玉肌，百花誰及海棠姿。綠窗書靜嫌無伴，拗取名花當侍兒。」

二八

平江卜蕙塔旧亭閒居詩云：「偷脩松竹絕塵喧，小築青山郭外村。無數落花浮水面，盡隨鷗鳥到柴門。」偶成云：「一窩青箬買茶回，忙煮清泉試幾盃。推戶恐驚啼鳥去，捲簾喜見落花來。隣翁只護穿籬笋，稚子爭偷拂檻梅。詩債爲愁多負却，海棠開到牡丹開。」二詩，不減放翁。

二九

如皇志：「淳熙中，東孝里莊園有紫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有觀察見，欲移分一株，掘土尺許，見一石，題曰：「此花瓊鳥飛來種，只許人間老眼看。」遂不敢移。自後鄉老誕日，值花開時，必宴于其下。有李嵩者，三月八日生，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

三〇

鄭魚門志論先生督學江南，清廉愛士，所識拔皆一時名流，沈文憲公亦出門下。偶到金陵，遊莫愁湖，有

句云：「我來湖上愁難了，不信當年有莫愁。」已而落職。行至西湖，別諸門生云：「此後相逢明月夜，定知相憶在西湖。」亡何，竟歸道山，停柩湖上。人皆以爲詩讖。

三一

王元章西湖詩云：「湖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近有以詩干人而索值者，余戲書此以示之。

三二

有漢西門袁某賣麪筋爲業，咏雪和東坡云：「怪底六花雜繡出，美人何處著針尖。」又，杭州縫人鄭某有句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不暖舊綿花。二人皆賤工也，而詩頗有生趣。」

三三

禮親王世子檀檉主人，年少多才，客春，托桐城吳種芝太史索和紅豆詩，余尙未答。今春，又托尤水村以詩索序，讀之，美不勝收。姑錄其火盆十二韻云：「鎔鑄因良冶，圍圓制作嚴。候移暄冷易，匠巧實華兼。熾炭鎔拳石，飛灰散白鹽。獸環分四角，銅耳露雙尖。箸撥金莖小，筩挑玉腕纖。非鎔茶可沸，象鼎器無嫌。刺繡依秋閣，裁衣傍錦幃。暮霜凝北戶，疏雪灑南檐。密室春先到，沉檀熱更添。冰壺初解凍，書案漸生炎。微覺披裘煖，無煩裹手拈。蕭條人靜後，試捲却寒簾。」以仄韻而能整練若此，是何

許才力耶！

三四

閩秀王貞儀字德卿，宣化太守王者輔之女也。隨其父調戍塞外，過潼關云：「重門嚴柝，盤嶺踞咽喉。白日千巖俯，黃河一綫流。」登岱云：「谷雲蒸萬岫，海日浴三宮。」女嫁宣城詹牧，辰沅道中云：「霧氣昏崖底，猿聲咽樹間。」俱有奇傑之氣，不類女流。同里余秋農秀才贈詩云：「修到詹何定幾生，吟紅閨裏有雙聲。六朝山色分眉翠，九折黃流沁骨清。海徽宏篇饒健氣，鶯花小製亦多情。自慙同住烏衣巷，不識西隣道韞名。」

三五

余壬戌外用，走辭首相鄂文端公，蒙公留飯，論當代名臣，公少所許可。雖以楊江陰、尹望山之賢，公意未滿也。余再三問。公曰：「汝此去惟有河督顧用方踪一人耳。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稱爲鐵牛，我許爲鐵漢。汝往見之，但告以是我門生，渠必異目相視。」余到清江，走謁，覺丰采溫肅，果饒道氣。諄諄以勿好名爲戒。未幾，公移節濟寧，遂永訣矣。今五十餘年，長安趙礫亭先生寄手卷來，乃公在夢中懷余座主留松齋少宰詩也。原唱云：「歲晚偏多興，寒山畫不成。松披雲半嶺，人立月三更。飄渺金臺遠，滌滌濟水清。扁舟風雪夜，似聽叩門聲。」吾師和云：「有夢憑誰寄，新詩畫裏成。信隨秋雁遠，魂想

御風輕。飲水心常淡，觀河笑比清。陽春雖強和，終讓鳳凰聲。」詩成，會稽王祺爲作畫，余加跋後，仍送還。疎亭，松喬先生之戚也。

### 三六

詩有通首平正，無可指摘，而絕不招人愛。晉人稱王安北相對不厭，去後人亦不思是也。唐霍王元軌有賢名。或問人：「霍王何長？」其人曰：「無長。」問者愕然。乃答曰：「人必有所短也，而后見所長。」霍王無所短，又何所見其長？「二事，皆可參悟。」

### 三七

新安王太守廷官偶過隨園，見園丁砍竹補籬，因得句云：「惜花須記把籬編。」苦難于對。一日，獨酌無聊，忽得「嗜酒不妨和影醉」七字，急書以示余。余覽之，擊節不已。因記范味醇旅思云：「夢醒挑燈抱影眠。」亦佳。皆本于六朝「閒行影自隨」五字也。

### 三八

伊公子繼昌字述之，小尹太守公子也。年少，而詩筆甚佳。今春余過邗江，出詩見示。霜信云：「莫道堅冰意尙遲，新寒料峭已霜期。橋頭可驗惟人跡，鏡裏難期是鬢絲。涼夜豐山鐘暗遞，悲風絕塞草先知。」

楓林染遍如花樣，消息傳來又幾時。」

三九

大興方介亭離棋，竊船主人之弟也。過隨園見訪，適余已赴蘇州，蒙其題壁云：「白門繫纜月初生，欲訪隨園坐待明。若使當年戀斗米，安能此地駐長庚？著書久讀知風格，好句遙傳見性情。人到蓬山還隔面，追公直下潤州城。」

四〇

杭州李堂字允升，不事舉業，爲人權棧店事。余到杭州，以詩求見，年才弱冠，貌亦溫雅。記其早秋即事云：「鎮日柴扉掩綠陰，久拋雙屐罷登臨。入秋病鶴惟耽睡，經雨涼蟬欲廢吟。揀墨試磨新得研，焚香閒撫舊修琴。謙師煮茗通三昧，興好頻攜短策尋。」佳句，如：「雨聲初到樹，寒氣欲侵衣。」「蘋牽花片聚，水嚙樹根虛。」「凍解空池梅有影，雪鋪幽砌月無痕。」皆清雅可誦。

四一

華公子岑松，秋槎明府之子也。西湖雜詩云：「人穿柳絮如沖雪，船傍梨花半入雲。花壓玉樓春至早，月留金管夜歸遲。」

#### 四二

松江陳花南，官居理問，而卜居西湖梅莊，置身吏隱之間。有君山尋浮遠亭詩，云：「不識君山路，偏尋浮遠亭。江濤迴岸白，樹色接城青。樵響來何處，禪扉靜不扃。娟娟修竹裏，何日讀黃庭？」

#### 四三

吳門樊紹堂善隸書，能畫，工篆刻，年三十而亡。詩稿散失，謹記其別隨園一絕云：「西向倉山謁我師，離魂渺渺有誰知。真空悟徹三千界，待索靈根再學詩。」

#### 四四

康熙乙卯，史胄斯宮詹公典試浙江，子文靖公年十八，讀書京邸，宮詹令遲歲觀場，不必亟亟。文靖公必欲觀光，私求其母彭太夫人。彭述宮詹之意，且笑曰：「無力措辦考具。」文靖公儉拔太夫人金簪去，曰：「辦卷燭足矣。」太夫人佳其志，許之。遂領鄉薦。次年，入翰林。宮詹公督學浙西，聞捷音，因事出意外，口占七律寄云：「垂髫何意著先鞭，且喜書香得再延。事業千秋今日始，聲名一夕滿城傳。登科豈足榮鄉里，稽古還須及少年。律已貴嚴人欲恕，昔人明訓有遺編。」從此食祿六十四年，官至相國。家有牙牌云：「六部尚書，八省總督。」載余撰神道碑中。



四五

學然後知不足。張月樓自櫟云：「自家謾謂便便腹，開卷方知未讀書。最羨兩隄楊柳樹，看他越老越心虛。」

四六

胡進士蔭字香海，掌教真州，西江人也，而不染西江派，以詩見示：真州城東水邊云：「人事難謝絕，我心清且閒。開門送客去，傍水看花還。溪岸春三月，漁家屋半間。橋邊有釣石，分坐聽潺湲。」舟中云：「新月看欲上，水程行未休。雁聲沙際起，山色暝中收。心遠偶思畫，身閒時在舟。忘情羨漁者，垂釣坐溪頭。」俱有王、孟遺音。

四七

壬寅，余遊天台，留別送者琴典史齊公子云：「七十年華千里路，勸儂還要再來遊。」自分無再來之事，而不料庚戌春，又到天台矣。乙酉，余年五十，題嵇二公子詩云：「者番一別儂衰矣，此後難禁三十年。」亦自料必無八十之壽也。及至乙卯，而又見公子于錫山。屈指計之，剛三十年。

湖南龍陽女史趙玉畦湖上泛舟云：「魚鱗江上碧烟開，月影蕭蕭度樹來。一片漁歌何處起，蘆花深處小船回。」

## 四九

丹徒張舸齋之父名堂，字季升，號南原，生有清才，三十歲卒。舸齋以遺稿見示。錄其晚宿丁角村舍云：「夕暉將斂照，歸鳥亦依林。平野烟光合，孤村樹色深。倦投茅舍宿，醉拊瓦盆吟。一夕安眠好，來朝向碧岑。」青山莊云：「平泉草木徒誇麗，金谷樓臺已作塵。剩有斜陽七層塔，天風時復送鈴聲。」春日雨霽云：「新月未生影，餘春猶作寒。」夜過雲陽云：「秋聲夾岸荻葦動，夜氣入舟衾簟涼。」俱妙。

## 五〇

長洲秀才蔣硯畲，少有才名，惜不永年而卒。臨終，以詩稿三冊，付其門人陳竹士，中多佳句，如：欲雪云：「昨夜風高振林薄，蕭蕭颯颯濤聲作。曉來飢雀啄空簷，寒雲一片松梢落。」郭外晚眺云：「初晴攜杖去，郭外望斜暉。野曠寒山出，天清遠樹微。晚烟依水聚，歸鳥背雲飛。寂寞江村暮，人家早掩扉。」佳句，如得陳紅橋楚中書云：「江衙吏散鼙鳴鼓，山閣燈寒虎叩門。」亦雋。

五一

前輩宋軼才司農，在京師同作翰林，比鄰而居，今已僊去廿餘年矣。春間，小住姑蘇，其郎君藹若觀察執子姪禮來見，并以司農紅杏齋詩集屬余作序。因錄其灣道中云：「別路離懷慘不舒，四郊風物自蕭疏。遠山到眼青無數，一片晴光落笳輿。」炊烟如綫路如弓，水面吹來楊柳風。舞盡榆錢飛盡絮，菜花黃殺野田中。」

五二

近體詩有前用「花」字，後用「葩」字者，皆名手所無也。初學人不可不知。凡他用韻字義之犯重者，皆可類推。

五三

有人好自贊其詩者，人以爲嫌。袁陶村云：「勿怪也。彼自己不贊，尙有何人肯贊耶？」又有人常露官氣者，人以爲嫌。陶村云：「勿怪也。彼除官外，一身尙有何物耶？」其言頗雋，故錄之。

五四

田涵齋文龍宰長洲，政聲廉明。其父香泉先生名臣，以武職告老，就養署中，終日跨驢虎邱、石湖間，賞花玩月，而民間無絲毫瓜李之嫌。其清風高節，可以想見。有附蓬小草，涵齋屬余序而梓之。如虎邱燕集云：「喧喧歌吹趁時遊，雲斂天香正及秋。清客舫依沿岸樹，美人簾卷傍山樓。但看七里花成市，肯信三生石點頭。自是江南佳麗地，吳儂知樂不知愁。」渡江即事云：「不知帆席轉，祇訝市橋移。」金山夜月云：「風定鈴無語，江流月有聲。」海昌塔廟思歸云：「長魚跋浪飛寒雨，宿鳥驚林墮折枝。」暮投寒莊旅店云：「遙從寒水孤村外，一角青旂認酒家。」樂安莊 謙集云：「林塘得雨條魚戲，麥隴連雲布穀飛。」春興云：「紅杏球長迴蛺蝶，綠楊牆短出鞦韆。」寬盃酌酒愁心醉，大字抄詩笑眼花。」俱有夷猶自得之趣。其晉秩自喜有云：「少有大言身許國，老無恒產宦爲家。」更足以想見其胸次矣。

## 五五

吳江周秉中尚書元暉，余戊午同年，宰清遠時，余過其邑，小住三日，極爲歎洽。後官直隸總督，內遷大司空，而芳訊從茲杳然矣。近訪得其孫名霽字朝字者，年才弱冠，詩筆清嘉。得其新粧詩云：「新粧時樣鬢盤鴉，六幅裙拖越女紗。戲罷秋千身怯怯，倩郎挿好髮邊花。」深院重簾日影斜，當春桃李鬪芳華。小姑笑拍肩頭問，開否新栽荳蔻花？」又，以美人畫障贈屠荻莊，賀其納妾云：「綽約仙姿並藐姑，丹青好手苦爲摹。他時打槳迎桃葉，如此人堪作樣無？」又，即事云：「好詩喜自無心得，小別愁從隔夜生。」

五六

錫山吳省曾，傳神名手也，爲尹文端公所推重。三十年前，爲余寫隨園雅集圖，五人神采如生。時挈其兒松，匡名寶書者來見，年才舞象。別二十餘年，相遇上元署中，知已入泮。詩才清雅，而尤長於詞。山行云：「匹練橫空起，光從樹杪分。飛來千尺水，散作萬重雲。鶴唳當風遠，琴聲隔浦聞。此間堪寄傲，載酒一尋君。」謂無恙明府。梅花落云：「月痕初掛鏡眉新，又見冰梅落砌勻。愁煞江南春雨後，梨花庭院倚闌人。」嵇曼叔誦其咏蕉云：「香階小步碧苔侵，葉葉芭蕉展綠陰。看取風前舒復卷，不知心裏又藏心。」詞如更漏子云：「嫩寒添，香霧輭，分付畫簾休捲。花漠漠，柳陰陰，夜長閒繡衾。憐瘦影，慵開鏡，又是去年春病。睡未足，酒初醒，黃鸝一兩聲。」菩薩蠻云：「無情流水催人去，多情花瓣留人住。今夜酒初闌，教人去住難。明知成遠別，心事無憑說。欲道不相思，淚痕衣上滋。」皆有柳屯田風味。

五七

余老矣，年來多不識面之交。今秋，山右茹論常容齋、陝西崔仰舜、悟梅是也。復有京江杜童子克俊者，以詩見寄，云：「大雅於今孰典型，德星兼是老人星。編成文字五千卷，名著乾坤一草亭。北固江聲流月去，南徐山色向人青。荷衣此日來趨謁，敢望高人啓性靈。」登月華山云：「孤磬驚飛鳥，微風送落花。」過擊竹山房云：「渡口梅花曾有信，門前松柏不知冬。」偕聞抱菴、抑菴、訪蔡芷衫師不遇云：「忽憶停雲來二妙，

未邀明月作三人。」童子年甫十三，而詩已清妙如此。

五八

近時閨秀之多，十倍于古，而吳門爲尤盛。茲又得松陵嚴祿華蕊珠女士春日雜咏云：「簾鎖爐香盡日垂，曲闌低亞坐題詩。慈親指點桃花笑，憶否當年讀面時？」如烟小雨潤苔衣，花塢風酣蛺蝶飛。最是無情隄畔柳，縮將春至放春歸。」新秋云：「涼披薤簾卷簾遲，鸚鵡催成白雪詩。怪底憑闌魚忽聚，髻花倒影入清池。」震澤王秋卿慮病中和麗卿小姑詩云：「長日懨懨坐小樓，未開奩鏡懶梳頭。負他簾外初三月，眉樣教人畫一鉤。」送兄公之淮上云：「才唱隣鷄月尙明，夫君曉起送兄行。逍遙堂後風和雨，千萬今宵莫作聲。」八公山下柳移移，漂母祠邊駐客驂。屈指行程容易到，一千里路尙江南。」病夜云：「更殘又轉漏漫漫。瘦骨支離未得安。夢醒時聞兒學語，香徹便覺夜生寒。垂頭一穗燈花吐，隔帳頻搓倦眼看。落月半鉤清似水，今宵孤負好闌干。」吳江李鳳梧病起探春云：「輕寒惻惻雨如麻，病裏生涯事事賒。起傍闌干探消息，春紅又到牡丹花。」其他佳句，如：「青知春樹發，紅漏夕陽深。」「點硯飛花初著雨，當窗高竹預迎秋。」皆楚楚可誦。鳳梧爲玉洲太史孫女，足徵淵源有自也。

五九

南齊有才女韓蘭英，獻中興頌者。吾家姪婦戴蘭英，名與之同，而才貌雙絕，嫁從子□，□赴京兆試，

卒于京師。蘭英年才二十餘，儼然嫠也，教其孤阿恩，冀他日有陶、歐兩母之望。余爲題其秋燈課子圖。蘭英賦長句謝云：「翁昔才名噪天下，惜墨南金重無價。春三聞泛武林舟，急命工師繪圖畫。杖朝今且客繽紛，欲乞題詞日不暇。辱承收錄付侍史，頓釋從前心膽怕。一回瞻拜一回幸，五月頻煩三枉駕。白門歸棹甫經旬，免毫躍起珊瑚架。寄來展誦琳琅句，細楷高年真奇詫。九天雲影忽下垂，千里河源驚直瀉。卷中差比無鹽齊，林下慚非咏絮謝。九齡稚子課未成，一盞秋燈責難卸。蒙公椽筆撰長歌，儼似蓮峯聳太毒。濫廁弟子十三行，我較名姝有憑藉。夫塔君家舊竹林，一脈師門非外借。倉山山色晚逾青，道遠楓江阻親炙。讀盡丹鉛萬卷書，弱草也沾時雨化。深閨寂處提唱稀，擬託閒吟輒興罷。從今暗裏度金針，絡繹抽思晝復夜。蛩音豈作許田易，鴻藻翻同鄭壁假。敢附齊代韓蘭英，終愧君家袁大捨。」

六〇

今人受業于師者，不過學干祿之文，爲科第起見。故科第既得，而得魚忘筌者，往往有之。其他勢利之交，更無論矣。獨吾門下有兩君子焉：一韓廷秀，字紹眞，金陵人；一吳貽詠，字種芝，桐城人。二人者，與余相識已久，無師弟稱。韓中庚戌進士，吳入癸丑翰林後，都來執贄稱師。其胸襟迥不凡矣。余按：西漢惟于曼倩官廷尉後，才北面迎師，學春秋。二賢可謂有古人風。韓題劉霞裳兩粵遊草云：「隨園弟子半天下，提筆人人講性情。讀到君詩忽驚絕，每逢佳處見先生。經年共領江山趣，一點眞傳法乳清。」

努力更成三百首，小倉集定不單行。」余道此詩，亦隨園派。所云三百首者，因余許其合毛詩之數，爲代刻也。韓爲人溫恭博學，宰廣西馬平縣，七日而亡。惜哉！吳現館禮親王家。平日詩稿，尙未寄來。

六一

溧陽彭賁園先生因余有詩話之選，寄其友京江許迺揚介山詩來。因錄其見燕云：「是向南飛向北飛，津亭楊柳易斜暉。此行倘過秦橋岸，只恐春歸我未歸。」冬日閒步云：「一路看山出里門，殘冬天氣比春溫。隔離犬吠生疏客，始悟吟詩過別村。」又，九十三歲沈階齡文塋燕山寺句云：「夕陽人散郵亭冷，夜月僧歸石徑孤。」石屋山云：「紫電已飛鑪焰熄，青山常在霸圖休。」俱清妙可存也。

六二

門下士孫蓮水秀才，自山左歸，爲余言學使阮芸臺閣學，風雅絕俗，愛士憐才。渠深感栽培之恩。並誦其小滄浪雅集詩云：「北渚離塵袂，明湖浸翠微。濠梁宜客性，山水願人歸。樂趣莊兼惠，吟情孟與韋。孤亭復虛榭，徙倚意無違。」萊陽試院曉寒云：「渤澥陽和猶未回，曉間昕鼓發輕雷。山風入院旆初重，潮氣滿城關未開。昨夜清樽思北海，何人博議似東萊。此時頗讓江南客，官閣春深落古梅。」余爲欽遲不已，惜乎未窺全豹。近復持衡兩浙，吾鄉多士，得一宗工，當何如扞慶耶？



六三

秋帆尚書家，一門能詩，自太夫人以下，閨閣俱工吟咏。余已摘所著，梓入詩話中。茲又得張恭人絢霄，號霞城者，踏青詞云：『平原芳草乍羊眠，巷陌人家例禁烟。一陣風來聞笑語，綠楊樓外有秋千。』又，剪秋羅詩云：『半晌無言倚竹扉，繞叢蛺蝶故飛飛。秋來也有風如剪，裁出香雲作舞衣。』尚書長女智珠號蓮汀者，踏青詞云：『綠窗今日下簾鉤，女伴相邀結勝遊。一樣春光分冷暖，桃花含笑柳含愁。』又，送春詩云：『韶光九十太匆匆，芳逕香殘蝶影空。一縷游絲無著處，也隨飛絮過牆東。』藻思芊綿，皆不愧大家風範。其他佳句甚多，因詩話不能多載，別刻入諸女弟子集中。但老人未接風裁，而遽蹈好爲人師之戒，或未免爲掃眉才子所笑耶？霞城以子鄂珠貴，詰封恭人，曲阜衍聖公□□，其壻也。智珠善寫生，花卉新艷。閒居，與張恭人撰三唐詩鈔數十卷，嫁松江陳孝泳通政家。

六四

王孔翔秀才自都中歸，有添香女史馬翠燕者，托其帶寄手札一函，詩詞三種。不料三千里外，閨閣中猶蒸隨園一瓣香，尤足感也。來札云：『添香家本維揚，寄居京國。性耽文史，獲事才人。雖三五年華，未工染翰；而四千鄉路，時切依雲。蓋以女子盡識韓康，黃金宜鑄賈島，每恨不獲撰杖捧履，列弟子班也。郎主小山，寧海查聲山之裔。掃眉窗下，許捧盤盃；問字燈前，得窺點畫。猶恨小倉山遠，大雅堂高，執

業有心，望塵無分。謹藉雙魚之便，用申積歲之忱。附以塗鴉，敢求點鐵。先生樂育爲懷，當不揮諸門牆之外。謹呈舊作鵲橋仙七夕詞云：「銀灣斜挂，金波徐展，天上人間今夕。黃姑渚畔路迢迢，何處問支機消息？」  
錦屏紅燭，玉窗羅襪，賸喜鵲橋不隔。青鸞休促紫雲車，且良夜倍相憐惜。」

## 六五

夫婦能詩，古今佳話。近今如張軻齋之與鮑茵香，尤其傑出者也。久載詩話中矣。今冬到京口，茵香出其母陳夫人逸仙詩，方知爲海門居士之妻，詩才英妙。奩具旁一日無筆硯，便索然不樂。南歸云：「一戴團圍客帝京，兒孫薦酒笑相傾。春風紫陌芳塵軟，秋日金門步輦輕。綬帶薄沾新雨露，自注：京中綬帶花極茂。郵籤重疊舊歸程。朝朝盼斷南來雁，白髮何堪遠別情。」北河舟中云：「故國京華兩路賒，人從雲水泊天涯。閒尋歸夢篷窗底，小艇撐來叫賣花。」乍晴乍雨杏花天，帆帶斜陽柳帶烟。正是客心惆悵處，晚風橋尾燕翩翩。」中秋憶姑云：「丹鳳城邊轉畫輪，炷香遙祝北堂春。故鄉一樣今宵月，應對清光憶遠人。」夫人抱此才，宜其子女俱以詩鳴。現任部郎雅堂居士，其長子也。

夫人長女之蘭，季女之芬，俱耽吟咏，今錄之。蘭落葉云：「金甌何意太無情，處處園林似落英。疎柳飄殘溝水急，（下缺）」

## 六六

鎮江都統成警齋先生際見訪隨園，適余在揚州，未得一見。及余到京口，小住，女弟子駱佩香家，先生晨夕過從，東修之使無日不往還。將其見贈諸詩，已刻入同人集矣。猶記其佳句，詠風箏云：「遇雨不妨收掌握，乘風仍可至雲端。」即景云：「深院飛花隨碧水，畫簾微雨近黃昏。」遠望云：「紅杏花嬌堪駐馬，綠楊絲細不遮樓。」偶成云：「醇醪飲久翻羨淡，茶蓼嘗多轉覺甘。」俱新妙可喜。

## 隨園詩話補遺卷九

### 一

班史稱河間獻王云：「夫惟大雅，卓爾不羣。」蓋盛稱賢王之難得也。本朝文運昌明，天潢之裔，皆說禮敦詩。前已載瑤華主人、檀樽世子詩矣。今又接到豫親王世子思元主人詩文四冊，殷殷請益。其好學虛懷之意，尤可敬也。錄其從軍行云：「拔劍請長纓，從軍右北平。黃雲迷野戍，白雪澹荒城。旗捲龍蛇影，弓爭霹靂聲。燕然勒銘者，投筆本書生。」咏桂云：「月裏亭亭花發時，天香不散任風吹。繁條細蕊無心折，欲折還須第一枝。」其他佳句，如觀瀑云：「氣噴青嶂雨，涼瀉碧天秋。」秋思云：「啼螿欲和相思韻，兒女偏憐薄命花。」草能獨忍人宜佩，花到將殘蝶競扶。錄見贈一章，入同人集中，以志光寵。記答謝瑤華主人七律，有二句云：「宗子久欽龍鳳質，仙才多出帝王家。」可以移贈。

### 二

又記瑤華主人賦得寒梅着花未一律云：「把手問鄉關，來時臘雪間。凍枝猶倔强，老鐵可彎環。數點先

胎玉，千重對面山。祇應顏色好，無那髣毛斑。此與誰堪寄，何時夢得閒。南樓明月共，東閣綺筵攀。霜菊根難萎，烟蒲綠早刪。憑君動懇意，消息慰孤鶩。末自跋云：「此那東甫祭酒課士題也。友人盧藥林請賦之，因見諸人賦此題者，不過一首梅花詩而已。如隨園詩話中所謂相題行事者，竟無一人。因書此以質之倉山居士。」大道無形，惟在心心相印耳，詩豈易言哉？

三

檀樽主人又有遊香界寺詩云：「暮天微雨歇，松子落深巖。石磴千峯逼，危橋夕照銜。秋聲驚客夢，涼意上吟衫。空際妙香發，天花自不凡。」黑蝶云：「譚翻別派寫滕王，蟬翼輕翻墮馬妝。栩栩漆園才入夢，果然身到黑甜鄉。」佳句，如秋柳云：「夕照村墟殘萬縷，東風樓閣憶三眠。」寄人云：「燕臺十月清霜冷，江上三春細雨多。」俱能獨寫性靈，迥非凡響。

四

近日金陵多少年英俊之士，年逾弱冠，而落筆清妙者，有五人焉。一、嚴小秋文俊，偶成云：「無緣飄泊少人知，寓目園林任所之。有節竹能經雪壓，無根萍總受風欺。好花易惹遊人夢，衰柳難留宿鳥枝。獨步蒼苔添逸興，月明樓上聽吟詩。」又，「好山當戶青于畫，修竹盈窗綠上書。」青山含月隱深樹，紅葉隨風飛半天。」二、金桐軒德榮，春烟云：「細草如茵捲翠簾，林陰深處裊輕烟。遠山一角人難畫，新柳千行畫

欲眠。花氣小窗風定後，鶯聲兩岸雨餘天。劇憐薄暮長江外，罨靄全迷渡口船。」「古寺迷離望不真，晴烟漠漠罩江村。漫山樹色濃無影，隔浦風光淡有痕。嫩綠池塘風蕩漾，晚花庭院月黃昏。碧紗牖有熏爐伴，繚繞餘香尚滿軒。」又，「秋生桐葉怯，涼到葛衣知。」一、莊穆堂元鑾，閨情云：「錦幕低隨小院門，闌干深處月黃昏。醉裏翠袖拈花影，笑把銀燈照酒痕。好夢醒時雲鬢亂，濃香熏罷繡衾溫。更闌玉臂還同看，可有蛇醫舊印存。」又，「月堦坐久驚花夢，病頰秋深褪粉光。」一、裹山雲似絮，遠牧馬如羊。」一、司馬頰茸高，閨情云：「雲情鬢畫樓西，呼婢熏香翠袖低。不識檀郎千里外，可曾聽見子規啼？」一、訪白秋水不值云：「秋風吹我到君家，秋色猶存野菊花。料得高人行未遠，案頭盃有帶烟茶。」又，「酒醉一枕上，船過幾渡頭。」一、王西林汝倫，再宿隨園云：「昔年身宿蕊珠宮，此日重披立雪風。山鳥多情如識我，騷壇有主合依公。花栽潘令開應早，琴對師襄鼓易工。一几烏皮書萬卷，分明此景舊時同。」一、舟行有見云：「霧鬢烟鬟水上頭，蘭橈斜倚蓼花洲。眼波欲逐川流去，眉翠如含風色愁。細雨擬教橋燕寄，閒情敢望珮珠投。分飛八字颿何駛，還想前途一並舟。」又，春寒云：「人間富貴來多晚，天上陽和轉亦難。」一、山翠濕沾帽，水風涼上衣。」一、獨笑對花語，捲簾迎明月。」此五人者，離隨園不過二三里。老人不負住秀才村，故錄之，亦以勗其再進也。

## 五

黃蛟門重到張香岩家云：「不到華堂廿載餘，重來還認舊樓居。牆間半漬兒時墨，架上猶存校過書。滿

院枇杷陰不改，侵堦萱草茂于初。木公金母多情甚，音問頻頻說久疎。」此詩，情文雙至。家亦近隨園。

六

和余八十自壽詩者多矣，余最愛程望川宗洛押「愁」字韻云：「百事早爲他日計，一生常看別人愁。」和「朝」字韻云：「八千里外常扶杖，五十年來不上朝。」將杖朝二字拆開一用，便成妙諦。

七

吾鄉方伯張松園潮齋先生受知于福敬齋公相，畢秋帆制府，而氣局恢宏，槃槃大才，亦與兩賢相似。口不談詩，而興到偶作，迥不猶人。清明後一日和旭亭韻遲隨園不至云：「天亦多情惜好春，故將春仲間三句。花當極盛難評色，水到長流不染塵。偶泛烟波搖畫舫，每因詩酒盼才人。嫦娥忽掩今宵月，鬢影釵光看未眞。」

方伯九姬，最愛者春芳葉氏，年將四旬，而風貌嫵然，似服仙家荀草者。以扇索詩，余即席贈云：「一朵仙雲出畫堂，劉楨平視訝神光。牡丹開到三春暮，終是羣花隊裏王。」八人者皆不悅，而夫人讀而喜之。適余向方伯借車，夫人以肩輿相借，因再續云：「偶向公孫借後車，竟逢王母賜花輿。坐來似欲乘風去，想見天衣重六銖。」

溧陽王雲谷，與余同寓蘇州銅局，代主人楊仁山款待甚殷，誦其咏秋月云：「八月西風夜氣寒，桂花香冷露初溥。中庭地白三更後，獨鶴與人相對看。」可謂清絕，不食人間烟火。

## 九

蘇州陳竹士秀才與余同遊四明，一路吟咏甚多。見贈云：「神仙從古戀烟霞，一首詩成萬口誇。到處探奇逢地主，避人祝壽走天涯。生來不飲偏知酒，先生不飲，而嚴子評酒。老去忘情尙愛花。路走二千年八十，山遊不遍不歸家。」咏蠶云：「蠶娘辛苦說天晴，聽唱羅敷陌上行。蓬底綠雲吹不斷，採桑風送剪刀聲。」湖莊云：「曉寒臨水重，春夢近花多。」錢塘江阻風云：「水能驅岸走，風不放潮歸。」皆妙。

## 一〇

己未座主留松齋諱保先生於諸門生中，待余最厚。乾隆七年，今上有保薦陽城馬周之旨，公欲薦余，疏已定矣，余以親老家貧，苦辭而出。今公去世已久，幸從趙碌亭先生處，得公事略，爲之立傳。又採錄其遊天台國清寺云：「風定幡空月滿廊，悄然鈴鐸梵音長。依依歸鳥尋巢語，淡淡閒花帶露香。籟靜境隨雲共化，心空聲與色俱忘。周圍緩步饒幽趣，微妙還須叩法王。」西湖斷橋殘雪云：「湖旁積雪景堪



描，點綴春寒屬斷橋。絕似錢塘蘇小小，殘粧剩粉不曾消。」

一一

今年二月，余小住眞州，京江女弟子駱佩香遲余不至，寄詩云：「柳外江波綠潑醅，高樓延倚首頻回。心憐春雨花朝過，目盼先生桂棹來。新作羹湯儲夕膳，舊眠吟榻掃塵埃。眞州底事勾留久？不到寒閨舉酒盃。」

一二

香亭弟家居八年，有終老林泉之意。今歲因家事浩繁，治生無策，復作出山之雲。恐余厄其行也，不以相告。引見後，方知之。離別之際，黯然神傷，蓋余年八十，弟亦六十有六矣。別後，寄詩留別云：「不忍留行不送行，去留無計共傷情。明知衰朽深憐弟，怕以窮愁更累兄。未歷風波先破膽，欲言離別強吞聲。癡心五載仍尋約，還想重來事耦耕。」嶺嶠分襟昔已傷，此行雙鬢更蒼涼。人當垂老何堪別，花到殘枝那得香。誓及來生情可想，會期他日夢偏長。殷勤苦囑雙眶淚，不許臨歧灑一行。」

一三

乙卯二月，在揚州，見巡漕謝香泉先生，乃程魚門所拔士也，倜儻不凡。遊泰山五古數章，直追韓、杜，

以篇長不能備載，僅錄其飛瀑崖云：「石罅中峰劈，飛瀑曳練來。自天張水樂，平地起風雷。題咏此間遍，幽巖衆妙該。封巒經七二，御帳望中開。」又，跨虹橋南見唐陶山勸石絕句欣然如見故人時唐宰荆溪詩以寄之云：「失喜陶山入望來，丹崖赤字獨徘徊。吟情正憶鳴琴暇，罷畫溪頭日幾回。」陶山名仲冕。余讀之，方知楚南有此詩人，方以不得一見爲恨。不料十月間，陶山宰吳江，忽以書至云，愛而不見，今秋以重價購余全集。方知天涯又得此知己也。以詩賜觀。掃墓云：「夢裏蒼騰色笑微，九原長恨隔春暉。羊腸細路通樵徑，馬鬣新阡隱石圍。霧滿藤蘿侵屐濕，草枯蚱蜢傍衣飛。可憐身上拈殘線，遊子而今尙未歸。」余尤愛其五言十字云：「雲開如讓月，風定爲留花。」

一四

陶山有二友：一、何君煥，一、胡君大觀，皆有詩來。何春望云：「池館依稀小謝家，每憑朱檻玩春華。巢分院語東西燕，雨過枝添向背花。田樹短籬皆種芋，人歸村塢半收茶。漁童小結罾罾網，溪畔衝風一笠斜。」偶興云：「風愛約萍行別澗，花如扶檻睡春陰。」胡客中云：「鄉心秋雨集，旅況夜燈知。」登城樓云：「江浮鴨綠晴方好，山帶螺青雨後來。」二人詩，皆可入畫。

一五

曹星湖龍樹，江西孝廉，宰如臯，政尙寬和，邑多瑞應。乾隆癸丑春，有白鳥集署，星湖詩云：「曙色遙分

小院東，纔棲畫戟又簾櫳。哺成巢子頭先白，銜盡桃花口未紅。可到瑤池曾浴羽，還疑雛鶴學迎風。生成一種幽閒性，莫怪丰標太不同。」未幾，邑中麥有一莖二穗至八穗及連理者，又賦詩云：「四野農歌作美談，薦隨春韭賽隨蠶。學生也與人同孕，並種渾如玉出藍。鑿趁日中陰瑣碎，拗喧樹外畝東南。何當寫入丹青裏，共慶民間帝澤覃。」一時紳士和者千餘首。

星湖又有崇川夜舟云：「西風吹送一帆斜，樹杪危蹲幾箇鴉。兩岸沙灘明似晝，又添霜月與蘆花。」遊棲霞云：「晴日樹中疑雨至，隔江風裏有雲來。」真乃天機清妙。

一六

揚州方立堂孝廉之父親樓居士，有言詩一首，云：「情至不能已，氤氳化作詩。屈原初放日，蔡女未歸時。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此中難索解，解者即吾師。」數言恰有神悟。又，與王晴江進士集平山堂云：「每逢登眺感遺踪，頓覺塵心似酒濃。不信但聽亭子上，迷人樓打醒人鐘。」末首云：「江左風流聚一壇，無名終恐是方干。」先生困于巾褐，二句殊可傷也。又，贈朱艸衣云：「才高雙眼白，吟苦一肩高。」第二句，酷肖詩人窮相。

一七

余在觀音門阻風，偕小秋訪林鐵簫，晚與諸詩人小集六松山莊。棲碧僧有句云：「樹密聚啼鳥，菴荒住

嬾僧。』天上若無難走路，世間那個不成仙。』有情山鳥啼深樹，無事閒僧掃落花。』董容庵有句云：『鑿尾儘聽前輩語，春風先上酒人顏。』劉壽軒有句云：『蓬門久盼高軒過，蠟屐偏偕好雨來。』棲碧僧夢人出對句云：『月出波微動。』僧答曰：『風生樹漸鳴。』

一八

京江左蘭城營云：『凡作詩文者，寧可如野馬，不可如疲驢。凡爲士大夫者，寧可在官場有山林氣，不可在山林有官場氣。』有味哉其言！

一九

崑圃外孫訪戚于吳江之梨里鎮，有聞其自隨園來者，一時欣欣相告，爭投以詩，屬其帶歸，探入詩話。佳句如邱筆峯野泛云：『棹驚歸浦鴨，犬吠過橋僧。』沈雲巢楊花云：『夜月不知來去影，征衫偏點別離人。』屠荻莊醒庵分韻云：『老衲一龕依古佛，斜陽半壁戀詩人。』汝階玉即事云：『寒憶衣裳春日典，貧愁薪米閏年添。』

二〇

處州山水清佳，而樸野已甚。余壬寅春，遊鴈宕山，過縉雲縣，見縣官訟堂養豬，爲之一笑。伊小尹太守

到任後，寄詩來云：「彈丸十邑宰官分，四野誰歌挾纈溫。山地畸零休論頃，人家三五便成村。清秋露冷猿啼樹，黑夜風號虎到門。利用厚生營務急，就中俗吏恐難論。」又：「四面青山秋意早，一城紅葉市聲稀。」皆酷是處州光景。

二二

族弟舒亭和守大同，寄詩冊屬余爲序。余家有阿連，而竟不知，殊自愧也！錄其施竹田丈招同泛湖訪恒上人云：「破曉重湖一望收，段家橋畔繫扁舟。山寒無處不宜酒，木落有時還帶秋。烟景落誰佳句裏，好風吹我上方遊。慈雲佛火殊清絕，始信花宮勝十洲。」閒吟云：「倦枕餘閒午夢長，蕭蕭梧葉下虛廊。六時且喜得常靜，一雨便成如許涼。花鳥心情閒甲子，湖山風月好家鄉。行程千里懷人處，回首旗亭又夕陽。」又，遊圓通寺云：「路迴依樹曲，屋小抱山幽。」又，同嚴歷亭江硯香送李寧圃從江寧移守松江宴隨園聽孫嘯壑彈琴云：「六朝風景記當時，伯氏樽開酒敢辭？珂馬聲嘶芳草渡，江雲影入綠波池。喜無俗客開三徑，別有清風響七絲。即此仙源欣共到，芳亭倚遍夕陽遲。」其清妙不減樊榭。

二三

青衣鄭德基，久選其詩入詩話矣。今秋，從邳州歸，又送詩來。再錄其濠梁題壁云：「粉壁題詩半有無，好花看遍又非初。十年再到重游路，似理兒時舊日書。」呈袁椒園先生云：「奔走天涯歲又闌，孤飛聊借

一枝安。琴除自賞知音少，衣代人裁合體難。」吳江唐陶山明府席上，出青衣吳振邦錢聖達兩人九日同遊石湖登上方山詩，吳云：「短櫂雙飛濤白蘋，平湖秋淡勝於春。嶺懸一線雲邊路，客倚殘霞畫裏身。石洞黃花留夕照，佛樓清磬送游人。重尋舊日題詩處，蘚壁模糊認不真。」錢云：「策杖登山最上頭，一湖帆影去來舟。蘆花點白明如雪，楓葉烘丹畫出秋。落帽西風傳塔語，如鈎新月挂鐘樓。招邀共舉茱萸會，携得雙螯酒一甌。」又有「紅蓼灘邊一釣人」，七字可繪作小照。余謂詩有因貴而傳者，有因賤而傳者，如此等詩，出於士大夫之手，而不出於奴星，則余反不採錄矣。

### 二三

昔曹子桓以金幣購孔融文章，韓昌黎以光芒誇李、杜，皆追慕古人，非生同時者也。四川李太史雨村先生，名調元，與余路隔七千里，素無一面，而蒙其抄得隨園詩，愛入骨髓。時方督學廣東，遂代刻五卷，以教多士。生前知己，古未有也。二十年來，余雖風聞其說，終不敢信。今秋，先生寄信來，與所刻隨園詩、童山集。其最擅場者，以七古爲第一。觀錢塘潮云：「八月十五錢塘潮，吳儂拍手相呼招。士女雜坐列城下，人聲反比潮聲高。江頭日上潮未起，漁子擊舟泊沙嘴。笳鼓乍鳴人競看，一齊東向滄溟指。忽聞江上聲如雷，迢迢一線海門開。萬馬奔騰自天下，羣龍蹈跳隨波來。潮頭十丈飛霜霰，水氣橫空撲人面。天爲破碎城爲搖，百萬貔貅初罷戰。途逐不聞市聲死，羣兒夸強弄潮水。小舸顛簸似浮萍，一時出沒烟波裏。我是人海中一粟，覩此目眩身踟蹰。明朝風靜渡錢塘，猶恐再遇靈胥轟。」即此

一首，可想見先生之才豪力猛矣。又，登峨帽有句云：「但見雲堆平地上，始知身在半天中。」方知非有才者不能憐才。

二四

和希齋大司空，爲致齋公相之弟，征苗功大，皇上加封伯爵。而公位愈尊，心愈下，寄書黃小松司馬云：「袁簡齋聖世奇才，久思立雪。客中携小倉山集一部，朝夕捧誦，虔等梵經，如親儀範」云云。又寄隨園札云：「我輩當如生龍活虎，變化不測。宋儒之爲道拘，猶士大夫之爲位拘也。讀先生之文，知先生之爲人。以故願爲弟子之心，拳拳不釋。」嗚呼！此丙辰五月間公親筆也。不料至八月，而公竟薨於軍中。余感知己恩深，傷心一慟。除賦詩哭公外，訪求公詩，僅得西招雜咏十餘首。錄其中秋德慶道中云：「山峻肩輿緩，征人夜未休。久忘家萬里，驚見月中秋。去歲姜肱被，今宵王祭樓。喜成充國計，含笑解吳鈎。」答瑤圃中丞問客況云：「遙想歸旌繞亂山，山容新沐簇烟鬟。行人雲際鬚眉露，恍駕鸞驂拾翠還。」山雲初起電光斜，山雨吹來風力加。一霎小樓雲雨過，最高峯上落梅花。」西招四時吟云：「莫訝春來後，寒容似轉添。小窗欣日色，大漠渺人烟。風怒沙能語，山危雪弄權。略存桃李意，塞上也爭妍。」山陽四五月，嫩綠傍溪生。草長剛盈寸，花稀不識名。開窗紈扇廢，挾纒紵羅輕。樹有濃陰處，都翻弦索聲。藏中婦女，無論貴賤，多於樹陰連臂踏歌。「春夜云：「銀釭閃閃漏迢迢，風送邊聲助寂寥。殘月印窗天似曉，寒雞驚夢酒初消。頻年客況春尤甚，一片鄉心鬢易凋。莫以沐猴譏項氏，夜行衣錦笑班超。」

趙子昂云：「詩用虛字便不佳。」余按曹孟德亦有此論。不知歌必曼其聲裁韻多，舞不長其袖則態少，此三百篇中所以多「兮」字也。然唐人恰有詩曰：「險覓天難問，狂搜海亦枯。不同文易賦，爲著也之乎。」則又虛字不可多用之明證矣。

余曾咏夏姬云：「國色當年出楚宮，自餐荀草泣東風。誰知殺過三夫後，竟與巫臣共始終。」後見宋孫奭孟子「伯夷目不視惡色」疏引史記云：「晉殺巫臣而娶夏姬」，遂刪此詩。後考史記，並無此語。再按晁公武讀書志言：「孫奭疏兼取陸善經之說，如云：『子莫執中，教人不可執中也。』此解尤奇，而今本無之。蓋此疏乃邵武士人僞作，見朱子語錄。」

漢平、勃安劉之功，起兵誅諸呂，不誅審食其。唐五王起兵復唐室，不誅諸武，而徒誅豎子無能爲之二張，宜其留後患也。余幼時嘗作詩曰：「我爲五王謀，與唐欲滅周。全家誅產、祿，遠謫辟陽侯。」同學徐鑑元笑曰：「君愛其貌似蓮花耶？」



二八

陳季常作龜軒。東坡詩云：「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非譏其懼內也。坡別季常云：「家有紅頰兒，能唱綠頭鴨。」是季常有妾矣。又曰：「開門弄添丁，啼笑襍瓜泣。」是季常有子矣。

二九

余出門歸，必錄人佳句，以壯行色。嘉慶初元，小住揚州，得許祥齡過篠園云：「樓當曲處疑無地，竹到疎時始見天。」孫光甲紅葉云：「偷來花樣山全改，費盡秋心樹不知。」汪蘭圃夜坐云：「半夜月明烏鵲噪，一天風急斗星搖。」程贊寧金山云：「不知風浪連天湧，祇覺樓臺盡日浮。」江塔云：「曉風斷渡鈴先語，落日中流影漸斜。」鄭奇樹遣興云：「花落有人常閉閣，風來無客自開門。」林遠峯登大觀臺云：「遙看萬戶炊烟起，一個人家一朵雲。」嚴翰鴻舟行云：「船頭水響知風順，林際鐘來識寺深。」顧雲亭大江遇風云：「不信山頭還有岸，但看人面總無魂。」亦有七字甚佳者，如汪硯香之「開到桃花雨便多」，張紫珍之「雲壓炊烟勢不高」。皆佳。

三〇

石門孝女閔璞以無兄弟，故不嫁，訓蒙養母，有齊嬰兒之風。春暮云：「桃花落盡柳花飛，啼鴉聲中綠又

肥。愁絕新來雙燕子，簾前相對說春歸。」

三一

錢唐徐紫珊詩未刻而人死矣。有人記其過亡姬墓詩云：「傷心人出武林城，隴上松間鳥雀聲。地下想來無日月，人間愁殺是清明。一杯冷酒梨花謝，二月春寒細草生。老淚無多收拾起，赤山橋畔聽彈箏。」贈謀吉地下葬者云：「踏遍千山與萬山，尋龍不見又空還。算來此去無多路，只在靈臺方寸間。」

三二

余在揚州，年家子方維璋、楊兆品兩郎舅，各以詩來，皆翩翩少年。方踏春詞云：「一層層燦赤城霞，亞字闌干曲曲遮。行過長隄忽回首，碧桃深處阿誰家。」虹橋修楔云：「名園此日小勾留，蕩漾春風意外休。風雨不來波不起，採蘭人上木蘭舟。」楊咏美人梳頭云：「低頭纔理髮鬢髮，待月臨風獨倚欄。偶墮髻邊花點點，隔宵抹麗不曾乾。」絲絲委地怕沾塵，忙握牙梳半欠身。如鑑髮光如玉指，未成雲髻也憐人。」蘭膏潤後綠油油，婉若游龍繞指柔。分付小鬟合雙鏡，要從三面看梳頭。」

三三

伶人天然官，色藝俱佳，而天性跳蕩，如野馬在御，蹀躞不能自止。余贈云：「何必當筵舞髻斜，但呼小

字便妍華。萬般物是天然好，野卉終勝剪綵花。我欲憐卿先自憐，春蠶老去枉纏絲。摩挲便了三生願，與汝同超色界天。」

三四

古無別號，所稱「五柳先生」「江湖散人」者，高人逸士，偶然有之，非若今之市僧村童，皆有別號也。作俑自史衛王家紈袴子弟，閒居無俚，創爲「雲麓十洲」之號，此後，好事者從風而靡。前朝黃東發，本朝姜西溟兩先生辨之詳矣。近日士大夫凡遇歌場舞席，有所題贈，必諱姓名而書別號，尤可嘆也！伶人陳蘭芳求題小照，余書名以贈云：「可是當年陳子高，風姿絕勝董嬌嬈。自將玉貌丹青寫，鏡裏芙蓉色不凋。」叔子何如銅雀妓，古人諧語最分明。老夫自有千秋在，不向花前諱姓名。」

三五

以詩受業隨園者，方外緇流，青衣紅粉，無所不備。人嫌太濫。余笑曰：「子不讀尚書大傳乎？東郭子思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醫門多疾，大匠之門多曲木，有教無類，其斯之謂歟？」近又有伶人邱四計五亦來受業。王夢樓見贈云：「佛法門牆真廣大，傳經直到鄭櫻桃。」布衣黃允修客死秦中，臨危，囑其家人云：「必葬我于隨園之側。自題一聯云：「生執一經爲弟子，死營孤冢傍先生。」

三六

青浦邵明經西樵吧，余甲子分房之薦卷也。後三十年，過隨園云：「白首再投前薦主，絳帷寧拒老門生？」余讀而感焉，問其年，登八十，家有園林，在朱家角。余甲寅到松江，順道訪之，擬師生再作盤桓，而西樵歿矣！所鑄出遊山居詩甚多，僅記其病足一聯云：「跬步疑分域，同居恨各天。」梧巢云：「高樹送聲疑雨至，虛窗弄影怯燈孤。」

三七

山陰王梅卿女子，能詩，精音律。自伊父被議歿後，榮榮無依。余慮名門之女，竟至流落，故認爲繼女，而教陳竹士秀才聘爲繼室。合昏後，子固、叔姬雙雙歸寧。梅卿獻詩，情詞悱惻。并云：「俟乾阿嬬百年之後，願持三年之服。」余感其天良，爲之淚下。詩曰：「等閒扶上碧雲端，得遂依依膝下歡。風力儘催花絮墮，日光能破雪冰寒。廻生法試慈悲大，入骨恩深報答難。願化銜環雙喜鵲，爲爺百歲報平安。」梅卿有詩稿百餘首，余選其尤佳者，交梓人刊入閩秀集中。竹士兩娶才女，先織織，後梅卿，亦奇！梅卿初名雅三。

三八

雅三父名謀文，字達溪，爲交河令，獄中寄女詩云：「尋常小別已牽愁，況我年衰作楚囚。勸飲花前何日再，課詩燈下此生休。舟傾宦海眞如夢，柝攬離魂又到秋。料得閨中垂髮女，也應北望淚雙流。」此詩，梅卿記之，而誦與余聽者也。

三九

兩雄相悅，如變風變雅，史書罕見。余在粵東，有少艾袁師晉，見劉霞裳而悅之，誓同衾枕，忽爲事阻，兩人涕泗漣如。余賦詩咏之。不料事隔十載，偕嚴小秋秀才游廣陵，遇計五官者，風貌儒雅，亦慕殿不已，竟得交歡盡意焉。爲殿郎貧故，轉有所贈。余書扇贈云：「計然越國有精苗，生小能吹子晉簫。哺啜可觀花欲笑，芳蘭竟體筆難描。洛神正挾陳思至，殿助剛爲宛若招。自是人天歡喜事，老夫無分也魂消。」臨別，彼此灑淚。小秋作離別難詞云：「花落烏啼日暮，悲流水西東。悔從前意摯情濃。問東君仙境許僂通。爲底事玉洞桃花，才開三夕，偏遇東風。最堪憐，任有游絲十丈，留不住飛紅。春去也，五更鐘。隔雲烟、十二巫峯。恨春波一色搖綠，曲江頭明日掛孤篷。偏逢著杜宇啼時，將離花放，人去帷空。斷腸處，灑盡相思紅淚，明月二分中。」

四〇

前人弔張江陵相公云：「恩怨盡時方論定，封疆危日見才難。」張船山太史題其曾祖遂寧相國祠堂云：

「功名立後田園盡，恩怨消時俎豆公。」余哭西林相公云：「邊疆功過青天在，將相榮華碧水沉。」三詩意境，不謀而合。

#### 四一

揚州巨商汪令聞，余姻戚也。己卯、庚辰間，余及見其盛時，招致四方名士徐友竹、方南塘、曹學寶諸公，有琴歌酒賦之歡；然其微言佳句，竟不傳也。今三十餘年矣，余過揚州，其孫號源波者，以詩來見。有句云：「高峰匿景畫如晦，野草作花秋似春。」又云：「特地篷窗高捲起，不辭風露爲看山。」皆清峭可愛。問其近況，久不名一錢矣。吁！家產盡而後詩人生，異哉！

#### 四二

李松雲太守修莫愁湖，遊者題咏甚多。有姑熟名士朱滋年題三首云：「亭臺好占水雲涯，水上雕窗透碧紗。愛煞梁間雙燕子，棲來猶恐是盧家。」傳神妙筆等分香，霧鬢雲鬟淺淡粧。道是洛神生劫後，題詩合寫十三行。」玉勒金鞍幾輩過，看詩人比看潮多。爭呼十五雙鬟女，教唱隨園水調歌。」蓋牆上見余詩而作也。

#### 四三

乾隆乙卯，秋闈榜發，主試劉雲房、錢雲巖兩先生入山見訪。余告之曰：「今科第二名孫原湘，余之詩弟子也。渠癸卯落第時，室人席佩蘭以詩慰之，有「人間試官不敢收，讓與李、杜爲弟子」之句。今孫郎出二公門下，唐錢、劉與李、杜並稱；伊婦之詩，竟成讖耶？」二公大喜。余將此語札致佩蘭。渠覆書云：「讀先生札，夫婦笑吃吃不休，因蘭賀外詩，與老人心心相印也。」其詩載女弟子集中。

#### 四四

余憎人自稱別號，前已論之詳矣。偶翻楊升菴集，有譏別號詩，云：「曾子名參字未傳，如今別號轉紛然。子規本是能言鳥，恰又教人喚杜鵑。」

#### 四五

聖祖南巡，偶覓樂府解題一書，出千金，竟不可得。後見郭茂倩解樂府云：「藁砧者，砧也。「山上山」者，出也。「大刀頭」，鑲也。「破鏡飛上天」，半月也。言夫在何處，「山上復有山」，已出門也。「何當大刀頭」，還期不過半月。蓋隱語也。」余按：漢景帝時，夏侯寬爲樂府令。武帝乃立樂府，採詩。鄭樵云：「樂府有因聲而造歌者，有因歌而造聲者，亦有聲有歌者，無聲無歌者。崔豹以義說名，吳兢以事解目，其夫傳一也。」

四六

丁酉二月，陳竹士秀才寓吳城碧鳳坊某氏，一夕，夢有女子傍窗外立，泣且歌曰：「昨夜春風帶雨來，綠紗窗下長莓苔。傷心生怕堂前燕，日日雙飛傍硯臺。」東風幾度語流鶯，落盡庭花鳥亦驚。最是夜闌人靜後，隔窗悄聽讀書聲。」及曉，告知主人。主人泣然曰：「此亡女所作。」

四七

余過觀音門，有題燕子磯詩，不知何人之作，雖刻畫「燕子」二字，有傷大方，然其苦心難沒。詩云：「滿岸兼葭伴侶稀，金陵化石影依依。潮回似欲銜泥去，浪急還疑貼水飛。絕似謝安高第在，還猜杜甫片帆歸。磯邊莫怪春風冷，歲歲蒼苔換羽衣。」又，「山峻喜添龍虎勢，臺空懶傍鳳凰飛。」

四八

香亭在南安舟中書所見云：「沿灘魚網列西東，十網扳來九網空。能狎風波無耐性，也難江上作漁翁。」又，「每到急流爭捷處，大船讓與小船先。」俱詩外有詩。

四九



乙卯春，余偕陳竹士遊四明，渠路上詩云：「風外潺潺識壩來，百夫纜曳客船迴。波心一擲如飛弩，怒把春江水劃開。」

五〇

梅卿與竹士別後寄余詩云：「春刊上待清游，賞盡名花掃盡愁。明月招人騎白鶴，輕風先我別紅樓。無端小病孤清興，寄父原約送至蘇州，以病不果。獨唱驪歌上釣舟。擬遣夢魂隨膝下，奈他潮水不西流。金陵在江之東。」

五一

王符潛夫論曰：「脂蠟所以明燈，太多則晦；書史所以供筆，用滯則煩。」近今崇尚考據，吟詩犯此病者尤多。趙雲松觀察嘲之云：「莫道工師善聚材，也須結構費心裁。如何絕艷芙蓉粉，亂抹無鹽臉上來。」

五二

詩空談格調，不主性情，楊誠齋道是鈍根人所爲。近又有每動筆專摹古樣者。不知鑄錢有范，而人之求之者買錢不買范也。遺腹子祭墓，備極三牲五鼎，而終不知乃翁之聲音笑貌在何所，豈不可笑！

五三

六朝人稱詩之多而能工者沈約也。少而能工者謝朓也。余讀二人之詩，愛謝而不愛沈。佛書性理，俱疊床架屋，至數十萬言，不若論語、大學數章之有味。記某有句云：「聞香知夢醒，見性覺經煩。」

五四

初，相士胡文炳決我六十三而生子，七十六而考終。六十三果生阿遲，心以爲神，故臨期自作生挽詩索和。不料過期不驗，乃又作告存詩以解嘲。奇麗川中丞撫蘇州，鑄白玉印見贈，一曰「倉山叟」，一曰「乾隆壬子第一歲老人」。其見愛甚篤，而落想尤奇。

五五

余四妹嫁揚州汪氏，以婉難亡。妹夫楷亭爲梓繡餘吟稿。丙辰春，見女士程友鶴書著綠臆遺稿，有曉巖老人序云：「其詩不在家楷亭室人之下。」余讀之憮然。咏蝴蝶云：「東風爲剪五銖衣，覓葉尋香伴亦稀。未必鄰家春獨好，如何偏欲過牆飛。」冬夜云：「簾垂小閣夜生寒，睡鴨香消漏已殘。獨有梅花心耐冷，一枝和月上闌干。」斷句如：「柳飛三徑雪，花落一庭烟。」「灣流水下孤鶩，幾點遠峰橫落霞。」俱佳。

五六

乾隆丙辰，余覓館京師，蒙徵士蓮雲堦先生荐與河南張太守諱學林者司書記事，聘定矣，以路遠不果行。乃書扇贈云：「十年獨坐早知名，又見星軺奉使旌。入謁過蒙追夙好，先生任粵西，與家叔有舊。攀車無那動離情。寒花偶有難開色，德水長流不斷聲。此日漁陽禾正好，期公一笑比河清。」今又嘉慶丙辰矣，在揚州遇其孫□□，出前扇見示。詩雖不佳，而音塵若夢，乃錄而存之。

五七

鄭夾漈詆昌黎琴操數篇爲兔園冊子，語似太妄。然姜里操一篇，文王稱紂爲「天王聖明」，余心亦不以爲然，與大雅諸篇不合，不如古樂府之琴操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炎炎之虐，使我愆兮。」其詞質而文。要知大聖人必不反其詞以取媚而沽名。余文集中辨之也詳。

五八

劉賓客詩云：「集中惟覺祭文多。」余按：劉公本傳，七十七而薨，宜其祭文之多也。今余年又過之，而平生樂道人之善，凡王侯公卿及交厚者，不忍其溘沒，文集中碑志墓銘哀詞之類，不止二三百首。在當日諸公必不料余爲後死之人，而余亦不料天爲諸公身後事，而使我後死也。嗚呼！

五九

余雅不喜詩壇吟社之說，大概起于前明末年鳴張門戶之惡習。李、杜、韓、蘇壇築何處？社結何方？惟劉文房有句云：「遙聞詩將會河南。」以詩稱「將」，似爲壇坫先聲。

六〇

布衣劉南廬死四十年矣，墓在通州。林鐵簫來，誦其佳句云：「溪冷鹿馱紅葉雨，門閒犬有白雲心。」又曰：「茶烹雨裏烟俱濕，笑向風前齒亦涼。」鐵簫誦畢別去，不十日而病死于觀音門僧寺中。余爲葬于瑤坊門外，題石碣云：「清故詩人林鐵簫之墓。」猶記其龍江關云：「一帶寒山入暮烟，風帆沙鳥尙依然。回思歲月如流水，再過江頭十五年。」

六一

「貌將花自許，人與影相憐。」又，「欲語先爲笑，將歸又轉身。」此種綺語，非六朝人不能。唐人李建勳殿妓詩云：「當時心已悔，徹夜手猶香。」只此十字，勝羅虬之「比紅」百首遠矣。

六二

趙雲松觀察渡江見訪曰：「一幅蒲帆兩草鞋，借名送考到秦淮。老夫別有西來意，半爲棲霞半簡齋。」余請其小飲，以詩辭云：「靈山五百阿羅漢，一個觀音請客難。」

六三

瀟湘錄：「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爐，有金色蝦蟆跳出，頭戴「武」字。」此杜詩所云：「王母顧之笑」是也。以爲刺楊妃者，誤。

六四

余咏宋子京有句云：「人不風流空富貴，兩行紅燭狀元家。」家香亭襲之贈張船山云：「天因著作生才子，人不風流枉少年。」似青出于藍。余咏桂林山云：「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窮邊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某太史襲之，作高黎貢山歌云：「巨靈開荒劃世界，奇峰驅出中原外。走入窮邊絕徼中，掀天負地逞雄怪。」似青出于藍而不如藍。

六五

潤筆之說，始于陳皇后以黃金丐相如作長門賦。而北史所載：高穎笑鄭譯草上柱國制詞曰「筆乾」是也。宋湯思退草劉婉仙制詞，高宗賜金數萬。君之于臣，尙且如此，則劉又所攫者，何足算哉？王安石制

誥，以所得潤筆錢制中書省，欲表廉也。後祖無擇代其職，盡取爲公費。安石大怒，乃文致其罪而竄之。第古人以有韻者謂之文，無韻者謂之筆，見文心雕龍。故謝元善爲詩，任隨工于筆，稱「任筆沈詩」。又，劉孝綽三筆六詩。皆見南史。

## 六六

嘗讀古詩紀，而嘆六朝之末，詩教大衰，凡吟咏者，皆用古樂府舊題，而語意又全不相合。甚至二陸之仿三百篇，傳長虞之孝經詩，論語詩，周易，周官詩，編抄經句，毫無意味。其他飲馬長城窟而並無一字及「馬」，秋胡行，而反稱堯舜，尤可笑也！至于「妃呼希」「伴阿那」，則本來有音無樂矣。初唐陳子昂起而一掃空之。杜少陵、白香山創爲新樂府，以自寫性情。此三唐之詩之所以盛也。

## 六七

駱佩香孀居後，咏月云：「不是嫦娥甘獨處，有誰領袖廣寒宮？」余喜其自命不凡，大爲少婦守寡者生色。



隨園詩話補遺卷十

六朝詩有足法者。寫景，則咏雨云：「細落疑含霧，斜飛爲帶風。」咏月云：「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  
「雨住便生熱，雲晴時作峰。」言情，則「莫嫌春繭薄，猶有萬重絲。」「若不信儂來，請看霜上述。攤門不安橫，無復相關意。」又，「回黃轉綠無定期，世事反覆君所知。」「人壽百年能幾何，後來新婦變爲婆。」

二

左思之才，高於潘岳，謝朓之才，爽於靈運。何也？以其超雋能新，故也。齊高祖云：「三日不讀謝朓詩，便覺口臭。」宜李青蓮之一生低首也。

三

詩家兩題，不過「寫景、言情」四字。我道，景雖好，一過目而已忘，情果真時，往來於心而不釋。孔子所



云：「興觀羣怨」四字，惟言情者居其三。若寫景，則不過「可以觀」一句而已。因取閒時所錄古人言情佳句，如哭某云：「平生不得意，泉路復何如。」贈友云：「乍見還疑夢，相悲各問年。」寄遠云：「路長難計日，書遠每題年。無復生還想，還思未別前。」七言、如：「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都是隔年書。」重來未定知何日，欲別殷勤更上樓。」涼月不知人散盡，殷勤還下畫簾來。」錢雖難忍臨期淚，詩尙能傳別後情。」三尺焦桐七條絃，子期師曠兩沉沉。」最怕酒闌天欲曉，知君前路宿何村。」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留君不出城。」垂老相逢漸難別，大家期限各無多。」若比九原泉路隔，只多含淚一封書。」

四

或瘞旅客云：「半面爲君申一慟，不知何處是家鄉？」無情之情，轉覺深遠。

五

近時孫廷颺送客之楚云：「落日蒼苔正晚鐘，送君聊復坐從容。亦知少駐終成別，畢竟權留勝再逢。黃葉亭空聽絡緯，白蘋江冷夢芙蓉。倘經回鴈峰頭過，珍重平安信一封。」此詩亦復情深。

六

詩不能作甘言，便作辣語，荒唐語，亦復可愛。國初閩某有句云：「殺我安知非賞鑑，因人決不是英雄。」

咏漢高云：『能通關內風雲氣，不諱山東酒色名。』英雄本不羞貧賤，歌舞何曾損帝王。』可以謂之辣矣。或贈道士云：『煉成雲母堪炊飯，收得雷公當吏兵。』或自述云：『我向大羅看世界，世界不過手掌大。當時祇爲上身忙，不及提向瀛洲賣。』可以謂之荒唐矣。

## 七

宋人絕句有補采者，如：『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中扶過平康里，十里珠簾半上鉤。』一百二十四門生，春風初長羽毛成。衰翁漸老兒孫小，他日知誰略有情。』暮鼓晨鐘自擊撞，關門欹枕有殘缸。白灰撥盡通紅火，臥聽蕭蕭雪打牕。』沙軟波清山路微，手持筇杖著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冢上爲亭鬼莫嘖，冢頭人是冢中人。憑闌莫問興亡事，除却虛空總是塵。』天一峰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却碧桃無限花。』閒把羅衣泣鳳皇，先朝曾教舞衣裳。春來却羨庭花落，得逐晴風出苑牆。』

## 八

每見今人知集中詩缺某體，故晚年必補作此體，以補其數；往往喫力而不討好。不知唐人：五言工，不必再工七言也；古體工，不必再工近體也；是以得情性之真，而成一家之盛。試觀李、杜、韓、蘇全集，便見大概。

九

詩有見道之言，如梁元帝之『不疑行舫往，惟看遠樹來。』庾肩吾之『只認己身往，翻疑彼岸移。』兩意相同，俱是悟境。王梵志云：『昔我未生時，冥冥無所知。天公忽生我，生我復何爲。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饑。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八句，是禪家上乘。陳后山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著幾村稅。』四語，是小雅正風。

一〇

胡書巢太守官罷，兩次捐復，家資搜括已盡，第三次再捐。余寄宋人咏被虜女子詩云：『到底不知顏色候，馬前猶自買胭脂。』胡卒不聽以行，未及補官而卒。余爲刻其碧腴齋詩集，而葬之於金陵瑤坊門外。

一一

有童子作討蚊檄云：『成羣結隊，渾家流賊之形；鼓翅高吟，滿眼時文之鬼。』蓋憎其師之督責時文故也。語雖惡，恰有風趣。

一二

余會兩題漂母祠，後有所感，又作一首，云：「莫說英雄解報恩，也須早貴似王孫。倘教漂母身先死，誰輦千金到九原？」

### 一三

吾鄉厲太鴻與沈歸愚，同在浙江志館，而詩派不合。余道：厲公七古氣弱，非其所長；然近體清妙，至今爲浙派者，誰能及之？如：「身披絮帽寒猶薄，才上籃輿趣便生。」壓枝梅子多難數，過雨楊花貼地飛。」白日如年娛我老，綠陰似水送春歸。」入都會試途中除夕云：「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還聞索酒錢。」燭爲留人遲見跋，鷄防失旦故爭先。」皆絕調也。

### 一四

唐人最重五律，所以劉長卿有「長城」之號。近日吳門何豈匏師專工此體。聽鐵師彈琴云：「抱琴來幾年，孤寺夕陽天。往往輟殘課，冷冷調古弦。未秋先落葉，無壑忽鳴泉。自覺疎慵甚，來聽輸鶴先。」通首一氣呵成，殊難得也。其他佳句，如：「衣著舊棉重，牕糊新紙明。」呈詩多越坐，避酒或憑欄。」皆是作詩，不是描詩。

### 一五

田實發進士咏曉鐘云：「雨雲魂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亦妙。

一六

揚州陳又羣隄孫秋閨月云：「欲眠初卷幔，月已到牀前。因怯衾裯冷，依然不敢眠。」又，遣興云：「遠山明向斜陽後，春睡濃於細雨時。」甘肅吳承禧有句云：「收心強學人端坐，改字頗忘墨倒磨。」又曰：「却笑山居人懶甚，落花不掃待風來。」

一七

乙卯春，余在揚州，巡漕謝香泉侍御移尊寓所，有夢樓侍講、香岩秀才、歌者計賦琴。門下士劉熙即席云：「謝公清興軼雲霄，寶館移尊慰寂寥。地足騁懷寧厭小，客仍是主不須招。無邊烟景剛三月，蓋世才人聚一宵。定有德星占太史，千秋高會續紅橋。」一枝玉樹冠羣芳，入座題襟興倍長。從古佳人是男子，見東漢書。於今問字有歌郎。計郎學詩于隨園。酒傾長夜真如海，燈照名花別有光。細數平生遊宴處，幾回似此最難忘。」

一八

離隨園數武，地名小桃源，有東岳道院羽士徐景仙直清，頗愛吟咏。溪上云：「野塘深柳夕陽斜，斷岸無

人噪晚鴉。風滿綠荷香不定，蜻蜓飛上水蒨花。」漫興云：「藥爐丹鼎伴閑身，山似屏遮樹作鄰。自得桃源爲地主，不成仙也勝凡人。」他如：「鶴聲帶月啼蕭寺，樹裏開山對蔣山。」皆佳。

### 一九

枚少時雖受知於傅文忠公，而與福敬齋公相從未侔面。前年，蒙其在西藏軍中通書問訊，見懷四詩，情文雙美。今年五月，在楚征苗薨逝。枚不禁泣下，賦二詩哭之。後見外孫陸崑圃代作四章，更覺莊重，遂加潤色，遠寄京師，而自己所撰，又不忍割舍，故留於詩話中。云：「銅柱勳名萬口傳，騎鯨人去未華顛。馬援力疾猶臨陣，祖逖英年早著鞭。底事三軍剛洗甲，忽教一柱不擎天。聖恩加到難加處，王爵追封到九泉。」塞外高吟詩四章，遠教驛使寄袁羊。未曾識面成知己，才得通書便斷腸。萬里魂歸憑馬革，九重親到奠椒漿。誰知朝野銜哀外，別有閒鷗泣數行。」

### 二〇

王荊公行新法，自知民怨沸騰，乃咏雪云：「勢大直疑埋地盡，功成才見放春回。村農不識仁民意，只望青天萬里開。」祖無擇笑曰：「待到開時，民成溝中瘠矣。」荊公初召用度支判官，不就；修起居注，不就。齋册吏拜而求之，乃逃於廁。授知制誥，方起。故有人見其雪詩而刺之，云：「不知落得幾多雪，作盡北風無限聲。」又，咏泉云：「流到前溪無一語，在山作得許多聲。」余少時讀荊公傳云：「寡識不知周禮僞，

好談却忘仲尼尊。」

二一

弟香亭詩才清婉，而近日從澳門寄詩來，殊雄健，信乎江山之助，不可少也。渡海云：「萬頃碧琉璃，雙瞳忽淨洗。內洋水色碧如翡翠，至大洋則黑。數點山浮空，四面天垂水。騰身登巨航，漸入重洋裏。雨細風不生，水搖浪自起。變態出須臾，奇光閃黃紫。濺沫潑頭上，埋舟入井底。尾低頭倏昂，左仄右復欹。人若釜內魚，身作箕中米。惴惴忍顛危，頻頻問遐邇。出險試凝眸，得岸已在彼。拂拭濕衣裾，檢點舊行李。回首一長吁，已渡海來矣。」越嶺至深澳云：「海風大於天，海山橫截浪。山裏風輪中，人行山頂上。風欲拔山飛，山怒與風抗。業已路斷絕，強就天依傍。頭仰方懼壓，踵旋頓迷向。細逕曲沿邊，側身與石讓。心共懸旌搖，興作紙鷲放。崎嶇萬千盤，變幻頃刻狀。恥爲楊朱泣，強學王尊壯。五體及百骸，安放難穩當。官途竟至此，嗒然神氣喪。」又憶隨園云：「十年杖履暢追尋，花裏彈棋月下吟。過去何曾嫌日永，別來倏已及春深。畫非共賞難娛目，詩未經看不放心。萬里漫言歸路遠，夢魂常到舊山林。」

二二

余嘗有句云：「水常易涸終緣淺，山到成名畢竟高。」偶閱詞科掌錄載：沈歸愚咏北固山云：「鐵甕日沉殘

角起，海門月暗夜潮收。」渡江云：「帆轉猶龍衝岸出，水聲疑雨挾舟飛。」嚴遂成曲谷云：「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太行山云：「孕生碧獸形何怪，壓住黃河氣不驕。」二人四詩，皆氣體沉雄，畢竟名下無虛。

### 二三

「燕以均年雖老，而詩極風趣。近咏七夕云：『相看只隔一條河，鵲不填橋不敢過。』作到神仙還怕水，算來有巧也無多。」

### 二四

人但知滿口公卿者爲俗，而不知滿口不趨公卿者，爲尤俗。必也素其位而行，不恃不求，無適無莫，其斯謂之君子乎？唐闕史載：中書舍人路羣之高淡，給事中盧宏正之富貴，雪中相過，所服不同，所言不同，而兩意相忘，相好特甚。時人兩美之。余嘗與亞相莊滋園赴尹文端公小飲，賦七古，有句云：「赤也端章點也狂，夫子難禁莞爾笑。」

### 二五

宋人詩云：「梧桐直不甘凋謝，數葉迎風尙有聲。」又云：「曾經玉貌君王寵，還擬人看似昔時。」此四句，



皆爲失時者言，恰有餘味。

二六

余少年時，最怕早起。國初人有句云：「從來甘寢處，最是欲明天。」凡種松者，初往上長，到五六十年後，便不銳上，而枝葉平鋪。六朝人有句云：「泉高下溜急，松古上枝平。」每見雀鬪，必一齊下地。李鐵君有句云：「鬪禽雙墜地，交蔓各升籬。」游天台，夜聞雨，自覺敗興，不料早起，而路已乾可遊。查他山有句云：「夢裏似曾聽雨過，曉來仍不礙山行。」方知物理人情，無有不被古人說過者。

二七

代人悼亡，最難落筆。然古人有亡於禮者之禮，則自有亡於情者之情。吳蘭雪過竹士瘦吟樓哭織夫人云：「片紙吹來已斷腸，青青潘鬢乍成霜。今生文字因緣重，此去人天離別長。三島舊游雲慘綠，一樓殘夢月昏黃。羅衣單薄仙風冷，鶴背先愁怯晚涼。」書奩藥裏亂成堆，日日題箋傍鏡臺。一代紅粧歸間氣，九閨綵筆仗仙才。生前手草教親定，病裏心花更怒開。聞說前宵猶強坐，挑燈爲和一詩來。」文采誰傳絳幔經，寄生小鳳乍梳翎。夫人繼沈散花女史女鳳珍爲女。牀前詩卷拋猶滿，畫裏眉峯慘不青。蝴蝶飄來秋影瘦，水仙夢到夜涼醒。旁人只賞流傳句，不管酸心不要聽。」

金陵燕子磯有永濟寺，往來士大夫，往往阻風小泊，輒有題句。國朝相國張文端侯、鄂文端公、墨蹟淋漓，尙存僧舍。老僧默默，會刻一集，竟被火焚。余二十七歲遊此寺，今八十一矣。今春又爲風阻，遣家人抄存。尹少宰會一云：「芙蓉幾朵領花宮，鐘磬聲高遞遠風。一嶺白雲歸老衲，半潭秋水住漁翁。香林鳥語天機活，古塔龍吟地勢雄。爲問攢眉陶處士，可能大醉與禪通？」收纜停舟燕子磯，穿雲拾級叩僧扉。遠公卓錫閒隨鶴，惠海蓬頭自補衣。欲向三乘窺妙相，卻因一語悟真機。此間早識黃梅熟，何必風旛問是非。」張宗伯廷璐云：「一徑秋陰蹋蘚苔，翠蘿深處寺門開。懸巖石色窗中出，繞閣江聲樹杪來。賸有禪房容徙倚，尙留先澤重徘徊。流光五十餘年事，又到蒲公舊講臺。康熙壬戌，先公有贈蒲公和尚詩。」李炯云：「偶因江水阻，散步過林巔。霧隱三台洞，雲生一綫天。倚松驚戲鼠，坐石盪流泉。惟愛鍾山色，朝朝作紫烟。」又：「山開榆力健，橋仄柳身支。」亦佳。

金織織女子詩才既佳，而神解尤超。或問曰：「當今詩人，推兩大家，袁、蔣並稱，何以袁詩遠至海外，近至閨門，俱喜讀之；而能讀蔣詩者寥寥？」織織曰：「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正聲也。然人多愛聽金、石、絲、竹，而不甚喜聽匏、土、革、木。子試操此意，以讀兩家之詩，則任沈之是非，即

邢魏之優劣矣。」人以爲知言。織織又語其郎君竹士云：「聖人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余讀袁公詩，取左傳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古人云：情長壽亦長，其信然耶？」

三〇

禮親王世子汲修主人能詩念舊，近致書王夢樓太史，以故人賈虞龍孝廉詩，屬其轉寄隨園，刻入詩話。因夢樓與賈君本保舊交故也。其詩尤工七古，篇長不能備錄，錄其夢樓齋中夜話云：「黃葉愁風雨，青衫感歲華。年來貧到骨，久住即成家。奇數眞三黜，吟情尙八叉。多君車笠意，深夜笑言譁。」別內云：「莫訝頻斟金叵羅，匆匆馬首欲如何。已遲婚嫁歡情少，爲歷飢寒絮語多。聊向左家供杖履，休疑王粲滯關河。他時譜就房中曲，留得金徽好和歌。」又句云：「夜月故人千里夢，他鄉詩思一天秋。」

三一

方大章秀才詩，初學明七子，後受業門下，幡然改轍，專主性靈，可謂一變至道。近命其門人王鼎來謁，詩頗清新。過陳山人崖居云：「爲有儂修癖，誅茅古洞根。山泉飛過屋，崖石巧爲門。竈冷青苔長，雲屯白晝昏。我來相揖罷，晞髮淡忘言。」過野寺云：「片片閒雲傍水隈，方知香界少塵埃。路於紅樹叢中出，門向青山缺處開。老衲偶然行藥去，游人都爲聽泉來。偶留鴻爪題新句，一掃空廊壁上苔。」又句云：「詩思因春長，歸心在臘先。」行盡深山方見寺，參完古佛未逢僧。」俱佳。

三二

余過同里與從子湘湄、笛生談詩，其二子皆髻也，倚膝而聽，若領解者。余問能詩否。其長者陶姓呈其咏秋海棠云：「初過涼雨拓窗紗，綠葉淒淒映晚霞。秋夜月明如水好，上堦先照海棠花。」其弟陶容舟行云：「遠望青山似白雲，忽聞岸上有人聲。夜深那有人來到，却見扳罍一盞燈。」

三三

阮芸臺學士提學浙中，嘗製團扇一柄，自寫折枝於上，命多士咏之。錢塘諸生陳文杰賦團扇詞一篇，末句云：「歌得合歡詞一曲，想教留贈合歡人。」學士大加稱賞，批其旁云：「不知誰是合歡人？」即以團扇贈之。

三四

余過吳江梨里，愛其風俗醇美，家無司閹，以路無乞丐也；夜戶不閉，以隣無盜賊也；行者不乘車，不著屐，以左右皆長廊也。士大夫互結婚姻，絲蘿不斷。家製小舟，蕩搖自便，有古桃源風。詩人徐山民邀余住其家三日，率其妻吳珊瑚女士，雙拜爲師。二人詩，天機清妙，已分刻同人集及女弟子集中矣。又見山民寄內書云：「心隨書至，何嫌十里之遙；船載人歸，當在一更以後。」想見其唱隨風致，有劉綱夫婦之

思。隨放棹吳江，訪唐陶山明府。同行者陳秋史、徐懶雲、陳竹士、姪笛生。行至八坼，大風阻舟，四人聯句云：「荒荒月色逼人寒，頭壓低篷擁被看。一夜北風吹作雪，天教於此臥袁安。」如吼風聲浪欲奔，篷窗人語聽昏昏。東船西舫相依住，一夜真成水上村。笛生調山民云：「粧樓上有女門生，應怨先生太不情。已過一更程十里，奪人夫婿一齊行。」懶雲調竹士云：「留人今夕且團圓，明日分飛鴈影單。君欲尋梅問消息，我能替竹報平安。」時懶雲先欲辭歸，竹士托寄內子梅卿書，故有此詩。時嘉慶丙辰十一月十三日。

三五

吳江多閨秀，徐秀芳、彩霞，山民堂姊也。俱歸李氏，以姊妹爲妯娌，唱酬無虛日，惜皆早卒。山民僅記秀芳重九云：「滿簾秋色正重陽，懶去登高倚繡牀。舊日愁懷盡拋却，近時詩思已全荒。庭梧葉落寒初動，籬菊花開晚更香。一卷殘書聊自遣，消閒此外別無方。」彩霞讀秀芳姊遺稿云：「一卷叢殘稿，蹉跎錄未成。開絨雙落淚，看殺不分明。」又，陳素芳春兩次韻云：「到地初融絮點殘，灑空兼潤鵲聲乾。暗添芳草迷香徑，盡洗新花出藥闌。簾閣夜吟窮百箭，池塘幽夢失三竿。遙山斷浦皆生色，未怕春衫有薄寒。」新綠云：「烟景乍驚梅實七，風情多學柳眠三。」素芳，即吳江茂才李會恩之聘室，未嫁而卒。又，潘掌珍字湘蘋，寒食對雪云：「今年寒食雪連綿，偏遇佳辰三月天。應是司霜憐好景，故將美玉種春田。難分飛絮盈階白，祇覺殘花點地鮮。却笑城南游玩客，春衫空典買舟錢。」哭豐兒云：「苦雨淒風暑氣

微，忍寒扶病啓窗扉。偶然想到亡兒話，掩淚回身換袷衣。兒病中常囑母當保重。」

### 三六

又有朱文虎字荔生者，慣作無題詩。閨情云：「卍字闌干白石街，自挑花虱拔金釵。新晴微覺莓苔滑，獨自閨房換繡鞋。」好風連夜小桃開，雌蝶雄蜂次第來。採得盆中紅豆子，嬌憨捉臂要人猜。」又有句云：「蘆隨小港綠三里，雲漏斜陽紅半天。」

### 三七

又有朱爾澄字春池者，冬夜客舍云：「客舍燈殘淡月斜，夜深岑寂感年華。故園手植梅千樹，每到花開不在家。」過孫明府潢寓齋云：「携屐盤盤松逕回，疎鐘遠渡寺門開。茶烟透處碁聲落，傲吏閒時冷客來。山擁翠鬟羅卷軸，湖浮明鏡倒樓臺。眼前便覺紅塵隔，竹下談詩坐石苔。」

### 三八

詩往往有畸士賤工脫口而出者，如成容若青衣某有詩云：「一杯一杯又一杯，主人醉倒玉山頽。主人大醉捲簾起，招入青山把客陪。」又蘆墟縫人吳鯤有詩云：「小雨陰陰點石苔，見花零落意徘徊。徘徊且自掃花去，花掃不完雨又來。」

三九

無錫楊某妻薛氏，有色，嘗以詩答夫之從弟，夫疑之，訟於府。太守巴公焚其詩，不以姦科，而許其離異。婦有子尚幼，乃托爲子之詞，呈府求復合，太守許之。楊有族某利其財，勿許婦歸，轉訟於金匱縣尹邵無恙。邵置筆札於庭，命婦賦詩見志。成絕句云：「人間無路事茫茫，欲訴哀衷已斷腸。一曲琵琶千古恨，願郎留妾妾歸郎。」尹大喜，追償器用，許其復合，而令族弟他徙，以絕後悔。判云：「因母子而夫婦重諧，不過體太守全倫之意，遠兄弟而男女有別，亦以絕小人漁色之心。」有周生者，詠其事云：「忍使文君怨白頭，靡蕪許爲故夫留。使君身是圓通佛，消盡人間棄婦愁。」葛洪何處返仙鳧，曾爲憐才護薛姝。從此雙魚仍比目，啣珠應傍賀家湖。」

四〇

滿洲王公耐溪，敬作江寧固山府，好賢禮士。金陵詩人蔡正衫、曹淡泉、余秋農諸人，俱從之遊。詩才清妙，雅有唐音。今春，袖其稿來。秦淮泛舟云：「青鬟雅小髮垂髻，戲倚雕欄學語嬌。最是繫人幽興處，絳紗窗裏篆烟飄。」贈詩會諸友云：「錦繡篇成妙入神，西園清夜絕微塵。歸遲莫慮無燈月，自有文光照見人。」

#### 四一

吳江嚴蕊珠女子，年才十八，而聰明絕世，典環簪爲束修，受業門下。余問：「曾讀倉山詩否？」曰：「不讀，不來受業也。他人詩，或有句無篇，或有篇無句。惟先生能兼之。尤愛先生駢體文字。」因朗背忠肅廟碑千餘言。余問：「此中典故頗多，汝能知所出處乎？」曰：「能知十之四五。」隨即引據某書某史，歷歷如指掌。且曰：「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詩用典乎。先生之詩，專主性靈，故運化成語，驅使百家，人習而不察。譬如鹽在水中，食者但知鹽味，不見有鹽也。然非讀破萬卷，且細心者，不能指其出處。」因又歷指數聯爲證。余爲駭然。因思虞仲翔云：「得一知己，死可無恨。余女弟子雖二十餘人，而如蕊珠之博雅，金纖纖之領解，席佩蘭之推尊本朝第一，皆閨中之三大知己也。」蕊珠扶其母夫人出見，年六十二歲矣。白髮飄蕭，呼余爲伯父。余愕然。夫人曰：「伯父抱我懷中，賜果，而忘記乎？」詢之，乃李玉洲先生之女孫，余嘗住其家故也。記抱時夫人才四歲耳。方知人果壽長，便有呼彭祖爲小兒之意。滿座爲之驪然。

#### 四二

余二十七歲，權知溧水，離任時，吏民泣送，有以萬民衣披我身者，金字輝煌，皆合郡人姓名也。車中感成一律云：「任延才學種甘棠，不料民情如許長。一路壺漿擎父老，萬家兒女繡衣裳。早知花縣此間



樂，何必玉堂天上望。更喜雙親同出境，白頭含笑說兒強。」此詩，全集忘載，故載之補遺及詩話中。

四三

聖祖不飲酒，最惡喫烟。南巡，駐蹕德州，傳旨戒烟。蔣陳錫往水碁記云：「碧碗水漿激灑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烟火來。」

四四

嘲嗜烟者，董竹枝云：「不惜千金買妓童，口含烟奉主人翁。看他呼吸關情甚，步步相隨雲霧中。」又，嘲女子喫烟者云：「寶奩數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爲雲爲雨復爲烟。」

四五

德清蔡石公先生，會試，有妓愛而狎之，蔡賦羅江怨詞以謝云：「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定。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重。怎能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杯御酒嫦娥共。」後竟中康熙九年狀元。其詞正而不腐，故錄之。

四六

古無自刻文集者，惟五代和凝以其文鏤板行世，人多譏之。至今庸夫淺士，多有集行世，殊爲可嗤。然素無一面，而爲之代刻其詩文以行世者，古未有也。近日滿洲趙碌亭佩德侍御，絕無交往，而爲我鐫自壽詩十四首，自以隸、楷二體書之，備極精工。與李調元太史同有嗜痂之癖。二人者，吾沒齒不能忘也。至于書之改卷爲頁，則始于唐，見萬物原始。不可不知。

四七

周青原侍郎未第時，夢爲九天元女召去，命題公主小像。周有警句云：「冰雪消無質，星辰繫滿頭。」元女愛其奇麗，爲周治心疾而醒。

四八

秦松齡太史咏鶴云：「高鳴常向月，善舞不迎人。」世祖賞其有身分，即遷學士。

四九

余摘近人五言可愛之句，如費榆村之「水清魚可數，樹禿鳥來稀」，「苔新初過雨，石古欲生雲」。岑振祖

過丹陽云：「鄉心隨落鴈，帆影過奔牛。」可稱巧對。

五〇

榆村又有句云：「讀書不知味，不如東高閣。蠹魚爾何知，終日會糟粕。」此四句，可爲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針。

五一

余年踰八十，偶病河魚之疾，醫者連用大黃，人人搖手，余斗胆服之，公然無恙。又病中無事，好吟自家詩集。嚴歷亭司馬寄詩相嘲云：「醫學都憑放胆爲，將軍專斷敵方摧。休論功業文章事，病也無人學得來。」自家詩稿自長吟，元氣淋漓病敢侵。從此鷓鴣林論價值，少須十倍紫團參。」「追算當年求輓日，重生今始七齡人。不禁惹我疑心起，逃學兒童病不眞。」

五二

豫親王扈蹕灤河，佳句已梓入前卷中矣。其時，蒲快亭孝廉從行，得詩十章。茲錄其過青石梁云：「梁亘長虹起，危峯駕六龍。不知牛斗近，但覺馬蹄高。嵐翠沾衣袂，巖花拂佩刀。白雲渾似海，南望首頻搔。」廣仁嶺云：「飛磴盤雲上，青天豹尾懸。五丁開不到，雙峽斷何年。亭倚高霞出，山圍大漠圓。灤

陽看咫尺，瑞靄落吟邊。」

### 五三

嚴小秋丁巳二月十九夜，夢訪隨園，過小桃源，天暗路滑，滿地葛籐，非平日所行之路。不數武，見二碑，苔蘚斑然，字不可識。時半鈞殘月，樹叢中隱約有茅屋數間，一燈如豆。急趨就之，隔窗聞一女郎吟曰：「默坐不知寒，但覺春衫薄。偶起放簾鈞，梅梢纖月落。」又一女郎吟曰：「瘦骨禁寒恨漏長，勾人腸斷月茫茫。傷心怕聽旁人說，依舊春風到海棠。」方欲就窗窺之，忽聞犬吠驚覺。此殆女鬼而能詩者耶？

### 五四

小秋妹壻張卓堂仕淮，弱冠，以療疾亡。彌留時，執小秋手曰：「子能代理吾詩稿，擇數句刻入隨園先生詩話中，吾雖死猶生也。」余憐其志而哀其命，選其春雨云：「雨聲浙瀝響空庭，釀就輕寒洗盡春。一夜聽來眠不得，那禁愁煞惜花人。」病中云：「病真空蓄三年艾，夢醒忙溫一卷書。」夜深還累妻煎藥，僕懶翻勞客請醫。」小秋哭之云：「心高徒隕命，身死不忘名。」小秋妹佩秋瀾亦能詩，贈小秋云：「梅能傲雪香能永，楓不經霜色不紅。」哭夫云：「身在衆中嫌贅物，心期地下伴亡人。」果不一年，亦以疾亡。



## 校點後記

袁枚（一七一六一—一七九七），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塘（杭州）人。乾隆四年進士，官溧水、沐陽、江寧等縣知縣。年三十三，即辭官，卜居於江寧小倉山之隨園，以詩文名於時，交遊甚廣，為當時詩壇所宗仰者凡五十年，世稱隨園先生，晚年自號倉山居士、隨園老人。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餘卷，詩話、尺牘、說部共三十餘種。

在他以前，清初最負盛名的詩人是王士禛（漁洋），以宋代嚴羽滄浪詩話所提倡的『水中月，鏡中花，羚羊掛角，香象渡河』的理論為根據，提出『神韻』二字，作為論詩、選詩和創作的最高境地。

與袁枚同時而稍前的另一位著名詩人是沈德潛（歸愚），論詩雖受他的老師葉燮（橫山）的影響，但由於他自身的經歷和對文學的主張稍有所不同，他特別提出溫柔敦厚和格調的主張，重比興、蘊蓄和反復唱歎，重婉陳和主文諷諫；不要說得過甚、過露、過失實。同時也注意到詩的格律，要論法、學古，講詩格、詩體；不要求新異、近戲弄。這種理論，是和封建禮教相聯繫着的。沈氏所選的唐詩別裁等，就體現了這種理論。

袁枚的詩論，是在上述那種氣氛籠罩之下而以反對者的面貌出現的。他對於『神韻』說，不一定持相反的態度，而是把它納入自己的理論系統之中，認為『神韻』不過是詩中的一格，作詩不必首首如此，

也不可不知道這種境界。但對於『溫柔敦厚』的說法，尤其是格調的說法，却有些針鋒相對的樣子。

他論詩的基本論點是『性靈』。所謂『性靈』，是自然地風趣地反映詩人一時的感受，不必講境界的大小，格調的高下，若能做到這一點，就同樣都是好詩。他論詩雖重天分，却不廢工力；雖尚自然，却不廢雕飾。他認為：內容與形式，天分與學力，自然與雕飾，平淡與精深，學古與師心，都是相反而相成的，詩人都應該兼收並蓄，不偏不倚地去對待。以『人工』濟『天巧』，仍然是十分需要的。他主張寫性靈，反對人們動輒打着『盛唐』的招牌，扛起『杜、韓』的家數。《詩話中一再駁斥『宗盛唐』、『學七子』、『分唐、宋』、『講家數』等等的說法；一再反對模仿古人。但是，反對模仿、抄襲，並不等於反對學習古人。他的詩話中，常常舉李、杜、韓、蘇四家和中晚唐、宋、元名家作為學習的對象；並具體指出：古風須學前者，近體須學後者。這些理論，對於他以後的詩壇，曾起過一些作用。

由於袁氏自己的階級和所處的時代的關係，書中有少數地方，提到農民起義的領袖，提到當時的鄰邦和國內少數民族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予以誣蔑、歪曲和侮謔。書中還有很多對權貴的吹捧、標榜，以及對神鬼、迷信、色情的描述等，也都是封建糟粕，應該批判的。

本書根據乾隆庚戌和壬子隨園自刻本，加以校訂和標點，排印出來，供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研究工作者參攷。至於原書徵引古書錯誤的地方，則仍未改動。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鄂西林以寒士起家，深於閱歷，能容衆，能知人，由舉人初爲拜唐阿，貧甚，因世宗在藩邸相識，爲心膂中第一人。其督雲貴改土歸流一事，非君臣俱有大本領，而又深相知合者，不能辦到。曾見其小照，身長骨大，方面長髯。生五子，四爲督撫，最少者鄂忻，（按：一作「所」。見清史稿一〇三三六頁）爲侍郎。晚年不爲高宗所喜，今已式微。其孫雖襲伯爵，一無出息，不免凍餓。高宗云：是皆鄂爾泰之造孽所致也。（見詩話卷一第一頁一）

冢宰廂黃旗人，富察氏，於忠勇公爲疏族姪。（見詩話卷一第六頁二）

蔣心餘與其同年彭芸楣，皆江西人，一時才名並稱。彭性好巧，有口才，又善事當道，遂置身協辦。蔣性恃才驕物，又爲彭嫉，鬱鬱不起。（見詩話卷一第一四頁三〇）

蔡將軍毓榮所娶，卽吳三桂妾。（見詩話卷一第一六頁三三）

勇本寧夏人，叛臣王輔臣之將，棄王來歸，人正黃旗漢軍籍。英王者，太宗第八子，名阿濟格。

鄧之誠批云：十二子，非八子。（見詩話卷一第一七頁三六）

某相國者，明珠也。（見詩話卷一第二四頁五三）

清端，山西人。襄勤，廂紅旗漢軍人。（見詩話卷一第二五頁五五）

乾隆五十五、六年間，見有鈔本紅樓夢一書。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恆家。書中內有皇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家爲近是。（見詩話卷二第四二頁二二）

乾隆辛亥，余省親福建，見夢樓於京口。留飯聽戲，三日而別。其演戲用家樂約三十人，外有女子四

人。所演西樓記、長生殿俱精。而夢樓僧帽儒衣朱履，興復不淺。（見詩話卷二第四五頁三〇）

李香林，名奉翰，其尊人名洪。（按：清史稿卷三百二十五第一〇八五六頁李宏傳，一〇八五七頁李奉翰傳，一〇八五九頁

李亨特傳均作「宏」。見詩話卷二第四七頁三五）

方敏愨爲簡親王府書記。後隨征，奏保中書。遂遭大用。（見詩話卷二第五〇頁四六）

劉侍郎，山西洪洞進士，家資巨萬，以布商起家，至今人呼之爲「梭布劉」。（見詩話卷二第五七頁五八）

余見曹子建自書豐樂碑墨跡，半隸半真。成容若家藏物也。（見詩話卷二第六一頁七〇）

尹太保性寬厚，四督江南，民情貼服。繼之者高公晉，亦得民心，然屢患河決。再繼之者薩公載，以同

知陞至總督，日惟飲酒鬪牌而已。後革職。死於河工。（見詩話卷三第八四頁四〇）

某侍郎，蓋謂朱石君也。（見詩話卷三第九一頁五八）

歸愚嘗選國朝詩別裁，第一首卽登錢謙益團扇篇，詩既不佳，人又不可，至遭純廟嚴旨切責。（見詩話卷

三第九七頁七四）

噶禮後竟以母送忤逆賜死。至今俗云：『噶禮媽，亂兒達。』（見詩話卷四第一一四頁三六）

康親王卽禮親王。（見詩話卷四第一二七頁六七）

通榜法，自康熙中年至乾隆三、四十年間，仍效用之。（見詩話卷四第一三〇頁七三）

初之朴，亦山東人，其始元朝色目也。作江西糧道，與巡撫陳淮不睦，遂告病歸。其子彭齡，後以御史

試差，路經山東，據鄉親典吏之言，風聞人奏，陳淮至抄家革職，罰銀十萬，無力完繳，遂發伊犁四年。

至嘉慶親政，始赦回。初彭齡者，寓險詐於正直之小人也。（見詩話卷五第一四六頁三五）

無耻淫婦，余所深知。（見詩話卷五第一五四頁四九）

繙譯金瓶梅，即出徐蝶園手。其滿漢文爲本朝第一。蝶園姓舒穆魯，滿洲正白旗人。然於開國功臣正

黃旗之楊古利，雖亦姓舒穆魯，非一族也。（見詩話卷五第一五四頁五〇）

孫淵如學問甚博，而品行不佳。（見詩話卷五第一五八頁六〇）

朱詩名海禹，詩集甚多，而皆平平。紀曉嵐、王夢樓盛推之，是皆錢之所使也。（見詩話卷五第一六〇頁六五）

李、江西人。時吾近族巴延三爲粵督，李見其忠厚無能，遂一意以地方事自任，公正廉明，廣東大治。

上以爲巴公之能，大見寵用。（見詩話卷六第一九〇頁六二）

開山通河，費數百萬，江南民力，三十年未能復元，此伊公之弊政也。（見詩話卷六第一九九頁八六）

高溥、盧見曾也。（見詩話卷六第一九九頁八七）

尹文端有子十餘人，似村係奏明隨任幫辦家務者。明我齋義自幼至老，充當侍衛，並未隱退。環溪別

墅在西直門外，俗呼『三貝子花園』，即我齋之岳也。（見詩話卷七第二二二頁一〇）

嘉慶十七年，西北有星一片，雜碎不辨，其光芒拖長數尺，欽天監亦不以聞。至次年九月十五日，忽有

林清之變，繼以滑縣之逆，迨平定後，此星沒矣。（見詩話卷七第二二五頁一六）

乾隆年間，書法首推成親王，由趙而王而歐、米，放浪不平，迄於不佳。次則劉石庵，學趙最深，次學鍾

繇，全是皮毛，遠不如介庵和尚及梁蠟也。此外，羅原漢、梁同書均能自立一幟者。（見詩話卷七第二二三頁三五）

明仁係明我齋之胞兄。（見詩話卷七第二二八頁四九）

古刺水余家藏頗多，亦不甚貴重。其罐則外鐵而內金。此西洋貢物，卽花露水之流。尚有古刺油，亦與丁香薄荷油等。其水並非一色，有可飲者，有可浴者，且有真假之分。大約貢自西洋者爲真，永樂朝命天堂做造者爲假。（見詩話卷七第二三二頁五九）

『越窰』、『柴窰』之色，俱未恰可。惟明『宣窰』之靄藍，則真有雨過天青色矣。然尚不及靄紅爲佳。當日只成一次。『聖祖嘗做之，名曰『郎窰』。今不可得。至雍正之『年窰』，則年希堯監造，遜『郎窰』甚遠。

（見詩話卷七第二三二頁六〇）

程魚門家世業鹽，擁資巨萬，晚歲家中落，余猶及見之，長髯細目，磊落瀟灑，實正人也。（按汲修主人嘯亭

雜錄云：程魚門編修（晉芳），新安人。治鹽。兩淮殷富，程氏尤奢侈，多蓄聲伎狗馬。先生獨性情好儒，罄資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屢試不售。亡何，鹽務日虧折，而舟車僕從之費頗不貲，家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純廟南巡，先生獻賦，特授內閣中書，再舉辛卯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上開四庫全書館，大臣舉先生爲纂修官，議敘改翰林院編修。先生大喜過望。好周濟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一任盜侵，以故負券如山積。勢不能支，祈假赴陝中舉中丞沅處，冒暑至署，未半月卒，人皆惜之。（見詩話卷七第二三七頁七六）

朱孝純運使之次子朱爾松額，以中書在軍機處行走，因漏言於總督岳勒保，致出軍機。日與和九爺遊，（吏部郎中和積額）將田園悉數換與和九爺，代捐知府。次年，選得廣東知府，而家貧矣。行至揚州，

客死。適淮安有知府王仲漢謀殺李毓昌之案，地方官不敢承擔，遂至驗尸，停柩半年，始得歸。此亦自取苦也。（見詩話卷七第二四〇頁八二）

中丞阿公者，阿思哈也。阿官廣東日，嘗買一妾。妾攜女年方四、五歲，甚美，遂留養之。後十餘年，而和珅有女，醜且眇一目，欲婚於德定圃之子英和。恐其不願，求上爲主婚。德因馳赴阿公，求此養女爲子婦。明日，上果召見，問及婚事。奏云：已與阿思哈有成議矣。乃已。其後德定圃官禮部尚書，因祭天壇，天燈不起，革職，蓋和珅之修怨也。（見詩話卷八第二五三頁一二）

總憲邵自昌之父也。（見詩話卷八第二六〇頁三二）

春臺一窮翰林，卽任試差，不過得一、二千金，遽買南妾一人，日日食鮮魚活蝦，瓦鴨火腿，紹興酒，龍井茶，何以養之？余見漢軍蔣攸鈞，本籍寶坻，其先人因田文鏡提拔，遂登仕版。由甲辰翰林起家，至總督。其家婦女纏足，飲食日用，悉倣南人。調任直隸，以原籍寶坻辭。內用尚書，例兼都統，以不識清文辭。此尤縱欲喪心者也。（見詩話卷八第二六一頁三五）

補山奔走和珅、福康安兩家之門，遂至富貴。二人勢敗，仁宗御極，立即抄家革爵，逐出旗籍。一子貧無所歸。（見詩話卷八第二六一頁三六）

大將軍者，兆惠也。（見詩話卷八第二六二頁三八）

尹公諸子，慶三爺實爲通才。其子文鶴充鑾儀侍衛，貧極而亡。（見詩話卷八第二六二頁四〇）

永公官臺灣道，甚貧。乾隆丙午林爽文之亂，因公伏法。時臺灣府楊廷理以萬金饋福康安，竟得逍遙

事外。（見詩話卷八第二七〇頁六五）

其後刺史見子才所選子不語，有李香君薦卷一段，彼此口角可笑。（見詩話卷八第二七五頁七七）

田文鏡，寶坻人，世宗藩邸莊頭也。（見詩話卷八第二七九頁八五）

南塘居士，相城人。（見詩話卷八第二八一頁九〇）

歸愚受知，皆因鄂中堂之南邦黎獻集。（見詩話卷九第二九三頁一七）

所生子名維甸。（見詩話卷九第二九八頁三一）

傅文忠本不識字，何由知詩？子才詩話中之與鄂文端、傅文忠論交，皆借以嚇騙江浙酸丁寒士，以自重

聲氣耳。鄭板橋、趙雪松作文賤之。不足取也。（見詩話卷九第三〇二頁四〇）

宣城梅生秋闈下第，以阮亭銘硯及成親王臨爭坐位論一冊，售二十金於余。余族人桂香東攜以示王。

王大驚，爲跋於後，凡千餘言。有云：「此冊之妙，勝我十倍。使我再寫十年，未必能及。乃仍假我名，

慚不可忍。」香東來告，且云成王有留之意。遂因香東與之。此亦假名之奇遇也。（見詩話卷九第三一四頁

六六）

板橋時文新奇，畫並不佳，詩却在子才之上。惟好男風，是其劣跡。（見詩話卷九第三一七頁七四）

余記十一歲時，家君方任江寧藩司。一日，隨業師黃望庭先生往隱仙庵上，吃桂花栗子。道士善弈，先

生與對局。弈竟，同到隨園。子才出迎，款待甚周。時年六十餘，康健如少壯。面麻而長，微鬚已半

白，身高五尺餘。園中窗嵌玻璃，皆紫藍各色。餽饌精雅，吃麵四碗而散。乾隆辛亥，余年二十歲，以

三等侍衛乞假省家君於閩督任，再過隨園。子才時往蘇州。比到蘇州相見，子才已七十六歲。向余索詩。答以不會作詩，深爲惋惜。令伊女弟子作點心兩盤，醬葱蒸鴨一盤，煙乾爛肉一盤爲贈。余饋以四十金而別。比嘉慶己卯，三過隨園，則荒爲茶肆矣。

鄭之誠批云：己卯爲二十四年，距子才之歿二十二年。（見詩話卷九第三一八頁七八）

余自落魄以來，落職遠謫，沿途受恩者，如宜四制軍、書六中堂、永六制軍、廣九中丞，皆念舊雨。至若保三中堂，則更若慈母之護惜嬰兒，使萬里生還，骨肉完聚，每一念及，望空拜叩不已。（見詩話卷九第三二六頁一〇〇）

乾隆五十六年，余飲於高廟，正值菊花盛開。據云：當年能月月見花。自亮一去世，止自八月至臘月有花，他月不能矣。（見詩話卷十第三三〇頁三）

趙損之子秉冲，官戶部侍郎，在南書房多年。生二子，長趙榮，官編修。次趙林，捐知縣。其後秉冲與榮相繼歿，林得狂病，一貧如洗，四處依人，竟不知流落何所也。

又秉冲有姪炳，官御史，巡視東城。城外某廟中，住旗人某甲父子，其子事父極孝。會夏日父病死，子告僧曰：我將入城領恩賞銀，並向確坊貸錢，以辦喪事。又以天氣炎熱，停尸廟中，無人看守，遂於井旁淺土埋之。事爲炳聞，竟以某甲活埋其父人奏，凌遲處死。炳旋升給事中。次年，典試福建歸，甫入戶，自批其頰，口稱某甲索命，夜半而卒。（見詩話卷十第三四一頁三三）

承恩寺瓶兒辣菜極佳，蘿蔔煮尤妙。（見詩話卷十第三四七頁四七）



魚門人品重，較江、洪、汪、鮑諸商，有主僕之分。（見詩話卷十第三五七頁七四）

己未，余同浦、錢兩家兄弟共九人，自塞外歸，至洛陽，盤桓五日。浦、錢兩家，由開封回南，余兄弟渡孟津北歸京師。時十月，惜非牡丹時耳。（見詩話卷十第三六四頁九一）

此等詩話，直是富貴人家作犬馬耳。畢秋帆家本棉花巨商，以乾隆年中通榜，中舉，由中書值軍機處，繼至大魁，皆于敏中等之力。（通榜之弊，至嘉慶中朱珪、汪延珍主試始減）畢太夫人詩既不佳，事無可記，選之何爲？所以鄭板橋、趙雲松斥袁子才爲斯文走狗，作記罵之，不謬也。（見詩話卷十一第三六七頁一）

畢秋帆高身長面，類山東人。最愛演劇，畧中僕從官親，卽戲班脚色，而小旦尤多，皆其姬妾之戚也。秋帆爲人却渾厚，善於應酬，風流則有之，功勳則不敢許也。其先世以棉花賣買起家，出于相國敏中門下。後又寄和相國坤門下，遂至督撫。和坤敗後，抄家奪諡，一敗塗地，後人亦無繼起。子才稱其詩比梅村，奉承太過，秋帆亦必不敢當。（見詩話卷十一第三七〇頁三）

荆州水患，係乾隆己酉年事。秋帆荆州述事詩，不敘水患之由。其於梅調元之冤獄，未知若何也。（見詩話卷十一第三七〇頁四）

胡雲坡原不能詩。（見詩話卷十一第三七八頁二三）

法時帆係蒙古人，非滿洲人。乾隆庚子進士。初名運昌，因用國書書之，與雲長同，奉旨改今名。其人詩學甚佳，而人品却不佳。鐵冶亭輯八旗人詩爲熙朝雅頌集，使時帆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

詩選，後半部則竟當作賣買做。凡我旗中人有勢力者，其子孫爲其祖父要求，或爲改作，或爲代作，皆得入選。竟有目不識丁，以及小兒女子，莫不濫廁其間。（見詩話卷十一第三七九頁一五）

鄂文端云：『學問閱歷，皆能治世；惟從學問中來者細，從閱歷中來者粗。』此語每每以之人奏。（見詩話卷十一第三八〇頁一七）

余十二歲隨家母到隨園三次。飯後，見其太夫人並其妾四人，皆不美。同聲報怨：『此處不好，四面無牆，鬧鬼鬧賊，人家又遠。買食物皆不方便。鴟鴞豺狼，徹夜叫喚，不能安睡』云云。亦可笑也。（見詩話卷十一第三八六頁三〇）

吾親友中如鄂二爺祥，乃祖乃父及其本身，皆司戶部銀庫，家資百萬，惟知養鷹養馬，飲食嬉遊，從不顧恤親友。未及十年，產業一空。與余堂兄志書行爲相似。志書年未五十，以貧死。有子六人，無所得食，惟作賊而已。（見詩話卷十二第三九五頁六）

己卯，余過高郵，曾至文遊臺及秦家花園。（見詩話卷十二第四〇一頁二八）

雅雨爲人，目空一切，江南才藪，其許可者寥寥。尹制軍深忌之。其後得禍，亦尹之力也。余嘗在紀曉嵐家見其全集，用筆靈動，學力極深。雅雨深鄙子才，故子才亦恨之。（見詩話卷十二第四〇五頁三六）

總憲幼時，曾在西湖爲僧。（見詩話卷十二第四〇七頁四一）

春圃名鑑。（見詩話卷十二第四一頁四九）

己卯，余詢溫州太守劉公，坐筵之風，已禁二十餘年矣。

鄧之誠批云：坐筵之風，今山西大同有之。予于大同屬口泉鎮，一日而闖三席。（見詩話卷十二第四二六頁九三）

李侍堯漢軍人，前明最初迎降總兵李永芳之後，由驍騎校陞至督撫。身不滿五尺，勇敢有爲，到處貪婪，犯斬罪者三次。以背瘡發，終於閩督，年七十餘。（見詩話卷十二第四二七頁九六）

兩主試者：禮部侍郎鄧鍾岳，山東東昌人，辛丑狀元；詹事府詹事葉一棟，江西新建人，丙辰進士。（見詩話卷十三第四三四頁九）

似村直不會作詩，較慶三爺有天淵之隔。（見詩話卷十三第四四八頁三四）

峩園，方正人，其子亶望，乃一紉袴，卒陷大禍。（見詩話卷十三第四四九頁三九）

凡石中有水者，皆謂之空青，余見之甚多。舊藏水晶空青，內有魚形，爲慶十爺持去，送皇八子儀親王。慶十爺爲尹文端公第十子。（見詩話卷十三第四五三頁五〇）

錢千秋，卽蘇班中所演鑽狗洞者也。千秋爲牧齋弟子。（見詩話卷十三第四五三頁五一）

三投酒者，卽今蒙古所謂波爾打拉酥是也。初投者，謂之阿爾占。再投者，謂之廓爾占。三投者，謂之波爾打拉酥。其法：以羊胎和高梁造者，今亦不易也。見喀爾喀王成袞札卜所進元史源流。

張爾田批云：塔刺孫，蒙古語，酒也。打拉酥卽塔刺孫譯音。波爾打拉酥，今蒙古源流無此語。（見

詩話卷十三第四五五頁二）

江鶴亭名春，爲揚州鹽商，牌號『廣達』。以上四次南巡報效，賞布政司銜。（見詩話卷十三第四五五頁五五）

茅名元銘，丹徒人，壬辰進士。（見詩話卷十三第四五九頁六六）

國初鄭親王平江南，攜來女子以百計，皆福主宮人及教坊中人，非民間婦女也。（見詩話卷十三第四六二頁七五）

蔣二爺豆腐，余亦吃過。其中火腿雜物，不必言矣，而以油炸鬼妙者爲最奇。（見詩話卷十三第四六三頁七九）  
壬戌，余得一硯，背有小字真書云：『好物堅留七百載，墨磨人去又磨來。』款署：『北宋硯，爲香光宗伯所贈。崇禎壬申四月，權齋識。』（見詩話卷十四第四六八頁八）

公滋介休一任三十萬，飽則遠颺，何必再出？（見詩話卷十四第四七〇頁一四）

冬友先生與余嘗會於汴撫畢秋帆座上，面赤身不高，鬚髮全白，說言爽快。嘗問余：『愛聽戲否？』余答以：『愛聽撫臺班戲。』先生怫然曰：『這都聽得俗極了。』秋帆隨云：『我新排長生殿戲，中秋節接爾來聽。』時余年十二歲，家君方官汴藩。（見詩話卷十四第四七八頁三七）

子才此語太覺荒唐，高詩如何駕新城而上。（見詩話卷十四第四八七頁六一）

慶四爺一生糊塗，惟『見人吃蓮子有感』一語尚趣。（見詩話卷十四第四八九頁六八）

趙蔣二人，胸襟學力，均不及王夢樓。而趙又不如蔣。（見詩話卷十四第四九一頁七四）

十四公子名慶禧，慶保係十三公子。慶禧官至總兵，與余同歲。（見詩話卷十四第四九六頁八五）

蒙古風俗，每辰熬茶畢，將一勺出戶，向東南奠之，跪誦經語一句，謂之哈拉哈烏敦，譯言天門星也，卽靈星。（見詩話卷十五第五一〇頁一七）

京師雞毛炕，專爲乞丐而設，冬夜無火，以雞毛圍身，相倚而睡。雞毛每筐值一二文，店錢則四文而已。  
(見詩話卷十五第五一九頁三九)

余聞高文良酸俗異常。(見詩話卷十五第五二八頁六三)

乾隆丙午，台灣之役，趙雲松在李侍郎幕，並未到台。(見詩話卷十五第五三二頁七二)

王大司農名際華。(見詩話卷十五第五三二頁七三)

嘉慶初，廚子陳德乘上人宮，持刀直奔御轎前，亦大奇事。(見詩話卷十六第五三七頁二)

本朝人關，其迎降者，豈獨芝麓一人？且當李自成破北京時，馮銓領班，已先叩降闖賊於武英殿矣。(見

詩話卷十六第五四〇頁一〇)

子未，山東德州人。(見詩話卷十六第五四八頁二九)

程中丞，河南上蔡縣人，康熙辛丑探花。(見詩話卷十六第五四九頁三二)

朱考亭，名棧。(朱坎按：批語誤，宋理學家朱熹，人稱考亭先生。原文謂「註書與朱子不合」，可證。)(見詩話卷十六第五四九頁

三三)

王午堂名集，漢軍正紅旗人，並無世襲。且世職中，亦無「冠軍」之官。午堂爲人極酸俗。(見詩話卷十六第

五五二頁三八)

余五弟先患肋下一癰，月餘，奇渴，飲水數石，竟於十一月十五日卒。

按崇兩幹中丞，爲其先人舒石舫撰墓志(非「墓志」，乃「行述」)。載舒石舫適齋居士集。有云：「偶患右肋。」又

云：『於十一月十五日見背。』且石觴行五，與此脗合。然則此公卽伍制軍拉納之子無疑。第不知其名爲舒某也。（見詩話卷十六第五五三頁四二）

昆明湖活魚活蝦，較江南尤美。夜夜有人竊取，須五更往買，家中先一日預備雞汁。余住班西苑，飽嘗此味。湖旁有青龍橋，上有茶肆，今則不許閑人到矣。（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六八頁一〇）

皇八子儀親王正妃，卽張氏所生女。（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六八頁一一）

余五歲，隨先大人任江寧鹽道，先後八年。其後，先君在蘇州、安慶署理藩臬，余日隨老僕馬五出遊，金陵名勝，無處不到。（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七一頁一八）

此蓋鹽商作俑。近日都中，惟內務府中人多效之。（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七四頁二二）

望之中丞善氣迎人，天真爛熳，謫伊犁四年，嘉慶登極召還。其第四子懿本間關隨侍，人亦通脫。（見詩

話補遺卷一第五七四頁二三）

籀石在京，有『錢老相公』之稱。（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七五頁二四）

唐、內務府人。人極無味，詩亦不好。（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七八頁三三）

己卯，余到蕪湖，曾過胡氏如園，花竹稀疏，亭台亦不大。（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八一頁四〇）

蘭泉嘗與覺羅吉慶往山東查辦事件。其請訓時，吉在前，王在後，此滿漢召對舊例。上令王前吉後。

時吉官閣學，年三十餘，王年則六旬矣。上顧吉語王曰：『令他隨爾一路學習。』及差旋，王使人饋吉金五萬，曰：『收之可也，不必怕。』（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八三頁四五）

童二樹梅，見之多矣，一幅不過三兩枝，無盤根大幹，萬朵槎枒者。（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八五頁五一）

隨園之先，故屬吳姓。（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八七頁五六）

乾隆間，有江西知縣邊學海者，其衙署之前，有民人設鮮菓地攤，見官不起，吏役呵之不服。邊自以理論之，仍不服。邊怒，立斃此民於杖下。巡撫海威大驚，具疏劾之。上官稱賞，謂民之所服者官也，民

不服官，將何爲政？遂將邊交軍機處記名。未一年，擢道員。（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八八頁五九）

康方伯名基田，山西人，身材瘦長，連鬚三縷，疏而長。先君官豫臬時，康爲河北道，嘗贈余宋版四書一部。（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八九頁六〇）

時江甘二縣，有「二圖」之稱，一熬圖、一懋圖也。熬圖愛文，懋圖愛錢，皆不洽輿情。至揚州太守恆豫，惟知作樂而已。（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九〇頁六一）

丁卯，浙江正主考熊賜瓚，副主考劉迪，一湖北人，一四川人。（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九一頁六三）

錢南園爲御史時，好彈劾人，幾爲和紳治死。（見詩話補遺卷二第五九八頁一七）

尹文端公不愛錢，而善用人，實是好官。惟於上之南巡，有意迎合，傷耗三吳元氣，此通人之一蔽。然非此，尹不得四督江南。（見詩話補遺卷二第六一一頁五〇）

曉嵐父曾官太守。少年紆綉，無惡不作，嘗考四等，爲乃父所逐出。中年狡猾，爲和紳文字走狗。所著閱微草堂諸種，大抵懺悔平生，懼有報應。（見詩話補遺卷二第六一二頁五三）

健磬一段醜事，何苦編入詩話？因憶常熟歸方伯云：乃翁死日，有鄰婦來吊，哭甚痛，舉家愕然，詢之，

乃云：曾於尊人有姦。滿座大笑，而方伯竟恬然。若非余親耳所聞，絕不信也。方伯父爲少宗伯。方伯由佐貳起家，爲人憨直，以事戍伊犁。與同居伊犁者四載，後赦歸。（見《詩話補遺》卷二第六二〇頁七三）余自嘉峪關外，至烏魯木齊，見所屬州縣，皆清淨無事；倉不貯糧，庫不貯銀，監獄無罪犯，真世外仙源也。若趙雲松官鎮安太守，日嫌其寂。及調廣州太守，又日嫌其煩，則又存乎其人矣。（見《詩話補遺》卷三第六二五頁一）

燕蘭小譜作於乾隆三十四年間。迨至五十五年，舉行萬壽，浙江鹽務承辦皇會，先大人命帶三慶班入京。自此繼來者，又有四喜、啓秀、霓翠、和春、春台等班。各班小旦不下百人，大半見諸士夫歌詠。若春台班小旦陸健橋（蘇州人）爲廣十二爺收屍一事，尤爲難得。（廣名興，官侍郎，與陸最昵。侍郎遭事棄市，親族中無敢收其屍者）。（見《詩話補遺》卷三第六二五頁二）

黃文襄名廷桂。圖敏，係內務府人，乾隆壬辰進士，嘗充己酉科順天鄉試副主考。（見《詩話補遺》卷三第六二七頁五）

山舟書法在董、米之間。乾隆癸丑，余奉父命送山舟信物，山舟以手書楹帖直幅各一爲報。（見《詩話補遺》卷三第六三三頁二〇）

乾隆丙午，余在福州，畫師姚根雲贈硯一方，刻七絕一首，云：『繡出端州石一方，織纖玉指耐春涼。摩娑細膩玲瓏處，多謝吳門顧二娘。』余所藏製硯，尚有六方，其託名顧製者，有二十一方。（見《詩話補遺》卷三第六四二頁三四）



阿林保亦和琳之流，不通之至。一羣狗吠，辱沒原唱多矣。（見詩話補遺卷三第六四四頁三七）

尹文端少年封疆，以官爲家，清廉自愛，除詩書以外，別無嗜好。結親皇子，以致應酬浩大，身後蕭條。公子十人，所分家產無幾。其中最貴者爲慶樹齋，歷任都統將軍，均在口外。及任軍機大臣兼兵部尚書，依然不事生產。慶十爺與余同充鑾儀衛之職，家無應門之僕。常因衣冠不周，不能當差。其他公子皆可知矣。不二十年，式微已甚，親之凄然。（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五二頁八）

香林名瀚，漢軍正藍旗人，原任河帥李宏之子。其子李亨特，嘉慶間亦任河帥。香林是愛作詩而不通者。愈是不通之人，愈愛作詩，奇極。

鄧之誠批云：前云名奉翰，此云名瀚。前云其尊人名洪，此云李宏之子。此云其子李亨特，後又云亨特李翰之子。（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五四頁一五）

秦漢印如何能動輒百方？其贗可知。乾隆三、四十年，純皇帝（按即乾隆弘曆，又稱純廟、高宗）搜羅骨董太甚，假者極多，後始稍稍鑒別。（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六三頁三七）

『銅鼓金川自古多，也當軍樂也當鍋。偶承瀑布疑兵響，嚇倒蠻兵退太阿。』此詩載王陽明征南日記，余從阿廣廷中堂處借閱，世間孤本也。（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六三頁三八）

陳大用，甘肅寧夏人。其祖陳孚，乃叛臣王輔臣舊將，以投誠封子爵。孚死，大用襲封。大用爲人極酸俗。（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六五頁四二）

一部詩話，助刻資者，豈但畢秋帆、孫稻田二人？有替人求人選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

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擇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七一頁）

五六

京師並不知有『十家香』之名。（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七二頁五八）

朱子穎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直從此詩作賊，且傷事主。而王夢樓、紀曉嵐因運使而兼門生，遂以爲奇創。（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七三頁六一）

蔣三與余同歲，腰肢細軟，眉目如畫，有詠花云：『蝶蜂不解花香色，徒採花心爲自甘』。余戲云：『蜂來不採閒花草，多在三春桃李場』。（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七三頁六三）

高麗書買來京，凡遇廠肆新出詩文小說，無不購歸，不論美惡，本無名動外國之足言。卽琉球、安南國人，來購書者，無不如是。隨園之詩，或尚指名購取，至云以重價購劉霞裳詩不得，怏怏而去，則真臆說也。（見詩話補遺卷四第六七五頁六八）

生平最怕受虛名而有實害，名曰作官，而毫無名利。（如侍衛等官皆是）名曰赴席，而萬難下咽。名曰看花，而怪狀欲嘔。名曰聽戲，而二簧高腔，喧聒不入耳。欲留不可，欲去不能。每每歸來，病倒數日或半月，胸次猶作惡也。余有詠高腔詩云：『臉漲筋紅唱未全，後場鑼鼓鬧喧天。主人傾耳搖頭讚，今日來聽戲有緣。』小旦俱過強仕年，鬢髮黑影滿腮邊。依然打扮行筵畔，羶氣通身敬鼻煙。又赴妓席云：『作意濃妝敬酒杯，教人眼見已心灰。鰥生豈但心無妓，祇恨嬲人走不開。』（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七九頁）

六

魁林係孝賢純皇后之姪，忠勇公傅恆從子。（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八一頁一二）

施鐵如官四川知府，因公遣戍，其寓所曰『醒園池館』，頗雅。揆敘者，明珠之子也。（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八四頁二一）

陳方伯名奉滋，江西進士，陳鵬卽方伯之姪。子才以鵬爲武昌人，蓋諱之也。（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八五頁二四）

謝山名夢麟。（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八七頁二八）

曹劍亭名錫寶。（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九〇頁三六）

明太守者，明保也。（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九三頁四三）

明保係和珅繼母之堂弟，原係漕督嘉謨之子，滿洲正紅旗人。善於謀利，江南及口外，皆有其買賣。在杭州太守任內，養美姬十數人，專爲應酬權貴之用。與張朝縉、蔣賜榮同。然爲人却通脫風雅，以事落職家居，園亭歌舞，無一不精絕。所蓄蘇州戲班名『迎福』，歿後數年，今亦一敗塗地矣。（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九三頁四四）

京師西四牌樓北，有元時護國隆善寺。寺後有二碑：一爲危素所書，一爲趙孟頫所書，精妙無比。嘉慶間，陳望之中丞來京，約余往訪，歎賞不置。余爲託理藩部景公揭印數本，會中丞病歸，不果。（見詩話補遺卷五第七〇一頁五九）

呂光祿河南新安人，宋呂文穆公之裔。（見詩話補遺卷五第七〇六頁六七）

定圃係補亭從堂弟，卽英和之父，內務府人，姓石，亦一糊塗人也。乾隆五十四年冬，祀天壇，壇內天燈，用數十人扯之不起。草草祀畢，上方出壇門，四人扯之起矣。定圃時官禮部尚書，因此革職，鬱鬱而死。（見詩話補遺卷五第七〇七頁六九）

瑤華道人名弘旸，字恕齋，聖祖第二十四子誠親王之次子，有儒雅之風，惜其爲人，品不甚高。人言藉藉，晚年尤甚，事爲高宗所聞，罷職閒居。其所作畫，頗學石田，然亦無甚足取。詩則較禮、豫兩王爲佳。其兄弘曠，下流無比。以瑤華視之，又勝十倍矣。（見詩話補遺卷五第七〇九頁七五）

鑒堂，滿洲正黃旗人，巡撫常鈞之子，累官至寧紹台道，和珅門下。（見詩話補遺卷六第七一一頁二）

雲林父子皆善篆隸。（見詩話補遺卷六第七一三頁五）

孝廉名嵩齡，少時貌極美。（見詩話補遺卷六第七一五頁一二）

孫相國並未領兵赴台灣，當是安南之誤。安南之役，黎維祁曾領兵過江討阮光平。（見詩話補遺卷六第七二

二頁三一）

劉崇如名墉，有『劉駝子』之名。承其尊人文正公之後，亦思勉爲君子。而心地不純，遂成爲假道學。和珅秉政，劉亦委身門下。和珅事敗，又從而排擠之，真小人之尤也。其官江寧太守日，屢屢欲遜子才，賴尹文端之力而止。然其中詆毀子才，已不遺餘力。（見詩話補遺卷六第七二五頁三五）

船山爲四川藩司林儁之壻，貌不見美，惟詩才超雋，近今所無。林儁卽福康安之世僕也。（見詩話補遺卷

六第七二八頁四四）

時帆詩才，爲近來旗人中第一。嘗以京察引見，高宗惡其沾染漢人習氣，不記名。（見詩話補遺卷六第七二九頁四六）

希齋名和琳，和珅之弟也。和珅聰明絕頂，口才便利，而目空天下，不受絲毫籠絡。雖以子才之通天神狐，不在眼下。和琳則謙謙自持，沽名釣譽，較乃兄及福康安爲強。然和珅雖是小人，却有本領。福康安則膏粱紈袴，一無所用之童駘。所作詩文，皆孫士毅代筆，福康安並不多識字也。福康安爲法和尚後身。法和尚者，乾隆初年惡僧也，以地窖藏妓女，交通貴家眷屬，爲提督阿里袞奏請斬決。伏法之日，福康安之母，白晝見一和尚入內，遂生福康安。（見詩話補遺卷六第七三〇頁四七）

遷安縣屬廣平府，文風尚好，宋時李若水卽其縣人。（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三五頁七）

賢村人都，不久卒。（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三五頁八）

魚門胸懷灑落，有孟嘗、信陵之風，好學而不迂，好友而不亂，與余家有世誼，余自幼見之。（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三五頁九）

稚威古文甚佳。此詩及序，皆非其至者。（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三七頁一三）

一部詩話，將福康安、孫士毅、和琳、惠齡諸人，說來說去，多至十次八次，真可謂俗，真可謂煩。福康安死，封郡王。其子德麟，襲封貝勒，吃食鴉片，日在南城娼家住宿。白晝貪睡，屢誤差使。睿廟命內侍在乾清門外，痛打八十對頭板，逐出內庭，終於淫蕩而死。其子慶敏，襲封貝子，依然游蕩，吃食鴉片，奉旨革去職任。此皆福康安至淫極惡，作孽太重，流毒子孫，可以戒矣！（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一頁一七）

魁倫後在四川喪師，爲將軍勒保奏請伏法，子孫窮困無比。（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二頁一八）

嘉慶四年，余兄弟四人赦歸，時遣戍已四載，母子夫妻，相見悲喜，余年二十八歲。（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二頁二〇）

李曉園名亨特，卽李翰之子，與余爲至戚。字且不多識，何有於詩？此亦由賄囑而來者。可笑！（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三頁二三）

邢太守陝西人，人頗風雅，在嘉興任內，以重價購蘇州妓爲妾，寵愛異常。太守死於任所，僅遺嫡子，方九歲，同官謀歸太守骨於秦中，而遣其妾。其妾乃麻衣見客，泣訴平生，謂主人待我厚，我雖出身微賤，頗識大義。諸君能容我撫孤，則生，不容則死。聞者動容。後聞其攜公子西歸，延師課讀。而自構一樓以居，終其身未下樓也。（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五頁二六）

厚菴，大興籍，開設銀號，都中呼爲『邵行』。其公子邵自昌，由進士官至兵部尚書。葆祺，蓋其少子。（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五頁二七）

高麗貢使，一歲兩次到京，新舊書畫，捆載回國，並不問爲誰何之作也。余在廠肆，曾開字畫店，故知之甚深。若謂指名購袁、劉之詩，則欺世語。（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八頁三四）

制軍誤聽邊將之言，輕視緬人，欲建奇功，遂至激變。領兵將帥，又不知地理，深入重地，天雨不止，人馬日在泥濘中，運糧以牛，牛皆餓死，遂至全軍覆沒。傅忠勇公二次出師，亦不能獲勝，遂草草講和了事。山齋在緬甸二十年，已尚公主，於乾隆五十九年歸國，行抵雲南省城，無疾而死。其子鶴圃從獄中

出，賞給侍衛，未幾亦卒。（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四九頁三七）

余家青衣謝榮，江西人，沈祥官，江蘇人，皆貌美能詩。（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五三頁四八）

鄭恆爲河南滎陽人，崔鶯鶯爲直隸深州人。恆官至兩部尚書，與夫人崔氏合葬於滎陽。余表兄鍾慶爲滎陽令，曾將其墓誌拓寄。（見詩話補遺卷七第七五六頁五四）

滄來，漢軍廂紅旗人，于文清（鄂之誠於此下批云：襄勤。）之後，由舉人官知縣，人甚和靄，詩則平平。（見

詩話補遺卷八第七六三頁一）

程元章，河南人。（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六三頁二）

鄂西林詩學家傳。公子鄂容安，字修如。鄂容安之第十二公子鄂溥，詩尤佳，以耳聾終于筆帖式。雖有世襲三等伯，而子弟皆窮酸傲慢，鄂氏遂式微矣。（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六五頁八）

子才於生平受恩知己，念念不忘，故其惓惓於金震方中丞，溢於言表。卽於其房師鄧遜齋亦然，此是子才性情厚處。（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六八頁一四）

檀榭主人，名昭連，字汲修。（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七五頁三三）

鄂公留子才飯，斷無之事。乾隆二年以後，上令鄂公專在御園靜養，日賜人參三錢，除計劃大事外，從不與外人交結。雖內外大臣，且不能一面，子才一外用知縣，何從留飯？更何從有此深談？造言欺人，一何可笑。（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七六頁三五）

繼昌後官藩司，其父名陽安。（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七七頁三八）

史文靖公名貽直，以附年羹堯黨門下見用。年敗，而史不入黨禍，亦才人也。（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七九頁四四）

吳貽詠爲禮王府書記，禮王之與子才訂交，吳爲撮合。（見詩話補遺卷八第七八六頁六〇）

恩元主人名裕興，爲人忠厚，不免童騷氣。愛習拳勇，酒量極宏，其與客飲，輒夜以繼日，醉後往往咬人，尤爲奇絕。後與瑤華汲修，皆以事革爲庶人。（見詩話補遺卷九第七九一頁一）

檀樽主人御下殘忍，殆無人理。（見詩話補遺卷九第七九二頁三）

松園是如臬人，子才以爲同鄉，可笑。張短而多髯，綽號『張三毛』，專爲達官置辦姬妾，和坤妾蕊香，卽張托劉二禿所進。劉二禿名全兒，是和坤未貴時舊僕。後和坤子豐紳殷德尚十公主爲駙馬，劉二禿爲管家，三品翎頂，與和坤門下馬八，皆聲勢赫奕。（見詩話補遺卷九第七九四頁七）

葉姬曾送至福康安家。福康安云：『色並不佳，我誤聽人言矣。』（見詩話補遺卷九第七九四頁七）

留保，滿洲廂黃旗人。（見詩話補遺卷九第七九五頁一〇）

和希齋大司空和坤，是滿洲正紅旗人，鈕古魯氏。此氏以廂黃旗愛都巴圖魯開國元勳爲大族。其正紅廂紅兩旗之鈕古魯氏，皆小戶不同宗者也。和坤起自寒微，其家雖有輕車都尉世職，其父長保，曾爲福建副都統，累世武秩，皆無蓄產。和坤襲職後，充當上虞備用處侍衛。家貧而貌美，性淫，爲同人所不齒。侍衛例有幫御轎左桿之差。一日，純皇帝因官事，自誦論語云：『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歟？』問之隨從大臣，皆不能對。和坤率爾而奏曰：『典守者不得辭其責。』上大悅，立挑入御前侍



衛。此乾隆四十三年事也。未半載，即用爲御前大臣、戶部侍郎、九門提督。五年之內，賜伯爵，官至大學士，掌翰林院。其子豐紳殷德，且尚主矣。其聲勢之大，雖福康安不能過也。睿皇柄政五日，而和珅賜死，家產籍沒，子孫絕嗣，一敗塗地。和珅爲人，身材停妥，粉面朱脣，聲音詭亮，不矜威儀，喜談諧，內外如一，無一毫妝模作樣之處。其侍上左右，記性極好，應對如流，雖在天威咫尺之前，而舉止自在，上視之亦如嬰兒，不甚拘束之也。福康安則身材細長，白面微麻，心術較和珅爲稍純，而才具遠遜。十八歲卽爲川督，天下總督除直隸兩江外，皆作徧。福康安爲人，窮奢極欲，揮金如土，以冰糖和灰堆假山，以白蠟和灰塗院牆，以白綾緞裱糊牆壁。其出兵也，私帶侍女，皆爲男妝。每日所食，用銀至二百。每站所賞轎夫銀至二千。生民塗炭。七省教匪之亂，皆福康安釀成。（見詩話補遺卷九第八〇二頁二四）此伶貌極佳。而毫無溫柔靜雅之態。（見詩話補遺卷九第八〇五頁三三）

劉雲房名權之，湖南人，官至大學士。（見詩話補遺卷九第八〇九頁四三）

子才壯年所交者，止尹文端一人。其餘如奇麗川、孫補山，則相交皆在六七十歲後，不能十分得力。若福敬齋、和希齋，則更後之後者。不及半年，福、和均死軍中。若早十年，子才自有無限好機會也。（福康安之結交子才，是孫補山爲作走狗；和琳則黃小松爲作走狗。）哭福康安詩，無味應酬。一生驕奢淫佚，無才無能，七省教匪之亂，荼毒天下二十餘年，可恨極矣。幸而早死，不然，亦與和珅之獲罪無異。福之歷任總督，俾晝作夜，每日四鼓，同道及文武各員上院稟見，候至下午，則巡捕傳語云：『中堂分付，各官皆散，明日再見。』於是始上巡撫衙門。其州縣等官，自巡撫衙門散後，尚須以次謁見藩、臬、道、

府，則已燃燭起更矣。以此爲恆，有經月不得見中堂一面者。（見詩話補遺卷十第八二五頁一九）

禮、豫兩王，學問不及瑤華，而好名與之同。瑤華品行不端，所以終不免于禍。禮邸記性極好，好崐腔，革任後，遷居西直門大街路北，所有使役男女，皆蘇州人。日日出南城，非戲館，卽戲班下處。終于宗人府主事。腦後生一瘡，甫四月而卒。爲人却無奸詐取巧惡習，但一味紈袴，其最取禍，則坐使驕且吝四字耳。禮邸與余頗契，年四十一而革任，五十四而卒，可惜也。天下之事，過猶不及。禮王失於馭下過嚴，豫王失於馭下過寬。然禮王亦並未治死家奴也，不過凌辱稍甚，遂革王爵。豫王則因家人私藏逆匪，毫無知覺，亦遂革王爵。豫王比之禮王，忠厚和平，亦無驕吝之氣，惟性喜酒，酒後咬人，紈袴奇事。（見詩話補遺卷十第八三〇頁三〇）

芸臺極好名，名山寶刹，到處立碑。及鑄鐘鼎之屬，以留姓氏。又愛搜羅古錢。（見詩話補遺卷十第八三一頁三三二）

此江寧駐防也。（見詩話補遺卷十第八三四頁四〇）

石公名啓樽。（見詩話補遺卷十第八三六頁四五）

附 錄

冒廣生批本隨園詩話跋

往年見滿洲某侍郎家有批本隨園詩話一部，不知出何人手。其第十六卷後，有跋語。引崇兩、齡恩爲其父所作墓志，證爲伍拉納之子，但不知爲舒某云云。余按伍拉納官閩督，以事伏法，諸子照王、賈望例，悉戍伊犁。（伍拉納及王賈望之獄，余別有記）今批語中，言其父曾爲閩督，又屢言其在伊犁，又言己未十月，與浦、錢兩家兄弟，自塞外歸。浦、錢兄弟，卽浦霖、錢受椿之子，與伍拉納同案獲罪，則其爲伍拉納之子，當可信。伍誅在乾隆六十年十月。和、坤方當國，與伍拉納爲戚晚。當檻解入京時，故緩其行，以解上怒。上計不至，則命乾清門侍衛某，飛騎召入，於豐澤園庭訊。伏法之日，天氣和暖，人以爲刑中云。今批語中於和、坤乃多醜詞，不可解。其人筆下亦不甚通順，且滿紙別字。以其所書多遺闕軼事，爲刪潤之，入吾草間記。疚齋冒廣生。

鄧之誠批云：明明行述，而曰墓志，子有志其父之理乎？

又云：按伍拉納子舒石舫所著適齋居士集，稱其兄夢亭、沁香，又稱沁香爲仲山。此批不知出夢亭抑沁香也？唯行述有云：生妣素佳氏，以伯父仲山公官侍衛班領，誥封太恭人。批中自言爲三等侍衛，或者卽爲仲山，亦未可知。

又云：一經刪潤便失真矣！冒失可哂。

### 冒廣生草間記（伍拉納之獄）

自林爽文倡亂以後，福建沿海地方，盜匪肆行出沒，甚至省會五虎門外，即有盜船停泊。又漳、泉兩郡，疊經水患，饑民與盜賊勾結，四出搶劫。於是福州將軍魁倫，奏參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等辦理不善。又伍拉納素性躁急，加以臬司錢受椿迎合慝惡，閩省吏治亦極廢弛。（嘯亭雜錄曰：『伍拉納貪酷用事，至倒懸縣令以索賄。』又曰：『魁倫喜聲伎，常夜宿狹巷，爲伍拉納所覺。乃抗疏劾伍。』庸閒齋筆記曰：『福州某將軍與總督伍公、巡撫浦公以事相忤，署方伯錢公則以爭一優人有隙。』時伍拉納方以事渡台，奉旨將伍拉納等悉行革職，以長麟署總督，以魁倫兼署巡撫，審辦此案，而獄成矣。周經者，福建藩司之庫吏也。伍拉納任藩司時，令其兼充買辦。及升總督，又令其承修衙署。周經在外開設銀號，並開鹽店當舖，常有領出傾銷之項。利之所在，地方大吏，亦不能無分肥染指。周經又恣意揮霍，虧空庫銀八萬五千餘金。藩司伊輒布以其爲總督私人，且平日亦有往來，遂於卸任時，將辦賑餘項，代爲彌補。又福建鹽務，尚有湊送經費一款。自乾隆四十四年起，歷任總督收受銀二萬兩至五萬兩不等。伍拉納在總督任內，共收過銀十五萬兩。巡撫浦霖亦曾於五十七年索銀二萬兩。均係按行攤派。周經既開鹽店，一切均其過付。

又漳州府屬民人薛、林二姓械鬥，傷斃林、苗等一案。臬司錢受椿以所獲解省之犯，並非正兇，勒索

漳州府知府全士潮朝珠呢羽繡料等物，及長泰縣知縣顧揆金葉三十兩。抽詳銷案，展轉稽延，拖斃十命。查抄浦霖原籍家產，有見存及埋藏銀二十八萬四千三百餘兩，金七百餘兩，房屋地契，共值銀六萬餘兩。其餘朝珠玉器衣服，尚不在此數。查抄伍拉納京中家產內，如意一項，多至一百餘柄。上親加廷鞠。（嘯亭雜錄曰：「伍故某近臣戚晚。」又曰：「伍檻解人京時，和相故緩其行，以解上怒。上計日不至，立命乾清門某侍衛飛騎召入，于豐澤園庭訊。伍拉納、浦霖俱供認不諱。於是伍拉納、浦霖俱著處斬。臬司錢受椿，交長麟親訊，刑夾二次，責四十板，再傳集在省官員，監同正法。周經一犯，亦著于該處正法。藩司伊轍布雖經身故，諸子與伍拉納、浦霖、錢受椿之子，均照王亶望例，悉遣戍伊犁。而曾經收受鹽規之前任總督富勒渾雅德，均發遣。並將審明閩省虧空一千兩以上各員，以次遞減。」庸閒齋筆記曰：「州縣擬斬決者十七人，……部覆未到，十七人發閩，俟二縣監禁。……有某今年六十餘，向閩縣令吉君泰懇曰：「我止一孫，今夜擬回寓一視。」吉許之。明日，部文至，吉君監斬，急使人至某寓，還報，已一早出門。吉大窘，押十六人赴轅，擬自請逸囚罪。時苦雨，比至，某持傘著屐，已候於門，曰：「我中途聞部文已到，再回署，則路迂。故徑來就死耳。」吉不覺哭失聲。十七人死後，吉痛哭嘔血，遂引疾歸。」

當此獄之急也，長麟實欲稍存迴護，化大爲小。既而上持之益急，以長麟爲負委任，革長麟職，籍其家，無餘財。乃命軍機大臣酌擬發還，賞長麟以副都統職銜，自備資斧，前往葉爾羌辦事。（嘯亭雜錄曰：「牧庵相國撫晉時，和相親覲上公之爵，乃因市人董二誣告逆匪王倫潛匿晉省某家。和相因公陞

見，握手曰：「無論其爲真僞，務坐爲逆黨，吾與公皆得上賞矣。」公慨然曰：「吾髮垂白，奈何滅人九族，以媚權相？」因坐董二以誣告。後因閩事牽連，謫戍西域，蓋報復也。」而予告在籍大學士蔡新，亦以于地方大吏貪黷情事，默不以聞，降旨申飭。此乾隆六十年事。

梁恭辰池上草堂筆記（鄧之誠節錄）

『虧空案發，自督撫至州縣，無不獲咎，自京揀發道府十六員到閩補用。』同書又云：『州縣伏法者二十餘人；藩司以驚怖死；臬司以冤殺七命，爲人舉發，時甫擢陝藩，已起行，復奉部文追回正法，道府俱褫職。總督伍拉納、巡撫浦霖，並逮問入京。純廟震怒，廷訊日，施大刑。越日，押赴市曹。時伍兩目眈眈，猶能左右視。浦左腿已夾斷，橫臥車中，奄奄一息矣。當日，總理清查局者爲田方伯鳳儀，天性峻刻，勾稽出入，皆就現虧爲斷。又以迫促了事，就中應劃應抵者，皆未及詳慎分清。撤局後，總計庫欸，乃浮出數十萬金，而死者不復生矣。又有古田令塔倫岱者，由滿洲孝廉出身，官聲本好，虧空皆有欸可抵，當時未及查出，遂擬絞決，人尤冤之。方伯旋以丁艱歸，得心疾，鬱鬱以死。』又云：『虧空之案，發於福州將軍魁倫，司章奏者，爲吾郡林樾亭先生。時閩省吏治極敝，倉庫皆空，魁倫鎮閩日久，盡知其詳。而先生文筆既雄，敷陳詳盡，奏入，大動上聽，立授魁倫爲閩督，使窮治其事，遂成大獄。』又云：『浦爲湖南巡撫，以鹽務陋規，附會成獄，褫錢南園職。錢卒于京邸，殯南旋，路過柴市，正值浦押赴市曹伏法。靈輦與囚車相摩擊而過。』

張爾田批本隨園詩話跋

有清三百年廉隅風紀，至乾隆中葉極盛而弛。高宗暮年，大獄屢興，果於殺戮，而貪婪結納之風，終不可止。此書所載，一語一言，偶爾涉筆，而上自天潢，下至士夫，庸瑣無耻，宛然如繪，雖負盛名者不免，可以觀見乾隆一朝風會。批者本罪孥，亦其中之一流，耳濡目染，故能言之鑿鑿。雖尖薄之筆，有傷忠厚，要未始非實錄也。文如居士（按：鄧之誠，號文如）出以見示，感慨書之。

又曰：袁子才本無行文人，隨園詩話亦非上品書，此批窮形盡相，可稱三絕。

## 附 記

批本隨園詩話，原藏清人某侍郎家。近人冒廣生據第十六卷跋語，知爲滿人福建總督伍拉納之子所作；乃刪潤刊行。鄧之誠復據伍拉納子舒石舫所著適齋居士集及其行述，疑此批本作者即舒之兄仲山；並加批語及引證若干條於書眉。此次，即據王利器同志所藏鄧、張二氏手批之本印行。

原批語作者，與隨園詩話作者袁枚同時而略晚，並有數面之雅，又係封疆大吏之子，對於當時官場、文壇、社會風氣及袁氏交往、詩話底細等等，均有相當了解。批語文筆雖極粗俗，學識亦欠高明；但作爲研究乾隆時代、袁枚、詩話等方面情況，尚不失爲有用之文史參攷資料。故於隨園詩話重版之際，將批語附於全書之後印行，並逐條注明見某卷某頁某條，以便檢閱。其中誤、漏、衍文，均經改正。至於袁枚及詩話介紹，已見校點後記，茲不復贅。

此次批語的整理校核，盛永祜同志作了不少工作，特此說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顧學頤（未坎）識於北京